楊樹達文集之十七

積微翁回憶録

積微居詩文鈔



楊樹達文集之十七

積微翁回憶録
積微居詩文鈔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楊樹達文集》編輯委員會



楊樹達文集之十七

積微翁回憶録
積微居詩文鈔

楊樹達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6.875　字數 374,000
插頁（精）7（平）3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精）0,001—1,200　（平）0,001—2,800
統一書號：17186·69　定價：（平）3.45元
（精）4.4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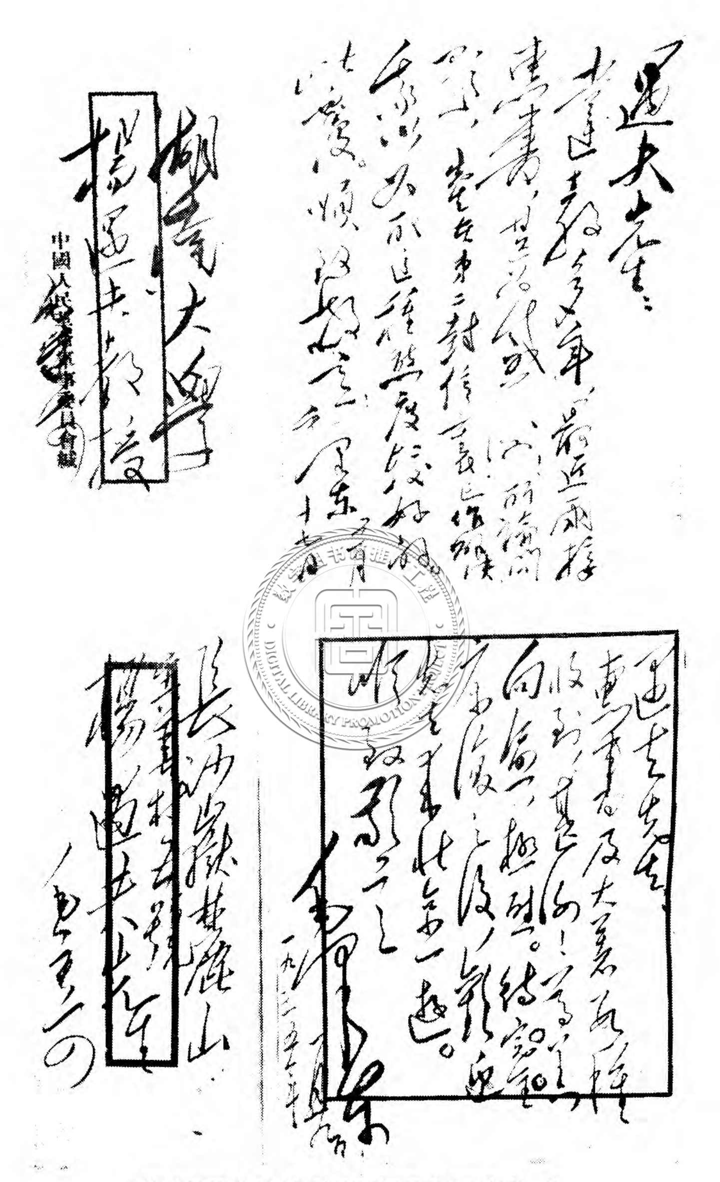
楊樹達先生和他的夫人

（一九四八年・廣州中山大學）



楊樹達先生和商承祚先生

（一九五五年長沙岳麓山楊宅前）



毛澤東同志覆楊樹達先生的兩封信

章太炎先生致楊樹達先生論學函

郭沫若同志致楊樹達先生函

楊樹達文集出版說明

楊樹達先生字遇夫(一八八五——一九五六年)，湖南長沙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和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執教于高等學府，致力于古漢語語法、修辭，金甲文字，以及漢書等古籍的研究，勤于著述，造詣極高。楊先生生平的著作很豐富，其已出版者如中國修辭學(漢文文言修辭學)、詞詮、古書句讀釋例、漢書窺管、積微居金文說、積微居甲文說、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等等，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并在學術界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他還有一些未發表的著作，如積微翁回憶錄等，對研究楊先生生平、思想、學術成就及治學方法等等，也有很大價值。楊先生的著作，雖然很多都已發表過了，但他去世至今已二十八年，尚未編有總集。爲了向讀者和研究者比較系統而完整地介紹楊先生的著作，爲了更好地學習、研究和繼承楊先生的這份豐富的學術遺產，我們特請楊樹達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了這部總集，分册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五月



積微翁回憶錄

自序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心有所會，則筆之于書，以爲至樂。憶公元一千九百年，即前清光緒庚子年，余入求實書院，有讀書日記。續爲之者四、五年，得六、七册；至一九〇五年（乙巳）遊日而輟。旅日時見書坊每于歲末備明年當用日記。年購一册，取以記每日作業；計當有六、七册。此兩種今大都散佚，僅存辛丑讀書日記一册，丁未、戊申當用日記二册而已。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再遊北京，八月廿九日始續書日記。自此以來，除偶因病缺記外，日日有記。今方寫日記第四十八册也。此錄除無記追憶者外，大抵皆出自此五十册日記中也。（一九三一年一月日記云，見有庚子、壬寅、癸卯讀書日記三册，今又皆失之矣。）

余撰文字，必于文題下記年、月、日。積微居文錄及小學金石論叢皆可見也。故有所撰文字，日記中偶遺未記者，則據文題下之月日載入錄中。

余撰文字，往往印成講義。亦偶布于諸雜誌，必以其餘份寄呈友人求教。諸友意在勵余，時時加以獎藉。亦有貢獻己意，加以商榷，而余遂據以芟薙或改正者；以此余得益甚宏。至獎藉之語，友人既在勵余，余便姑取以自勵；故卷中存者頗多。阿好之辭，自多溢美，非語語信爲誠然也。

余性不喜談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蠍。

亡今日觀之，人在社會，決不能與政治絕緣。余往時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亦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昔年在京，往復論學之人有喜談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大錯誤之人如陳獨秀者，與余雖未謀一面，然以討論文字學之故，亦曾有書札往還。此等皆屬學問上之因緣，與政治絕無關涉也。慮或誤解，聊復言之。

積微翁回憶錄目次

積微翁回憶錄

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九日

公元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年一歲。

是年四月十九日，生於長沙北門正街宗伯司臣坊側之賃居。余先世力農，以貲雄於一鄉。以火把差，家中落。至曾祖春台公時益困；遂移居會垣，治菜圃。春台公雖居貧，爲人尙義俠，以正直稱。祖父炳南公體魁梧，聲如洪鐘；性伉直，人有過，面斥不少假。自以貧故早輟學，督吾父翰仙公讀書甚力。翰仙公性篤厚，少時以力學致病咯血。喜讀史記、資治通鑑、唐宋八家古文；於科舉帖括程式不甚措意。清光緒壬辰，年三十四，始受知於錢塘張子虞學使，預補長沙府學附生。鄉試屢薦不售。戊戌歲試補增生，後入貲爲候選訓導，加中書科中書銜。性廉介，在乾州廳幕及任湖南礦局事，人欲賄先君，先君婉拒之。吾母孔太夫人性慈愛而有斷。以禮法督敎子女。善治家，初處約，晚境稍豐，勤勞樸素終始如一焉。太夫人生男女十人，夭者四人。余有兄一，弟一，女兄二人，女弟一人。

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丙戌），年二歲。

一八八七（光緒十三年丁亥），年三歲。

一八八八（光緒十四年戊子），年四歲。

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己丑），年五歲。

是年先君爲人授徒，館於外；大父炳南公教余識字。

一八九〇（光緒十六年庚寅），年六歲。

是年始從先君受讀。先君頻年館於外，爲人課子弟，不能家居教余兄弟，每以爲憂。是年，外祖父孔曉巖公築新居於小東茅巷成，頗有餘屋。母舅茀村公須聘業師，孔太夫人因請於外祖，外祖遂令舅氏從先君受業，不致館穀，而以其餘屋令吾家寓居以爲酬。於是先君始得安居於家，訓吾兄弟焉。

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辛卯），年七歲。

既從先君受書，略識訓詁文義。一日偶思：取訓義相同之字聚集爲一編，豈不大佳乎？私蓄於懷，不敢宣諸口也。及少長，讀爾雅，乃知世間早有此書矣。

一八九二(光緒十八年壬辰),年八歲。

是年先君翰仙公補長沙府學附生。

一八九三(光緒十九年癸巳),年九歲。

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甲午),年十歲。

是年湖南大旱,巡撫吳縣吳公大澂,盛衣冠,步行通衢,禱雨於諸神廟。大父炳南公攜余兄弟往觀。余後跋吳公所著字說,繫以七律一首,有「求雨曾窺董相姿」之句,記此事也。

清廷戰敗於日本,國人憤慨。

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十一歲。

是年先君始課余作文。先君不喜應試之八股文,故督余兄弟作論說。時余方讀春秋左氏傳,恆以左傳事實命題焉。

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年十二歲。

自甲午中日戰後,國人憤慨,力圖自強之策,士論皆謂宜求實學。先君命先伯兄鄰詒(樹穀)從

人習算學。先兄有所知，又以授余。於是余於諸經、古文之外兼習數學焉。

一八九七（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年十三歲。

四月。湖南提學使元和江建霞先生（標）設實學會於北門外湘水校經堂（今爲廣益中學），延通算學、地理、英文者各一人爲敎習。入會講習者，人繳費制錢拾千文，畢業後退還。余兄弟甚願入會習算學，而費無所出。開學之日，余等往觀，見算學敎習易君講授開方術。余笑謂兄曰：「此不甚易乎？」校經堂頗有藏書，江先生特開放，令堂外人來堂閱覽。各發閱書證一紙，令署己名氏。余方立學使案前署名，有一人指余私語其友曰：「此少年頗解算學。」蓋余與兄語時，此君從旁聞之也。余署名訖，學使問余曰：「爾會入會否？」對曰：「未也。」問：「何不入會？」曰：「家寒，不能備學費耳。」學使令召易君至，謂曰：「聞此生頗知算學，可命題試之。」易君因領余至其居室，以開方題命余布算。余得數，示易君。易君首肯，復率余向學使復命。學使遂於余閱書證上批云：「准該生免費入會。」余等歸家，家人聞知，皆以爲喜。然余獨入會而伯兄不能偕，則仍恨事也。先君因走商好友畢松甫丈（永年），丈新受知於學使，得拔貢者也。明日，畢丈偕先君率余至學使署致謝，先兄亦偕往。先君向學使致謝後，言兒輩向來共學，仍求爲先兄免費。學使允之。於是余兄弟寓堂習算學者數月，所學亦較進。戊戌政變，江先生以新黨落職。先生之風流儒雅，愛才如命，至今湘士有遺愛焉。畢丈性任俠，愛國之心至篤。庚子起義之役，丈與焉。事敗，憤而爲僧，後沒於南洋。章太炎先生嘗爲其

傳云。

十月。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寶箴，按察使嘉應黃公遵憲與湘紳鳳凰熊公希齡、瀏陽譚公嗣同等合力創辦時務學堂。考取第一班學生四十人，伯兄及余皆與焉。第一名爲慈利李君炳寰，字琥生，後以庚子起義殉國。第二名爲邵陽蔡君艮寅，後改名鍔。袁世凱稱帝，蔡君起義於雲南，攻克四川。袁不得已，取消帝制，遂憤鬱以死。堂中中文總敎習爲新會梁任公先生（啓超），西文總敎習爲吳縣李嶧琴先生（維格）。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爲敎本，主張民權革命之說；學者思想爲之一變。

一八九八（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十四歲。

時務學堂授課，每日上午英文四時，下午中文二時。余年較稚，每日正座六時，體力不勝。春間發病，遂輟學。七月間，童生院試，伯兄補長沙縣學附生。學使爲宛平徐研甫先生（仁鑄）。徐先生主張維新救國，與梁先生爲同志。肄業時務諸生未入學者，是年，大抵獲售。院試例試兩場，余首場亦入選，次場被擯。

八月，政變，湖南新政如警察、學會、報館、電燈，一切皆廢。時務學堂解散。陳公寶箴、黃公遵憲、徐公仁鑄、熊公希齡皆貶黜。譚公嗣同戮於京師。於是西太后及舊派之勢大張，新機摧毀殆盡矣！

一八九九（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年十五歲。

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十六歲。

秋間，余入求實書院肄業。時務學堂解散後，湘大吏改設此院。經史外，兼備算學、英文二科，不習者聽之。余兼習算學。同學湘潭周大椿，字季良，頗好學，與余相得。季良有兄名大寬，字靜軒，博學多聞。余時時從之問疑，頗有所得。

是年始，讀書頗勤，始寫讀書日記。

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十七歲。

肄業求實。

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年十八歲。

肄業求實。八月鄉試，先君及伯兄皆入場。榜發，伯兄中式副貢。初，先君頗欲余入場應試。余懼自具餐㶉之苦，又頗淡於科名，辭不應。先君亦不強也。

從人假得阮氏詩書古訓，讀而好之。時方治周易，遂依其體例輯周易古義。

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年十九歲。

是年求實改爲大學堂，余去院家居。年來治經之志甚切，遂偕伯兄同往問業於湘潭胡子威先生（元儀），先生以經學名也。新學使錢塘吳子修先生（慶坻）涖湘，發佈觀風課題。先君望余之學之意甚殷，督余撰文應課。余爲文八篇付去。五月院試經、古。余報經學，繼考正場四書義。案發，入選。復試題爲漢明帝令期門羽林之士習孝經論。文思飈發，信筆疾書，頃刻而就，第一人繳卷。學使隨卽批閱，於文末說孝經源流處，濃圈密點。批語云：「鎔經鑄史，卓爾不羣，少年得此，尤爲可喜！」旋呼余至前，以卷付余，命錄前兩場首藝文首各三百字。余如命錄交。晚間案發，余列名第一。後取出觀風卷，亦名列第一。批語盛獎有加。旋調余入校經堂肄業。堂規：肄業生月給銀四兩，應課獎在外。學使意在激勵余誦讀，至厚也。

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年二十一歲。

壬寅以來，士子往日本留學者至夥。去年周季良亦往遊，時時以書抵余，陳說世界大勢。謂中國危亡在卽，力勸往遊。余初不以爲意，久而不免心動。適湖南巡撫端公方擬派學生赴日本。伯兄決出遊，余遂亦往應試，皆得錄取。大父炳南公望余兄弟得科名之心素切，意不欲余等行。余兄弟力說，且言明年當返國應鄉試，遂不強阻。先是先君爲余聘吳惺源先生之第三女爲室。至是吳府聞余

將遊日本，力促成婚，遂於五月結婚。六月，偕伯兄成行。同行官紳凡四、五十人。過武昌，留居數日，將謁兩湖總督張公之洞。張公以官事不暇接見，命梁公鼎芬代見；且命屬吏宴余等爲餞。旋赴上海，登日輪到神戶，換火車抵東京。周季良得余電來迎，偕至季良小石川區三軒町賃居。因有餘屋，余卽與季良同寓。飲食爲中國蔬肴，至安適。余獨居一小樓，尤僻靜。伯兄學校遠隔，別居麴町區也。九月，入宏文學院大塚分校普通第二班，以日本語文爲主課。

清廷下詔廢科舉。

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年二十二歲。

寓日本東京小石川區，肄業弘文學院分校。

三月，大父炳南公去世。大父於余兄弟尤鍾愛余，期望余之心最切。臨危時，喚家人云：「二少爺回了，開門去罷！」由此知吾祖父平日念我之切爲何如耶！余違命強行，不能養志，悔恨萬分，竟無及矣！余兄弟得耗後，念吾父母突遭大故，體必不安。伯兄遂於暑假歸國省視。家居少時，仍返東京。弘文學校教授英文極緩。余因與同學二人別求教於若月岩吉君，每週數時，如此者二年餘。

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年二十三歲。

寓東京小石川區，肄業大塚弘文分院。十月移入牛込區。

二月，繼祖母張太夫人去世。

三月，大人諭告母病，命余兄弟速歸國。遂偕兄乘車至橫濱登海輪，上海、漢口換乘輪船。四月十二日抵家。母病較前發信時大癒，為之大慰。拜祖父母靈。離家不二年，歸來竟不得見，愴痛無已。二十九日下鄉謁大父炳南公墓。

七月，以母病漸癒，別家返東京。伯兄因已畢業速成法政科，不復行。

十月，從楊懷中（昌濟）借得王國維靜安文集讀之，談教育甚有識解。

秋間別家時，余本約冬間中學畢業後返國。到東後，以慈親健康已復，而余學業尚淺，意欲續學，因稟請之。十一月，得兄書，告母許余緩歸，甚以為喜。十一月。宏文學院普通中學畢業。

十二月，入順天堂醫院治脫腸症，行手術後二十日出院。

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年二十四歲。

一月，寓東京神田區仲猿東町，入學於正則英語學校。

三月，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為國人特設豫科招考。余赴試，凡試日語、數學、英文三科，得取錄。

四月，入學第一高等學校，居學校寄宿舍。

三弟來東京，入學巢鴨宏文學院。

暑假，受英語於正則。

九月，高等學校開學，入居宿舍。學校團體旅行，遊日光。

十月。得兄書，知庶祖母羅八月在蜀姑母寓無疾而逝。

一九〇九（宣統元年己酉），年二十五歲。

三月，第一高等學校豫科畢業。余被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因開學尚早，歸國省親。

八月，別家赴日本京都，入學第三高等學校。同班派入此校者凡五人。余外，爲浙江宋任，福建何熙曾、何崧齡，廣東何良藻。賃民房與常德蔡劭潑（湘）同寓，蔡，時務同學，去年卽入京都高等工業學校也。

一九一〇（宣統二年庚戌），年二十六歲。

六月，暑假，歸國省親。

八月，別家再赴京都，寓旅店。同寓有湘陰范旭東（銳）。范爲京都大學生，習化學。

一九一一（宣統三年辛亥），年二十七歲。

六月，暑期，歸國省親。

八月，別家三赴京都，內子吳偕行。獨賃屋居。受課月餘，武昌革命軍起義，官費無着，別日本

返國。過上海，從友人貸款充旅費，返長沙。適湖南新政府成立，求實同學陳夙荒（潤霖）長教育司。余入司任職，旋充圖書科科長。

一九一二（民國元年壬子），年二十八歲。

四月，去教育司，改任湖南圖書編譯局編譯事，兼任楚怡工業學校英文教員。

八月，子德洪生。

冬，任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

一九一三（民國二年癸丑），年二十九歲。

三月。去高等師範學校職。

夏，湖南宣布獨立，反對袁世凱。旋取消獨立，袁令湯薌銘督湘，肆行殺戮。

九月，任湖南第四師範學校國文法教員，始治國文法。〇子德文生，三歲殤。

一九一四（民國三年甲寅），年三十歲。

春間，第四師範學校合併入第一師範學校，余去職。

一九一五(民國四年乙卯),年三十一歲。

任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一學期後,主者易人,去職。

日本以二十一條脅袁世凱。

一九一六(民國五年丙辰)年三十二歲。

二月。任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國文教員。計任此職凡四年,至八年冬北遊始去職。袁世凱稱帝,國人聲討,旋自取消,憤恚而死。

六月。子德驤生。

一九一七(民國六年丁巳),年三十三歲。

一九一八(民國七年戊午),年三十四歲。

是年南北交鬨。

三月。南師譚浩明夜遁,市民震動,學校輟講。余念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及「兵者,不祥之器」諸語,廿七日,始輯老子古義,凡五十日而竟。

年來治學頗勤,有述作之志。初欲撰論衡校注,成三卷,棄去。繼爲韓詩外傳疏證,未成。最後

治鹽鐵論。北遊後，繼續治之。草稿粗具，國難後失去。

一九一九(民國八年己未)，年三十五歲。

三月，子德鑫生，後改名文玄。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以巴黎和會處置中國事不公，羣衆遊行，反對代表簽字，毆擊漢奸曹汝霖、章宗祥等，是爲五四運動。同時，北京大學敎授提倡思想解放，文字主張白話，新潮徧於全國。○長沙敎育界陳夙荒(潤霖)、朱劍凡等發起健學會，響應新潮，余與焉。

秋冬間，始撰馬氏文通刊誤，撰中國語法綱要。

湘省督軍張敬堯行爲不法，蔑視敎育。學界人人憤慨，發起驅張運動，推舉余及羅敎鐸爲入京代表。○十一月，余偕羅君入京，到國務院請願，當局不顧也。

一九二〇(民國九年庚申)，年三十六歲。

困居京寓，以舊譯日本人著兒童個性之研究稿託人介紹出版，得稿酬百元，借以自活。

五月，張敬堯由湘出走，余返里。

歷年在湘任敎國文，以改作文卷爲苦役。敷衍了事，則恐誤人子弟，於心不安；細心評改，耗費時間至多，而於己絕無進益。居京數月，見諸任敎大學者每週授課不過八、九時，自修時間綽有餘

裕，每心羨之。近來政局一變，范靜生（源濂）任教育部長，思入京謀一教職。

八月，遂再北遊，廿九日抵京。

九月。

十一日，到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任職，兼任北京師範學校國語法，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日文教員。國語會擬編辭典，囑余撰「編輯大例」及「採集方法大要」。辭典同人分任，先後拈鬮。余任ㄅㄞ、ㄅㄟ、ㄅㄠ三音及ㄍ、ㄎ、ㄫ、ㄏ語音之字。是後工作皆以採輯詞頭爲主。

十月。

一日，閱法政學報一卷八號高元新標點之用法一文，說明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謂「彼」一讀，「觀其意」一讀，「彼」爲「且欲得」云云之主詞，解馬氏文通之疑，其說至確。

二日，撰論文字之省略。禮記檀弓篇：「而曰，女何無罪歟」爲語急之省略。文本當云：「而曰汝無罪，女何無罪歟？」因曾子發怒語急，故語不完全，而記者亦如實記之也。此文由學藝雜誌刊佈後，錢玄同見之，一日，告余云：「蓄疑檀弓之文多年，得君文始解也。」○任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女子補習學校國文教員。

廿日，由旅店移居前英子胡同校舍。

婦吳病逝於長沙。

十一月。

廿三日，福建鄭芝園（萃英）見訪，告余云：陳愼侯（承澤）讀余報端刊佈之馬氏文通刊誤，至表傾服。廈門大學聘陳君任敎授，陳辭不能任，舉余自代。鄭今任校長，極望余去任敎云。○是日，於宴席遇王宏實（兆榮），告余云：「陳君見余文字之省略一文，至佩服。」

十二月。

三十日，撰韓詩內傳未亡說，謂今本外傳十卷，實合古內傳四卷、外傳六卷二書爲之，卷數相合，一也；今第五卷，本古本外傳首卷，故第一章論關雎，二也。

一九二一（民國十年辛酉），年三十七歲

一月，以河南敎育廳長李步青之約，赴開封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法。留一月，返京。

二月，以錢玄同之介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法敎員。編撰講義高等國文法實始於此。

三月，始撰古書疑義舉例續補。

五月，友人程叔文爲余媒同縣張家祓女士爲繼室。余賃屋於城隍廟街。

六月四日，行婚禮於聚賢堂。伯兄先期來京主婚。洪兒偕至。

七月，陳愼侯到京來訪。

八月，兄別歸。

九月，始輯說苑新序疏證。劉氏說苑、新序皆採掇故書爲之。余先爲二書目錄，每條皆按其原本或互見他書者記之。至是始加輯錄。二書稿今皆失去。

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壬戌），年三十八歲。

二月，丹徒尹石公（炎武）見人爲余所作韓詩外傳疏證及說苑、新序疏證序文，來訪，介余與歙縣朱少濱（師轍）、淳安邵次公（瑞彭）相見。邵君曾疏證說苑，箋鹽鐵論，與余所業同。余舉桓寬書「子石歎息」及「子貢非臧文仲」二事質之邵君。君言爲彼箋證所未及云。朱君爲允倩先生（駿聲）之孫，著有商君書解詁。○從邵次公借得蘄水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取與余外傳疏證目錄對勘，有余所未及者數事，補錄之。余所有而陳氏未及者則頗多也。○始識霸縣高閬仙（步瀛）。○十五日，讀商君書，讀「要靡」爲「幺麽」。

四月，始寫詞詮。○奉天、直隸兩家軍閥交戰。廿九日，聞礮聲。

五月，思誤社（後改「思辨」）假歙縣館爲第一次會集。晤歙縣吳檢齋（承仕）、程篤原（炎震）、洪澤丞（汝闓）、鹽城孫蜀丞（人和）。吳爲太炎先生弟子，著有經籍舊音。程著世說新語注。洪能塡詞。孫爲次公弟子，北大法科學生。四君外爲邵次公、朱少濱、尹石公及余，凡八人。以後兩週一集。後來陸續入社者有陳援庵（垣）、高閬仙（步瀛）、陳匪石（世宜）、席魯思（啓駉）、邵伯絅（章）、徐森玉（鴻寶）諸君。

六月末，以湖南省教育會辦暑期講習會，請余授國語法，趁車南行。

七月。

五日，抵家。

二十三日，謁大父及亡妻墓。

八月。

五日，別家登輪北上。

九日，抵京寓。廿二日，撰名詞代名詞之詞性。

九月。女德嫻生。

十五日。撰胡樸安俗語典序。○與錢玄同、胡適之論詩經于以書。二日前，玄同見告：胡適之近說詩經「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二句爲一問一答。「于」字義爲何處。余意「于」訓何處，古訓無據，又「以」字無着。上下兩句「于」字異詁，皆覺未安。余意「以」假爲「台」，書經「如台」屢見。史記皆釋爲「奈何」。「台」从「以」聲，故「以」可通作「台」而訓爲何。三「于」字同訓「在」，文義較適。玄同得信，以余說爲是，轉示適之。適之與玄同書，提出兩點：一謂國文法中疑問詞作司詞，必在介詞之前，如楊說，則與此通則不合；二謂上下文相同之字不必解釋一律。玄同以適之書寄余，余讀之爲喫一驚。因胡君以文法通則相駁詰，根據頗堅，余立義時不曾想到也。立檢詩經一通，發現小雅「于焉逍遙」、「于焉嘉客」（白駒）、「于何從祿」（正月）、「于何不臧」（十月之交）、「于何其臻」（菀柳）、「伊于胡

底」（小旻）介詞于字竟皆在疑問詞「焉」、「何」、「胡」諸詞之前，不惟可以答胡君之難，竟于無意中發現一文法通則之例外，喜出望外，不覺手舞足蹈。至第二難，以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二句例之，此之三「于」字不能作兩解，猶秦風三「有」字不能作兩解也。

二十三日。以此徑覆適之。適之得余書，遂棄其前說而從余議。十八年，胡君由滬來京，告余云：此次討論，甚有結果。至今兩札，猶保存篋中云。胡君聞義則服之美，世所罕見。而辯論之有益，於此大可見矣。蓋辯論中時有所發現也。

十一月。

二十日。撰漢字聲統序例。○始撰長沙方言考。○撰老子古義自序。此書二卷，中華書局印行，不知何故，自序竟未印入。

十二月。

任教育部聘編審員。仍在國語會任職，擔任審查書籍、編輯詞典事。

一九二三（民國十二年癸亥），年三十九歲。

三月。

校鹽鐵論「以狗腊馬胺」一條。○任北京高等農業專門學校教職，章行嚴任校長見約也。○梁任公師寄贈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適之來書討論老子古義。

四月。

校鹽鐵論。得二事：「三輔迫近於山河」，文不可通。山當作三。「望子高」當作「望高子」。桓寬治今文春秋，當用公羊傳，不用左氏也。○訪吳檢齋，見其新整理焦理堂疏孟子時日記，乃利用手稿背面書之。○加任高等師範學校作文課，章厥生託錢玄同來請者。

五月。

讀漢書夏侯始昌傳，知董生不卒於太初年間，蘇厚安師說誤也。

六月。

十一日。國文法講義初稿編訖。○校鹽鐵論國病篇。「賤也」當爲「賊也」之誤，如此始與上福字叶韻。後檢齋告余，汪繼培潛夫論箋引此已改作「賊也」。

七月。

蔣友文前由長沙來京，請於暑假返湘講演。

十八日。登車南行。

二十一日。抵家。次日即講授。○郭耘桂先生見訪，述其治楚辭所得。謂東皆指從國，北指齊，西指秦，南指楚，日指當今之君，月指後王。

○李肖聃寓遇羅庶丹（焌），告余，呂氏春秋有釋老子事，爲余書所遺。○晤曾星笠（運乾），見示所著聲學五書稿本，說喻母古讀定匣二母。至精審。

八月。

十七日。登車北行。

二十日。抵京寓。

前汪一庵(怡)返杭州，余以書呈吳子修先生(慶坻)候起居，託一庵轉致，並呈所著書。返京後得覆，並惠先生所校吳祁甫地學書及世兄㓗齋(士鑑)所著書共數種。

二十六日。訪梁任公師。見告云，淸華、南開兩大學皆欲得佳國文教師，惟此時恐過晚耳。師告渠下期當講學於淸華。

九月。

讀潛夫論。知鹽鐵論散不足篇之「當路」爲神名。又校得同篇「自鮑」當爲「臭鮑」，「和炙」當爲「貊炙」；論誹篇「阿色」當爲「阿邑」。

敎育部改余爲名譽審定員。

十二月。

過熊秉老，告余時務學堂札記業已重印，爲任公五十生日壽。中有余箚記數條云。因到秉老寓取二册歸，以其一寄伯兄。

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甲子)，年四十歲。

一月。

一日。撰讀劉叔雅淮南鴻烈集解。

十九日。學界公開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於安徽會館。梁任公師、胡適之、錢玄同、沈兼士、朱逖先皆有演說。余初坐東廂聽講，適之見余，邀往演台，並於彼之作序贊劉叔雅淮南書有所辨解，蓋見余評劉文字也。

二月。

三十日。撰鹽鐵論校注自序。

校鹽鐵論「盤庚萃居」，萃爲革之誤字。

三月。

范靜生新任師範大學校長，國文系主任章厥生(嶔)辭職。靜生希望余繼任，余以力不勝辭。靜生囑余推薦一人。余薦單不庵。范不謂然，乃請余代理。至此，余不便再卻，允之。

十四日。撰漢書補注補正自序。

三十日。周魯迅在師大任課，以誤會忽爾辭職。今日訪周於其宮門口西三條寓宅，請其復職；允余請焉。

五月。

廿五日。余前以鹽鐵論校注序呈任公師求教。適師在清華講清代學術三百年史，諸子章及鹽

鐵論，舉及余書，並謬贊爲此書空前之著。日來錢玄同、王啓湘先後告余，余始知之，令人慚恧。

廿六日。與書任公師，商榷師著羣書概要四事。

六月。

三日。撰漢代老學者考。

十二日。訪同縣某。觀其近在上海所收購繆小山藏書，有南昌尙鎔三國志辨微五卷、胡秉虔尙書序錄、闕文起大戴禮記考三種鈔本。

七月。

一日。以出席中華敎育改進社年會南行。

二日。抵南京，寓東南大學。留一週，登輪西上返湘。

十二日。抵家。

八月。

七日。撰經學通論跋。

九日。見李笠著國學用書撰要，舉及余老子古義。

十二日。率驤兒登輪北行。

十六日。返京寓。

九月。

以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八條貽馬夷初。得覆云：「尊著古書疑義舉例補八則，一一循誦，毋任浣佩！『于』作『以』義用例一則，尤與鄙見不謀而合。倫嘗舉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謂二『於』字皆當作以解。得大著旁推博引，益證所見不誤矣。正俞先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一條，鄙見亦如是。私謂吾儕席古人餘業，用一、二十年之勤，偏覈古書，不徒古人眞面無所閼蔽，抑且可以搜得修辭學上許多材料。惜同志不多得。而此事視之似易，爲之殊非鹵莽滅裂者可濟也。尊見以爲何如？」

十月。

孫楷第來問學，告以讀書法。又言北齊劉晝新論皆原本故書，可試爲之注。以余向所搜材料付之。

孫蜀丞來，以新著抱朴子校補見贈。

吳檢齋來，貽所著唐寫本書舜典釋文箋。

取荀子「積微」二字名其居。

排比詞詮。此書久未續撰，然朋輩皆知余有此書也。近有一治文法之友人，爲一相類似之書，其材料全取自余國文法講義。余一日往訪，偶然遇之；心訝之，不能言也。念非急成此書不可。故繼續排比之，一面以當速成此書告知此友。此友覆書云並非作此。其實彼數月前卽曾示意於余，余未警覺耳。由今觀之，此書之有無何足深論，但此君欲因人成事，頗可笑耳！

是月，馮玉祥主和停戰，班師回京，捕去當局某佞幸。

遇劉叔雅，出示許巽行（淸咸豐時人）文選筆記，云書少見。

十一月。

在師大遇朱逖先。手持王懋竑讀書記疑十六卷，云書不易得。又告余渠藏萬斯同明史原稿本百七十餘卷、楊晨三國會要，皆希見之書也。王氏書孫蜀丞藏之，余曾借讀。逖先於教授外，以賣書爲副業，收入頗豐。後在南京，以經售僞古物爲士林所譏云。

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乙丑），年四十一歲。

一月。

吳檢齋以新著淮南舊注校理見貽。讀之，服其精實。錄同社諸君之說，以邵次公爲最多。余與討論三事，亦謬蒙採錄。就中「崐山之玉瑱」一條立說未審。余二十五年著淮南子證聞，讀「瑱」爲「縝」，視前說爲妥矣。〇梁任公師前貽余以淸代學術三百年史講稿，命余爲勘誤。因以讀時籤記可商之處錄呈於師。

與師大同人謁段祺瑞執政，請挽留范靜生校長，時范以經費無著早辭職也。後隨同人赴天津謁范君，請其復職。范君堅持不允。時任公師在津，余便往謁談。

廢帝溥儀出淸宮，馮軍主持一切，聯絡學界同人點查宮中文物，余與其役。十二日，點查南書房書籍，見手摺多本，乃記注康熙十七年到二十年四月間臣工進講者。每日記講人講題及處所。進

講者爲張英、高士奇。三、四年間，絕少間斷。康熙帝之好學，可以見也。

廿二日。點懋勤殿，見郝蘭泉進呈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春秋說略諸書，凡三函，皆宣紙朱絲欄書寫，錦函盛之。

二月。

偶遇汪一庵。見告，教育部編審處改組，余任編審員。余大詫，以余毫不知其事也。訪黎劭西，欲探究竟，不遇，歸寓。部中果送公文來。事後探詢，乃悉馬夷初謂余頗勤學，而列名名譽審定員，頗爲余抱屈，故有此事，時馬任教育部次長也。

三月。

二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請余任國文系主任，婉辭之。

十二日。撰劉武仲先生助字辨略跋。三弟重刻此書，不日刻成也。

十四日。漢書補注補正六卷由商務館出版。

十六日。點查清宮毓慶宮，見有宋本法言、春秋經傳集解、杜工部詩各一冊。法言爲天祿琳瑯物。

五月。

十三日。讀孫仲容古籀拾遺，心頗嗜之，當時于金文未一寓目也。

廿五日。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寄贈景印元雜劇三十種。

六月。

一日。訪吳檢齋，約其下年度到師大任教。檢齋爲章門高第弟子，學問精實。其同門多在北大任職，以檢齋列章門稍後，每非議之；實則以檢齋學在已上，媢嫉之故。一日，余以請吳任教告同事馬幼漁教授。馬云：「專門在家著書之人，何必請之！」馬君固列章門下，十年不作一文者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二卷刻成。初，三弟欲刻書，問余以何種爲先。余爲言劉氏助字辨略及俞氏古書疑義舉例。至是，二書同時刻成。劉書據楊氏海源閣本。余既爲之跋，又以國泰刻本「泰序」及「劉毓崧通藝堂集長跋」增入之。俞氏書則附以劉申叔補一卷，余續補二卷及馬夷初讀俞書札記一卷，名曰古書疑義舉例叢刊，凡十一卷。○余既以古書疑義舉例續補貽諸友，後以一冊託檢齋寄呈太炎先生求教。十九日，先生覆檢齋書云：「又接楊君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一冊，用心亦審。所論管子『唯毋』字義，謂爲下句省文，足規高郵之過。唯避複變文例中引崔氏說『日中星鳥』，變星言鳥，此恐誤證。七星稱星，本是簡略之詞。太史天宮書稱『七星頸』，則七星亦是簡稱。而古代何名，今無可知。爾雅釋天於此闕焉。鶉首、鶉火、鶉尾三次皆像鳥形。左氏稱鶉尾曰鳥帑，則鶉首自爲鳥首，而鶉火乃是鳥身。直稱曰鳥，恐古代正名如此，未必本稱七星而避重言鳥也。又俞先生書中舉證亦當有不備者。如書稱『大滛泆有辭』，馬本『泆』作『屑』，又稱『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則『圖天之命』必是倒錯在此。似孔壁已有錯簡。昔嘗舉以問先生，先生頗以爲允。而書已久成，不及追補。若斯之類，恐不可更僕數也。」

邵次公來書云：「手示誦曉。大著尤佳，允爲抽書之機鈐，寧止俞虞之後勁？繙覽再四，神意奮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于思泊（省吾）來書云：「頃讀大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精湛透闢，俞書所不逮。」又十五日書云：「尊著通豁謹嚴，勝於俞書。」蓋俞書仍有巧說臆解廁雜其間也。

十五日。日本人橋川時雄來訪，談及國事。彼云：「日本無固有之文明與學問，故其民輕。中國人雖近於麻木，然以柔克剛，實以老子之道制勝。」此言殊有理。出自日人，尤爲難得。

八月。

三日。教育部編審處同事寇息亭來（湖北籍），云著有胡石莊年譜，較舊譜爲詳。囑余爲序之。

廿三日。到方家胡同看京師圖書館藏書，有唐人寫經八十余卷，可謂富矣！

九月。

商務館告漢書補注補正賣去三萬四千餘冊。

十月。

十五日。撰釋名新略例。顧千里釋名略例不說聲音，與釋名主旨不合，故別撰此文。此文初撰於十一年十一月，以事中輟，至是始續成。文以縣、玄爲同音，規、晷爲同音，皆誤。古音縣在寒部，玄在眞部，規在支部，晷在幽部也。當改正。

廿二日。序瑞安李笠（雁晴）所著史記訂補。

十二月。

十一日。瑞安林公鐸（損）贈詩，贊漢書補注補正。

十八日。女德純生。

一九二六（民國十五年丙寅），年四十二歲。

一月。

搜集國文中二字、三字成語例。如久之、未幾、居無何之類，爲複詞例釋一書，擬於詞詮纂成後爲之。後陸續採集得若干例，以他務中止未就。又擬搜集意同而組織異之例爲一書以便初學。如漢書汲黯傳云：「黯善灌夫、鄭當時」，樓護傳則云：「與中書令石顯相善。」兩句義同而文異，今幷記於此以待有志者爲之。

十六日。訪鄭石君（奠），見案上有鈔本史記疏證一部，體例與昔年朱逖先見示之漢書疏證相同，蓋一人之著述。漢書疏證夾板上雕有書名。余以字跡斷爲梁節庵（鼎芬）藏書。今史記疏記果有梁印章，知余往日所推測爲不誤也。

二月。

二日。從朱逖先買得鈔本漢書疏證。閱之，殊無精彩。

二十日。遊廠肆，買得汪喜孫、許瀚手校趙懷玉刻韓詩外傳殘本一至四卷。汪、許皆用羣書治要校，各得數十條。

廿七日。閱邵二雲南江札記，漢書諸條多與何義門讀書記同，蓋邵記何語，其子不知，誤以爲邵說也。

三月。

十九日。閱光緒順天府志，知朱蓉生（一新）京師坊巷志即此志中之一部分也。

二十九日。讀漢書外戚傳成許后傳「劉向、谷永」，「劉向」爲「杜欽」之誤。

四月。

內訌激烈，時時聞大爆聲。戚屬多離家避難。余家婦子亦不敢在家安居。

五月。

九日。日本岡井愼吾寄所著五經文字箋證來。

廿六日。伯兄以任鹽務署職來京。知兩老平安，爲之快慰。

六月。

卅日。應淸華大學之聘。

八月。

十八日。出席師大會議，推薦吳檢齋爲敎授，通過。檢齋旋繼余任系主任職。

廿七日。兒島高田來。

九月。

七日。赴清華大學就職，始識朱佩弦(自清)。

十一月。

十六日。在清華訪王靜安(國維)。

廿五日。跋王葵園先生後漢書集解。

廿八日。在清華，研究院學生醴陵朱芳圃來談。

十二月。

二日。撰孟子學說多本子思考。

三日。撰晚周諸子中所見之宋人。

廿二日。高閬仙貽古文辭類要注一冊。止論辨類。

廿四日。從清史館借甘肅人楊于果所著史記箋論十卷來，鈔之。

廿七日。在清華，研究院學生永嘉戴家祥來談。告余：溫州有洪幼泉者，有弟子十許人，皆好學。如李雁晴、宋慈抱、李翹、周予同等皆是。最杰出者爲薛鍾斗，惜早死，遺著有孫仲容年譜。

一九二七(民國十六年丁卯)，年四十三歲。

一月。

四日。與黃季剛書。昨日季剛言吳摯甫代陳伯之答邱希范書，有「元歸狄人」一語，文理不通。

余謂此文歸下省自字。漢書高帝紀「陳平亡楚來降」，韓信傳「信亡楚歸漢」，「亡楚」，皆亡自楚之省。吳文與漢書同。今日書告季剛。得覆云：「摯父文若如尊釋，洵爲可通。容俶細思之。長沙語謂御女爲迓女，此眞三古遺言。若吾鄉則謂之姣（見母皓韻），即『棄位而姣』之姣。大抵方士之言，除名物與古有同異，至動、靜、代、助諸詞，未有不與古同者。吾儕若搜求考覈以證明今言即古言，亦足爲新國語家張目也。此後如有新知，務求賜示。」按御女字亦余日前與季剛談及者，故後書及之。而姣字長沙亦言之也。

十二日。與章行嚴書，告以論衡誤文二事：一，講瑞篇「張湯」爲「張蒼」之誤；二，命祿篇「趙子都」爲「鮑子都」之誤。聞行嚴近日寓津正校論衡，故舉以相告也。

二月。

十三日。閱邵二雲南江文鈔。四庫提要正史類提要皆出邵手，今取之合勘，頗有增删；亦有全異者，史記一篇是也。

廿二日。在清華，研究院學生廣西王力來談。

三月。

八日。在清華，到任公師寓小坐，聞師今晚赴燕京大學講「中國之僞書」，余因隨往聽講。〇王祖繩（字直哉）沒。王著書糾四庫提要，夢知當死，輓之云：「居近太平橋，載筆恰同胡玉縉；神臻聖通境，感亡今見鄭康成。」胡，蘇州人，有駁提要著作，居太平橋。

四月。
十七日。到畿輔先哲祠，祭康南海先生。見其奏廢帝謝七十賜壽摺手稿，頗有誇大語句，而文字則甚精。
五月。
七日。檢齋招余至芳湖春飯莊午飯。告余黃季剛對渠種種誤會，使之難堪，日前竟大決裂。今日黃招渠飲，渠故不往，並作俳體三首示之，有「腐心遭赤舌，啞口吃黃連」等語。檢齋爲人近篤實，以季剛有學問，事之甚謹；種種委曲，見者或以爲太過。而季剛則愈益橫肆，視檢齋若無物。致令檢齋無可再忍，遂致如此。以此知交友處世之未易也。
六月。
三日。清華同僚王靜安君沉于頤和園昆明湖；驚悼之至！
八月。
五日。女德華生，三歲殤。
九月。
一日。大嫂率諸侄來京，問知兩親康泰，爲之快慰。先是伯兄下榻余寓，至是屋不能容，遂賃屋別居。〇時務學堂教習韓樹國先生來京，五日與同門數人公宴先生於中央公園。
十五日。在清華，趙斐雲（萬里）來談，雲南新刻沈欽韓王荆公文集注，上海可得。

十月。

卅一日。訪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兩博士於北京飯店。松崎柔甫（鶴雄）託余爲狩野先生購書於長沙。余爲購寄，附呈漢書補注補正一冊於先生求敎。先生覆書致謝，於余書獎飾備至。前年先生來京，余以事忙未及往謁。先生囑張少涵致意於余。此次先生來京，馬幼漁見先生，先生又問及余。今日往見，先生譽余書不已。余昔留學京都，時先生任京都大學敎授，每日過先生之門。余因言：「先生如此過獎，蓋出自激勵後進之意云爾。」先生曰：「此殊不然。」因言平生最喜讀漢書，愛之不忍釋手。向嘗治英、法文學，文章之工，未有若漢書者。蓋超出各國小說之上云。以此知先生確有眞知灼見，非其他日本人所能望也。〇檢近年來郎園先生書札，得十通，附以吳子修先生一通，付裝池。

十一月。

八日。讀漢書。武五子傳，「墾菑」，顏注讀菑爲災，與墾字義不相屬。說文訓菑爲「不耕田」，漢書正用此義也。

十一日。始撰漢書釋例。

十八日。閱王先愼韓非子集解，卷首列韓非佚文，有實非佚文者。

三十日。今日爲舊曆十一月初七日，爲吾母七十初度之辰，天涯遊子，困於衣食，時局不靖，道路梗阻，不能歸里稱觴，思之悽惻！

十二月。

八日。得孫楷第書，言近受劉半農(復)課。談及文法學，劉言，近來研究中國文法者，當以楊某爲第一。黎某之語文法，則殊難索解云。余與劉君曾相遇，以其人頗傲，未敢接談。然其言如此，公言乎？阿好乎？

廿二日。與高閬仙書，爲補離騷注二事。次日覆，以余說爲是。

廿五日。赴天津，弔范靜生之喪，且唁旭東。旭東悲傷哽咽，余亦悽然淚下。靜生爲人公正，盡心教育，數十年如一日。數周前，余尚與晤談；忽而有此，尤可痛悼！便訪任公師，師面色蒼白，令人憂慮。

三十一日。遇錢玄同。語余云：「欲定轉音爲四種：一，對轉；二，調轉(乃平、上之轉)；三，音近轉；四，雙聲轉。如此可掃除章先生旁轉、次旁轉等紛歧之說。」其說甚通。

一九二八(民國十七年戊辰)，年四十四歲。

一月。

一日。錄黃季剛二十八部聲類表。古韻分部，皆採前人成說，季剛無所創見。然爲之最後，得其前人之成，故尤便於學者。其以十九紐隸各字，則季剛之獨見也。

十五日。分古書校讀法講義爲三目：一，明句讀；二，校訛奪；三，辨眞僞。

十八日。偕錢玄同訪橋川時雄。橋川君新購龔橙理董許書稿本，日前曾以示余。余告玄同，玄同欲一閱，故往訪之。至則書已寄去大連矣。然龔書皆憑臆爲之，實是新造文字，非眞理董許書。膽大可驚，實無足取也。

廿九日。廿八部聲類表塡訖。近日來治音韻，塡表終日，不覺其勞，以極感興味也。

三十日。取說文重文聲類異韻部者爲表，以觀各韻出入之情狀。

二月。

二十日。今日爲農曆正月晦日，大人七十初度。伯兄及余皆天涯遠隔，不能稱觴，一博老人歡笑，思之悵惘無已！

三月。

余在清華，兼任舊制及新制課程。舊制乃畢業後即往美國留學者，於國文一科不甚注意。近日余所授舊制同學彭光欽告余：「國文當以此班成績爲最好。」余問其故。彭言：「此班同學皆用心聽講，且自習；他班則仍舊習不改也。」聞之甚喜。

八日。日本鹽谷節山溫博士率彼邦高等學校教授多人來京，宴國學界同人於中央公園水榭。博士于清末留學長沙一年，曾屢遇之。距今十七年，非復當時慘綠少年矣。

十日。余與國人公宴博士及偕來諸君於東興樓。博士有詩，余依韻和之，云：「十七年前幾見君，故園別後感離羣。今日相逢同一哭，玄亭無處問奇文。」博士貽余郎園師追悼錄多冊，內有郎園

先生學行記，乃師門子弟所撰。昔年擬以余兄弟名印行，而家大人不允，婉辭葉氏子弟者也。師門遭難後，同門松崎柔甫曾以此文油印分佈，署余名。余見之，即遺書柔甫，請其勿流布，並請削去余名。蓋文中多刺譏湘中前輩語句，家大人謂極不宜也。今博士所印，已削去余名，題曰：「長沙某某記。」而文中却有某以所著老子古義呈閱之語，則猶之未削也。博士故留此隙歟？抑偶疏未檢歟？不可知矣。

十二日。在教育部，孫師鄭（雄）見示乾嘉以來諸老手札，有盧抱經、邵二雲、盛柚堂、程魚門、孫淵如、錢可廬、王蓑友、陳碩甫諸家。碩甫一札與王伯申論學二事：一、證段茂堂陝當作陿之合，凡立九證；二，考匏瓠，凡五紙，尤精。陳頌平（懋詒）見之，欲師鄭相讓，師鄭不允。頌平，碩甫曾孫也。

廿三日。在清華，陳寅恪來。言在上海時，見鄒叔績讀經札記手稿，厚尺許，說左傳者頗多。刻遺書時蓋以未見，漏未刻入。藏者爲叔績之孫，意欲付與寅恪，寅恪以無副本，不敢攜來。寅恪又云，札記中頗有與俞蔭甫書闇合者。

廿四日。到北海圖書館看新到李越縵手校各書。後漢書集說頗多，漢書次之。高五王傳，「自快中野」，校改「快」爲決；李廣傳，讀「彌節」爲弭節；皆與余說同。所讀乃汲古閣本。袁守和又出示陳蘭甫學思錄手稿本，即東塾讀書記之底子。陶淵明、陸清獻各佔一卷，皆未成。

廿六日。謁柯鳳孫先生（劭忞）。先生曾任湖南學使，伯兄嘗受知於先生，故余亦執弟子禮。先生於余前此所呈之漢書札記及諸文字頗有獎藉之語。談半時出。○漢書釋例撰成。

四月。

三日。謁柯先生。先生見告：大父宦於閩，故太翁從陳左海學。今清史稿附左海傳，而先生之兄則在循吏傳。又言山東有周悅讓與俞曲園齊名，著有經子史三通，甚精博。先生言治穀梁傳須打通三傳而不背家法。〇日本狩野博士（直喜）來京。廿二日余往訪之，贈以漢書札記六卷。博士以影宋曲禮疏卷子報余。蓋博士六十壽時，門下諸君印行爲紀念者。余於漢書，嗜讀之而已；博士贊余爲班氏功臣。日前柯鳳蓀先生稱余爲集漢書之大成。皆前輩獎掖後進之辭，非余所克當也。

廿五日。清華同事某君見示日本景印北宋本重廣會史。前田侯爵家所印，中引各正史，下及新唐書。余擬借之校漢書。

廿七日。撰詩上入執公功說。讀「上」爲尙，乃命令之辭。引漢書食貨誌證「入」字之義。

三十日。與高閬仙書。閬仙昨日以李善注羽獵賦引「杜鄴上書，三乖晏棻」之語相問，遍檢諸杜上書，不得。今日復檢，乃知其出谷永傳，蓋以永、鄴同傳，故善誤題也。急告知閬仙。

五月。

十日。余宴狩野直喜博士於宣南春飯莊。他客除日本人橋川時雄，小平總治外，爲陳寅恪、陳援庵、林礪儒諸君。寅恪以晚不能返淸華，宿于余寓。

十四日。

韓非子屢稱左氏，爲左氏不出漢儒之堅證。余錄之，得二十餘事，中有全本左傳數條。

十七日。在清華，趙斐雲(萬里)貽余王靜安墓誌榻本一份。

十九日。訪朱少濱，見清史館書目，有杜仲丹(貴墀)鄭君經學考十八種及徐時棟呂氏春秋札記，皆鈔本。

廿日。撰詞詮敍例。

廿二日。看漢書鮑宣傳。「蒸酒霍肉」，顏釋「霍」爲藿葉，於文例不合。余定爲臛之假字。說文：「臛，肉羹也。」

七月。

六日。陳援庵來，以所著史諱擧例見示，囑爲校閱。閱數日，書與援庵，以余所見告之。

七日。得陳錦堂(裕光)書，聘余爲金陵大學國文系主任。

十八日。得周鯁生武昌電，招余赴武漢大學。

八月。

一日。書覆陳錦堂，告以不能就金陵大學之聘。又覆周鯁生、劉楚青(樹杞)，云武大事容當考慮。

二日。乘車南歸省親。四日抵漢口，晤季良及三妹、三弟，問知兩親康健，甚以爲慰。

五日。渡江登車。

六日。抵家。

十四日。閱楊韞山見示譚戒甫所著墨子書，有可取處。

十五日。訪郭耘桂先生，以漢書札記四卷求教。先生過譽余，有青出于藍之目。余惶悚不敢當也。見示新著楚辭。謂楚辭實班孟堅所編。又告余自輓之詞云：「以楚辭名家，班、賈、洪、朱齊退聽；後明史列傳，逸民黨錮兩何居？」先生秉承養知先生家學，議論透闢，得未曾有，信可佩也！○訪柳林生（從辰）談後漢書集解事，意頗不以黃麓生（山）爲然。旋訪黃麓生翁，麓翁言，葵園初與王理安（啓原）、劉笏雲（鉅）及某君（翁忘其名）約分治四史。拈鬮，劉得史記，葵園得漢書，某君得後漢，理安得三國。某君先死，故葵園於漢書成後，復治後漢。理安於三國志已具稿云。

廿一日。偕耘桂先生訪吳蔭雲（士萱）徐紹周（楨立）。吳舊識，徐則初見。工書畫，能詩文，淸才也。先生宴余等於涼園。

二十四日。別家登輪北行。

廿六日。抵漢口。

廿七日。劉楚青校長邀到武大，余以所介紹敎師名單履歷付之。以京漢車被水衝斷，晚登輪東下。

三十日。抵上海，旋到商務館晤王雲五，催速印詞詮。

三十一日。到中華書局編輯部催書。據云，周易古義校樣已寄京，增補老子古義不久可付印。訪周鯁生，談武大事。鯁生力勸余就武大之聘。

九月。

一日。登輪北上，船中閱程伯翰集。過滬時同門劉庵生（肇隅）所贈也。程識解極卓，惜早死，學未大成。

四月。抵塘沽，車赴天津。

五日。抵京寓。

十一日。讀郎園師讀書志。源源本本，足開心胸，擴聞見。吾師板本之學信絕倫超羣也。

十四日。伯兄率眷南歸。

十八日。羅志希（家倫）到淸華就校長職。

二十日。以武大函電交馳，登車南行。

廿二日抵漢口。

廿四日。移寓武大，於楚靑、皓白商定延聘周鐵珊、譚戒甫，由余緘致二君。

十月。

四日。遇稻田女師同學皮菼女士，見告鹿門先生有日記數十冊藏於家。

五日。戒甫自長沙來。〇余以爲武大佈置粗就，淸華電促返平，八日，登車北行。十日，返京寓。

詞詮十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距交稿時已二年矣。

十一月。

增補老子古義三卷由中華書局出版，自十一年九月初版二卷印行後，隨時增補，六年間計得九十事。今四版付印，特增入改版印行。初版下卷增入尤多，遂析爲二卷，共爲三卷。自序一首，初版未及印入，今補入，並附舊著漢代老學者考一篇於卷末焉。

廿八日。陳援庵送史諱舉例印本來，引余說一處，余與商榷者已多照改矣。

十二月。

十二日。子德豫生。

廿五日。撰周易古義自序。

三十日。古書之句讀一卷，由北平文化書社印行出版。

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己巳），年四十五歲。

一月。

十三日。曾星笠由奉天來，談古韻，云擬分三十部。

十九日。撰李愛伯漢書札記序。今日任公師病逝於協和醫院，中國學人凋零盡矣；痛哉！二十日大殮，赴廣惠寺參加。

二月。

二日。遇胡適之。新從上海來，告余云：新撰一文字，明陰聲平音古皆是入，高本漢近亦有此說，恰相契合云。此文後載入新月雜誌，名入聲考。○訪檢齋，談尚書及古禮制極精，余愧不及也。○謁柯鳳老。大病後始相見，頗以更生爲幸。先生告余：後漢書及文獻通考，昔皆曾爲之注，遭亂散失，今已不全矣。○晚，高閬仙宴樊樊山老人，令余作陪。老人年八十五矣，精神尙健。余問養生之方，以獨宿告。

十五日。撰時務學堂弟子公祭任公師文。

十七日。廣惠寺公祭，同學與者六人。

三月。

廿九日。由大鋪坑移寓舊刑部街。

五月。

五日。得商務館書，告詞詮賣出六百部，版稅二百六十餘元。

二十三日。撰梁啓雄荀子約注序。

二十四日。得詞詮讀者王佩書，問高等國文法何處出版；因詞詮敍例曾及此書也。此爲詞詮讀者來信之第四人矣。

二十六日。孫中山先生出殯，送之。

六月。

廿八日。伯峻姪北大同學常德余讓之（遜）來，問知爲余季豫（嘉錫）之子。季豫爲伯兄壬寅同年，余曾於甲寅雜誌見其文字，知其長於考證，因以老子古義一部交讓之贈季豫。

七月。

三日。余季豫來訪，久談，留之飯。余知季豫之名已久，今日始相見也。余來京後，交友求益之意頗殷，而湘人居京者，無一眞讀書人。得季豫可彌此缺憾矣。

四日。晤周印昆先生（大烈），見告，湘潭孫蔚林（文昺）著有諸經論著及宋書考論。考論校勘宋書，業已成書；諸經說則記於書眉云。

答訪余季豫，以所著四庫提要辨證稿本見示。

六日。日本倉石武四郎來訪。此君頭腦明晰，又極好學，可畏也。

十一日。得廣州中山大學來電，請余任教授。復電辭之。

二十一日。閱余季豫所編目錄學講義。透闢精審，其專門之業也。

二十五日。同余季豫到北海靜心齋訪董彥堂（作賓），觀中央研究院所得安陽甲骨。

八月。

十四日。飲席遇楊丙辰，談北大學生近日開會，以朱希祖、馬裕藻兩主任把持學校，不圖進步，請當局予以警告云云。向聞師長警戒弟子，不聞弟子警告師長；此可謂奇聞矣。然聞其事者，不責北大學生，却都稱快不已，朱馬二人之物望可知矣。丙辰言兩君尚在抵抗中，尤令人駭絕。

九月。

八日。任公師出葬西山。余待殯於宣內大街，參與執紼，送至西直門始歸。

十月。

十六日。詞詮讀者葛雅斐來書，覆之。

十一月。近日寫漢史探，十六日得三事：一，高祖之恩怨分明；二，漢世相術盛行；三，漢人之因果觀念。

十八日。撰高等國文法序例。

十二月。

九日。削改九年一月所撰所字之詞性。

十日。撰馬氏文通刊誤序。

一九三〇（民國十九年庚午），年四十六歲。

一月。

八日。撰國文中之倒裝賓語。○周易古義七卷由中華書局出版印行。十六日，書寄到京。余年十六、七始着手輯此編，今三十年矣。○皮鹿門先生師伏堂筆記三卷止有鉛印本，流播不廣。余爲付刻，且序之，是月刻成。

二月。

廿七日。撰讀漢書儒林傳。

三月。

十二日。偕余季豫訪傅沅叔（增湘），觀其新得宋蝴蝶裝本文苑英華及商務新景印宋本論語疏，原書在日本。

三十日。到地質調查所看周口店新發現之北京猿人頭骨。〇到北大第三院，參加單不庵追悼會。不庵學問淵邃，爲人耿介。余昔任師大主任時，請其任教，堅決只肯受一小時之聘。余方疑怪，久而始知其實授課二時。蓋懲於其鄉人朱希祖、馬裕藻等人之貪，欲以此矯之也。不庵嘗告皮皓白云：「欲北大辦好，非盡去浙人不可。」不庵固浙籍，蓋憤朱馬輩之把持也。故余輓之云，「衆人皆醉，靈均獨醒」，指此事也。

四月。

五日。淸明，偕胡石青（汝麟）、鄭舜徵（晟禮）、方欣安（壯猷）同到西山臥佛寺拜任公師墓。

十二日。女德華殤。

二十三日。日本狩野博士來書，盛稱周易古義之美，蓋前輩奬藉之意也。

廿六日。劉半農來書，以所著中國文法通論見貽。

廿七日。漢陽徐行可（恕）來書，述陳季皐訂余古書疑義舉例續補誤以宣帝爲史皇孫。不知當

時何以致誤，當亟改之。

五月。

八日。閱歐陽公新五代史死節王彥章裴約劉仁瞻傳，序云得死節三人，殿本目錄乃以裴、劉爲附見，非也。

十一日。緘商務館，介紹朱芸圃（桂耀）遺著莊子證補出版。朱君畢業於師範大學，學力甚優。畢業後，余介之往廈門大學任教，編撰講義數種，皆可觀。旋以病歿於開封。莊子證補爲其講義之一種。

六月。

日本人用庚子賠款招學界同人往其國旅行。

廿三日。余偕張少涵（貽惠）、陳仲驤（映璜）、曾仲魯、柯某共五人，登車出京。

廿四日。抵瀋陽，參觀東北大學。晤曾星笠、戴子玉諸君。遊盛京故宮，見淸歷代帝后象。晚，登南滿路車。

廿五日。午後，過安東縣，爲與朝鮮交界地。晚，抵朝鮮京城。

廿六日。參觀朝鮮總督府附屬博物館、朝鮮故皇室宮殿、科學館、京城帝國大學諸處。大學書庫藏有余著詞詮，辛島驍助敎授囑余題字於其上。又藏朝鮮某佛寺舊藏遼本龍龕手鏡。藤塚鄰敎授告余云：「視宋本爲勝。」晚，大學宴余等。席間藤塚君出示所藏錢梅溪所刻石徂徠辨道、辨名，

翁覃溪與朝鮮金沅堂手札（金欽服阮芸台，故以爲字）及沅堂所畫歲寒圖，圖有馮桂芬、張穆、張曜孫諸家跋。曜孫爲泉文之猶子。

廿七日。晨九時，登車別京城，午後抵釜山，旋登輪。

廿八日晨，船抵下關，換駁船抵門司。早餐後，火車抵八幡，參觀製鐵所。原料來自吾國開、平、大治，令人憤歎！三時，登車離八幡，六時半，抵別府。

廿九日。觀別府溫泉。溫泉日本名地獄，海地獄色青如海，血池地獄色赤於血；奇觀也。

三十日。登輪別別府，赴大阪。

七月。

一日。船抵大阪，參觀大阪朝日新聞社、都島工業學校。乘大阪至神戶電車參觀上甲子園及濱甲子園，皆運動場也。上甲子容七萬人。遊寶塚動物園。

二日。九時，抵奈良。入奈良公園，觀春日神社。社中神鹿甚多。至東大寺觀大佛，參觀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五時半，抵京都。與余前此留學時面目全改矣。

三日。訪狩野君山博士。久待不出，方怪之。既出，則易中國服馬褂長衫接待中國賓以爲敬也。一見，博士極稱余周易古義之美。旋導遊京都大學圖書館，見所藏唐人寫玉篇殘葉及白氏文集、宋本韓柳文集及元龜殘本。博士云：元龜爲我國所無，宮內省圖書寮亦有一部分云。又有日人海保元備著尙書漢注考稿本，皆珍籍也。旋赴花山天文台參觀。晚赴博士宴，十時別歸旅舍。

四日。參觀京都府立第一中學及同志社大學。乘比叡山纜車到山頂，望見琵琶湖，復乘空中纜車下山。晚，赴吉田卯三郎之招，少涵同學也。

五日。參觀御所紫宸殿。紙門屏畫中國先賢三十二人像。余目力及見者爲班固、張華、杜預、虞世南、房玄齡、杜如晦、馬周、李勣、魏徵諸人，餘不及見也。問知爲安政時代作品，到今不過百餘年，不知其何所本也。旋赴二條離宮，又到市外桂離宮，規模小而有園亭之勝。參觀島津工場。

六日。別京都，抵名古屋。友人八木幸太郎君及其友一柳智成君父子來迎。到犬山，遊木曾河，山水清秀，風景絕佳。晚爲八木、一柳二君作字爲紀念。

七日。八木君導遊眞福寺（一名寶山院）。觀其藏書，有唐寫漢書食貨志及琱玉集，爲古逸叢書所自出。又有唐寫翰林學士文集殘卷，爲唐太宗與許敬宗等唱和詩集。背面有字，題大歷某年某月記云云，字較正文爲劣。此種爲古逸叢書所未收。繼至德川公邸，觀其藏書。有卷子本齊民要術九卷（缺一卷）；羣書治要二種：一，元和活字版本，一，尾張刻本；寫本周易單疏。旋參觀第八高等學校，八木君任敎處也。晚登車別名古屋。

八日。抵東京，寓神田區。街市面貌全變，非復昔年留學時情景。舊遊之地，不復可尋，以昔年地震神田區最烈也。

九日。訪長澤規矩也君，同赴東洋文庫。與石田幹之助君相見，具述早已相知，接待頗殷。觀

庫藏有論語寫本二種：一，永祿寫本，一，永正寫本。平安朝寫本史記夏、秦二本紀。宋本魏書，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宋本六臣注文選，末有盧欽跋云「紹興二十八年趙公來鎮修補」云云。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託名東坡，乃僞撰也。石山寫經選，佛經佔大半，儒書只春秋傳注、史、漢、玉篇四種。繼至文求堂書店，專賣中國書者。有書目，盡載余所著各書。適上海中華書局寄書到店，內有余老子古義十部。

十日。赴大塚文理科大學參觀，尋舊居三軒町屋，已併爲大宅，不復可見。訪窪町四十一番地故居，則形勢完全如故。余徘徊其間，不勝今昔之感。訪同門鹽谷節山君(溫)，君邀余出午餐。飯後長澤君來會，兩君冒雨導余到宮內省圖書寮，觀所藏書。有宋刻大藏經五千五百卷，二冊唐寫文館詞林第六百六十八卷，爲古逸叢書所本。卷子本左傳集解，凡三卷，二大一小。寫本羣書治要、南宋本後漢書(有大德九年補刊)、宋本世說新語，殷字缺筆，此與近日本景印行世者爲同一本而不及彼本之佳。宋刻殘本論衡二十卷，此本極精，宮內省擬印行云。

十一日。到東京帝國大學參觀圖書館。

十二日。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諸橋博士(轍次)來訪，相見極稱周易、老子二古義之美，並云，彼授老子，即以余古義爲教本云。據云在北京曾相見，余不復憶及矣。長澤君來，同至上野圖書館，館員出善本多種相示。一爲宋本姓解，爲古逸叢書祖本。一爲宋本重修廣韻，版心有刻工宋琚等姓名。一爲宋本山家義苑，題「雲門沙門可觀述，山陰法孫智增證」；卷末有「宋嘉熙戊戌比丘良阜刊

於白蓮」一行十三字。一爲殘宋本古尊宿語錄，缺第三卷。一爲元本列子，半葉十一行，行廿一字。一爲禪林備用十卷。一爲巾箱本禮記古傳注。一爲元版周易會通，爲周季貺舊藏。一爲元版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詩劉辰翁評點，止廿五卷，似非全帙。一爲任淵注山谷詩大全二十卷。一爲明本大字禮記，無注，有音，紙極厚。又到靜嘉堂文庫，庫藏宋元本一、二百種，不能盡覽，僅閱二十餘種。一爲莊子成疏，字大悅目，黎蒓齋、楊惺吾皆有跋，爲古逸本所自出。一爲蜀大字本周禮鄭注，黃蕘圃舊藏，印有陸存翁六十五歲小像印記，（伯峻謹案：陸心源（一八三四——一八九四）年僅六十一，未至六十五，疑小像印記有僞。）此以前藏書家所未有也。陸氏藏書盡售於庫，故有此。一爲足利時代論語寫本，末有查士標詩、黃蕘圃跋。一爲宋版元印爾雅單疏，與續古逸叢書祖本同。一爲說文解字，爲王蘭泉、汪閬源、阮芸台舊藏，爲四部叢刊之祖本，亦入續古逸叢書。一爲曹楝亭刻本集韻，段茂堂手校頗詳。一爲耿秉本史記，汪閬源舊藏。一爲蜀大字殘本漢書，僅存四本，與京師圖書館本同一本而紙較劣。一爲湖北庾司槧本漢書，字極美觀。一爲三國吳志單刻本，有黃蕘圃、顧南雅、陳仲魚、徐雲路諸家跋。一爲元至正甲午刻汲冢周書，爲王蘭泉舊藏。一爲戰國策，爲四部叢刊祖本。又有國策一種，爲朱竹垞舊藏。一爲元大德十年刻吳越春秋。一爲嚴九能手寫娛親雅言（中有一卷作娛親小言）。一爲金壺記（釋適之撰），爲季滄葦、錢牧齋、徐健菴舊藏。一爲明人寫本北堂書鈔，藍格紙鈔，爲張金吾舊藏，乃未經陳禹謨刪改之本。一爲孔氏六帖。一爲殘本太平御覽，字體極精，爲汪閬源舊藏。一爲明

華氏蘭雪堂銅活字本蔡中郎集，文題用大字，文用小字，云較叢刊本爲佳。一爲文選，大字元體，半葉九行，行大字十五字，小字二十字。此外尙有數種，不復憶及，不記。○彭甥淑端、蓮煌姊妹來，同外出進飯。

十三日。買得箋釋本和名類聚鈔一册。

十四日。長澤君來，同赴內閣文庫，觀其藏書。一爲宋本千字文詳註，每半頁五行（小字十行），每行大字十二字，小字二十字。一爲宋本中說，半葉十二行，行廿六字。一爲寫本南華眞經義海纂微殘本，存廿六卷，題「武林道士褚伯秀學」，首有伯秀友人劉震孫、文及二人咸淳元年序文，文序云刻之梓，似有刻本矣。所錄纂註姓名爲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祥道、陳景元、王雱、吳儔、趙以夫、林希逸（口義）、李士表（莊子十論）、王旦（莊子發題）、無隱范先生（名元應）等人，至外篇駢拇篇止，以下缺。一爲宋本事林廣記，前後續三集各十三卷（續集缺五、六、七、八、九凡五卷），別集十一卷。一爲宋刻白玉蟾指玄篇，爲勤有堂刻本，首有淳祐三年武夷醉翁序。一爲元本清庵先生中和集三卷，李道純（元素）撰，蔡志頤編，有「大德丙午中元翠峯舟行刊行」牌子。一爲明本龍門子凝道記。一爲宋本廣韻，版心有宋琚等刻工姓名（按上野圖書館亦有此種）。一爲元版世說新語，首有劉應登序。一爲又一本廣韻，字體極精，有「己丑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印行」牌子，書皮題「皇祐元年刻本」。一爲元版漢書，版不一致。一爲又一種廣韻，有「至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行」牌子。一爲北宋殘本東坡集，目錄四十卷，缺卷頗多，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字大悅目。一爲玉篇二種。一爲元本禮記集

說。○晚，文化事業部長坪上貞二君招飲於帝國教育會館，同座有鹽谷、長澤二君及國枝元治。

十五日。訪古城貞吉，出示所藏元槧文選三種。

十六日。斯文會同人招飲於學士會館，主人爲服部宇之吉、諸橋轍次、鹽谷溫、宇野哲人、中山久四郎、小柳司氣太諸博士。學習院教授阪島忠夫（精天文學，曾讀其書）、二松學舍校長山田準慶、慶應大學教授前川三郎、古城貞吉、東大助教授高田眞治、陸軍學校教授平野彥次郎、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教諭寺田范三，女高師教授細田謙藏、第一高等學校教授佐久節、竹田復及該會書記山本邦彥，皆治中國文哲學者也。席間鹽谷君致辭，少涵致答。余亦略言中日兩國學者應共同努力發揚東方學術。宇野博士起而引申余說，服部博士以景印宋本禮記正義二本見貽，鹽谷君以所著學生必吟見贈。

十七日。山本邦彥翁來，請署名於其七十祝賀紀念册。淑端甥來，回到市午飯。晚，古城君招飲。

十八日。登車別東京，十九日晨到三元宮，下車，登海輪。

二十三日。抵天津，旋登車。午夜，返京寓。

廿八日。王有三（重民）來，贈日本訪書誌補一册。

卅一日。高等國文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印行。寄到十册，分贈諸友人。

八月。

十三日。得伯兄漢口電云，老幼均吉，房屋未損，爲之大慰。因長沙近有戰事，屢去電不得復，極不安也。

十五日。與曾星笠書，論今字音多與古不同。

二十日。傅沅叔招飲，赴之，出示所藏乾隆三年及六十三年（宮中用本不作嘉慶三年）、祺祥元年曆本及明人檔案鈔本，寫本吏學指南。指南，元人所著公文用語字典也（祺祥後改同治）。

二十二日。訪長澤規矩也君，見其所持靜嘉堂書目內有沈欽韓史記疏證六十卷寫本。惜余遊時不及知，未及一觀也。

廿七日。南京飛機來京投炸彈，彈落東城及北海一帶。

十月。

十日。子德慶生。

十七日。林宰平（志鈞）來，以任公師近世三百年學術史稿，囑余檢校。

二十日。過宰平，極稱余高等國文法之佳，並云，其家子弟三人，已各購一部讀之矣。

十一月。

二日。日本原富男來訪，告余云：得友人書告，東京文理科大學已用高等國文法爲教本。又云：彼讀余書，得益不少。再三言之。

八日。謁陳弢庵先生。此老當淸同治朝與張幼樵（佩綸）、張文襄（之洞）號爲淸流，今二張早逝，

巋然獨存。日前聞先生來京，特往修謁。年八十四矣，精神甚健。問及余漢書著述。蓋林宰平曾介余於先生，有所稱述也。又問及葵園先生及黃敬輿先生（自元）後人；黃乃先生同治戊辰進士同年也。

十二日。宰平來，以其曾祖鑑壙先生（春溥）閒居雜錄一冊見貽。且云：家藏尚有先生日記二十餘本，以所記用格式，太簡略。又有筆記，多道家常語，故皆不欲付印云。余連日檢校任公師三百年學術史稿適畢，繳還宰平。

十六日。答訪鄭石君（奠）。石君言欲取宋至淸諸家談文法文字合爲一編。余以近日所見項氏家說、脚氣集二事告之。

廿九日。偶談漢書，疑韓信論項羽印刓敝不忍予之說爲非其實，作一絕詠之云：「一紙封書徧天下，刓印猶傳不予名。却笑漢王稱大度，固陵不會許韓彭。」

三十日。傅沅叔招飲，赴之。借其所藏沈果堂（彤）校漢書歸，錄之。

十二月。

八日。始校註顏氏家訓。

十六日。有人攜「名家手札」來閱，中有王懷祖與劉端臨書二通，爲近出王石臞遺文所有。外有阮文達一通，爲阮文集所無。又有汪容甫、段茂堂數通，幷錄之。

一九三一（民國廿年辛未），年四十七歲。

一月。
十一日。撰郭耘桂先生讀騷大例跋。
十三日。撰李愛伯讀史札記序。
二十一日。遇錢玄同，見告單不庵之子於去夏夭死，單宗遂絕。不庵賢者，乃竟無後，爲之於邑。
二十七日。校顏氏家訓集註第二卷，細讀始悟周公名子曰禽一節之意義。蓋名犬子、狗子，人將以爲犬之子、狗之子，故不宜也。適晤吳檢齋，告之。檢齋云：以不解，遂忽略讀過也。○翻閱葵園先生自訂年譜一過。此老好學，到老不衰，生平述作數千卷，可謂勤矣。
三十一日。檢舊篋，見十七歲以後所撰庚子、壬寅、癸卯讀書記三本。翻閱之，似亦頗有可採者。
二月。
四日。從倫哲如（明）借得陳蘭甫先生手校韓非子，錄其評語。
二十日。商務館來緘，告馬氏文通刊誤出版，初印五千部，廿七日寄到二十本。
三月。
一日。編次長沙方言考。
七日。飲席遇熊秉三先生。先生告余云：「在東安市場見有高等國文法，以書頗佳，購之，歸後細視，乃知爲君著也。」前出書時，余未及贈先生，聞之深以爲愧。次日，檢國文法及馬氏文通刊誤、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周易古義凡四種呈之先生。

二十二日。撰讀顏氏家訓書後。

廿七日。校國策集解清寫本訖。已費時二年，尚未整理就緒如豫期也。

四月。

八日。遊南口，謁明陵。

十二日。在清華授課時，忽覺左眼生花，後以問眼科醫士，云是飛蚊症。

廿九日。從孫子書借得日本長澤規矩也所著支那學入門書解題，閱之。余著老子古義、高等國文法、漢書補註補正三書，皆入錄中。並云：高等國文法在日本有佳評。日前某君謂余云：君於文言文法成功之大，以舉例多故。此外熊秉三先生、林宰平、趙元任、王靜如皆面譽余文法書之美。一卷小書，國內外友朋過相稱賞，令人慚愧。

五月。

五日。撰駁胡適之吾我篇。〇有人告余，四川劉咸炘著校讎述林，屢引余說，因覓取觀之。凡四引，皆漢書補註補正校藝文志所說也。

三十日。過王書衡(式通)，見詢蘇厚庵師著述。王君方編清儒學案中葵園學案，將以蘇師及陳詒重(毅)附見也。王君告余云：「傅沅叔近刻李文貞榕村語錄，記當時朝事頗悉。據李說，則熊文端之理學，郭華野之直諫，皆不免露底」云。

六月。

九日。伯峻姪來，言北大國文系學生開會，請當局聘余任敎。北大敎授不足爲余輕重，但馬裕藻等之把持又多一次考驗耳。

廿七日。陳弢庵先生送爲余書楹帖來。句云：「能言奇字世已少，屢獲新篇喜可涯。」余曾以所著書呈先生，故下語云然也。

三十日。始草漢俗考。

八月。

十七日。張孟劬（爾田）由上海來京，遇之於飲席。旋以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及漢書札記貽之。今日得來札云：「凡所纂皆甄析入微，漢書札記尤精審。」據札曾見余老子古義。

十八日。讀大公報文學副刊，有張季同評日本人先秦經籍考一文，謂日本多學人，今中國學人，止有馮友蘭之哲學，陳垣之史學，楊某之訓詁學，足以抗衡日本云。張君不知何人，讀之令人增愧。

廿一日。撰讀日本原田淑人樂浪書後。

九月。

十九日。到北平圖書館閱展覽會，見有漢元帝時木簡。○聞日本強佔瀋陽消息。

十月。

十四日。撰漢西鄉侯兄張君殘碑及魏曹眞殘碑二跋。余近日因考漢俗，涉獵漢碑，時有新獲，治金石之學實始於此。張碑跋云「張敬之封，范史無明文。」此語實誤。敬封見劉瑜傳，但不記封地

耳；又敬名見來歷傳。曹碑，楊惺吾誤解「將鉌同生」一語，後讀朱緒曾開有益齋金石記及許瀚攀古小樓雜著，幷有此碑跋，皆誤解此語。並補記於此。

廿六日。伯峻姪介李子魁來。李云：曾讀詞詮等書，解惑不少。

三十日。陳幾士見贈澂秋館吉金圖，林宰平代致。宰平云：陳君見余所著書，因以此贈；並索余書。余因檢書數種答陳君。幾士，弢庵先生之子也。

十一月。

一日。柯鳳蓀先生招飲，赴之。世兄燕舲，純卿兄弟皆出作陪。純卿治甲骨金文，有著述。撰漢劉伯平鎭墓券跋。

八日。撰漢相府小史夏堪碑跋。

十九日。撰端方陶齋藏磚記跋

二十日。陳寅恪來，以近著西鄉侯兄、曹眞二碑及藏磚記三跋示之。寅恪贊爲精確。〇孫子書從日本歸，來謁，贈韻鏡一本，絨書夾一枚。

廿二日。橋川時雄來。余痛責日本人侵略之無理，彼亦不敢深辯也。

廿六日。以漢俗喪禮考講義本贈陳寅恪，得復。

廿九日。與余季豫合宴柯先生於蒓園，用熊掌，無佳味也。

十二月。

二日。在清華，蜀生王谷來談。余前月跋劉伯平鎮墓券，引後漢書烏桓傳證死屬太山之說。王生今日告余：文選劉公幹詩「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二語，李註引援神契「太山主召人魂」。讖緯起於哀、平，因知此種傳說實始於西漢，遂取以補入前文。

十日。日前贈某君漢俗史講義，某君今日來書，於鮑永等之行三年喪，史無明文爲疑。余復書云：短喪者不去官，爲翟方進、薛宣、孔彪等是也。去官者必三年，如薛修、桓郁、鄭彪等是也。鮑永等去官，故知必行三年喪也。

十二日。撰後漢王堂世系考。〇積微居文錄三卷，由商務館出版，寄到二十部。

廿二日。在清華，遇陳寅恪。謂余近撰漢俗史及漢碑考證，見者如吳其昌、浦江清等皆極加稱許，勸余兼在歷史系授課以避國文系糾紛。余亦甚然其說。

廿四日。孫蜀丞贈趙一清東潛文稿。

廿六日。撰漢朝侯小子碑跋。

一九三二(民國廿一年壬申)，年四十八歲。

一月。

十五日。得顧頡剛書，贈所著尚書研究講義一冊。讀之，精湛處不減閻百詩也。

十六日。訪揚州閔保之(爾昌)。閔君再續碑傳集，告余，書即將刻成云。

十七日。周勺泉(漢藩)來。勺泉近發現鵝耳櫪種，定名曰「鵝耳櫪周胡」(胡先驌)。

十九日。錄黃式三韓非子校語，徐行可所藏見假者。

廿一日。馬叔平(衡)來。叔平見余近撰金石跋，深表傾服，謂此後當互相切磋。又告余察哈爾懷安縣去年發現一漢墓，內有銘旌金竈(有「日利」二字)。死者繡衣，有龜紐印，文為「五鹿充印」四字。若是五鹿充宗，不應印只作充。余謂充宗本代郡人，見釋文敘錄。古人二名往往省稱一字，似不必以為疑也。不知叔平究如何論定也。

廿六日。閱陳景雲兩漢書訂誤。徐行可鈔本，余已借鈔。陳書精審簡練。全書數百條，余只發現一、二誤處。今日依次錄入後漢書集解。葵園未見此種，故兩漢書多未採入。

二十七日。與顧頡剛書。頡剛謂堯典「肇十有二州」緣於漢之十三州。余意堯典蓋成於禹貢周禮爾雅之後，三書所有州名凡十二，故總合其數曰十二州也。此臆說，無堅證，然似可備一解。

三十日。山東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君寄惠棟後漢書補註稿來，乃惠小門生朱邦衡所編，以頗有所舉書出處，取學雅堂本補註添註之。

三十一日。答訪馬叔平。出示漢賈武仲夫人墓門石記拓片及羅叔言跋。余略閱之，疑羅跋有誤。叔平囑余作文考證之，因借羅君文字歸。叔平以漢鐘拓字見贈。叔平通金石學，人亦篤實，視乃兄幼漁之滿腔私意者不啻天壤之別矣。

二月。

一日。撰漢賈武仲夫人馬姜墓門石記跋。○余季豫來，云沈兼士託渠致意，邀余往輔仁大學任教。

四日。與閔保之書，示以安化二陶遺稿及黃木父（逢元）著述。因聞其將三續碑傳集，陶、黃書皆附有誌傳，可供採擇也。

十九日。王有三來，贈所輯孫淵如外集。

廿八日。錄漢書札記中糾駁高郵校語者凡約卅餘條，應北平圖書館刊索稿之請也。○倭人強佔東北。○曾星笠返湘，余爲介於中山大學。廿九日得星笠書，云中大聘書已到，不日赴粵。

三月。

二日。晚，報告上海我軍總退却，令人憤恨之至！

九日。徐行可寄贈廖刻華陽國志。

十五日。撰說制篇。按余說文字，凡說制字之義者爲「釋」，說用義者爲「說」。

十八日。撰莊子意怠鷾鴯一鳥說。

廿八日。滬寧不靖，章太炎先生及黃季剛皆已來京。今日吳檢齋宴先生，邀余作陪。檢齋介余後，先生尙憶及余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一書，殷殷以觀古堂藏書爲問。季剛相見，問別後復有何著述。余遜謝。季剛云：「訶詮已得見，不失爲雅言。」余云：「此爲初學說法耳。」季剛索贈此書，並索漢書札記。

三十一日。偕余季豫、吳檢齋謁章太炎先生。余以意怠鷁鶂一鳥說及馬姜墓門記諸文爲贄。先生講論語魯、古異讀。○方言、廣雅「桓」訓憂，王、錢疏皆不得其說。余疑桓與患古音近，古書容當有假桓爲患者，故子雲有此訓，特今日不可得見耳。

四月。

三日。吳檢齋以電話招余至鴻春樓。告余，方從章先生寓來。先生謂渠云：「湖南前輩於小學多麤觕，遇夫獨精審，智殆過其師矣。」先生獎藉後生，令人愧悚。○前以積微居文錄贈沈兼士；今日得其書云：「讀大集，獲益不鮮。」問釋名聲證已成否。

六日。與陳援庵、尹石公、倫哲如、余季豫公宴章先生於譚篆卿家，用粵菜也。

七日。吳宇僧（宓）主辦大公報文學副刊，以班固二千年紀念，囑作文字紀念。因應其請，撰漢書所據史料考。按班書有採自褚少孫者，如衞青傳記青尚平陽公主事，武五子傳所記三王策書皆是。原文遺漏，當補。

八日。前以漢碑諸跋寄示陳寅恪；今日來書云：「漢事顓家，公爲第一，可稱漢聖」云云。極知友朋過獎，萬不能當。然固足取以自勵耳。

十六日。前以季剛索書，贈以詞詮及漢書札記五至八卷一冊。近日又屢索札記前四卷。設法搜尋，以一冊補遺之。

五月。

一日。伯峻姪欲從黃季剛受學。訪季剛，請之。季剛告余：「古書之句讀『克息舟城而居之』一條，顧亭林說，孔疏已先言之。漢書汲黯傳：『其不合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之。』王葵園以『見士』連讀不誤，『見』當讀爲現，王止誤釋耳。」余後增補古書之句讀爲古書句讀釋例，現由商務出版。前條補入孔疏說，後條仍持余前說，以「不能忍」文義不完，「士」字上不必有見字也。

五日。過章先生於水榭。問漢書「壁釭」爲何物，亦無確解。

十一日。書與系主任劉叔雅，告以下年不願受清華之聘。

廿二日。文學院長馮芝生（友蘭）來，言見余與叔雅書，有辭職之說，務請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聞學校有人與余爲難，故有彼信，免使學校爲難。余學問佳否，姑可不論，即憑余之努力，學校不應因諸先生無知之言而對余不滿。」芝生唯唯而去。○張効份（瑋）招飲，赴之。出示所藏古玉穀璧二，蒲璧二，瓏一，瑗一，觿一，及鍾鼎、兵器拓片若干枚，明清書畫數幅。

二十三日。在清華，劉叔雅來信：學校局面已定，不許余辭職，休假不成問題。此次當敎授皆續聘三年，希望假滿後仍回校任敎云云。

二十六日。遇駱紹賓（鴻凱），告黃季剛昨日南歸。渠向余道意，駱述黃語云：「北京治國學諸君，自吳檢齋、錢玄同外，余（季豫）、楊二君皆不愧爲敎授。其他則不敢知也。遇夫於漢書有發疑正讀之功，文章不及葵園，而學問過之。漢書補註若成於遇夫之手，必當突過葵園也。」紹賓問黃新收門生誰最佳。黃答：「楊伯峻第一；因渠有家學，故自不同也。」記日前陳寅恪謂余云：「湖南前輩多

業漢書，而君所得獨多，過於諸前輩矣。」余於漢書治之頗勤，亦稍有自信。兩君當代學人，其言如出一口；足見眞實之業自有眞賞音，益喜吾道之不孤矣。

二十九日。伯峻姪來，告季剛爲姪書楹帖云：「鉛槧編書驚子駿，葫蘆藏史問游秦。」以楊子雲、顏游秦況余，子駿渠自況也。

六月。

三日。前以近作漢碑跋及莊子意怠鷾鴯一鳥說等四首寄林藥園（義光）求教；今日得復書云：「證據精確，傾服無已。他日如有述作，希望續寄。」

二十日。始寫長沙方言續考。

七月。

二十三日。讀說文，「赾」从斤聲，訓行難。斤爲斫木斧，無難義。初疑得義於困，繼思垠重文爲圻，艮、斤古同音；艮訓很，很訓不聽從，一訓行難；艱訓土難治；知赾聲類之斤爲借艮也。近讀說文，頗能通貫，大率類此。而重文一字一珠，又可知矣。

二十五日。讀說文，悟慈字當受義於子，茲、子古音同也。慈當訓愛子，許但訓愛，廣泛不切矣。段註亦無所發明。

八月。

七日。清華書告余休假半年。

十五日。在某處見嚴可均說文解字翼稿本十五卷，依說文次第，缺首卷，書取金石文字與許合者錄之。審定題「姚文田」名，書出自姚氏。〇高閬仙贈所著文選李注義疏第四冊。

三十日。羅莘田（常培）來，贈所著音韻學論文。

九月。

三日。吉川幸次郎由日本來。來訪，云見余讀樂浪書後文字，以余說「棺中殘帛是衾非衣」之說爲是。余示以近作數篇。見問顏氏家訓數事。

七日。閱章先生文始，以柯爲戈之孳乳字，殊牽强無理。戈、斧同爲器名，斧柄之柯何由受義於戈乎？此類乍看似可通，細勘之則殊不合也。

九日。王有三來，言錢大昭廣雅疏義在日本靜嘉堂文庫。惜余前遊時未及借閱也。

十日。張愼徽（樹敷）來，見示徐行可過錄黃季剛批校廣雅疏證，因借取錄之。所校不多，一日錄竟。釋獸疏證謂「䝺之言肇」，季剛糾之，謂「言少」。余著聲訓，定刀、召、兆爲言小，蓋舠、軺、髫（或作髫）、䝺、桃、䠷皆言小。王云「言肇」，則不能該桃、䠷。黃云「言少」，又不能該舠、軺、髫。惟言小，則全該括也。余讀書記憶力至弱，而悟能似頗有一日之長者，此其一事也。

十八日。悟「燕」音字有白義，「盧旅」音字有野義，「余」音字有邪義，皆王氏所未及也。又悟大雅公劉篇「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處處、言言、語語皆一字重言，廬旅獨變文者，以廬爲平音，與野處語不叶故也。以此知古實有上音。黃季剛謂無上音者非也。近日

因得休假，不事講授，一意閉戶讀書，時有新知，頗自喜也。

二十日。駱紹賓來，談小學，舉呂、旅訓衆義相告。余乃出余所貫串呂字一條示之，伊乃折服。益謂余：「君之所爲，殆欲與章君竝矣。」余云：「不必有此事，却不可無此心。」

十月。

五日。讀說文，治聲訓。漀訓側出泉，蓋假聲爲頃，頃爲頭頃側也。馨訓香之遠，殸蓋假爲迥，迥訓遠也。

二十三日。看王有三所撰倉頡篇輯本述評，爲改正誤處數事。

二十四日。子德嘉生。

十一月。

二十一日。登車南歸省親。

二十四日。在漢口，訪徐行可。出示其所藏顧千里校輿地廣記，孫淵如編春秋長篇（五十餘册），文廷式所著伊尹事考及純常子枝譚（四十餘册），周廣業著四硯齋羣書過眼錄，就中以孫書爲最好。

二十五日。抵家。

二十七日。肖聃告余：「暑中王葵園先生九十冥誕，諸君會合，各有詩詞，君不可無記。」今日夜不成寐，得一絕云：「不廢江河吸萬流，一燈孤照費冥搜。涼塘謁後成千古，我亦星星白上頭。」

二十九日。葉定侯以說文籀文考證一冊見贈。

十二月。

四日。今日農曆十一月初七日，爲慈親大人七十五初度之辰。自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出遊，兩親誕辰，余不能在家稱觴者十三、四年矣。今年，淸華休假歸來慶祝，誠大幸事也。是日諸親友皆來祝，男女凡十席。

十一日。李肖聃寓參與皮鹿門先生八十五歲冥誕祭。

十七日。訪梁鼎甫（煥彝），見示嚴衍宋元畫鑑補寫本，補薜應旂書也。

二十日。到湖南大學演講「形聲字聲類有假借」，講訖，登嶽麓絕頂。

二十四日。日本人將發行漢文函授講義。長澤規矩也託橋川時雄來書請余編漢文法大意，辭之。

二十五日。席魯思見示張愼徽來書，論小爾雅，不慊於宋、葛、胡、王四家之疏。謂其不能求本字，如：「蓋，覆也」；「曙，明也」；不知即說文之「盇」「睹」。不能通詩訓，如：「幾，法也」，不知本楚茨之「卜爾百福，如幾如式」；「順，退也」，不知本女曰雞鳴之「知子之順之」，與「知子之來之」爲對文。不通聲訓，「頒、賦、鋪、敷，布也」；「勿、蔑、微、曼、沒、末，無也」；不知其爲一聲之轉，是也。所論頗確當。愼徽年少，循此不懈，可望有成也。〇孫季蕃（文昱）言，袁世凱請湘綺翁入京，翁過湘潭縣城，季蕃之兄蔚林先生與相見。適是日大雪，蔚林云：「今日之雪，蓋不減齊河道中。」翁於齊河道中定一生出處，蔚林以此諷之也。翁聞言，撚鬚言「齊河道中」者再。有頃，入飲席，翁言，此次北行，送女到山東耳，不入京也。時坐中止某某等數人，楊鈞所記誣也。

二十七日。成登嶽麓和同登諸君詩云：「別來二十年，山色依然好。惟有看山人，少壯欲爲老。老去安是悲，所傷未聞道。平生千載志，常恐遂潦倒。高山立我前，不進那能到？詩書有至味，相期各一飽。」

一九三三（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四十九歲。

一月。

四日。袁述菴甥來，告昨日午後榆關失陷。甥在電局服務，故先知之。如此，平、津必大震矣。

十四日。撰中國修辭學序。

二十二日。和徐紹周詩一首。紹周講業麓山，本繩祖武。近感院中桂樹有詩，依韻和之，云：「祖廷玉樹早成叢，又茁孫枝繼乃翁。喜有緇衣傳素業，不須酒誥恨俄空（藝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今多佚）。文章三世承中壘，名德如今見小同。料得清門流澤遠，克家代代有仙童（湘綺翁稱曾重伯爲仙童，重伯以入翰林繼祖武）。」

二十四日。紹周集東坡、子由詩句見贈云：「著書多暇眞良策，對酒淸歡似昔時。」○席魯思（啓駉）贈黃木父（逢元）補晉書藝文志及文集。

二十五日。是日農曆除日，侍兩親進團年飯。出遊以來，不在家度除夕者十三年矣。

二十七日。曾星笠從廣州歸，來訪。余告以「慈當訓愛子」，「始爲女子天癸初至」二義；星笠許

爲妙達神恉。又示以侯、屋、東部文綜訓會之奏、湊、輳、聚、諏、最、埾、丵、族、業、總、㚇、叢、椶、緵、騣、豵、稯、䍟、䯶、葼、鏃、鯫一條；謂較文始所貫串爲自然。

二十八日。同門王延安見贈北遊序駢文一首，情文幷美，殊可感也。

二十九日。以休假將滿，別家登車北行。

二月。

一日。抵京寓，家人安，市面如故。

十七日。周叔迦來，贈其家景印魏季詞詩文集。詩頗工，文集中記戴子高不悅當時人辦洋務事。季詞爲默深先生之曾孫。

三月。

十日。讀荀子非相篇，釋「蒙倛」爲戴頭，楊倞說誤也。

二十四日。王生谷辭歸蜀。自言北來年餘，喜與余接，頗得讀書門徑。又言，他人校書，動喜改字；先生校書，則務求不改字而說通，非他人所可及云云。此自是余校勘方法，習久已不自覺。王生道破，遂覺恍然。

四月。

三日。方欣安歸里，余以老、易二古義及漢書札記託其呈趙藏生先生（啓霖）。先生於清末彈劾權要，高節素所欽仰。欣安，先生弟子也。

六日。訪某君，見告瑞典高本漢近著詩經研究，論及老子，稱余老子古義之美，容當假與余讀之。○訪陳援庵。語余云：「北平圖書館刊讀王氏讀書雜志獻疑一文，精覈之至。嘗與友人談，湘士多材，君今又繼二王而起矣。」余遜謝不敢任。談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盤據把持不重視學術爲恨。於此知天下自有眞是非，宵小之徒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也。

七日。改撰釋慈篇。去年七月二十五日悟得此義後曾爲一文，今改訂之。又撰釋䤈篇，又撰詩音有上聲說。此去年九月十八日悟得，今日始寫成之。糾黃季剛誤說也。余旅以此三文寄呈章先生求教。五月十四得先生七日書云：「䤈之聲義僕以爲得之鹵者，誠爲麤觕；竟謂得之於羹者，亦似未諦，恐實得之兩耳。慈訓愛子，推其聲義於子，說甚塙。鄙意古祇有子字耳。愛子卽曰子，猶敬老則曰老老，敬長則曰長長。樂記『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中庸『子庶民也』，此皆今之慈字。由子孳乳爲字。小徐本說文『字，乳也，愛也』，繫傳引『大不字小』爲說。慈之爲文，又在字後矣。古音平上有無區別，此固難以質言。今詩詞平、上、去、入分用，南、北曲則以平、上、去錯雜爲韻。不得見南、北曲而謂今無上、去也。詩三百篇之諧韻，蓋與今之南、北曲同。以平、上錯雜相諧，不得謂古無上聲也。烽火中能作此論，兄於治學可謂精專。冀他日爲魯兩生爾。」按釋䤈乃于先生文始之說獻疑，先生不以爲侮。古有上聲說乃糾黃季剛，季剛固先生尊弟子也。先生頗以余說爲是。於此知先生胸中祇有眞理，絕無人我之見存。又以諸文示諸友。

十三日。得錢玄同書，謂上聲之說甚諦。贈彼所撰文字二篇。

十五日。得曾星笠來書云：「釋慈、釋穌，求義於聲，至爲透闢，足發許君微旨。詩音上聲說，分別入微，豁然塙斯。」北大劉復自謂解文法，近作一小書，自造一例，嵌入所字，文不可通，便謂余說所字有誤。余作書告之。謂爾自誤歟，余說不誤。劉羞慙發怒，大肆攻擊。孔子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余自咎失言，故置之不答。

十六日。偶閱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余悟嬇爲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媦字之或體，女嬇爲鬼方氏妹，與女弟義訓相合也。陸終爲楚之先世，世本記楚國故事，是地域相合也。說文口部「喟，或作嘳」。是形音相合也。○得上海世界書局書，告中國修辭學已出版。

十九日。陳援庵來，談劉半農對余答辯文字。知社會自有公論，余之不答，正是不欲多以此等人爲對手耳。

二十七日。徐孟博來，告行可與渠書，稱釋慈篇精確。

二十九日。訪某君，見示瑞典高本漢老子之韻語論文，中引及老子古義，謂老子王弼本五千二百四十七字，據古義所引莊、列、尹文、呂覽、國策、韓非、韓詩外傳、淮南子、史記、鹽鐵論稱引老子之處凡千七百六十七字云。將全書一一細數，可謂勤矣。某君旋以此册贈余。○撰說文刪戴目釋文。

五月。

十一日。赴清華，途中成題湘綺翁手篆圓明園詞卷子二絕云：「亂後園地徧棘荊，當年興感幾書生？那知五季紛紛日，却憶開天是太平。」「曾見宮門與苑墻，七年一瞬又滄桑（余初到清華時尚見園

門與照墻，今皆毀矣）。詞人莫更懷遐眺，裸國朝朝迫禹皇。」詞卷藏徐紹周處，詞有序；紹周尊人所撰也。

十二日。昨日倭飛機來散傳單。今日聞高射礮聲。余運書入箱歸湘。

十四日。出門，見和平門西單牌樓皆積沙袋，云防漢奸。

十五日。余季豫來電話，云不日南歸；往談。季豫性情忱摯，聞見廣博，而能識微。相交五年，與余相得甚歡。在輔仁大學，意不自得。北京大學爲某等把持，止以數小時敷衍，決不聘爲教授，致與人相形見拙。比以病後，又時局日緊，故決計南歸。余念此後聚散不可知，爲之悵惘無已。

十七日。季豫行，往送之。

十九日。黎錦熙送其所著文法書來，略一翻閱，引史記項羽記「項伯則夜馳之沛公軍」仍將「軍」字刪去。昔年師範大學入學考試，渠以此爲題，曾弄出一笑柄，至今不改，眞不可思議也。

二十二日。到師範大學。知倭軍已近通州。軍事當局通令各學校從速結束。午後到清華；晚，出席教授會。明日，學生紛紛離校。

三十一日。以時局日緊，率眷登車南歸，惟嘉兒以乳未斷，暫隨乳媼寓張宅。

六月。

四日。抵家。兩親及家人皆無恙，爲之大慰。毅君與余婚已十三年，至是始謁翁姑。

十五日。得商務館緘，告馬氏文通刊誤再版本出版；初排以倭人寇滬被燬也。

二十五日。到平江歐陽重衡(之鈞)家觀重衡遺著稿本，有清儒學案、清經義考、箴言錄諸種。搜採頗當，似皆未成定稿，重衡卒尙未及一月也。

七月。

二日。命梓人削改古書疑義舉例續補誤說二處：一，韻文不避複韻條，誤以三我字爲韻；一，以母名子條，誤以史皇孫爲宣帝；皆存第一卷中。

三日。余筍衡(壽湘)見贈古碑僞刻考二部，余爲作序者也。

七日。遇周克瀛。周名能望氣前知。云民國此後不過八、九年，此八、九年頗難度過。謂余有紅紫光，無黑氣；惜頗散漫，恐是用心太過之故；壽可至七十云。

十一日。余季豫來。以輔仁大學電促返，明日北行，余餞之於福園。

十二日。至車站，送季豫行。

十三日。訪黄宇逵(兆枚)。黄云，前此曾相見。余不省也。黄工詩，古文亦有功力。湘中前輩能文者，趙藏老外，當推此君也。

八月。

二日。乘汽車至湘潭，訪朱師晦。出示所藏碑帖，頗有佳者，爲題記數種。

二十一日。農曆七月朔，王葵園先生冥誕，公祭於韭菜園孤兒院。與祭者七十許人。曹籽穀先生出示葵園唐書合注稿本，以新唐爲主，舊書附之。並有集注，紀、傳已全，表、志缺二十餘卷。葵翁

曾告曹：此書排比之勞，視兩漢書尤過之。視稿本，知其言信也。

三十一日。商務館李伯嘉書告：高等國文法已編入大學叢書，囑校訂後即付排。

九月。

二日。別家登車北行。

六日。抵京，暫寓張宅。

十三日。定居回回營鄭叔靖家西院。〇晤吳檢齋，見告寀字从穴，从又，从火，乃探之本字。與寀爲搜求本字同。兩字同从火，非从求者。又言形聲字中聲類固有假借，即會意亦然。咸字从戌；戌者，悉也。許明言之。由此推之，罷从网能，网即無字；無能，與國語言「罷士、罷女」義正合。無能則罷免，罷免乃引申義。許言「言有賢能而入网即貰遣之」，殊爲繳繞。按檢齋所言皆有理，而寀字尤精。

十五日。閱日本人松川朴平送到漢文學講座第三卷文典講義，爲林下隆之編著。敍例言依據余高等國文法編纂，稱引余說及襲用處頗多。此種講義日本人希望余爲編次，經余謝絕者也。

十八日。高閬仙送來邵次公所著太誓決疑，次公託高轉交者。

二十二日。吳檢齋來，贈所著經典釋文敍錄疏證一冊，又交余三禮名物一冊。余爲王嘯蘇代向檢齋索取者。

二十七日。王生谷從蜀寄贈趙刻荀子，楷字依篆體書之，附考證二十一卷，內有劉師培說。

十月。

四日。趙藏老瀞園集寄到，蓋答余贈書也。詩文皆佳，湘中老輩此爲第一人矣。

六日。讀孟子。荀子云：「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先俯」，卽孟子所謂「目逃」也。孟子：「自反而縮」。縮訓直，禮記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與衡對言，可證孟子義。此兩條焦理堂正義皆未及。

七日。柯夢園先生去世，往作弔，參與門人公祭。

二十五日。讀孟子正義。焦氏說「成覸」卽成荆，又卽成慶。家大人眉批云：「荆卿一名慶卿，與此正同。」謹錄於此。

二十八日。撰之部古韻證成。

十一月。

二日。由回回營遷居頭髮胡同。

五日。黃季剛贈所著日知錄校記一本，陸宗達送來者。原書有「素夷狄行乎夷狄」及「胡服」二條，今本皆因淸人忌諱刪去。〇得徐行可(恕)書云：葵園唐書，商務館不能承印。

八日。高本漢寄贈論文二篇：一爲詩經古韻，卽前某君見示者；一爲紀念蔡元培作者。

十一日。檢孟子，悟「蓋自是臺無餽也」，「臺」當讀爲始，文義始合。趙註與臺之訓非也；焦疏亦未能正之。

十四日。漢代婚喪禮俗考，由商務館出版，寄到十册。

十九日。王有三來，見示所編清四百家文集目錄索引中易、書兩類文字，云史、漢兩種當請余校閱。

二十五日。余季豫來，見示所撰漢西鄉侯兄殘碑跋。渠因余跋此碑，遂更詳考而爲此文，並改定其名爲池陽令張君碑文。凡三千餘言，考證精審，於是此碑無復賸義矣。

二十八日。撰釋始篇。

十二月。

二日。孫蜀丞（人和）來，贈所校刻花外集，且告余，近購得郝蘭皐授職後家書一通及希見書數種，内一種爲陳寶泉孟子時事考證。

三日。吳檢齋來，贈所撰六書條例二卷。渠在中國大學所講授也。○鄒伯川寄來所借得王峻漢書正譌。王爲錢竹汀書院受業師，書首有錢序，此書爲葵園先生所未見。

五日。撰孟子臺無餽解及爾雅大瑟謂之灑說。

十日。孫子書約觀韓世昌莊子試妻峴曲，吳檢齋介子書與韓相見，子書邀同晚飯。韓峴曲頗有名，自言十二歲學戲，十八始登臺奏技，今年三十六歲云。

十一日。高生松兆來。余近授清華諸生以史記，就史實參考羣書，加以斷案。例如共和有二說，則爲參稽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論、魯連子，斷共伯和之說爲確，史記周

召共和之說爲非。又如書文侯之命，史記屬之晉文公重耳，與書序不合；經文云「侵我」，明指幽王見侵於犬戎而言，又文公、文侯不同，書云文侯，不云文公；知當從書序，不當從史記。又書秦誓，史記屬之王官之役以後，今按公羊傳、荀子幷稱穆公善變，卽指秦誓言之，自當在殽之役失敗以後耳。若王官之役，秦人勝利，何必有悔而變也？知亦當從書序，不當從史記。閻百詩說卽如此。高生言，近受史記課，極感興味，並願助余任集解史記之役。後又有董生同龢、曠生璧城、王生文婉、劉生述眞，楊生文會，亦表示願相助。因以考證史記諸書囑諸君編番號記入史記。

十七日。撰論語古義自序。文云：「民國六載，南北交訌」。六字當改作七字。○陳寅恪之尊人散原先生(三立)就養北來，今日進謁。寅恪不在寓，而先生已知余，謂余留意著述云云。蓋寅恪已先言於先生矣。先生告余，時務學堂考試校閱試卷者卽先生云。

二十日。陳寅恪送所撰四聲三問來。文言周顒、沈約所以發明四聲，由於當時僧徒之轉讀。立說精鑿不可易。以此足證外來文化之輸入必有助於本國之文化，而吾先民不肯故步自封，擇善而從之精神，值得特記爲後人師法者也。

二十三日。吳檢齋來談說文。渠亦思修正章先生文始，舉數例甚精核，沈兼士古文字不能及也。

二十四日。始剪經籍纂詁，將以同一聲類之字聚爲一處，依古韻編改之。○余季豫贈北大景印龍龕手鑑一冊，讓之世兄將來。

三十一日。吳檢齋來，見告辭、辞諸字義；新而確（記似說辭、辤一字，形相近）。又說儒行「積獲」卽失得，「充絀」卽絀伸。說亦確。

一九三四（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年五十歲。

一月。

一日。答訪孫蜀丞，出示近購南江文鈔十二卷本及湘潭張九鐔字蓉湖所著笙雅堂全集。張書首有畢沅序。○過西單商場小書攤，見社聞週報中一文題爲名流黎錦熙傳。翻閱之，則刻畫窮形盡相，備極醜惡。其要點爲己身毫無實力，專結錢玄同以自重云云。此點爲京教育界盡人皆知之事實，非苛論也。

五日。編纂詁蒸登部字。此部字多上出之義，如登、烝、爯、夌皆是。

六日。古聲韻討論集十部送到。此書由北平好望書店於去年十二月出版。收文六篇：論聲四篇，爲錢大昕古無輕脣、古無舌上，章太炎娘日歸泥，曾星笠喻母分歸匣定；論韻二篇，爲汪榮寶魚虞模古讀如麻，余著之部古讀如咍。

八日。工程系學生張生來，願加入史記集註工作。

十一日。邵次公贈俞書決疑，高閬仙代交來者。

十三日。曾星笠寄贈所著通史敍例。○遇劉盼遂，談文字。余偶舉海、溟、晦、冥四字，盼遂舉

經、絡、徑、路。歸後，余又思得徑、略二字。○閱賽詁唐部字。兄有茲益義，貺从兄聲，爲貺，悟其與贈字同，曾有加義也。晚更思得賞从尙聲，賀从加聲，尙、加皆有加義。如此贈、貺、賞、賀四字實一貫。是爲余發現字義同，由於語源同之始。如此說文字，殆發三千年來未經人道之秘矣。

十五日。蔡廷幹託人贈其所著老解老來。

十八日。悟疽得義於阻，癰得義於壅，二字語源同。

二十二日。吳檢齋來，余舉近日用義類貫串新知告之，檢齋亦謂爲前人所未道也。

二十六日。答訪北大浙人某，談及師範大學之腐敗，極不以黎錦熙爲然；而以錢玄同與之比周爲可惜。此又一公論，不當以人廢言者也。

二十七日。前以贈、貺、賞、賀四字告徐生，徐舉賜字爲問，余不能答。今日悟賜从易聲，易蓋假爲益。詩疏引說文髲訓益髮，而然則鬄亦益髮也。鬄从易聲，亦假易爲益，與賜字正同。夜中又悟禮記檀弓謂謚爲易名，然則謚从益聲，又假爲易。不能待旦，披衣檢書。白虎通訓謚爲引，釋名訓謚爲曳，皆支離不切之說矣。

二十八日。悟疫字受聲義於易，易有延易，染易之義也。延易見爾雅釋詁郭註。國語魯語上云：「譬之如疾，余恐易焉。」易正謂傳染。

二十九日。撰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成。

四月，刊入清華學報九卷二期。陳寅恪十日來書云：「頃讀大作，精確之至，極佩極佩！公去年

休假半年，乃能讀書。弟則一事未作，愧羨愧羨！」時寅恪亦休假，故謙言如此。〇訪吳檢齋，見示論五倫文字。根據禮經，剖析精微，令人心折。檢齋近日頗泛覽譯本社會經濟學書，聞者羣以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為余言之。余云：「君與余看新書，人以為怪，猶可說也；若檢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參合新舊起家，檢齋所為，正傳衣鉢，何足怪也？」友人語塞，無以難也。

三十一日。訪余季豫，出示新得鈔本野獲篇及乾隆十三年縉紳。上海新景印宋本白氏六帖，原本為傅沅叔藏書。又見元顧仲瑛雪蓬圖，有高青邱題詠；讓之世兄新夫人徐氏奩中物也。徐為行可之女，余為媒妁。

二月。

二日。撰釋贈篇。

五日。吳檢齋來，以所錄新說文韻譜東部見示。廣韻分四聲，又載四十一母，視前人諸表為繁複矣。

十一日。悟㫃部旗、旐、旟、旝、旃字皆同語源，旗所以期士卒，許君已言之；兆與召同；要、會皆與期同義。孟子言：「招虞人以旌」。古人旌旗之用如此。

二十二日。沈兼士贈所著古文說，余季豫代致之。

二十四日。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寄東方學報第四冊來。

二十八日。撰釋旐篇。

三月。

十日。悟霽从齊聲，訓雨止，乃假齊爲𠂔，𠂔訓止也；齊、𠂔微部音近字。

十三日。習說文。寮訓穿，憭訓慧，此疋之爲胥諝、囟之爲聰、櫺之爲靈也。

十四日。十日前與沈兼士書，評其古文說，以釋贈、釋旐二篇貽之。今日得覆書，云評渠文所見極是，贈、旐二首皆精審，釋旐尤佳。

二十四日。撰釋嫁篇。〇今日悟甗訓甑，語源與甑同。𡵉訓危高，巘訓載高，㕣亦有高義也。

三十日。商務館來書，告古書句讀釋例已出版。此卽古書之句讀增訂本，改名由商務印行。

四月。

一日。日本服部宇之吉博士寄身延本禮記疏校勘記來。

八日。高閬仙贈所著唐宋詩舉要來。

十三日。閱印林（瀚）攀古小樓雜著。孫蜀丞新購得，稀見之本也。墨板甚多，似未刻成者。余季豫昨云：印林遺稿今爲中央研究院所得，有欲印行之說。余讀雜著，知其爲王伯申弟子，宜其言古韻有條理也。有與王菉友論異部重文一書，足補菉友說文釋例所未備。

十四日。論語古義二十卷，前月由上海商務館出版，今日寄到十冊。

二十日。陳斠玄（鐘凡）寄爾雅釋例來，書極有條理。著者陳玉樹，斠玄之世父也。

五月。

十日。徐行可贈宋版書籍信箋，精美可喜。

十六日。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閱聞一多論詩經芣苢，與黃季剛說芣苢爲胚胎者闇合。

十八日。商務館寄積微居文錄十部來，國難後重版也。余初意此書當嚴汰，故商務館遭難後未請其重印。今館中不告，遽付印也。

二十三日。閱朝鮮人柳得恭燕臺再游錄，頗可考見當時士大夫風氣。

二十五日。出席本系研究生霍世休口試會。

二十六日。到團城參觀西北文物展覽會。陳列品有漢居延筆及西北燧上物品報告簿木簡凡三、四十簡。此外並有安徽壽縣（楚都壽春）新出土楚王熊悍鼎彝。又有方簠二事。○得劉宏度（永濟）書云：「屢得大著，祇有傾歎精詣。近作論辭書必載語源，持論尤契合。」

二十七日。余季豫寓觀其近購高郵王氏手稿，有與朱武曹書二通。聞陳援庵得王撰段茂堂墓志稿，價四十八元。孫蜀丞、倫哲如皆有購入；然皆非精品。

三十一日。徐行可贈養志居僅存稿。

六月。

三日。閱蹇詁幽部字。孚聲字多訓皮，與包同音故也。

四日。在清華，董同龢、高松兆來談。云此兩年中，以此學期所得爲最多。蓋余發問題頗多，兩生亦極勤學之故。○讀籑詁幽部字，知抱、暈皆包圍義，爲同源；郛、郭皆在外義，爲同源。

七日。橋川時雄送服部宇之吉所著佚存書目來。○撰爾雅鷚天鸙釋名。翏訓高飛，此鳥飛高，故名鷚。鳴聲相屬，俗名告天鳥；鸙讀如吁，呼也，天吁即告天矣。

八日。悟步、癶二字位置一殊有理；兩足一前一後爲步，左右分張爲癶也。剌癶，今長沙尚言之。又云「兩脚癶開」，癶讀陰聲，亦此字也。○周勺泉（漢藩）來，贈所著河北習見魚類圖說。

十五日。撰釋放篇。○苾、芬同訓香，同受義於分，爲同源；必訓分極也。

十六日。余前以釋慈、釋贈諸篇寄示黃季剛。今日李生振邦示季剛與陸宗達書云：「楊先生處請即走陳。賜書已達，一俟欲血稍愈，謹當熏沐覆書，勿責遲答」云云。惟後此並無來書，而對客則極贊余之美云。

十九日。撰釋晚篇。字从免聲，與俛、冕、浼同受義於低俯，與莫、昏字構造同。○余季豫來，見示駱鴻凱與余二人書云：「遇公寄示聲訓文字，精義入神，殆駕高郵而上之。鴻凱駑駘，十駕不及，然已啓發不少矣。」

二十三日。高閬仙送所著文選李註義疏第一卷再版本來。○王有三送所著倉頡篇輯本述評來。

二十四日。閱羅莘田（常培）古音學講義。極明晰。惜於劉逢祿、姚文田兩家無所言耳。書中錄湘中前輩胡伯薊先生（錫燕）及鄒叔績兩家之說，則近人言古音者所略也。

二十八日。孫子書來，示所著唱喏考。

三十日。徐孟博來，談及季剛云：「渠素以小學第一人自命。今先生示以文字，條理精密，盛水不漏，將彼奉爲金科玉條之文始牽強附會之方法摧陷無餘。彼欲贊則心有不甘，欲詰則事有不可；故姑設詞延宕而終無答覆也。」徐所言如此，姑記之以待證實。孟博有季剛說文校本，於余所言始字、嫁字皆無說。云晚字得義於玄，昬與晚爲一字。余謂晚與玄音與義皆不相涉；字从日免，謂日低。昬从氐省，與晚構造同。昬、晚音殊，不必爲一字。孟博以余說爲是。大抵余說字直截了當，而季剛則繳繞迂迴，此其別也。

七月。

一日。撰釋經篇。謂巠聲字多含直義，又謂自經之字爲以繩繫頸，其說皆是矣。但以經傳用字言之，自經之義多有，而經緯字罕見；似當以自經爲字之本義也。此節原文未及，似當補。

四日。撰釋旃篇。

十一日。讀洪筠軒孔子三朝記虞戴德篇。「而名不蹇」，「蹇」疑塞形近之誤；塞與上文德、力爲韻也。

十二日。撰釋暍篇。文云：「左氏傳所謂夏日之日可畏者也」，語統傳及註言之，當改正。○陸宗達來，問以黃季剛治說文之法。答云：「不出文始範圍。」此宜乎其多意必之說矣。

十三日。撰釋滓篇。此義爲二十一年冬讀說文時所得，久未及寫，今日始明之。○孫鼎宜寄示

尊人蔚林先生遺著，序跋一册；墓誌一紙。據序跋，遺著有宋書考論、國策校義、禹貢錐指訂誤、水經註札各種。

十四日。撰釋籛篇。文中誤混急就篇爲倉頡篇，故有史游著書遠在景帝以前一語，當改訂。箬背事有二事應補：一，莊子則陽篇云，「挾其背，折其脊」；一，漢書賈誼傳云，「伏中行說而笞其背」。〇校說文，得一絕云：「晚涼天氣雨如絲，把卷沉吟有所思。十五篇書在天壤，幾人讀破有眞知？」

十六日。徐生孟博來，示以釋暍諸文。徐云：「先生小學文字，雖小學無素養者一見卽知其佳。」並云曾以余治說文之法作書告其師劉伯平云。

十七日。讀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此爲余治甲文之始。

十八日。徐孟博來，言日前聞余說暍、滓、籛諸義，後歸檢黃校說文，皆仍文始之說，略無新意。此知季剛於說文並無眞知灼見，而乃自負爲天下第一人，殊可詫也。

二十日。甲骨學文字編粗閱一通，訖。其書條理頗佳，惟未成熟之說太多，未能嚴汰，是其一病。然此學初萌芽，此種現象，固所難免。

二十三日。撰釋晉篇。據字形謂卽箭之初文。〇伯兄書來，告峻姪舉一子。兩老初得曾孫，必當喜悅，爲之一樂。

二十九日。撰讀商承祚君殷契佚存。今按此文惟燕字義可存，他數字皆誤說也。今訂正於此。

八月。

三日。撰釋謹篇，以廑、僅、謹、殣、槿五字證謹字本義當爲少言。許訓愼，失之庸泛。此文付印後，分示諸友。九月二十七日遇俞平伯，告余云：近授論語，「謹而信」即用余說。嗣後余又得勤字一例，穀梁傳僖公二十九年云：「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勤亦缺少之義，當補。又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此條當補入第四證左氏昭三年傳註之上。禮記緇衣篇云：「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此又余說「謹而信」之確證也。

十二日。周甥鳴珂來，言周印昆翁（大烈）昨日去世。此老持名節。曹錕賄選，不肯受汙。及張作霖入關，不賄選者紛紛自名以求利；此老亦不屑爲。居恆常謂國民政府以廉潔爲號召，而行事則力反之，深以爲憂。今去世，天壤間少一正人矣。翁居醫院數日，余以忙於研究未一往問疾，負疚之至，故余輓翁云：「清節在當年，曾爲兩間留正氣；垂青承少日，悔遲一謁負深知。」

十六日。撰湘潭王理安先生（啓原）校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跋。

十九日。讀說文大部。「奃，瞋大也。从大，此聲（火戒切）。」按字从此，乃眥字之省，眥，眶也。瞋訓張目，目張則目匡大也。

二十一日。唐立庵（蘭）來，贈所撰蒡京新考、古樂器小記。並云渠新定甲骨文字甚多，正在寫定，得百文後當出一集，請余序之。

二十二日。撰臣牽解（論叢題二十日撰，誤）。

二十四日。王了一(力)來書，盛贊余近著文字。余以了一通語言學，以文字請其是正，故有此覆緘也。

二十五日。訪孫伯恆(壯)，以壽縣新出楚器拓片一紙及唐元和普照寺畫像印本一册見貽。

二十六日。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寄東方學報第五號來。

九月。

二日。顧頡剛之母以七夕日逝，來訃。余輓之云：「仙蹤歸趁星河會，子舍名成景范才。」頡剛近治地理，故云。

七日。劉子植(節)招飲。遇美國人顧立雅，能操中語。與余談及史記，謂余云：「西洋無此佳著。今中國人均稱舊日史書不敍述社會狀況，欲撰新史，盡反昔日之所爲，不知中國人早有此種著述，惜彼等不知耳。」此語如令專捧外國諸君聞之，不知當作如何感想也。

十日。清華大學囑余任此學期文字學教科，故近日編寫此科講義。今日分象形爲純形、雜形、符形、省形、複形五種。○甘肅張晴麓(曦)託人致楊於果史漢箋論及文集來，余前託張購求者也。

十六日。編文字學講義。余初以吳檢齋六書條例爲底本，而分類與彼不同。於彼所謂合體象形者，思最苦，蓋排列四次而後得之。

十月。

四日。撰釋神祇、釋禱二篇。釋禱篇有事例應補者，墨子明鬼篇引古云：「吉日丁卯，用代祀社

方歲於祖若考以延年壽。」晏子雜下篇記柏常騫爲景公請壽，此求延年壽之事也。韓非外儲說右下篇，記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又記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此因病禱，其爲求壽甚明，皆用禱字本義也。墨子明鬼篇記神錫穆公壽十九年，此與武王夢帝與我九齡事相類。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十月辛酉，叔孫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此與范文子事同。藝文類聚卷十引隨巢子云：「司命益年，而民不夭。」此亦神益年之說。

六日。撰釋祀篇。○清華學報九卷出版。載余釋旋、嫁、放、晚、經、旃、喝、滓、籤、晉、譜諸文，有單印本。

十日。撰改訂本高等國文法序例後記。所謂某君，謂劉復也。

十一日。一習日本事者告余：萬葉集以支字代ギ。知六朝時支讀牙音，支吾二字乃雙聲。今粵語猶如此。余謂如此知芰、技、妓諸字之音讀仍由雙聲得聲。

十四日。撰釋旁篇。按甲文韋字从口，而衛字所从之韋，从方，不从口。金文衛字或从口，或从方。此口、方二文爲一字之碻證也。

十七日。授文字學，講日、月、雲、氣諸字。一生問：「與曰同用之云字如何取義？」余向未留意此義，沉思有頃，答之云：「云、雲同字。雲爲上升之物，言語亦氣上升。曰字从口，象氣上出形，可證也。」

十八日。清華同事許駿齋（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請學校出版。學校囑陳寅恪及余審查，寅恪

又專委之余。余略爲校閲，今日草報告書。大意謂大體尚好，惟仍須有修正處耳。

二十三日。由清華入城，車中遇劉叔雅。謂余云：「我對於遇夫先生欽佩之至！」余以其語無端，則云：「吾輩老朋友，君何爲客氣如此！」渠乃云：「近讀學報大著，實屬欽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余聞言，乃知其爲近出學報文字而發，而其出語出人意外，錯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至誠，而其態度之神妙，又不能不令人大吃一驚矣。

二十四日。從清華入城，車中遇鄧叔存（以蟄）。告余云，陳獨秀在獄中，專治文字音韻之學。今日正以陳緘囑，入城購余所輯古聲韻討論集云。余因邀叔存來余寓，以清華學報所載余說字之文單印本二册，一，形聲字聲中有義證，一，釋旇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請其轉致。余與陳君不相識，惟曾見其著一說字誼之書，頗便初學。文學革命時，陳、胡并稱，然陳之小學知識在胡適等人之上也。

二十七日。讀唐仲冕陶山文錄。陶山之學不主一家，然吾湘乾嘉間前輩能了解漢學者僅陶山及余存吾（廷燦）兩人耳。○高閬仙招飲。遇鄭友漁，云，近刻劉中叔遺書，古書疑義舉例補一種，即以吾家所刻爲底本。

二十八日。讀明戈穆終太山人集。穆，平江人，其集四庫未收。卷四恩譴記一首記其疏劾張江陵被廷杖事。讀之令人下淚，眞大文也。明史穆本傳即全本此文。

三十日。閲亡友陳愼侯（承澤）國文法草創。理論多而例證少，故不免晦澀之病。然其功力之深，則不可掩也。○日本人武田熙、瀧澤俊亮來，請於星期日講授說文，允之。

十一月。

二日。在清華，山東孔雲卿教授（繁霱）來，談及時人主張國語改用羅馬字事，雲卿云：「中歐各小國及中美、南美諸國，其種族皆白種，文字學橫行也。其國家之紛亂不可理與中國無殊。其稱強者不過英、美、法、德、意數國耳。國家強弱之源，別有所在，不在文字也。」〇醫生驗余血為A型。

九日。余季豫寓過周季木（進）。見贈西鄉侯兄別一殘石拓片。此季木近日所得，在前石之外者。文皆泛語，無可考證。

十二日。李振邦來，言日前在北大旁聽某君中國文學史課，某君說及詩經「于以」問題，舉余說告諸生，極稱其美。並云以此渠削去己說。此等處新人較為坦白，舊式文人所不肯為也。

二十二日。高閬仙贈所著唐宋文舉要乙編，駢體文也。

二十三日。瑞典高本漢寄所著中國語語族論文來。

二十四日。余前以近作寄示曾星笠，今得書云：「釋晉，六通四闢，吾無間然。」渠頗以專从聲類求義不能貫通為慮。

二十七日。撰說云篇。〇撰左傳軍實解。按周禮天官獸人疏云：「斬首折馘，生執囚俘，亦為軍實。」引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文為證，正同余說。

二十八日。撰說禬篇。

二十九日。撰詩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解。

十二月。

一日。撰釋官篇，申鄉先輩何子貞「官謂地、非謂人」之義。按俞蔭甫兒笘錄、徐子遠說文段註箋所說并與何同，皆在何後也。又按荀子富國、儒效二篇皆以官與朝爲對文，應補。

二日。燕京大學研究生美國人卜德招飲。同座除馮芝生、許地山、吳宇僧諸君外，有美國人福開森。福收藏我國古物，亦治金文，有著作，一九三九(民國二十八)年出版歷代著錄吉金目，尤便檢查。

三日。撰說馬篇。○高本漢屢贈其著作，以古聲韻討論集及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釋旄以下十一篇寄贈答之。

四日。撰說少篇。○撰書黃箋樂府孤兒行後。

八日。撰釋毓篇。按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越王式怒鼃，以其有氣。淮南子兵略篇說兵有三勢：一曰氣勢。皆可補證。○陳援庵送景印王懷祖撰段茂堂墓誌手稿來。按原稿未署著者姓名，今景印乃不加題署；向非夙知此事者，竟當不識出於何人之手。此援庵之疏也。

二十一日。閱錢玄同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論咍部讀音引及余之部古韻證一文。渠主讀如噫，卽飽息聲，與余說異。據錢說，之讀咍，黃以周曾先章先生言之。

二十八日。劉銘恕由日本東京來書云，近覽大同江上漢代器物，以余漢代婚喪禮俗考對勘，頗有所獲云。劉爲盼遂之弟，曾在中國大學受余課。

三十日。授日本人說文，今訖業。受業者共十四人，合攝一紀念影，並宴余以誌謝。

一九三五(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年五十一歲。

一月。

六日。劉盼遂從開封歸，來訪。謂讀余所寄說字之文十餘篇，首首皆精湛；極致佩仰之意。

七日。張生清帶贈燕京出版毛詩引得一冊。

十二日。美國人卜德寄所著左傳與國語論文來，申證高本漢左傳非僞書之說，頗有心思。

十四日。余因省親，登車南行。

十七日。抵家。大人腿無力，精神尚好。慈親因感寒停滯，小有不適。

二十日。席魯思寓遇劉仲適，蔚廬先生(人熙)之子也。談胡薊門先生事云，湖南修通志，李次青方伯爲總纂，招薊門先生爲助。先生季父問先生：「曾去謁李方伯否？」先生答云：「方伯尚未來拜，未往也。」季父頗責其自亢，故先生憤而自沉云。

二十一日。慈親昨夜不安。○葉尙農來，言郭筠仙先生有日記數十冊在郭綏之處，皆用家常賬簿背面書之。

二十三日。曾星笠由廣州歸，來訪。告余云：「近授尙書，誦本文，審辭氣，大都通解。」爲余說大誥一篇，極審諦。又云：「爽與矧往往連用，知與尙字同。賁與卜往往通用，知賁卽爾雅三足龜之

賁。皆極精確。星笠囑余作序，諾之。

二十五日。撰羅庶丹（焌）諸子學述序。

二十六日。徐紹周招飲，出示荔灣餞別圖卷子，爲郭筠仙先生去粵撫任時作。陳璞繪圖，陳東塾爲記。有王少鶴（拯）、吳子登（嘉善）、李次青（元度）、鄧彌之（輔綸）、保之（繹）題記。

二十八日。徐紹周來，出示龍樹餞別圖卷子。圖爲韓小亭（泰華）餞陳頌南（慶鏞）作。有梅伯言（曾亮）、張石舟（穆）、何子貞（紹基）諸人題記。

三十一日。訪郭涵齋（振鏞），見贈湘軍志平議及所撰諫佛骨表糾謬。○閱京寓寄到報紙，知黃晦聞（節）逝世，爲之悵惘不已。晦聞高節，詩與字皆超脫不凡。余近爲孤兒行箋書後一文，未寄與渠，遂成千古，尤爲恨事。

二月。

一日。王佩初（禮培）來，以某送郭筠老家信札示之，中有左樞札。佩翁云：「左，湘鄉人，長於地理。與湘綺翁同修桂陽州志。有膂力，且有狂名。以修志曾辱湘綺」云。又談，「李芋仙居曾幕府，賦詩，有『三品豆偈空一飽，江南草綠不如歸』之句。主人見之，曰：『芋仙其欲仕乎？』遂以縣令需次某省。李近視，謁中丞不去眼鏡（向來以去鏡爲禮）。中丞訝之，曰：『老兄近視乎？』李曰：『然；戴着眼鏡瞧著大人是糊糊塗塗地』。」清才不解人事如此。

二日。訪王佩初。出示所藏書，有秀水陶越著燕台後知錄十卷稿本，乃補日下舊聞考之遺者。

明刻唐甫里先生集，字體秀美。

三日。大人足軟，忽仆於地，扶腋始起。慈親一年來遠衰於昔。余意欲於暑假辭館南歸奉親。婉稟慈親，親大不謂然。

四日。爲農曆元旦，余謁祖後叩賀兩親。親友來賀者絡繹至。慈親款接如常。又取余新購奉母羊裘細視，稱其佳。云：「我到十月尙無恙，當制成之。」午後，余侍談甚久。

五日。晨五時，慈親感不適。起大溲二次。命進高麗參湯。八時前後，余三趨候，謂母睡熟，不敢呼。九時許，家人請母進餐，呼之不應。延醫生，則云已無脈搏。而余兄弟遂爲天地間無母之人矣。嗚呼痛哉！急電京寓告喪。午後得復電，毅君請奔喪，余請之大人，大人不許。

六日。書告清華及師範大學告喪。午，母大殮。李肖聃、席魯思應余約來商酌哀啓文字。適曹孟其來，亦相參酌。

十一日。行成服禮。

三月。

三日。何申甫（澤翰）送慈親誄辭來，有云：「及於歸省，乃與老辭；雖曰孝感，神實相之。」孝感余不能當，然天相吾母，使其於辭世以前，得見其遠隔千里之遊子，敎訓之將二十日，臨沒略無所係念。苟非吾母功德圓滿，天神憑相，何能有此？蓋余往年歸省必於暑假，從無寒假言歸之事。去歲暑期本擬南行，忽得兄書，云長沙熱極，不必南歸，遂止；而於寒假南行。母臨危前並無劇病，家人

不必召余歸。若余聞喪奔赴，余之負咎益深矣。由今思之，此皆非余兄及余之所能爲也。何君之辭，得其實矣。

五日。始，連三日受弔。八日出殯，暫厝東鄉西藪沖田莊。

十二日。先是余請李肖聃誌慈親墓。今日肖聃來，見示所撰墓誌稿，文極肅括。○何申甫以贄來，請受業。

十五日。別家登車北行。

十七日。抵京。

十八日。閱諸友來札。日本人倉石武四郎札云：「得大著，維誦百遍，佩服之至！」蓋余南歸曾以釋旐諸篇寄往也。

二十一日。撰獸字段註駁及說嬻二文。○讀說文玉部。璓訓石次玉，此謂石之次玉，如莠之似苗也。琨訓石之美者，昆訓同，謂石之美同於玉也。

二十五日。余季豫昨見告，余南歸後天津大公報圖書館副刊一再論及余著述。今日往本街圖書館覽之，一月三十一日有自署名曰彌者論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云：「文法之學始於劉淇，以王氏爲最盛。馬氏始用西法，然多生澁牽強，未能饜人意。自楊氏高等國文法出，取劉、王、俞之舊跡，循馬氏之新法，折衷其間，最爲傑出。自有此書而詞類始明晰，餘蓋不足論。裴書取材多出自高等國文法，要不能出前修範圍」云。三月七日，裴氏有辯論，彌復作答，其詞甚長，不復記。余問之劉子樵，知署

名彌者乃賀昌羣君。此一事也。二月二十八日有袁大韶商務館國學基本叢書商榷一文，其涉及文法部分者云：「叢書內收劉氏助字辨略，此書太早，當易以高等國文法。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爲國學中最重要之書，足補俞、劉所不及，當收入叢書」云。此二事也。

四月。

一日。撰說一篇。

四日。與劉詩孫（文興）書。詩孫昨日郵寄其家刻端臨先生遺書及其所撰劉楚楨先生年譜來。兩君，詩孫先德也。年譜有數事可商者，以書告之。一事，楚楨先生以嘉慶己卯舉優貢，次年應入京朝考，而譜未及。如因故未赴，似當說明。二事，楚楨先生以道光二十年成進士，試卷爲正總裁潘世恩所激賞，世恩因以己會試中式名次之八十六名錄之（此法似名傳衣缽）。闈中記事詩有「第一春風被楚楠」之句，及揭曉，取中第八十六人者名楚楨字寶楠。此本偶然闇合，故副總裁王瑋慶和詩有詩讖之句。而譜云：「潘隱指府君。」如其說，似潘先知其人之名而指之。不知考試糊名，如總裁先知人名，則爲私通關節，爲觸犯刑章之事矣。三事，楚楨於道光二十四年以杜常棨被劾去直隸文安縣任，後事得白。譜中詳述被劾情形，而於事白一節不詳，應補。四事，朱士端封龍山碑考，見朱著彊識篇卷四。譜云不見他書，應訂正。

七日。閱邵子鳳所撰曉匣舊讀考。謂古無淺喉音，皆讀牙音見、溪；多从異文及聲類證明。

八日。撰莊子謝施說，引淮南子齊俗篇文。按齊俗文云：「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

開，守正循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按「僞」與爲同，「爲邪施」與「正循理」爲對文，義尤明白。

九日。讀說文。悟郡、鄼、都、鄙皆受義於羣聚。君者羣也，从贊、从者之字皆有聚義。鄙與比音同，此條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失載。

十二日。撰釋聽篇。○劉子植（節）贈所著楚器圖釋來。

十三日。吳檢齋來談說文，謂瑞爲祥瑞，乃吉凶之見耑，耑字有義。禨字亦然，易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是其義。余按瑞字从玉，自謂瑞玉，祥瑞乃引申義，造字時似無此義耳。

十九日。在清華，董同龢來談。謂荀子哀公篇「無取詌」，「詌」爲譀字之假借。說文：「譀，誕也。」余近日示諸生以讀書求本字法，董生遂能穎悟至此，殊可喜也。○馮芝生（友蘭）送所著原儒墨單印本來。○顧頡剛贈古史辨第五册來。

二十一日。撰釋國篇。

二十六日。柯燕舲（昌泗）來，鳳蓀先生之長子也。云近著後漢書索隱，已成若干卷，爲余說數事，皆頗碻。又欲與李君續隸釋，云欲請余序之。恐其謙辭，未敢諾也。

二十八日。橋川時雄來，贈印度樹葉書一枚。○日本服部宇之吉博士明歲七十生日，其知好爲徵求文字，爲還曆紀念論文集。宇野哲人博士來書徵文。○諸橋轍次博士贈所著經史八篇；原富男贈林下隆之中國文法；皆因橋川君來華之便託致者也。

五月。

四日。日本鈴木吉武寄盛伯熙撰闕特勤碑釋文重印本來。

八日。日本倉石武四郎寄贈京都大學圖書館經部目錄一冊。

十一日。孫子書來，見示小說書提要二首。內容翔實，而行文條理未佳。面告之，渠亦首肯。

十七日。由清華入城，車中遇吳景超。吳爲學報索文字，余問外間對學報有何批評。吳云：日前曾晤吳檢齋，檢齋謂余學報上文字，有貢獻。○曾星笠寄所著尙書正讀盤庚以下諸篇來。

十八日。錄說文會意字。寡，从宀从頒，貧从貝从分，或作穷；从宀从分，二字義近而構造同。

二十一日。撰釋𣎆篇。

二十四日。余季豫來，致徐行可所贈江都汪氏漢石拓本。石分三節：上節爲立鳥張翼形，下節爲一人帶劍手持版形，中節不詳何物。當檢汪氏遺書考之。

二十五日。撰釋覞篇。按公羊春秋襄公二十七年：「郲婁子瞯卒」。瞯，左氏經作䁵，亦一證也。

二十六日。撰讀容庚君古石刻零拾。

二十七日。悟弋、織當爲一字，弋古音當入定母也。

二十八日。悟獄字从言，言假爲䇂，言从䇂聲，䇂謂辠人。

二十九日。悟圉與獄構造略同：㚔與䇂皆辠人，一口之，一二犬守之也。

三十日。出席清華研究生崔殿魁口試委員會。

六月。

一日。撰釋獄篇。〇撰詩匽侯多藏解。

七日。得王有三巴黎書，云正整理敦煌卷子，新得書二千餘種。又補羅叔言所言者十餘種。有漢書刑法志一種，似是蔡謨集註。

十二日。撰釋販篇。

十三日。偶閱茶陵彭維新墨香閣集。集中文字讀呂氏春秋，謂爲中國類書之始；讀淮南子，謂其採掇成書，略無創見；關尹子序定其確是僞作；皆頗具眞識，迥不猶人。在湖南先輩文集中，余存吾、唐陶山對之尙有遜色，他益無論矣。

十六日。日本京都東方研究所寄東方學報第五期來。

十八日。校孫蔚林先生宋書考論。原編從手稿迻錄，編次失倫。余爲依宋書原文次第錄之。先生用力至勤，心得亦夥，信爲可傳之作。余恐先生稿散失不傳，而北平圖書館須要稿件，故余介付館中，原編不合，故余爲重理之耳。

二十三日。改訂本高等國文法出版(卽大學叢書本)，商務館寄到十冊。

二十七日。答訪日本人瀧澤俊亮，談及日人侵逼華北事。瀧澤頗不直其國軍人所爲。並云，大正七年，日本某地人民以無食暴動，婦女亦起而持槍。今農村破產，軍費佔全國支出大半。恐民衆困甚，不免挺而走險。余因言：「日本軍人橫恣過甚，遭世界之嫉視，決非日本之福。」〇夜聞大礮聲六、七響，光耀閃鑠。

二十八日。出至大街，商店多扃門，電車亦未見。旋民衆言，昨礮聲乃便衣隊所爲也。〇吳子馨（其昌）寄所著殷虛書契解詁來。

三十日。余季豫來，談近日大公報載章太炎先生論經事曾舉及余名。季豫去後，往街鄰圖書館覓報讀之。知章文見二十五日報，乃駁北京大學某君者。蓋某君謂諸經尙未整理完好，故當不能人人讀之。必如楊某之說詩經『于以』，令經文皆文从字順，然後人人可讀。太炎先生則謂惟其未整理好，故吾輩必讀經。前人讀經，解十之五。高郵王氏以後則能十之七。吾人應繼王氏之業，求能更多解。如某君所舉楊某卽見其端云。按某君謂諸經全通解後然後始能讀；章先生謂必先讀，然後始能全通解。然則兩君止是先後次第之爭，非讀與不讀、針鋒相對之論爭也。

七月。

一日。訪吳檢齋。檢齋謂詩「抱布貿絲」，貿爲以物相易。及有貨幣，然後有買、賣二字，仍貿字之雙聲也。檢齋近日頗讀經濟學書，故悟及此。

三日。陳援庵贈刻本史諱舉例來。中引余說一事，其引漢書陳遵傳「可以償博進矣」，「進」當作遂一說，不肯從余說削去。不知「償博遂」文理不通，乃荀悅漢紀之妄改。援庵從之，疏矣。

四日。峻姪寄曹孟其撰先母家傳來，文甚佳，余兄弟請孟其撰者也。

十日。赴東方文化會，應日本人之招，講湖南文化史略。余力言自王船山先生以後，湖南人篤信民族主義，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覺外患最敏，吸收外來文化最力，且在全國爲最先。如魏默深

之志海國，郭筠仙、曾劼剛之贊歐化，光緒丁酉、戊戌之辦新政，皆其例也。所言固是事實，亦欲聽者會余微意，有所警覺耳。○吳檢齋來。告余章先生來書，謂華北近日多事，問伊如何處分。且談及余，謂聞遇夫已南行云云。蓋余寒假中南歸事，先生已聞及之耳。

十三日。閱鄒叔績斆藝齋文存。鄒君深通音韻、地理。集中謂籀訓讀書，籀文與史籀無關；立說先於王靜安。古音娘日歸泥說爲太炎先生之所本，皆其小學特識所在也。

十六日。得咸與七絕一首云：「幾篇祭酒復蘭臺，把卷如逢故友來。卽此已逾南面樂，不妨門外長蒿萊。」說文、漢書爲余平生最嗜讀之書，故有云也。

十七日。詠蒼蠅拍云：「少有匡時志，無端老我儒。平生疾惡意，賴汝一爲舒。」

十九日。飲席遇孫子書。告余師範大學文學院近日腐敗不可言。錢玄同終日奔走通衢，獨不到校授課。上半年缺課半年，每請假止請一週，次週再續。以請假滿一月，須請人代授或扣薪故也。歷史系主任某毫無學識，乃黎錦熙引進者。又言黎此次入京，大受教育部長王世杰之斥責。王問國語會已用去十萬元，何以毫無成績。黎瞠目不答云。

二十八日。厚之姪由長沙來，知大人康健，家人無恙。爲之喜慰。

三十日。撰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例證成，遂以應日本服部博士七十紀念論文集之徵。

八月。

四日。成候車詩云：「飈輪限時發，安敢誤程期？遲遲後分秒，一去不可追。嚴冬噓寒飈，長夏

暴炎曦。佇立車到眼，急足前攀躋。形役何時休，吾生良有涯。」

五日。成車上吟云：「回輪駛如電，詩思與之深。昔人道三上，我於車上吟。」又成往事云：「自從學校開，男女競趨塾。飛書天外來，見說顏如玉。繾綣頗再三，胡為意不屬？豈懷柳下貞，差比絳侯木。紅顏遽黃土，負負不可贖。」讀陳涉世家云：「魚腹丹文篝火呼，陳王張楚術何愚？隴頭鴻鵠眞成帝，冰合蛇分一例書。」〇伯峻姪自山東來平。

十一日。日本林盛達來訪。云十年來，讀余所著書，如高等國文法、詞詮等，喜其明暢易解，即思求見，無緣而止。今得相見，至為快慰云。林君求作字，為錄近作一首，並贈以單印本論文。

十二日。得家電告伯兄以咯血去世。峻、厚兩姪匆促登車南行。七十有八老父，值此何以為懷？念之心如轆轤，不能自已。今年既遭母喪，又逢此變；彼蒼者天，何其酷也！二十餘年前，慈親大病，兄割臂療母，母病得痊。兄深秘其事；余年來始聞知之。兩姪乍出，突有此變；天之於兄，又何酷也！

二十九日。橋川子雍招飲。遇江叔海（瀚）先生，稱余壽服部語源之論文為發前人所未發。

九月。

一日。周鳴珂甥招遊三貝子花園。得詩云：「擾擾塵緣興已闌，名園小憩暫開顏。芙蕖十頃無心碧，楊柳千條自在閒。脚力易勞驚我老，舊遊如昨吊形單（十年前偕先兄遊此）。傷心家國無窮事，欲逐孤雲共往還。」

二日。徐孟博來，言黃季剛近致書陸宗達云：「故都小學家有何新著，可搜來一讀。」蓋欲求余文字也。

八日。訪余季豫。季言北史隋煬帝紀已亡，今本煬紀鈔自隋書。世傳馬總通歷沿用南、北史，煬帝紀與今本稱謂不同，乃北史原文也。季豫校勘之精審如此。

九日。閱湘潭曹光詔補石山房文集。駁程瑤田以人手測深、手屈不伸、故仞止七尺之說。謂古人以身體定尺度，以尺度量深淺，非以人身量深淺也。說殊有理。

十一日。劉子植結婚於日本東京。歸來，賦詩賀之云：「自從採藥神山去，徐福千年渺不回。今日萬人翹首看，童男童女一雙歸。」

十四日。五兒由長沙北來，知大人雖不樂，身體尚健，為之少慰。

十六日。撰釋詩篇。詩从寺或从㞢，與志為同音字。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从寺从㞢，猶之从志也。

二十日。得曹孟其書，見示補長沙方言考十餘事，頗有審諦者，足補余考之所未及也。

二十一日。在師範大學遇齊思和。齊言在美國留學時，因梅光迪知余。又言美國人學漢文者多讀余著高等國文法，其學哲學者近皆讀馮友蘭所著書，不復及胡適矣。梅君，余不曾有見，亦不相知；蓋見余著作有言耳。齊君舉及余近著名稱多種，知為留心學問之士。

二十三日。余讓之世兄來，贈景印始誦經室文鈔一冊。此胡子威師文字，王葵園先生鈔藏，

季豫得之書肆，以付景印者。

二十五日。撰釋義篇。

二十六日。撰說硯、說測二篇。

二十八日。撰爾雅窕閒說。

二十九日。讀經義述聞。爾雅「當途，梧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後，昌丘。」王氏謂梧、戴、昌皆訓當。知前人於余所言「義近則語源近」一節固有知之者，特未提示通則耳。

十月。

一日。撰說髮篇。

三日。撰爾雅木自弊神說。撰釋韍篇。

四日。飲席遇徐森玉，告余安陽發掘團掘得殷王墓，得寶物甚多。又云汲縣出大批竹簡。

五日。撰說皤篇。

六日。撰說[illegible]骭篇。

八日。高閬仙贈唐宋文舉要甲編八卷。註釋詳明，偉著也。

九日。撰說比篇。

十日。改訂十八年所撰梁啓雄荀子約註序。〇閱報知黃季剛病逝。季剛於說文爛熟，然其所推論之孳乳先後多出於懸揣，不足據信。大抵此君讀書多而識解不足，強於記憶而弱於通悟。余鄉

人某著一連緜詞典，手稿百數十冊。季剛見之，驚其夥頤，贊許不容口。而竟不知其書之蕪穢淩雜，絕無可取也。某曾以其書求序於章先生，先生以其太劣，拒之。此吳檢齋親聞之先生以告余者。先生之識力，季剛愧之遠矣。

十三日。錄荀子校語爲荀子小箋，梁啓雄丈索稿入其所著書也。○撰古音咍德二部與痕部對轉疏證。前曾爲此文，稿失未見，今重寫之。

十九日。與蘇聯阿理克教授書，以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古書句讀釋例、老子古義、積微居文錄近日學報論文單行本及字義同緣於構造同例證印本寄贈之。淸華同事蔣廷黻，新從歐洲返國，道過蘇聯。阿理克教授告蔣，謂讀余所著書，極爲佩仰，希望余以著述贈之，故有此寄。○撰釋頰篇。按釋名釋形體云：「頰，夾也。兩旁稱也。」其說是也。又云：「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余謂脅，夾也，夾心腹也。宮室，「夾室」與房義亦相近，謂夾堂也。

二十二日。夜中不寐，戲擬輓黃季剛云：「猳釁未終鴻雁杳；虎鬚可捋狻麑雄。」余去年與季剛書，季書告陸宗達謂，當薰沐覆書，竟杳然。余嘗戲語徐孟博云：「當是季剛薰沐未畢耳。」兩月前，季求故都小學家文字，陸宗達以余駁渠之詩音有上聲說示之。孟博云：「如渠有反駁，必書告。」陸文去後月餘，並無反響。蓋余證太堅，渠雖欲駁無可駁也。季高亢，其同門馬裕藻輩畏之如虎，故云爾。始撰聲訓舉例。

二十七日。閱閔保之王氏父子年譜。譜述汪容甫語云：「祖神悟，兩漢儒者所無。」余年來於文

字訓詁之學頗有神悟，但未知視懷祖之於諸經何如耳。

二十八日。得劉弘度(永濟)來書云：「近屢讀尊論，輒歎神悟。辱寄大著字義同緣於構造同例證一卷，怡然理順。發前人所未發。非深於洨長之書不能也。」

二十九日。撰瞎篇。○始撰長沙方言續考。

十一月。

一日。黃季剛家人致訃來。按先母逝時余訃告季剛，季不答。余致書，又不報。故余祇得置之。哀啓云：「季將沒，自傷垂老無成。」近日學界人談及季死，均謂季生時聲望雖高，百年後終歸岑寂。據哀啓似季亦自知之矣。按清儒學問本分兩派：皖派江、戴，主實事求是；吳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發展；吳派主墨守，則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創見。惠弟子爲江聲、余蕭客輩，抱殘守缺而已。俞蔭甫私淑高郵，太炎師蔭甫，實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季剛受學太炎，應主實事求是；乃其治學力主保守，逆轉爲東吳惠氏之信而好古。讀詩必守毛、鄭，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學必守許氏。於高郵之經學，不論今古文家法惟是之從者，則力詆之，此俗所謂開倒車。世人皆以季剛不壽未及著書爲惜，余謂季剛主旨既差，雖享伏生之年，於學術恐無多增益也。

三日。譚戒甫寄所著莊子天下篇校釋來。○夜中不寐，擬輓季剛云：「平上義相違，朝聞夕死若何恨；艱辛期自得，人亡響寂世同悲。」哀啓云，「君之學以刻苦自得爲宗」，故有云也。

十二日。讀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篇「以徼其志」，「徼」當讀爲驕。

十三日。聞姜詠洪（濟寰）中風逝世。詠洪、曹孟其與余同以甲辰受知於吳子修先生入泮。詠近年居南京，留心文藝，善爲哀輓之詞。因輓之云：「芹采記同舟，晚留佳句盈江國，哀詞驚隔世，又來奇刼到賓朋。」詠輓伯兄有「當時賓筵朋樽都成隔世」之語，故云。

十七日。聞倫哲如撰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載入正風雜誌（二十二期）。購取閱之，中曾及余漢書之業云。

十八日。授諸生文字學，說明冄爲髯之初文，力爲肋之初文，髯肋皆加義旁。象形字，許皆誤分爲二。自謂頗核，諸生亦頗動容。○顧一樵（毓琇）自南京歸，云政府已決心抵抗日本，已在準備。聞之爲之神旺。

十九日。撰讀譚戒甫莊子天下篇校釋。

二十二日。清華出版部送新印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來。余初受學校之託審查此稿，爲閱數卷，芟薙若干條，屬著者於他卷自加删汰。今觀之，似並未芟也。察今篇云：「口惛之命不愉。」精諭篇云：「口㖧不言，以精相諭。」㖧卽今吻字。說文口部：「吻，或作脗。」惛爲脗之假字，㖧則其或體也。玉篇有㖧字，云吻之古文，是也。口吻古今通語。或謂是周季恆言，陋矣。大抵不通小學音韻而矜言校勘，必不免謬妄如此。

二十三日。呂覽註「濫」爲貪。蓋讀爲惏。說文：「河內之北謂貪曰惏。」濫、惏同覃部字也。

二十四日。梁啓雄委校所爲荀子正論、樂論二篇註。於正論篇箋註數事歸之。

二十七日。昨日吳恩裕持張東蓀札來。云欲購求易、老二古義，余因取老子一種贈之。今日得東蓀札云：「承賜大著，感甚感甚！僕於國學雖爲門外漢，就如今之治國學者如適之、頡剛一流未能滿意。以爲惟先生從文字入手，不妄事比附，堪爲正宗。實則治國學之難，難於治西學。今人往往不能從事於西學，乃退而從事國學。此國學之有如今日者也。質諸高明，以爲如何？」

廿九日。日本岡井愼吾博士寄贈所著柿堂存藁來，橋川時雄君轉致者。於玉篇版本有所考核。

三十日。祝枕江大夫來查諸兒女血液。

十二月。

七日。余季豫來，邀余偕出訪張孟劬、東蓀昆仲。孟劬極稱余訓詁之學；且云：「湘中學者自爲風氣。魏默深不免蕪雜，王益吾未能盡除鄉氣。兩君造詣之美，不類湘學」云。孟劬，浙人。意蓋謂余二人爲江浙人之學也。余不足論也，季豫目錄學之精博，江浙士何嘗有之乎？

十二日。各校學生以時局日急，相率罷課。

廿二日。得蘇聯阿里克教授書，謝余寄贈諸書，並言於余研究法敬慕不已。古書之句讀一種，尤爲受益。望余此後陸續寄著述。並以渠所考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兩大册爲報。來書用漢文，行文頗暢適。

二十四日。撰讀呂氏春秋書後。文紀王伯厚云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按鄭註禮記禮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知伯厚說本之康成。又文據馬總意林稱十二紀、八覽、六論，謂今本之次弟當定於唐以前。按高誘序已稱十二紀、八覽、六論，則遠在漢末已易置矣。北京圖書館館刊九卷三號載孫志揖呂氏春秋校記引周中孚語已有呂書當首八覽之說，是已先余言之。檢周著鄭堂讀書記呂氏春秋下未見此語；當見於他文也。又按梁玉繩初有此說，後又自訂爲妄說，謂仍當以紀爲書首。

廿八日。呂氏春秋札記寫畢。

三十日。聖遺詩集五卷寄到。楊雪橋先生公子宗涑所寄也。

一九三六（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年五十二歲。

一月。

三日。徐行可贈王仁俊編白虎通引書表一冊，頗便檢查。

十日。吳檢齋來，見示所寄景印唐寫本漢書揚雄傳校記。余前曾假得此景印本來，以近日時局不定，精神不安，未及勘校。閱檢齋所記，知其本旁註引姚察訓纂頗多，殊足珍也。○黏貼師友遺札若干通。○北平圖書館送清代文集篇名分類索引來。此書爲王有三所編，所收文集凡四百二十八家。余著積微居文錄亦採入焉。湘中人文集採入者凡二十四家，編次體例間有不合者：如禹貢三江辨，應入書禹貢，而列之河渠水利。余與人討論「于以」書札應入詩采蘩，而入之詩經總義；如此者

頗多。要不失爲便利學人之工具書也。

十五日。因省親登車南歸。

十八日。抵家。大人前兩日患便血甚劇，日來血止；精神頗疲憊。家人曾以快緘速余歸。余已行，未得見也。

十九日。到大椿橋拜兄殯。

廿二日。邵子風贈所著甲骨書錄解題來。

廿九日。遇徐紹周。言長沙東北郊曾掘一漢墓，內有漢泉、漢鏡。漢墓下爲一戰國時人墓。與棺平列，有木櫃，內有瓦製鐘、鼎、罍之屬。鼎內有羊蹄、羊肋、豕首諸骨。外有木俑五，鏡籢一。籢內盛梳、篦各一。棺中男子無頭，屍骨猶存。有銅矛入膝甚深。銅矛拔出後尚有光，無鏽。漢墓棺中已無骨。戰國墓初掘時兩見燐火云。

三十日。遇錢吉甫(无咎)。觀所藏古泉甚富。又藏漢人殉葬土屋一，屋門後爲堂。二人執杵舂米。再進，右爲倉，有牖無門。左爲豕欄，一豕作取食於盆狀。又藏一瓦竈，三口，上皆有釜。

二月。

二日。蔡季襄招飲，出示所藏故物。有天平一，木桿、兩鉄盤、權六枚皆具。一權有「郢二之官鍰」五字。權作環形，銘文云「鍰」，蓋以此故。最小者五銖，以次倍加。最大爲百六十銖。以漢五銖錢衡之，與五銖之環正平。有漢尺一枚，兩端各有一寸無花紋；中八寸則皆有之。以貨布泉量之，

與漢書食貨志所記悉合。尺背有龜蛇龍虎諸形。漢鏡甚多，中一鏡刻畫有董永賣身諸形，與武梁祠畫像同，最爲精巧。又有漢明器土屋十餘具，每屋有豕牢及舂臼。一屋側署「建平四年五官掾戶氏作用」十一字隸書。四字積畫作「亖」同時出土有一小印，爲「戶充國印」四字。蓋卽此人之墓也。又有周劍，上有錯金，字不可識。此外尙有瓦制鼎罍及木俑五事。○一客述趙藏蓀先生自輓詞云：「故國竟如何，千秋自有公評在；浮生長已矣，萬事惟餘積愧多。」

六日。辭家登車北行。

七日。抵漢口，到徐行可家。行可出示所藏書畫。見贈王大隆乙亥叢編一冊，車中以此消日。

八日。閱周星詒窳櫎日記鈔。閱及渠得兄喪電，與余去年情事略同，不覺潸然淚下。

九日。抵平寓。

十一日。跋成蓉鏡史漢駢枝。日本所設東方文化會請余撰兩漢書著作提要。以其爲余專門之學，藉此可溫尋故事，其事不關政治，諸之；故作此文。

十三日。跋杭世駿兩漢書蒙拾及徐松漢書西域傳補註。

十四日。跋李慈銘讀漢書札記。

十六日。跋石韞玉漢書刊訛。

十九日。瑞典高本漢寄所著論文四冊來。中有古銅器所見之殷周一首，景印鼎彝甚多。

二十日。跋何若瑤漢書註考證。

廿一日。跋何若瑤後漢書註考證。

廿二日。蔡季襄來書謝余贈書。贈溪州銅注銘及近日出土宋人二墓誌拓片。墓誌一爲何應通，一爲折景班。折爲彥質曾孫女。

廿六日。跋王峻漢書正誤。王西莊校漢書，說多與正誤同。考峻爲紫陽書院山長，西莊爲其弟子。何以相襲從同，不可知矣。

廿八日。跋劉咸炘漢書知意。

廿九日。跋臧鏞堂輯蕭該漢書音義。宋景文筆記錄該音義頗多，臧氏未見，可謂疏矣。

三月。

二日。飲席遇胡綏之老人(玉縉)。年七十八矣，色豐面腴，精神甚好。云見余漢書著述。覺其精力彌滿。

三日。撰釋力劦。按淮南子齊俗篇云：「強脊者使之負土。」許註云：「脊強者任負重。」按「脊強」即膂力方剛之「旅剛」也。〇日本人眞武直來，極佩服余語源學文字；且言此來以得見余爲幸事云。

四日。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寄贈東方學報第六册來。

五日。跋錢大昭漢書辨疑及劉台拱漢學拾遺。

十日。訪胡綏之，請其題師友遺札。

十三日。武漢大學出版部寄余撰十文說義單印本來。釋販、釋詩以下十篇也。

廿一日。讀爾雅。王氏謂林、烝訓君，殊不然。林、烝訓君，明見毛傳，爾雅乃取自傳文。攩、朋、儕、輩訓羣之字多矣，何以不取而獨取林、烝耶？

卅一日。禮記樂記，「遺」訓「忘」訓「棄」。按王說未當。余謂「遺」假爲「貴」，謂貴於音、貴於味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二遺字皆作「進」，「貴」與「進」意同。

四月。

一日。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出版。載余著呂氏春秋拾遺，寄單印本來。

二日。厚之姪自日本來。已考入京都大學哲學部。受試時，試者小島祐馬問姪家族。姪舉伯兄名對。小島以名字相似，因問及余。舉架上高等國文法相示。近日日友皆言彼邦於漢文法皆讀余書，觀此，信而有徵矣。

四日。撰曾星笠尚書正讀序。撰朱保之詩詞鈔序。○伯峻姪自南京來書，告政府擬結蘇聯以制日，已派密使赴蘇云。

九日。撰釋雌雄篇。按爾雅釋詁云：「疵，病也。」邢疏云：「瑕、璺，小病也。」爾雅釋草云：「菆，小葉。」「此」「玼」一聲字訓小之又一證。爾雅釋畜云：「牝曰騇。」又云：「雞大者蜀，蜀子雓。」釋鳥註云：「駼似鷄而小。」雓、駼皆小物，知騇亦从小得義也。說文云：「余，从舍省聲。」釋獸又云：「麠，牡麌。」按「俁」，說文訓大，知麌亦从大得義也。○撰論語子奚不爲政解。文引閔公二年左傳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二」誤作「貳」，「嬖」誤作「枝」，「都耦國」誤作「臣擬

主」，「本」誤作「道」，應改正。

十七日。沈兼士送所撰釋鬼文字來。申其師說也。

十八日。三妹自長沙來，問知大人健康，甚以爲慰。

廿三日。撰釋屬篇。按淮南子精神篇云：「燭營指天。」高註云：「燭，陰華也。（華，疑莖之誤。）營，其竅也。字作燭。」又按許訓屬爲連者，連謂交合。呂氏春秋明理篇云：「犬彘乃連。」註云：「連，合。」是其證也。章先生文始亦說「交尾爲連。」蓋屬本訓陰竅，古人名動相因，引申之則訓連。余撰文時未悟連爲交合，故云屬訓連，義泛不切，當改正。沈兼士序余小學論叢知連字之義矣。然謂涿以體言，屬以用言，亦未合。以涿乃假字，非本字也。

廿四日。撰讀周禮司刑註引尙書大傳書後。按賈疏卽於「宮」字斷句，二孫、王、皮皆沿其誤耳。

五月。

三日。閱太炎先生講演集。說小學者甚佳。謂「武」不从止戈，乃从步省、伐省，引尙書牧誓爲證。余謂止戈之義至精，不可易也；以步伐爲武，淺矣。

四日。余集近年文字爲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一書，以稿付商務館。乃託辭不肯印行。商人全不辨白黑也。不得已，託北京大學某君言之，今日得某君書，云商務允許出版。

七日。覆鄭錦心問國文教本疑義。一事：蘇文「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余譯爲「怎抵那一旦之危呢？」初疑「孰與」爲一成語，不可分析，今乃知不然。左傳云：「一與一，誰能懼我？」「與」字亦可譯

「抵」• 二事：陶詩「方宅十餘畝」，「方」字有二解，一地形正方，二今話所謂見方。蓋地形雖不正方，而測量計算不能不削長補短作方形計算也。

十日。三妹南歸。

十一日。胡綏之老人來，見還師友遺札。題記文頗長。初，胡以草稿見示，涉及同鄉妄人某。余謂某不足稱道，遂爲余說削去。〇章氏國學講習會寄演講錄六冊來，經學、小學、諸子各二冊。

十四日。撰詩于以采蘩解。此十四年前之說，以討論書札，未能簡要，且未引正義；故更撰之•按金文恆假「台」爲「以」。叔夷鐘云：「女台卹余朕身。」齊大宰歸父盤云：「台𣋡眉壽，霝命難老。」陳医因𬶍錞云：「台蒸台嘗。」皆是。「台」可假爲「以」，知「以」可假爲「台」矣。

十五日。撰讀春秋名字解詁書後。因草此文，遂考俞曲園、胡子瑞丈補駁王氏之書。胡丈以小學名，頗多臆說。如謂「恤」「卹」同訓「憂」，「恤」从心，屬己言，「卹」从邑，屬他人言。不知「卹」从卩，非从邑也。分屬人、己，亦無據。又不通古韻部分，尤多誤說。大抵吾鄉前輩，自鄒叔績外，皆疏於小學音韻也。

十七日。撰書微子「草竊姦宄」及多方「叨懫」二解。

廿六日。方欣安（壯猷）自法國歸，來談。云道過奉天，烟館林立，招待者皆少女，兼售食品。耗費不過一、二元，飲食男女立可解决。倭奴欲腐化吾國民，狠毒至此，令人痛恨！

廿七日。前以近撰文字寄于思泊。今日得覆云：「草竊讀爲鈔竊；陳書字子占，讀占爲笘；皆

精確不磨。」齊公子于字且，讀「且」爲「徂」，思泊亦有此說。「叨憒」讀「饕餮」，王靜安先有此義，見劉盼遂記。因此，余遂削去叨憒解一文。

廿九日。日本服部博士七十紀念論文集及余文字義同緣於構造同例證單印本寄到。

三十日。高閬仙見贈文選李註義疏第七册。

六月。

一日。撰釋賢篇。

三日。覆楚良書云：「李廣傳記李蔡人在下中，是漢人確曾分九等。表中不錄，蓋以忌諱故刪之耳。」○日本人上原定清來，請題字。爲書數語云：「國與國交，能以忠恕爲主，乃可免戰禍；否則必生民涂炭。」

四日。五月起，時習左傳，記所得。今日得二事：昭公元年云：「趙孟不復年矣」。「年」，說文訓「穀熟」，此與僖公二年「不可以五稔」義同。杜云「不復見明年」，非也。又三年云：「敢煩里旅。」「里旅」乃職司之名，與周官「里宰」「閭師」相類。杜訓「旅」爲「衆」，非也。○皮名舉寄所撰鹿門先生傳略來。傳頗略。所記未刊書目中有史記補註一種。

五日。撰讀經方法講演稿。

七日。撰書盤庚罔知天之斷命解。

十二日。到清華圖書館看雜誌。余前以論語子奚不爲政解投章氏國學講習會制言雜誌，載入

十八期。

十三日。撰左傳戴氏考。○劉詩孫（文興）來，見示高郵王氏初刻本周秦名字解詁，與今本大異。

十四日。閱晚報，載章太炎先生今晨逝世，爲之驚悼不已。先生於余多所奬借，有知己之感。年來屢思赴蘇州進謁，奉手受教，因循未果。今竟已矣！撰挽詞云：「許鄭是經師，恨我沉吟稽奉手；精專承謬贊，惟將黽勉答深知。」

十五日。徐行可寄贈山陽丁顯叢書。

廿二日。始寫漢書窺管。

廿五日。余因售去房產，欲置田業。今日得三妹書告云：「已相一田，甚好。定次日成交。」是夜，仲姊夢母告云：「此田不可買。」旋訪知此田多糾紛，主人無奈始出售也。先人在天之靈庇護其子孫如此。

廿六日。到清華出席歷史學系研究生姚薇元論文口試。○劉詩孫書來，以王力初刻太歲考見示。先生爲端臨先生之姪曾孫。王力初刻書皆刻成，貽端臨先生者也。

廿八日。偕余季豫訪張孟劬。孟劬說王靜安事甚悉。見贈新改訂蒙古源流箋證一冊。余請孟劬序漢書窺管。諾之。

廿九日。林景伊（尹）來，公鐸之猶子也。前余與談，黃季剛謂「舊」之本字爲「肒」，不確，當自

「久」字來。今日來談，謂余此說至確。景伊能自用其耳目心思，非其他侭能兒一味捧黃者所能及也。

七月。

一日。撰張生彥超馬氏文通刊誤補序。

五日。張孟劬來書，致漢書窺管序。

七日。致書張孟劬，謝其撰序，贈以古書疑義舉例叢刊，並以近著書罔知天之斷命解：左傳戴氏考諸文求教。今日得覆示云：「得大著，祇領循誦，敬佩敬佩！先朝儒者固多，語其精者，不過二、三人而已。先生治學，實事求是；碻而不支，質而不俚，不墜前人家法。此當於石臞、茂堂諸老求之。非弟之私言也。弟幼時於音韻、訓詁、三禮、三傳皆嘗少役心力。老矣，退而爲三百年文獻之探討。氣漸浮，心漸粗，自知不及先生之邃密。今又衰病，益不能更進於是，惟冀斯道不絕。有先生爲之，賢於自爲遠矣。此又區區服義之心，所欲白之左右者也。」良友肫繁之意，既感且慚，惟有黽勉以答其策勵而已。

九日。閱劉盼遂輯王石臞文補編說文解字序。章實齋明言石臞授意於朱竹君，朱文以此爲第一云云。其爲朱文無疑，今以之收入王集中，似嫌及濫矣。

十日。廿三年八月，撰釋謹篇；謂「謹」當訓寡言；論語「謹而信」當訓「寡言而信」。今偶讀禮記緇衣篇云：「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足以證成余說，爲之喜躍。

十一日。朱少濱歸自成都，來訪，贈其尊人仲我先生半隱廬雜著一冊。又代致徐仁甫（永孝）所

著毛詩重言補論。余說「亶侯多藏」「應侯順德」，徐書徵引及之。

十二日。閱余季豫荆楚歲時記、呂氏春秋提要辨證二首，至精。季豫目錄考證之學不惟吾鄉前輩所無，亦中國向來所未有也。

十三日。書店送書來，有題名我之歷史者六冊。閱之，乃宋鈍初（教仁）光緒甲辰以後三年間留學日本時日記也。兩日讀訖。知其讀書甚勤，於文學、歷史、地理、哲學皆有興趣，爲民國偉人中一最有學問之人。中道被戕，不止鈍初一人之不幸也。湘中近代人物，當以宋及蔡松坡爲最大。一見賊，一不壽，眞至可痛悼之事也。〇于思泊（省吾）來訪，索余近著，以單印本六冊贈之，並貽以師伏堂筆記。〇讀尙書大誥，「紹天明」讀「紹」爲「卲」。

十五日。吳檢齋來。周官秋官司寇註引尙書大傳，當以「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爲句。前人皆以觸字與下文「易君命」連讀，實誤。余前面告檢齋，檢不謂然。今日來，謂余說有理。

十七日。答訪于思泊。以所著春秋名字解詁商誼見示。自言遼寧僻陋，居中學尙不知有說文，近年來始從事考訂云。〇葉公超言告云：「讀長沙方言續考，中有與粤語同者數事。」

二十日。訪張孟劬，謝其爲余漢書窺管作序。東蓀亦出作陪。孟劬談清史館事多可笑者。文苑本有杭大宗傳，旋以杭曾建言得罪，當別爲傳。定與洪稚存合傳，遂抽去。後竟未別撰，致杭無傳。儒林傳有王顥，皆不知其爲何人，後乃知爲刻畿輔叢書者，蓋徐世昌特囑立傳也。冒濫甚矣！藝文志問題頗多。初由章式之（鈺）任撰，章見其事不易爲，舉朱少濱自代，竟至罅漏百出。蓋館事初由

繆筱珊總其成，繆肯負責，故頗整飭。繆逝後，柯鳳老繼之。柯年老，頗放任，遂至人自為謀，不相照顧也。樂志由孟劬任撰，以有算學關係，故費時頗久，三年乃成。初稿有昇平署事一節，後有人以為不雅，去之也。余謂沈欽韓、皮錫瑞皆無傳，亦為疏失。朱少濱不知賴襄為日本人，錄其日本外史，則笑柄之最著者也。○跋郝敬漢書瑣瑣。

廿四日。答訪朱少濱，以允倩先生尙書便讀、仲我先生江南曾祠百詠見贈。○張孟劬送其所著新學商兌來。其書謂老子宗旨可以一言括之，曰「正言若反」，此說殊有理。

廿八日。權生國慶介其兄國義來；贈碑拓數事：一西夏文碑，一唐慕容忠徹還葬誌，一唐太宗公主墓誌。

三十日。到清華，出席研究生何格恩口試會。

卅一日。跋郝敬後漢書瑣瑣。○高等國文法再版印行。

八月。

四日。到清華閱卷。聞一多見余釋屬篇，今日告余云，甲文有豕下加一點字，唐立庵釋豭，渠疑是豕，乃豰、椓之本字。聞說甚確。

九日。昨日晤陳寅恪。告余云，近日張孟劬剜板改訂蒙古源流箋證，多用渠說而不言所自出。渠說係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經註趙、戴之爭耳。按近日少年多不留意於此。如許維遹集釋呂覽，於卷二十行論篇「官賓」，用余撰左傳軍實解之說，而不言出自余，其一事

也。孟劬老輩，不應有此，殊可詫也。

十三日。答訪橋川時雄，見示錢大昭廣雅疏義、吳卓信釋親廣義二書寫本。二書原稿本爲陸心源舊藏，今歸日本靜嘉堂書庫，橋川君乃從書庫傳鈔者也。錢書今聞已印行矣。

十四日。跋劉攽東漢刊誤。

十七日。跋錢大昭後漢書辨疑。

十九日。跋劉咸炘後漢書知意。

二十日。跋沈銘彝後漢書註又補。

廿一日。得清華同學梁與義書，寄贈武梁祠石碑全份。

廿六日。撰釋吏、釋僞二篇。爲徐行可題确山劉武仲送白子美赴館陶尹任詩卷。

九月。

三日。李肖聃撰伯兄墓誌及私謚孝敏先生議文稿，日前寄到。請武陵周子佩書之。今日以寫樣寄長沙。

七日。余季豫爲伯兄墓誌篆蓋，今日寄家。

九日。洪、鑫兩兒由長沙北來，云大人時有不清醒之症，聞之焦慮。

十二日。胡綏之老人來，請題雪夜校書圖。次日余爲題二絕云：「萬卷琳瑯插架盈，袁安庭院冷無聲。瑤華照耀虛生白，老眼無花一樣明。」「辨章學術劉中壘，思索誤書邢子才。吳中子弟眞多

幸，封漢初亡安定來。」

十三日。撰王氏讀墨子雜誌書後。

廿一日。沈其震託人送周善培周易雜卦例證來。

廿九日。撰章太炎先生廿二年五月來札後記，記先生與余關涉諸事。因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付排已訖，將以先生來書置之卷首也。

十月。

一日。左傳桓公五年傳註訓「拒」爲方陳，按「拒」之言「榘」，故訓方。

二日。出席研究生張恆壽口試會。

三日。日本野昰之送其師石田羊一郎所著老子說來。

四日。撰釋牖篇。

五日。馬叔平（衡）來書，贈所著新莽嘉量銘校釋。〇清華學報十一卷四期出版，載余說字釋經之文十二篇。

十日。撰釋曾篇。文謂「熏」字當从炎从㓁从屮。按國語魯語云，「焚煙徹於上」，足證成余說。〇撰新莽嘉量銘跋。按書文侯之命云：「惟時上帝，集厥命於文王。」毛公鼎云：「唯天將集厥命。」淮南子詮言篇云：「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許註：「雜，帀也。從子至亥爲一帀。」按此許謂淮南子假「雜」爲「帀」。雜字从集聲，此又集帀字通之證也。

十一日。撰釋介篇。○撰釋遇篇。按左傳云：「齊大，非吾耦也。」偶字亦匹敵之義。文云「兩曹今言兩造」，當改為「兩曹，經傳言兩造」。書呂刑云，「兩造具備」，周禮云，「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是也。

十四日。得馬叔平書云：「大著字義同緣於構造同之說，發前人所未發。」

十五日。出席研究生許世瑛口試會。○余季豫送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序文來。

廿三日。撰釋說篇。

廿五日。撰釋言語論議篇。○自序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廿七日。撰釋⿰角虒篇。按「⿰角虒」訓角傾者，⿰角虒之為言迆。「迆」，說文訓邪行。傾，邪義同。虒聲、也聲字大多通作。說文：「弛」，或作「㢮」。左傳昭公八年「虒祁之宮」，韓非子十過篇作「施夷之台」。說文⿺走虒、褫皆讀若池。淮南子時則篇註：「篪，讀若池。」余說字之文至釋言語論議止，皆見於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釋⿰角虒以下尚未印行，故每首皆撮述其略於此。

三十一日。徐行可寄王大隆編丙子叢書三部來，蓋余曾有佽助也。

十一月。

二日。桐城黃暉來。黃方校註論衡，欲採章行嚴之說，請余介於行嚴。作札付之。

六日。撰釋齗篇。齗訓齒本肉。艮、斤古同音。說文垠作圻；越、很皆訓難，音義並同，當為一字。从斤猶从艮也。倉頡篇訓齒根，則明著其語源於訓詁中矣。○陳援庵來，出示渠頃間在小市所

得丁若士(履恆)詩幅一紙，字極秀麗。丁為王石臞之友，王有書與討論古韻，著有形聲類編，北京大學新印行。

七日。撰釋疫篇。疫訓民皆疾，从役省聲。役與易古音近，易有延易之義，見詩大雅皇矣箋及爾雅釋詁郭注。國語魯語上云：「譬之如疾，余恐易焉。」後漢書鄧訓傳註引東觀漢記云：「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言易，言轉易，皆卽今言傳染也。據此知造字者深知疫病源於傳染。吾先民之科學精神，殊可驚也。

十二日。答訪陳援庵，出示法梧門、阮伯元、洪稚存、唐陶山、趙甌北、吳穀人、顧元熙、徐山民(原名達)、鄧湘皐(與黃虎痴者)諸人手札多通。法、洪、唐、顧字皆佳。援庵云：「甌北札頗難得。趙椿年為其後人，亦未曾見」云。○訪沈兼士，盛贊余小學金石論叢之美。謂是闢一新途徑。允卽為余撰序。又謂象形字本無定音，說亦有理。○倫哲如來，談及松筠閣書店有余講義漢書札記一冊。渠意欲購取。書店索價八元，嫌其貴，不果取。余著作之價昂貴如此，而余乃患貧，亦趣事也。

十九日。撰司徒司馬司空釋名。按司馬，周禮鄭註訓馬為武，是也。司徒，假徒為士。司空，假空為工。三名皆假音也。○撰昔者說。

廿四日。撰鍾泰荀註訂補詳訖。

廿六日。讀淮南兵略篇，「士卒殷軫」，「軫」當讀為賑。說文：「賑，富也。」「捽招杼船」，「招」當讀櫂。「伐棘棗而為矜」，王校作「伐樲棗」；余校作「伐樲棘」；「樲」「棘」二事，與下句「椎」「鑿」同。

過秦論云，「鉏櫌棘矜」，知棘字不誤也。

三十日。日本九州大學助教授目加田來，問治說文法。余答以可先讀桂氏義證，較段注爲易瞭。

十二月。

六日。撰鄒衍九州考。近悟淮南子地形篇之九州卽鄒衍說之大九州也。

沈兼士送北大歌謠紀念刊一冊，中有渠論方言文字。

十四日。校淮南修務篇。啳、睽、哆、嗚，皆狀貌醜。啳假爲齤，謂缺齒；睽當作睽，疑是說文訓左右兩視「矦」之本字；嗚乃𤸃之或體，口咼不正也；此等校勘，皆根據小學，似非爲據類書作校勘者所能及也。

十七日。遇羅莘田(常培)。謂余釋賸篇極佳。「義同構造同」一文雖尙未細讀，於余所言之定則，則以爲甚合云。

沈兼士來書，寄小學金石論叢序文來，題文曰「跋」，蓋謙遜也。於余說有糾正處，又謂一字無定音定義，說頗當。

廿二日。家人寄慈親墓誌來。徐紹周篆蓋至佳。誌文字不工；余擇人未善，刻工又劣，悔之已無及矣。

廿四日。到文華殿，觀所陳列美國人福開森藏品。玉有圭、璋、琮、瓏；金有鼓、帑、刀、劍、匕首、戈、矛、戚；明器有北魏瓦屋，視余在長沙所見漢屋爲整飭。知此俗六朝時猶然。參觀時，福君

正偕其友來，與余攀談，交換名刺。福指示同𨦟羌鐘出土之朱漆盒，謂周代已有漆器云。

廿七日。林景伊來，告余云：黃季剛於沒前大買龜甲書讀之。嘗告渠云：「汝等少年人盡可研究甲骨，惟我則不能變，變則人將詆譏我也。」景伊姊之孫女壻（伯峻案：景伊爲林損（公鐸）師之姪，林與季剛師爲婚姻。此云「景伊姊之孫女壻」，疑有誤字），故季剛示以肺腑之言如此。余謂，季剛始則不究情實，痛詆龜甲，不免於妄；繼知其決非僞物，則又護持前錯，不肯自改，又不免於懦矣。景伊又言，錢玄同雖與黎錦熙狎昵，精神並不相合。錢嘗告景伊云：「黎不唱高調，便只能作低能工作，決不在中道上走。」此言狀黎，殊得其實。

廿八日。高松兆見示校韓非數條，頗見用心。

廿九日。撰權國慶說文二十八部聲系序。

三十日。許駿齋來談，云渠鄉榮成縣方言如澆、舀、湡諸字與長沙方言同。渠近任榮成縣志方言一科，曾參考余所爲長沙方言考也。又渠近爲學校購到郝蘭皐爾雅疏手稿，有王念孫、馬瑞辰、金鶚諸人簽條，大抵皆糾其說聲韻之失者。

一九三七（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年五十三歲。

一月。

三日。梁啓雄丈來，贈所著荀子柬釋，余爲校勘數篇幷撰序者也。於余札記說未全採錄，標題

諸條則暗用之。○王藎來書言，沈兼士在北大授課時稱余著述之美。

十三日。訪孫子書。子書告余，日前與沈兼士同飲席，席間兼士盛稱余所著書。古人所謂樂道人之善者，兼士有之矣。

十五日。撰釋己篇。

十六日。撰釋甲篇。

十七日。讀淮南子原道篇。「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綣」當讀爲「幝」，此猶禮記假「卷」爲「衮」，痕寒二部古多通作也。

十九日。新化蘇維岳寄所著詩學贅言來。

廿一日。撰釋晶篇，證晶爲星之初文。

廿四日。校淮南子本經篇。「掉羽舞象」，讀「掉」爲「翟」，文遂書然通釋。

廿六日。閱李愛伯越縵日記補訖。越縵於宋人說部瀏覽殆遍，可謂勤矣。然考訂亦頗有差失。如歐陽公初黜劉幾，後幾改名暉，爲公所賞拔。說部有云公欲黜幾而不得者，謂此也。而越縵云此誤說，蓋偶忘夢溪筆談記幾改名事耳。

廿七日。撰釋匕篇。定匕爲妣之初文。

廿九日。校淮南子齊俗篇。「槽柔無擊」，高註釋槽柔爲木矛。余謂槽柔即詩經之酋矛，酋、曹古通也。

三十日。撰釋匕篇。

三十一日。權國慶寄其姊夫李鼎超所著隴右方言考來。

二月。

一日。校淮南子詮言篇。「猒文搔法」，余讀爲「按文操法」。淮南書於寒部字多書作閉口音，如「鄢陵」書作「陰陵」是也。

二日。校淮南子詮言篇。「昆山之玉瑱，塵垢不能入」，當年吳檢齋校淮南，與余討論，余以瑱耳爲說。今日讀之，瑱當讀爲禮記聘義說玉一節「縝密以栗」之縝，惟縝密，故塵垢不能入也。當日苦思而不得者，今日一見即明之。學力深淺有賴於時間，於此得一切證矣。

三日。撰偏旁多初文考。

九日。校淮南子泰族篇。「莖柯豪芒，鋒殺顏澤」，「鋒」當讀爲豐。「磨而不玩」，「玩」當讀爲刓。

十日。孫蜀丞來，以北大景印彼所藏程緜莊青溪文集見貽。自謂皆頗審諦。

十一日。寫淮南子證聞。近日校此書已訖二通，頗多新得，故寫之。〇商務館來書，告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已出版，寄來十五部。

十四日。閱呂氏春秋。謂「府腫」即浮腫。檢朱起鳳辭通，則已言之。

十七日。在淸華圖書館偶翻閱書評索引一書，載有上海華年雜誌署名「無爲」者批評高等國文

法文字。因至雜誌室借閱之。文篇幅不長，於余書稱頌備至。大致謂馬建忠以後無佳著，故文法不爲人所注意。此書詳馬所不詳，發馬所未發，不愧爲馬氏之後繼者。著者深通音韻訓詁，故多特殊之發明。卷中舉例豐富，不落空談，是其特長。眞足爲讀古書之助也。此文載該雜誌二卷三十六期，乃民國二十二年出版，到今已四年，不知「無爲」爲何人也。

十八日。與某君書論詩經言字。

二十日。前以小學金石論叢貽張孟劬、東蓀昆仲。今日得孟劬書，以孫德謙駢文見貽。書云：「弟自移居西郊，衰疾日增。舊臘方點校永憲錄，竟爲風邪所襲，一病幾革。今始下床，忽奉大著論叢之頒。急讀一過，沈疴頓起。敬謝，敬謝！凡學之立也，必先循軌道，而後方可以言歧創。公之學精塙，而又能自開戶牖，具創通之美，不待言也。而弟所尤佩者，則不墜乾嘉大儒家法也。今之綴學，知稗販而不知深研，知捷獲而不知錯綜。以此求異前輩，而不知適爲前輩所唾棄。卮言日出，往而不返，則其能讀尊書也亦無幾人耳。弟少年亦嘗究心聲韻訓詁。涉世爲口，徙業乙部，斯道不談矣。然能知公學之精博，自謂差不後人。天未喪文，延樸學之一線，其必在茲乎？」良友過許，且慚且感！先因後創，余雖不克任，然治學次第當如此，則篤論也。余恆謂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溫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亦孟劬此書之意也。

三月。

三日。遇鄧叔存，云陳獨秀得余文字，曾有緘致渠，於余文有所批評，亦頗表贊意。適其時日人

鬧自治甚劇，其家人畏禍，取陳緘毀棄之矣。聞之甚以爲惜。

六日。訪余季豫。季告余，孫蜀丞盡數日之力讀余小學論叢，極爲傾服。但謂自序作大言爲可不必耳。余笑謂季云：「人曰余爲大言者妄，百年之間不爲一大言者愚。余伺其閒，遇有兩三分可爲大言之時而一爲大言。乃所謂時然後大言者，不亦可乎？且蜀丞肯盡數日之力以讀余書，讀訖不能不表傾服，然則余之爲大言，固不當耶？」季聞余言，亦爲囅然也。〇商務王雲五來書請編中國儀禮史，辭之。

十一日。余讓之（遜）世兄見告，勞貞一（榦）與渠書，謂讀余論叢金石跋文，極佩服。勞君爲文毅後人，湘士中後起之秀也。

十三日。劉詩孫來書，贈其大父岳雲著食舊德齋雜著。

十四日。訪沈兼士。告余曰、聿、遹諸字義頗精。出所藏費玉衡窺園圖，囑爲題記。前有王西莊、江艮庭題語。又出段硯相示。硯爲玉制，木蓋鐫「經韻樓」三字。兼士得此以名其齋也。〇日本安田正明來，云曾讀余高等國文法。〇江西秦翼云來書云：「讀小學論叢，愛極不寐，一夜三復。平時若有所獲未能道出者，論叢則已從容中述之。」並質疑數事。

十五日。劉宏度寄所撰文學通變論來，武大季刊單印本也。〇馮芝生寄所撰莊子內外篇之分別來，燕京學報單印本也。

廿四日。撰釋呬篇。

廿八日。日本東方會小竹武夫偕京城大學助教授本多龍成來。本多贈朝鮮苔紙信箋，爲余攝影而去。

廿九日。周休士送印昆先生夕紅樓詩續集來，爲余題師友遺札七絕一首在第一卷中。

三十日。撰釋桎梏篇。

三十一日。余請學校傳鈔錢大昭廣雅疏義，借來讀之，不逮王氏疏遠甚。

四月。

二日。淸華學報十二卷二號出版，載余著讀左傳小箋。

四日。看制言雜誌三十七、八期。內有呂氏春秋開春論集解，採及余拾遺之說。〇權生國慶由南京來書云：「丁鼎丞（惟汾）見余講義，極表傾服。謂『由其見地之深，可知其用力之勤，今世殆罕其匹』」云。〇飲席遇孫蜀丞，謂余書成績偉大，任到何地，不易摧破。又謂高閬仙亦贊許之云。

六日。爲沈兼士題其所藏費玉衡（仲璣）窺園圖記卷子。

七日。淮南子證聞撰訖。凡費五十餘日。〇飲席遇日本人永島一郎，爲去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者。告余云，帝大藤岡勝二博士授中國文法，以馬氏文通爲教本，而以余文通刊誤及高等國文法輔之。〇日本眞武直新從南方旅行北來，曾至長沙。見告云：日本某醫學博士近日曾撰一論文，謂日本人血液種類與湖南人相類。此文曾譯成中文，遍布中國各日本領事館。渠至長沙時曾見之。

十日。昨日得三妹書，云大人病益甚。今日發電問之，得復電云「稍好」。

十一日。遇趙斐雲（萬里）。見告：「日前從朱佩弦處假得小學金石論叢，在歸途汽車中讀之，竟遺失錢袋於車中而不自覺。幸爲車役拾得，乃免損失。君書引人入勝，吸力之大如此，故特以相告。」○日本高田眞治教授招飲北海留別，索余贈詩。因步倫哲如奉贈原韻有作云：「便便君是漢家邊，觀國西來領衆賢。嘉惠已承分典冊（君以所著孔子學說見贈），高談况喜接華筵。羣經本自尊喬岳，大海從來納百川。且共泛舟拚一醉，清風明月不須錢。」

十九日。讀陳昌齊淮南子正誤。余前校槽柔讀會矛，陳已先言之矣。

廿一日。前致書丁鼎丞（惟汾），今日得覆云：「字義同緣於語源同」之說得先民創作之精意。丁於余釋屬一文有所補充，謂「爾雅釋山『獨者蜀』，方言『蜀，一也』，蓋謂其挺然獨起。」以陽一陰二之說核之，說亦有理。○撰釋䛩篇。

廿三日。撰釋諝篇。諝訓智，得義於䟽窗之䟽。聰得義於窗。憭訓慧，得義於寮。訓穿之朙得義於囧，囧有明音也。此義兩年前卽爲諸生言之，今日始寫出也。

廿三日。撰釋㸚篇。謂卽「窗牖麗廔闓明」麗之本字。

廿四日。撰釋用篇。謂卽今桶字。往治龜甲，卽得此義，今日始寫之。

廿五日。晨游頤和園，午返清華。到圖書館，參觀同人藏品展覽會。馮芝生藏古兵器甚多；書畫鄧叔存所藏最精；館藏有太平天国門牌一紙，珍品也。

廿六日。撰釋凵厶篇。謂凵爲坎之初文，開口義當屬厶，故呿、祛、胠皆有開義。

廿八日。閱東方雜誌中實庵字說。獄、辱二字說與余同；謂臥、監、臨從目，不從臣，甚精確。惜其他多臆說耳。

五月。

二日。撰釋脽尻屍篇。○撰釋[illegible]肫朏篇。

三日。得寧鄉魯實先書，寄示所撰史記會註考證駁議，凡二萬餘言。聞見甚博，且通曆法，未易才也。書云，「讀余小學論叢諸書，有深研之功，有獨見之慮，佩服無已」云。晚訪余季豫，示以魯君文字，季豫亦稱賞之。讓之世兄謂魯曾在北大史學系旁聽。

四日。撰釋姊篇。姊蓋得義於次。娣爲女弟，姊娣即次弟也。○老父病，望余歸甚切，定即日南行。連日料理雜事，向清華請假，遂於七日晚登車南行。

八日。同室高晉生(亨)，舊清華研究院畢業，將赴開封河南大學。高在河大亦任文字學課。告余謂邢即門楣之楣象形初文；說至確。渠現著文字通典，取古書中異文通借之字，依古韻部編次之，已得稿本二十冊云。高旋介藍孟博(文徵)相見。藍君爲高君清華同學，亦在河大，任教歷史。

九日。到漢口訪徐行可。渡江到武漢大學，訪譚戒甫、劉弘度、任贛忱、方欣安、吳子馨。贛忱出示新得宋刊林之奇拙齋集二冊(共四冊，其二別在徐行可處)。婺本麻沙左傳杜註殘本及明刻鶴林玉露諸種。○晚登粵漢車南行。

十日。抵家。大人衰憊殊甚。余淒然淚下，大人亦老淚縱橫，不能已。

十四日。慈親大祥祭，升主於祖龕。

十五日。高晉生寄所著莊子今箋來。

十九日。訪耔穀丈（典球）。謂余云：湘省當局及黃劍平（士衡）皆希望余留長沙修湖南通志。余未置可否，聞修志事意見紛歧也。

廿一日。往東鄉拜大父及慈親墓。

廿三日。高生松兆寄所撰泰興方言疏證來，生畢業論文也。擇其允當者錄之。

廿五日。皮皓白來，請余任湖大教授。余以父病爲神志不清，乃慢性病，秋冬決無法北行，諾之。

廿七日。龍孟繩（祖同）贈研仙先生所著小學蒐佚十三冊。○商務印書館版稅單來，小學論叢一月底出書，至三月底整兩月，售出三百十部。

三十日。訪徐紹周。出示鈔本天荒外史，題「野雲道人述」。記明代大政及災異，訖明亡而止。書縫有「祿隱園」字，不知撰者爲何人也。○題長沙王氏四世手澤卷子。葵園先生之子延祺屬題。

三十一日。撰釋兆篇，謂是簪之指事初文。

六月。

二日。李肖聃寓遇劉湘生（永湘），弘度之弟也。極稱詞詮之美。云前購一冊已破，又重購一冊矣。

四日。得張昕書，云以木工為生，欲治國學，讀余文法而好之，欲師事余。質疑數事，頗有理解。

五日。沈羹梅（兆奎）來湘，欲觀葉定侯藏書，偕至葉宅。有宋本說文、古史、宣和書譜、汲古閣抄重讀千字文等。

八日。拜伯兄墓。歸看清華諸生寄來文字學報告。河南張生卜庥謂罰字从刀，謂象刀，以書呂刑罰鍰為證，說極精確，極為可喜。○周懷霜來，詢之為周蓍生先生（鑾詒）之孫。據云研仙先生小學蒐佚為渠所編次。

十日。偶檢書，得鄭業本無傾寶集。閱之，知易效為鄭所著。余前得其稿本於漢口，不著撰人，不知為誰著也。○荆門胡宗瑗來書，謂私淑已久，推挹備至，有「段、王無此精粹」之語。並以所著商君書校釋臣謬為贄。

十四日。撰釋許篇。謂午為杵之象形初文。從言卽曲禮鄭註所謂送杵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前呼邪許」，乃用許字本義也。

十八日。平寓轉到張孟劬及陳仲甫書。張書見示校訂清史后妃傳稿數事。陳書排斥六書之說。

廿七日。答訪周懷霜。出示其大父蓍生先生所藏鉩印譜十冊（名共學齋印譜）及與其姻家陶履謙手札多通。字精美，論學問事亦不惡，湖湘前輩中之佼佼者也，卒時年纔二十八，惜哉！

七月。

三日。到雅里中學，觀美國人柯強所藏古物、古鏡甚夥，車轄一雙甚精，明器有陶鞋，前為單梁，

與今制無異。

五日。沈兼士寄渠與丁梧梓(聲樹)論文字書來，卽前與余談及曰、聿、歔諸文皆有回旋之義者，文頗精。

七日。張菊生(元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中有謝剛主(國楨)清代書院制度變遷考一文，論及時務學堂，涉及余名字，謂著籍者若蔡鍔、范源濂、楊某於事業學術皆有所建樹云云，令人慚恧。

九日。閱日報號外，報豐台日兵與廿九軍激戰，北平外城皆閉，深爲駭異。電平寓問安否。復電云平安。

十二日。電內兄張迪人，請其設法令眷屬南歸。夜得復電云：「平市安，尊眷明日往津。」爲之少慰。

十三日。迪人電告，「車停未往津」，令人焦急。

十四日。婦毅君電云：「平靜，少緩行。」

十五日。迪人電告：「平滬有車通。」

十七日。得毅君南京電，知已於十五日到南京，家幸脫危城，爲之大快。

廿二日。侍大人由老屋移居三妹新居德莊。

廿七日。得五兒廿三日天津來書，云平寓一切已處分完畢。

廿八日。得內弟張覺人南京電，云家口於廿五夜乘江大輪南行。

三十一日。江大輪到，眷屬大小無恙；歸來實爲幸事，惟五兒留津未歸耳。

八月。

一日。電平、滬、寧，告眷屬安抵湘。

二日。湖大送聘來。

六日。到王宅，參加葵園先生九十六歲公祭。

十三日。函馮芝生、朱佩弦，向清華請假一年。

廿三日。撰葵園先生管子集解序。

廿六日。午夜，五兒德驤歸。前月二十九日在天津，從炸彈下倉皇逃出，不死者一間耳。沿途皆持山東教育廳所發學生逃難證乘免費車而歸。

九月。

四日。訪梅月涵，告以擬請假一年事；因余寄平書恐渠未見耳。

六日。訪左坤臣（復），觀所藏古物及陶器。

二十日。商務印書館版稅單來：小學金石論叢自四月至七月末日，共售出五百五十五部，連前共售八百六十五部。

廿五日。張舜徽來，致徐行可贈陳漢章撰列女傳斠註一本。

二十八日。聞朱德第八路軍大勝倭寇，可喜！

十月。

八日。在岳麓山有敵飛機警報，聞擲彈聲。後聞知爲炸株州、醴陵，死傷多人。

十八日。以避轟炸，大人移居東鄉西數沖莊屋。余亦由德莊移居河西十佳沖龔家大屋。

廿五日。馮芝生書告，余請假一年，淸華會議正式通過。

廿七日。得張卜庥書，云到湘四日，屢訪不遇。聞余移席湖大，尤爲悵惘。蓋張生於文學極有興趣，故有此言也。

三十日。得張淸常書，知已寄書四十五包來湘。

十一月。

八日。時局擾攘，心志不寧，自八月廿二日序葵園先生管子集解後，不執筆爲文者兩月餘矣。撰釋圖篇。後讀殷虛書契考釋，知羅振玉先有此說，惟余說較詳耳。

十二日。王雲五來湘，招飮於曲園，遇梅月涵、趙元任、袁守和、徐森玉等。

十三日。在岳麓山遇梁思成夫婦。思成欲得余漢婚喪禮俗考，約贈之。

十四日。撰說耿介篇，謂耿本當作H，H介猶今言界限。

十八日。得朱佩弦書，云聞聞一多轉述余「許」字新說，極佩其精湛。

廿四日。敵機投彈東車站，聞死傷甚夥。近日戰事極惡，政府遷都重慶。思之令人欲絕。

廿六日。夜悟淮南子原道衍老子之說，而俶眞則衍莊生之義，實以道術爲之旨也。

十二月。

一日。始增補淮南子證聞。

四日。新化蘇維岳來，以其毛詩著述求序。

七日。由龔家老屋移居鄰近方復初家，與方叔章同屋。〇得余季豫書，憂憤滿紙。自署曰「鍾儀」，以楚囚自況也。書言吳檢齋已離平。高閬仙恐見汙，閉門不出。張孟劬已遷入城居。

廿五日。以決計令家口赴寧鄉避難，到向家塅謀賃屋，宿沈子成丈寓。次日賃就向宅屋。

廿七日。返省。

卅日。毅君率家小離十家沖入城，明日乘小輪到新康，轉乘肩輿赴向家塅，寓向淑予舊屋。余則移楊湖大焉。

一九三八(民國二十七年戊寅)，年五十四歲。

一月。

一日。赴東鄉，大人病況如故，大小溲皆不自知，晨起溷滿牀褥，令人焦慮之至。

廿三日。陳公培前見訪。語余云：「對字从丵，从寸，有闢草萊之意。詩云：『帝作邦作對』，以對與邦對言，疑義與邦近」。說殊有理。今日撰釋對篇，謂對从士者實从土。許君所謂从口者實从口。

補充陳說。

二月。

一日。陳援庵寄所著薛氏五代史輯本發覆來。其書取四庫館臣輯佚時諱改諸文爲虜、夷等字。擧例羅列，事頗尋常，而名爲「發覆」，似不免於張皇矣。

十一日。大人病劇，五時見背，余遂爲無父之人矣。痛哉！

十七日。晨有警報，敵機在新河機場投彈多枚。是日彈聲及高射炮聲皆清晰可聞，在余爲初次也。

十八日。在老屋行祭奠禮。以時局不安，僅通知至戚、密友若干人，受弔。

十九日。晤聞一多，告余近讀楚辭新得。「固亂流其鮮終」，「鮮」當訓不以善終之鮮，其說頗確。

三月。

五日。曾星笠見示所著莊子說。謂反衍卽畔援、伴奐；大蹇當爲扴騫之誤；謝施卽斯弛。說皆審諦。

十一日。李肖聃輓大人云：「勵節志符伯起，憂時心契靈均；身世際艱危，再閱滄桑傷此老。長君共宦金台，仲子同浮碧海；朋游若兄弟，卅年生死見交親。」詞意懇摯。勵節、憂時二語，尤足概大人一生志事。

十四日。得余季豫書告，張孟劬近得胃疾，與渠書問余近狀。高閬仙足疾已癒。孫蜀丞近益收

斂。際茲危局，伏處故鄉。故友關懷，只增感喟。

十五日。平江彭葛懷（澤陶）來，贈所著書，又別一種求敎。

廿一日。撰釋最篇。許讀如朝者，古人字音不定，旦、朝同義，讀旦亦如朝也。

廿四日。在趙壽人（曾儔）室見柳翼謀（詒徵）與渠書，謂江南圖書館中精本寄存故宮京庫者，於南京陷落前已運出京，未爲寇得，爲之一慰。

卅一日。曾星笠來談，謂擬定古韻爲三十部。於黃季剛二十八部外，取其豪、蕭部分出入聲一部，此與黃永鎮、錢玄同相同者也。其他一部，則取微部分爲二：一爲齊部，開口之字如衣、伊等屬之，以與屑、眞爲一組；其餘合口之字則仍爲微部。詩經中齊、微二部雖偶有交錯，大致劃分云。

四月。

八日。聞日前津浦線我軍大捷，爲之振奮。

十日。敵機炸岳麓山，湖大圖書館被燬，國文系學生黎圭遭難，此外死者尚有學生一人，工友一人。是日，余以大人營葬事清晨入城，免於當場驚悸，爲萬幸矣。

十二日。到西藪沖莊屋，族祠主事者設席祭大人。

十三日。起柩，午後抵橫沖陳長林家。

十四日。大人殯下窆。

十五日。閱說文。𣥠即[illegible]之初文，㗊即吸之初文，吅即讙之初文，此皆象形，會意變爲形聲，所

謂形聲爲尾閭也。

十七日。拜大父墓後入城。

廿一日。與曾星笠談。星笠於廣韻確有心得，非時流所能及也。

廿七日。岳麓山被炸。劉腴深（善澤）有刼後告存詩，索余和作。余勉成步韻二律，有「焚書竟復來秦季，殺士居然效晏桃」二語（湖大死三人）。趙壽人稱不置，信阿好也。

五月。

廿二日。徐州昨日失守，南京之門戶撤矣。

廿三日。復陳仲甫書。前以不知其所在，未能作復。伯峻姪新由武漢歸，道曾與陳君相見，因復之。○李肖聃來，云近作詩甚多，有贈余一首，有「碧海迢迢識姓名」之句，渠頗自賞云。

廿七日。瞿菊農見告，張東蓀日前過長沙，渠曾到車站相見，知孟劬尚寓燕京大學。國機曾飛廊房及南苑投彈，北方人心大奮。聞台兒莊之捷，尤爲鼓舞。

六月。

三日。撰詩謂山蓋卑解。談蓋爲盍，何不也。

九日。與周子若（德偉）談，見告其曾祖母爲李元朗（文炤）先生之妹，元朗又周出也。述元朗佚事，大抵皆術數之學。○王啓湘（時潤）贈所著周秦名家三子校錄來。

十九日。晤彭德尊，言馬氏繹史今本乃改版，與原書多不同。德尊曾游山東，故知之。

二十日。閱陳杏驄（繼訓）詩文集，用力頗勤，惜多不檢處，如陶氏婦墓誌，乍看似是其妻，讀之，則子婦也。詩爲「岳麓曾都晦庵詩，元史胸羅使節閒」，文理皆不合。

廿五日。校評結束，返向家塅寓。鄉居讀漢書，撰札記。

七月。

十七日朱佩弦來書，邀余返清華任教。

卅一日。聞九江失守。

八月。

二日。聞倭奴在中俄邊境尋釁挑戰。

十五日。聞俄、倭停戰，我國又當吃緊矣，爲之悵悵。

二十日。在古沖何申甫家撰釋開閉篇

廿二日。劉腴深進有詩題余所著書云：「學從西漢溯周秦，派接乾嘉更出新。當恕吾家劉季緒，盡如君製詆何人？」良友過譽，固所深慙。然非知余深者不能道也。

廿三日。洪兒告余，六兒已往陝西。

九月。

一日。商務印書館取大學叢書中六十種爲自修課本，設函授學校，高等國文法居其一，爲擬試題及答案五十則付之。

四日。清華同人寄旅費來。

十七日。復清華同人，告不能行。

二十日。近日讀史及曹魏事，成詩云：「坐對溈沱閱古今，秋來寒雨氣蕭森。請張致死悲劉曄，揖讓辭官笑華歆。着代無憂還抱頸，應機揮涕却誠心。絕憐少女懷先識，恍見當年漆室吟。」

廿一日。得余季豫書，云：「張孟劬養病，足不下樓。不相見者已年餘。沈兼士於外事一切不問。高閬仙閉門養疾，並授課事亦不肯任。僻處荒鄉，聞故友近狀，爲之一慰。

廿六日。閱長江著中國之西北角一書，册首有臨潭之牦牛市照片，即說文所謂西南夷氂牛也。書云：「酒泉以西戈壁生白草，俗名駱駝刺。」知王輞川塞上作所謂「白草連天野火燒」者即此物也。

十月。

廿七日。因廣州失守，武漢危急，湘垣附近已不可居，率家人離向家塅到省，擬隨湖大避往湘西。

卅一日。乘湖大校車別長沙，晚抵桃源，寓省立第四中學。

十一月。

五日。暫過桃源，遇昔年同學多人，成詩一首示之。云：「一堂曾幾日，忽忽歲年過。坐看山河碎，空餘涕淚多。旻天寧樂禍，狂寇未提戈。好樹百年計，終期覆醜倭。」

六日。爲陳倚石題畫云：「年衰萬慮除，世亂百憂積。安得住壺中，十年如一日？」「九州十萬里，無處着身安。獨有杯中物，能教天地寬。」畫爲一老人，前置酒壺一。

十日。久待校車不至，敵機日來桃源。不得已，僱民船西行。在船中十日，閱鄒韜奮萍踪寄語一、二、三集。所記蘇俄事，多可取法者。

二十日。抵沅陵，始知長沙十二日夜大火，全城皆盡。此焦土政策之賜也。

廿三日。抵辰谿，賃居劉家巷。

廿九日。得何申甫書，知清香留老屋幸存，爲之大慰。

十二月。

三日。長沙大火，恐其時洪兒尚在省，念之不置。今得書，云十二日離長沙，未驚火刧，爲之大慰。

十一日。向復庵（紹軒）招飲，赴之，出示所藏古器。

十四日。去年四月撰釋謚篇明謚、誹、詆三字之語源。後悟得謗字从旁，旁之言薄。今日又悟得譏、誚二字：幾謂微，肖假爲小也。

二十日。閱說文。萐莆，萐訓扇暑而涼，於箑訓扇同源。

廿二日。何申甫來書言麻園嶺余新築無恙，馬王街仲姊屋則全燬。○書籍簏運到。書數種被鼠齧不能用。今年暑假中整理之漢書札記，齧傷其半，尤可惜。

廿七日。撰釋卩篇。卩爲𠨍之象形初文，𠨍乃後起加聲旁字。印从爪从卩，乃初民以手脚摸爲印記。

廿八日。在任贛忱（凱南）處見郭耘桂先生所著楚辭，厚册凡十餘册。功力之深可以想見。以

係孤本，未敢借讀也。

廿九日。撰釋裕篇○撰釋遯篇，謂豚喜逃遁，以孟子「如追放豚」爲證。○八月間撰釋開閉篇，稿旋失去，今日重寫，加闢字古文說於其中，改題曰釋開闢閉。

三十一日。撰釋伯篇。○得妹丈周季良書，云淸香留老屋雖未被火，但搶刼一空。古書疑義舉例叢刊版片與焉。

一九三九（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年五十五歲。

一月。

二日。撰釋旱篇。

三日。悟卬字从匕从卩，訓望欲有庶及。匕爲反人，卩爲𠨍，與企字从人从止構造同，義亦相近。危从卩，乃跪之初文；跪爲危加形旁字。因補入釋卩篇。適曾星笠從益陽來，語以諸字之義，星笠擊節嘆賞，謂形、音、義三者無一不合。義雖新創，精確不磨。

五日。撰釋吳篇。謂夨从大變，即假夨爲大，故訓大言也。此義早悟及，未暇記出。昨與星笠談及此，故表出之。

十一日。得朱佩弦書，云渠與聞一多皆極盼余赴滇共事，下年度仍當設法相邀。語極懇切。

十四日。撰釋夊篇。謂夊即灸之指事初文。○悟肥字从卩肉，以𠨍上之股、𠨍下腓腸皆肉最多

處也。補入釋卩篇。

十七日。趙壽人談翁同龢與李鴻章構隙事云，曾國藩劾翁同龢書，摺出李手；其詞極厲，殆欲殺翁，此釁始也。太平天国時，李攻取蘇州，得蘇人所建忠王李秀成德政碑。翁、潘（祖蔭）先人皆署名；後翁齮齕李，李即挾此以脅翁，故翁恨李刺骨。光緒乙未年，翁謀殺李，恭親王力救始免云。又述己亥、庚子李出督兩廣事甚悉。壽人爲文忠內姪，故知其詳也。

二月。

十一日。次劉天隱（腴深自號）見懷詩韻五律云：「自與故人別，天涯涕淚多。無緣共樽酒，浪說結煙蘿。斑鬢欣猶健，新詩定不磨。昨宵圓好夢，湘上著漁蓑。」七律云：「我來千里幾開關，一廡辰沅二水間。苜蓿生涯餘落寞，轆轤心事愧安閒。人如秋鶴衝霄去，詩並衡雲失徑攀。一事輸君須記取，高樓吟處是名山。」

十二日。題李肖聃東游百詠後二首云：「一書不報經三月，百首傳來敵萬夫。我亦當年蓬島客，朱顏人已白生鬚。雲開秀句驚江海（君留學時有「海中得句萬雲開」句），鶴上青雲戢翼回。官祿自貧文自富，天公終竟是憐才。」

廿七日。兒德洪自沅陵來省余，留五日去。以詩示之云：「昨送阿姆去，今朝爾復行。老懷禁幾別，新歲此荒城。結友求三益，持身在一誠。兒年行及壯，端不用叮嚀。」

三月。

一日。成調曾星笠詩云：「一日千回看眼青，幾生修到與居停。豐神朗玉迎初日，顏色明霞映遠汀。曾假新詩勤扣戶，若成好夢祝無醒。閉門謝客吾方事，莫共抽思入杳冥。」

三日。送曾威謀(昭權)歸湘鄉詩云：「困臥荒城猶見汝，未驚勝母忽回車。誠知別後增懷想，欲辨留行奈囁嚅。墮溷人人愁范縝，誦家夜夜夢於菟。(校中溷軒危欲墜，又患無水可飲。)君家舊有蔬魚教，種釣閒來好著書。」此書頗道出同人人人所患苦。星笠告余，見者皆賞爲親切云。

四日。近日晝陰夜輒雨，成詩云：「白日沉沉陰，入夜浪浪雨。世變何太急，天公效鼯鼠。」

六日。昨日農曆正月十五日爲元夜，星笠招諸同好茗果，有詩。依韻和之云：「青茗甘同夏日冰，萬錢安用效何曾？今宵一室融融話，往歲千街步步燈(涅盤經載：元夜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燃燈十二里)。顧我銜杯偕婦子，多君擘果餉賓朋。傳柑猶得沾餘瀝，勝似山中後粥僧(余今日得橘一枚)。」

十一日。星笠入夜切齒甚急，賦詩調之云：「蜂房比屋似連床，睡熟詩人切齒忙。乍覺床柯棲啄木，却疑衙鼓報升堂。隔窗雷息遙相和，守夜霜更不獨長。料得小蠻假白傳，難禁聒耳起徬徨。」

十六日。撰讀吳愙齋中丞字說書後。文成後繫之以詩云：「新書一卷不盈握，勝義紛披足解頤。朝旭摧霜嗟許鄭，晴雲開霧見倉斯。請纓未繫胡兒頸，求雨曾窺董相姿。狂寇又深吾欲老，短文裁罷淚如絲。」

廿六日。撰說箒、釋膊、釋紳三篇。諸義皆昔年所得，以義簡未寫，今始寫之。

廿七日。撰說皭、釋步𣥠、釋希三篇。

廿八日。撰釋甚、說卦、說卟三篇。

廿九日。撰說駿、釋麤二篇。〇聞南昌失守，令人喪氣。

三十日。撰釋識篇。

四月。

四日。撰說驃篇。

五日。撰釋甬篇。

七日。撰釋坻篇。

八日。撰釋櫪橪篇。

九日。撰說嗌篇。

十日。撰說弦篇。

廿一日。撰釋夙篇。

廿四日。到沅陵治耳閉。

廿七日。返辰谿。撰釋腒篇，謂得義於直。

廿九日。醫治耳無效。忽憶昔年耳閉，適暑假歸省，慈親令日進糯米粥，遂復聰。返辰谿後試

服二日，耳遂大通。乃知病仍由中氣虛弱也。

三十日。敵機炸辰谿城。余寓近車站，鄰室投一彈，死老婦一人。是日余率七兒到後山暫避。八、九兩兒病臥床上，婦看護兩兒，不能出。純女以母不行，亦不出。機去後，冒火焰急歸視，幸未被炸。然院中落一長方形大石，前簷屋瓦皆墜；主人視龕神主皆在地上；室中塵土滿地。鄰彈相距不過十丈許。脫稍偏，妻子四人成齏粉矣。校中同事同學紛來慰問，皆勸余他遷。

五月。

一日。去劉家巷寓，移寓對岸湖大校舍左近。

十九日。撰釋名拾遺。

廿一日。得師範大學通告，錢玄同於一月十七日在北平逝去。玄同天資明敏，讀書努力，於音韻之學有心得。蘆溝橋事變後，以養病居北平，倭人求之，終不出。周作人爲其友，錢稻孫爲其姪，皆已附逆。玄同獨不受汚，志節皎然，尤爲可敬。然玄同一生大病在於好利，其與黎錦熙狎昵，彼之友人無不非之，而玄同不顧者，以利耳。記十餘年前，玄同任教清華，一日與余及張怡孫(煦)三人同車入城，車中玄同謂余云：「君治學語必有證，不如湖南前輩之所爲。而做人則完全湖南風度也。劭西做人脫盡湖南氣，而爲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頭也。」怡孫後相見，語及此事，云：「此公與君疏而與黎親，但其胸中何嘗不明白。」余謂此可見玄同爲人之矛盾，亦可見玄同爲人之天眞也。○周生鐵錚爲余購得世界書局出版古書字義用法叢刊來，此翻印余輯刻之古書疑義舉例叢刊，而益以經傳

釋詞及吳昌瑩之經詞衍釋，亦便學者。余叢刊版片已燬，有此足以代之矣。〇曾星笠自益陽返辰谿，索同人賦詩。王疏庵有作，因次其韻云：「佳人去後倦成詩，寂寞辰陽曆一時。月到上弦初弄影，蠶經三卧復抽絲。差欣虎尾餘生在（疏庵卜易，得履六三「履虎尾」云云，既而辰谿被炸），難遣龍頭矮屋悲（校舍所在地名龍頭腦，近日苦熱）。白社風流定堪繼，吟壇況有遠公持（星笠自號半僧）。」

廿八日。撰釋次、釋⿰車亟、釋嬰稷三篇。

六月。

三日。撰說胡篇。

五日。撰說證篇。

十日。習淮南子，悟原道篇之霄雿即逍遙。前撰拾遺時未及也。

十一日。得余季豫書，知北平諸友近狀。

十八日。和劉弘度觀演苗可秀事有感作。苗，東北大學學生，以抗日殉國，弘度弟子也。詩云：「無端狂寇掠三邊，殺賊終軍正少年。縱有貔貅師百萬，漢家終見服柔然。」「柔情壯志兩紛歧，萬感淒涼別婦時。易水歌聲催上馬，只餘殘月照羅帷。」「猶有門人作鬼雄，幼安無負客遼東。浮雲蔽日須臾事，夕照從來分外紅。」

七月。

五日。撰莊子拾遺訖。

六日。周生從長沙來，告余云，劉天隱於淮南子曾有所造述。讀余淮南拾遺，許爲「追蹤高郵，俯視德淸」。此與余自許者正合，天隱眞解人也。

十二日。撰溫故知新說，溫故不能知新者謂黃侃；不溫故而求知新者，謂胡適也。

十九日。以擬入學試題翻閱商務館出版傅東華編復興高中敎本。書中文法部分多用余說，例言中及之，有「得力甚大」語。

廿三日。近日憤於國難，治公羊春秋，欲撰述條例，春秋大義述始此。

廿四日。悟厃从人在厂上，爲危險危之初字。以危爲厃，乃復制跪字。此與气、氣、餼之孳乳正同。詹字从厃者，以厃爲屋危之危。余前謂厃爲檐，當訂正。

廿五日。鄰居張姓有弟被征服兵役，兄代之行。贈儀程一元獎之。適何申甫在余寓，亦贈以一元。

三十一日。聞陳愼登（朝爵）之訃。愼登能詩，老遇時艱，流離困頓以死，殊可憫也。

八月。

六日。閱蘇聯哈耶瑪所寄日本論，敍述頗詳。結論謂倭經濟力弱，必當崩潰。

十四日。在某處見王湘綺先生手迹冊頁，論詩文語多精到，字迹亦美，係先生與其四子婦楊莊者。

廿三日。敵機炸辰谿兵工廠。

九月。

廿一日。敵機來辰谿，湖大校舍被炸，燬教室數間及教員宿舍四棟。余室存書五、六種，被一床，皆成灰燼。同事有書籍衣物全燬，一身外無長物者。余避之防空洞中，幸未受驚。

廿三日。敵機又來，炸附近松溪口兵工廠。

廿九日。遷居馬溪楊宅，距校舍較遠，可避轟炸也。

十月。

二日。某生來書，述劉天隱語，謂余小學有實過乾嘉諸儒處，治小學當以余爲宗云云。聞之令人增愧。又言天隱極贊余溫故知新說，謂並非謾罵。

六日。國軍收復湘陰，倭寇北竄，長沙可暫安，爲之喜躍。

十一日。悟慕从莫聲有義，蓋莫、無音近義亦近，因無生慕，猶欲之从欠也。轉欠爲形而莫爲聲耳。

十四日。曾星笠從益陽來，余以近著春秋大義述稿示之。星笠謂裒舉大義，遠勝劉逢祿書，贊嘆不已。余處此窮鄉，日在敵機威脅之下，惟以讀書自娛。獨居無友，孑焉寡儔，得知友一言，勝於封侯百里矣。

二十日。悟公羊傳隱公元年「且如桓立」，且當爲藉之假字。

廿一日。到湖大辦事處，見學校新購湘報數冊，中有時務學堂月課榜示，余兄弟名皆在焉。忽

忽四十餘年，兄已去世，而余亦垂垂老矣，爲之悵惘。

廿四日。撰易牙非齊人考。據墨子節葬、魯問二篇，列子湯問篇，漢書元后傳，後漢書南蠻傳，知殺長子爲戎狄之俗，而牙行之。易、狄古通，牙蓋狄人。

廿六日。曾星笠來談，以易牙文示之。星笠云：「顧氏日知錄雖事考證，必先有一主旨在胸。若其考證無益於世道人心，不爲也。此人與顧氏宗旨相合，故爲佳文」云。余笑謂余爲文時初無此意，得君說而余文增重矣。近人喜云爲學問而學問，與星笠所言不合。然其言自有此見，不可厚非也。

廿七日。和何特循(衢)見贈原韻云：「一月何曾笑口開，瓊瑤忽自故人來。壯心已爲烽烟盡，短鬢寧禁日馭催？世上難逢古稀叟，庭前早見不羈材。漢家舊是神明冑，未信昆池纔劫灰。」

三十日。喜李肖聃、曾星笠先後來辰，次王疏安韻作云：「故人稅駕見源源，劫後相看喜並存。胡馬已奔湘水靜，德山乍聚酉山尊。匠人不顧樗爲社，賀客寧知弔在門？未信蝦夷能制夏，好將經訓養兒孫。」

三十一日。翻閱康有爲春秋董氏學，將董生書分類鈔錄，在康氏著述中尙是較爲平實者。惟口說中謂說苑諸書所載皆口說，不悟劉向卽本之董生也。

十一月。

十四日。閱錢儀吉衎石齋記事稿。有李貽德、徐養原、陳壽祺諸人傳誌。陳傳記孫經世爲陳門人，爲學早死，宜經傳釋詞續編書之不佳也。

十六日。看陳立公羊義疏，捜採甚富，不及孔氏通義之精要。

十八日。偶取孔氏通義與公羊疏對勘，知孔氏多針對徐疏立說，實較精彩。

廿一日。金克木來談云：貴州、雲南各書店，書到即售賣一空；羣苦無書可買。知讀書者仍多，聞之甚喜。

廿五日。久不得文玄兒消息，不知其存亡。今日得其河北唐縣合莊書，爲之大慰。

十二月。

四日。劉弘度自樂山賦詩懷辰谿同人。曾星笠謀將來馬溪，示王疏安及余。時疏安正避機山洞中，疏安有詩，余依韻作云：「朔風初緊葉辭條，古幹龍鱗自不凋。好句傳來如面語，故人去後已天遙。雞聲引客窺書洞，鳩首挾人渡石橋。喜見珠璣生咳唾，不須醇酒百憂銷。」

七日。撰釋叉ナ篇。

十九日。閱皮鹿門先生春秋通論，大體平實，而亟稱劉逢祿書，似爲偏見，劉書實無可取也。

廿四日。和王疏安謝招飲云：「四塞塵霾慘不舒，小招聊與素心俱。人生幾得田間飲，肉食還致竹畔居。（酒店前多修竹）。大地犬羊隨處是，微軀牛馬任人呼。何當被甲持戈去，殺賊歸來一卷娛。」

廿五日。讀莊子。悟「叚」字爲叚字。譚長說叚形之壞字。叚即暇。莊子用何暇二字至多也。

一九四〇(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年五十六歲。

一月。

一日。題王湘綺先生手書詩冊。

十八日。讀莊子，取校淮南王書。精神篇「天地覆育」，語本莊子德充符，「育」當作「墜」。

十九日。錄近日讀莊子札記，凡得二十餘事。連去夏所錄，共百十事。○得寓馬溪，漫成一首云：「爲避橫空陣，營巢翠障中。臥床聞好鳥，啓戶見青松。地僻無人到，山深萬慮空。幽居足佳趣，世網任重重。」

廿三日。兒德驤從衡陽來，留七日去。

二月。

四日。答陳仲平助教見贈原韻云：「澧蘭沅芷信芳芬，歸後心空冀北羣。客此蠻荒猶見汝，幾人名理更能文。饑腸無米愁方朔(近日物價奇貴，皆苦不給)，奇字能言愧子雲。手把瓊瑤還一笑，著書辛苦待秦焚。」

九日。是日農曆正月初二日，爲先慈逝世五周年日也。夜夢余從遠道歸小東茅巷舊宅，行至大東茅巷，大雨傾盆。余奔馳返家，入室，見先君子坐案側，慈親坐床上。方向先君欲有言而余遂覺。追念生平，不禁嗚咽。次日，成記夢詩云：「遊子逃生日，慈親棄養時。遠來投舊宅，急雨作奔

馳。喜見情無限，那知夢裏癡。覺來惟哽咽，枕上淚成絲。」

廿五日。撰春秋大義述自序。

三月。

三日。看新劇本雷雨，警策處似紅樓夢，佳著也。

十一日。得羅雨亭（根澤）書，致伍叔儻（一比）之意，邀余赴中央大學任教。

廿三日。撰造字時有通假證。

廿五日。聞大王步有匪患，距馬溪十二里，急移居學校左近張宅。本周叔廈（枬）賃屋，余暫假居之。

廿八日。成移居詩二首：「荒村聞刼質，去去不移時。我愧橋公祖，懲奸肯棄兒。」「誰云四海廣，八口悵何之？賴有周公瑾，巢林假一枝。」

四月。

三日。撰春秋再書狄人說。

四日。撰春秋宋世子痤有罪辨、公羊傳諸已解。

五日。五溪詩社第一次宴集。陳、吳二君主之。索詩，戲答之云：「迦陵詞伯天下賢，梅村擕手開瓊筵。顏酡腹飽狂爛漫，叩門尋我索詩篇。我生樸拙不能詩，愁來開卷偶吟之。追逋火急無地避，欲從王根築台謠。笑謂兩君何整暇，曷不持戈跨鞍馬？中原胡騎正紛紛，長吟短詠胡爲者？君家

勝廣人中龍，大澤一呼咸陽空。期君繩武舉義旆，驅逐蝦夷返海東。不然定戀毛錐子，要辦詩壇中興事。拔幟開壘迎君來，老夫投筆從此始。」吳君詩有「詩壇莫讓楊曾霸，後起陳吳是正宗」之語，故戲及之云。此詩成於枕上，機氣淡泊，頃刻成章。曾星笠見之，大加贊美，謂神似東坡。良友阿好，殊足愧也。

中央大學羅志希校長（家倫）來書促行。

十二日。防空洞中作云：「半年寓馬溪，未識穴居苦。一朝聞盜刼，襆被倉皇去。附郭移龍頭，犬吠夜無怖。晴空警笛哨，奔走不遑駐。君無恨宵人，亦勿怨強鄰。人生有大患，七尺區區身。」

十三日。中央研究院前請各大學教授選舉評議員，同人皆有選舉權，而余與曾星笠獨無之。余貽書質問，今日得復，謂余著述精富，院中人皆知之。特以限於規定，未能列爲選舉人；曾君亦同此例云。此明是院誤，乃以不肯坦白認罪，故爲此讕言。蓋彼所謂規定者，謂敎文字學義訓及音韻者有選舉權，而專敎形者則無之。而余敎固以義爲主，星笠又專敎音韻也。

十四日。以何特循招飲，到丹山寺。寺在辰溪城對岸。登寺樓眺望，衆山拱抱，源水直來，如朝宗然。有畢秋帆（沅）乾隆五十七年題匾，爲「回頭是岸」四字。又有王陽明先生題詩在懸岩上，未及往尋。蓋先生謫龍場時曾經過此地也。

十五日。移居校舍西張盛莚宅，寓此凡五年餘，直至三十四年勝利後也。

十九日。五溪詩社第二集，主者余熙農、譚鶴松。

二十日。送何特循游蜀詩云：「壯歲論交今皓首，故園無分共蠻方。乍揩夢裏憂時淚，又斷樽前惜別腸。三峽猿聲摧日月，五溪鴻爪有文章。歸舟好句兼新釀，愛晚亭邊醉夕陽。」

廿五日。以近日說春秋諸文字示曾星笠，星謂再書狄人考及諸已解皆極佳。

廿六日。熊雨生(正理)、曾威謀鬥險不止，幾於不可收拾。星笠獎戰，亦成狼狽。至於設誓自明，乃服余前詩勿爭之戒。再步韻嘲三君云：「蠻鄉寂寂百無有，忽看龍戰構六九。救死扶傷各不遑，只今空復咎戎首。從來逆耳利人行，寧有良藥不苦口？古訓煌煌戒不爭，何況諸君皆在醜。在昔晉楚爭中原，强兵向戍空奔走。詩云無侮老成人，何意秦違黃髮叟。於今頭焦額復爛，寧有良策善其後？吾謀不用豈足傷，第訝相知何不厚。曾君誘戰觀壁上，頗似鼂生幸居守。未及佐鬭先得傷，可憐此咎終身受。丹心不白指天日，無復可言呼負負。前車已覆後車來，從今尙忽吾言否？」

五月。

三日。五溪詩社第三集，主者曾星笠、威謀、劉衆龍(異)。

十四日。報載鄂北豫南大捷，殲敵兩萬人，殊以爲喜。

十五日。贈畢業生熊嘉麟女士入川云：「熊君精進殊未已，學文乍畢復攻史。負書今向蜀中行，欲看巴渝爲山水。從來山水助文字，不信馬遷有前事。歸裝何物壓輕舟？百數十篇新史記。」

十七日。五溪詩社第四集。

廿一日。吳景超來湖大，淸華同事也。問知檢齋以病卒，傳言倭寇斃之者，非也。

卅一日。五溪詩社題爲龍頭雜詠。余命兒德豫賦之。有「月明何事勞相憶，千里隨人到五溪」之句。兒年止十三，有文思。同事諸君皆加稱賞，亦可喜也。

六月。

一日。五溪詩社第五集，分詠詩鐘，嵌「決、懷」二字。余詠三聯：「決獄書精傳董相，懷清臺峻築秦皇。」得第一。「決戰喜聞淝水捷，懷沙重見屈原悲。」得第三。

九日。撰曹孟其凌虛島小說序。

十五日。前羅雨亭來電問行期，以近日宜昌危急，不欲入川，今日作覆，謝聘。

十八日。聞歐戰法與德媾和停戰，德勢日盛，吾國受其影響不小矣。

廿五日。聞倭奴迫法人停止滇越運輸。唯一海口，亦將斷絕，聞之焦慮。

三十日。五溪詩社第六集。

七月。

十日。余熙農送油印本五溪詩社詩集來。

十一日。羅雨亭來書言，伍叔儻以余辭聘，失望之至，仍堅請行。

十二日。嫻女由沅陵歸，攜來汽水二瓶。連日飲之，神爲之爽。不飲此已兩年矣。

十五日。寧鄉魯實先書來，寄所撰史記會註考證駁議印本來，請作序。書言其新得三事，皆律曆之學。余皆懵無所知，殊足愧也。

十八日。閱說文釋例。謂舟爲孱之古文，已先我言之，說六書多瑣屑不可耐。

二十日。今日各大學統一招生考試。到試場，遇葉孟龍——教部派來送題監試者。告余曾讀余高等國文法。葉，桐城人，北大畢業。〇余季豫來書言，胡綏之年八十二矣，尙在。羅叔言近日已死。在平諸友近況如故。

二十四日。周邦式（長憲）自沅陵來，見訪。余以詩求教，謂古風最好，七律次之，七絕又次之，五律最下。渠自言年十一、二即學詩，今四十五矣。五律最有把握，七律最無把握。見示詩多首，多佳句。談詩頗多心得語。

二十五日。曹孟其來書言，九嶺敵又增兵，長沙人心惶惶，如去年中秋時。

三十日。前投積微居字說文三十首於東方雜誌，今日寄到三十七卷十一號，登載釋兆、許、啚、琰、穽、對、䶂、開闢閉、冘、卩、遯、伯、旱、吳、久、聘、神十七篇。

八月。

四日。書與沈兼士，告以䶂从旦，旦、朝同義，故讀如朝；需从而，而、須同義，故讀如須。足證彼釁从囟讀同𡿺之說。〇書與高閬仙，謂杜詩「劉向傳經心事違」者，傳經者謂傳經於子歆。向反王氏而歆助王氏，故曰心事違也。又「若爲看去亂鄉悲」，「若爲」與「敎妾若爲容」之「若爲」同，意如今語之「怎樣」。以閬仙唐宋詩舉要不及此二義，故告之。

九日閱孫海波甲骨文編，爲余再治甲文之始。

十二日。余前與陳寅恪書，今日得其香港覆書云：「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此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神州文化自愛，不勝仰企之至。」云云。畏友奬藉之懷如此其至，且慚且感。

十三日。撰釋徹篇。

十四日。撰魯實先史記會註考證駁議序。魯年只二十六，而成就卓卓如此，殊可驚嘆。故余贊美之甚力。

十五日。陳景唐（裕光）昔年師大同事也。來書邀往成都金陵大學任教。十年前陳君曾見招，未應。今復有此，可謂厚矣。

十八日。撰釋革篇。

廿三日。昨夜夢以文字授人，謂圖字許訓「畫計難」，不曉其形義。俄而覺，忽悟圖从口从啚，當訓地圖。許不識啚字，故誤說耳。因撰釋圖篇。又撰釋先篇。古文「之」「止」不分，先从人止，與見、企、吺、鳴等字同例。

廿六日。東方雜誌三十七卷十二號寄到。載余字說，為步、此、希、甚、廦、識、甬、坻、殉、腒、櫪、㯕、裕、[illegible]、晏、稷，凡十三篇。

廿七日。撰釋㓝篇。

廿八日。撰釋H篇。謂卽扃之象形初文。○撰釋告篇。

廿九日。羅志希（雨亭）來札，云今年不敢強，希望下年仍赴渝。

九月

二日。羅雨亭書告中央大學已寄聘書來，任何時去皆可。

三日。撰釋屰篇。甲文作屰，作倒大之形。大象人，倒人卽屰也。〇撰釋丞篇。甲文作一人陷入阱中兩手舉之之形，乃拯之初文。

四日。敵機炸辰谿城，湖大辦事處毁一室。

七日。撰釋工篇。謂工卽榘，據字形及巨、式、雪、左四字立說。

八日。撰釋正篇。謂正爲征之初文。韋爲違之初文。

九日。敵機炸辰谿兵工廠、水泥廠。

十二日。撰釋僉篇。

十五日。閱大公報，知林公鐸（損）於八月二十六日以心臟衰弱症逝於瑞安，年五十。昔寓北平，與公鐸過從頗勤。有文字之好。聞其不祿，爲之太息。

十六日。撰釋[臣戈]篇。[臣戈]从臣从戈，爲會意字，后加聲旁爿。此當以臧獲爲初義，訓善乃引申義。

廿一日。撰釋口篇。甲文丁字作口，乃城字象形初文。城从成聲，音本同也。〇撰釋弗篇。謂弗與弼同字。

廿三日。撰釋滴篇。謂卽漳字。

廿四日。李肖聃告余：劉茂華以密電致渠，謂聞余病死，詢確否。此殊可怪。然茂華之關念，則可感也。

廿九日。復陳景唐書，告以不能往成都任敎。

三十日。曾星笠來，告以H字義，星笠許爲妙絕。

十月。

三日。撰釋启啓篇。甲文有𢻻字，象以手啓戶形，訓開當作此字。啓訓敎當从口𢻻聲。晵、棨、啓、綮四字亦皆从𢻻聲。

曾威謀贈重伯先生會試評卷。

四日。撰釋雝篇。謂甲文此字即𪆫字。近日說字如犀分水，如鑰投牝。讀書數十年，近日之樂，爲生平所未有。以𢻻、雝二字示曾星笠，許爲毫無疑義。

九日。五谿詩社第七集，社題重九七律。余亦命豫兒爲之。首四句云：「西風吹皺客衣裳，初雁聲聲報早涼。強整愁容對黃菊，莫辭樽酒負重陽」。亦頗有致。惟少年人不當有愁容耳。

十一日。敵機炸湖南大學，毀屋多間，幸無死傷耳。余寓瓦多飛去，木板多歪邪。

十七日。依韻答熊雨生云：「散原逝後詩歌歇，今日荒陬着此公。幾首新詞懸朗月，千年雙井剩清風。鄉邦述舊滋余愧，肝胆論交喜子同。欲待時平廬阜去，相攜凝眺大江東。」熊，贛人，故有末句。曾星笠謂雨生詩得陰柔之美，而余近陽剛。曾威謀謂熊詩淸奇而余雄奇。兩君阿好，又意在激勵

余，故云云耳。○撰釋異篇。謂異爲戴之初文。據甲文作𢍰，象人戴物兩手承之之形知之。異弋二部爲平入音，戴爲加聲旁字。

十九日。閱甲骨文篇。麈从鹿从土，乃麢字。羊从羊从土，爲羒字。據爾雅云：「鹿牡麌，羊牡羒」也。甲文牡字从土不从士。

廿三日。讀熊雨生詩戲贈云：「爲傍詩人住隴頭，每吟佳什想冥搜。江山同此君偏秀，風雨連朝我更愁。縣解夢回塵外域，狼烟侵入海西州。細推物理知何用，贏得蒼生哭未休。」（雨生治物理學。）

十一月。

一日。余與曾星笠、黃子通發議印行文哲叢刊雜誌，湖大允出千元爲之。

三日。聞倭寇由南寧撤退。

八日。魯實先前來書，有欲執弟子禮之語。余遜謝不敢任。今日來書復諄諄言之，詞意懇切。然計余決不足以益彼，不敢任也。○胡春藻（庶華）到校任校長職。往與一談，少坐出。

十六日。撰春秋大義述凡例。

十八日。報載周邦式辰谿雜詩八絕。其中三、四兩首爲余及豫兒作。第三首云：「胸羅雅故自超然，餘事爲詩亦可傳。方駕杜韓追屈宋，知君原不愛坡仙。」自註云：「過翁善古體詩，初學蘇，今駸駸入杜、韓之室矣。」第四首云：「孤城畫角帶霜吹，明月隨人到五谿。誰信佳篇出童稚，少陵才調謫仙辭。」其辭皆過譽，令人慚愧。

廿五日。沈兼士寄所纂經籍舊音辨證發墨來。

三十日。公羊傳僖公十年云：「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何註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余按何以豫訓踊，是也。而又以爲關西言渾，恐非是。余疑豫與他傳「火其未至而豫禦之」之豫同。蓋晉惠公之入在前，文公之入在後，欲諱文公之入，故先諱惠公之入以豫爲之地，故云豫爲文公諱也。踊訓豫蓋舊說，何襲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立訓雖合，而詳說則非耳。

十二月。

二日。賀王疏安初得孫二首云：「參天松幹茁孫枝，老友拈鬚喜可知。三十年來無此樂，牀頭今日聽兒啼。」「君家有子不羈才，捐却毛錐志壯哉。娶得塗山乘檋去，呱呱兒泣望爺來。」

六日。撰周君壽椿家傳，子若之前人也。○劉天隱避地雲蓋，被盜刼。外孫丁生見戕，有詩記痛。賦詩奉慰云：「海寇腥氛欲障天，不關俎豆已三遷。山深劍祇驕羣盜，世亂生寧值一錢。班惠恩勤餘淚在，子長篇簡付誰傳？衰年故友情何限，東望湘濱一泫然。」

九日。展轉得文玄兒致洪兒書，知其在安徽泗縣青陽鎮。書云，此一年中東奔西走，北上南下，越多少名山，涉多少河川，經過敵人多少防綫據點，親見僞治下之同胞。兒工作爲新聞與教育，於新聞尤感興味。惜無書可供參考云云。一年以來音問斷絕，生死不卜。余知其尙在人間，可爲欣幸。但望世局早平，相與聚首耳。

十三日。社集月夜詩云:「月挂中天夜色寒,五溪高處獨凭欄。思縈胸臆微吟好,愁入肝脾朗照難。不信一生長濩落,喜從萬死得平安。(近得兒書)華顛何礙吾身首,躍馬橫戈意未闌。」

十六日。得昔年北平師範大學同學吳辛旨(三立)連縣來書,告別後近狀。寄示所爲詩草,並云曾讀余近日所著書。致功之勇,造詣之深,令人贊仰無極云云。吳今爲中山大學教授也。

廿四日。撰文哲叢刊發刊詞。

廿九日。閱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洋裝本,覺可商之處頗多。

一九四一(民國三十年辛巳),年五十七歲。

一月。

一日。撰釋曹篇。謂字本从㯥聲二東誤認爲二東,義遂不可說。因古書言邾國曹姓,而金文記邾姓作𡡉字,故悟及此。甲文、金文曹字皆作二㯥之形,實二東,非二東也。○撰釋乎篇。乎金文作評字用,知乎乃評之初文,故象氣越揚。若爲語之餘,則形義不合矣。

三日。撰令鼎跋。○前以讀甲骨文編記一文寄示郭鼎堂(沫若),今日得復書云:「得大著,捧讀一過,欣快無似。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弟由日隻身逸出,所有研究資料,概被拋棄。歸國以來,復爲雜務所纏,學問事早已久廢不講。今得讀諸大作,眞如空谷足音也。𠦪、刟之釋,兆、豖之讀,均確當無易。此外卓見甚多,雖亦間有已爲人道及者,然適足爲洽當之互證。就整個言之,我兄於文字學

方法體會既深，而涉歷復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支，恰如其量。至佩！至佩！」

四日。撰縣改𣪘跋。據此器及彔𢦚卣、小臣謎𣪘、全盂鼎（近人稱大盂鼎），𠭯字皆置語首。謂卽經傳之嗟字，並以郭註爾雅釋詁「蹉，河北人讀如罝」爲證。罝與𠭯皆从且聲孳乳也。

六日。閱寶蘊樓彝器圖釋。鼎字从貞，說文：「鼎从貞省聲」。古文有不省者耳。著者乃釋爲⿰貞甫，似全未讀說文者，疏漏甚矣！

十二日。⿱𦥑幸紷鎛：「⿱𦥑幸叔有成⿱炏衣于齊邦」，吳大澂以爲字下从衣。余按說文勞古文作𢠸，此省去采耳。成勞猶言功勞。

十四日。撰彔伯𢦚𣪘跋。

十六日。商錫永（承祚）寄所撰長沙古物聞見記來。

十八日。責善半月刊第十六期寄到，顧頡剛所主辦也。

二十日。李季谷君主持中國文化服務社，來書請撰稿。

二十一日。文哲叢刊出版，載余撰讀甲骨文編記。

二十四日。曾星笠見付爲余所撰春秋大義述序。

廿八日。陳景唐來書請任金陵大學教席。

二月。

二日。責善雜誌第十七期寄到。有論漢官中書、尚書二條，可取。

六日。撰頌鼎跋。「成周貯」、「新造貯」，余並讀貯爲紵。○閱鬲攸从鼎銘。讀「且射」爲租謝據史記日者傳「厚求拜謝」、「利大謝少」證之。

七日。撰白晨鼎跋。虎幃冟之文足證毛、鄭舊釋虎皮之說。郭沫若謂畫一虎文者，非也。

八日。撰呂鼎跋。讀祉爲侍。

九日。撰春秋「公及莒人盟於包來」解。隱公八年，公與莒人盟於包來，穀梁傳謂實與莒大夫盟，是也。公羊傳謂稱人从不疑，亦以稱大夫則疑，故易稱人耳。而董生及何休乃謂與莒子盟。果係莒子，春秋何嫌何疑而易稱爲人乎？何休亦知此說不通，故又釋「从」爲隨从之从，說尤爲支離。孔廣森、陳立皆未能訂董、何之誤，亦爲疏失。此傳文不誤而說之者誤也。因爲文明之。此義得於去歲十二月，今日始爲之。

十二日。以授諸生漢書，整理舊著札記，定名爲漢書窺管。○前以近詩寄示劉天隱，今日得覆云：「大著詩有孟晉，槃槃大才，於小道誠爲易易。答陳吳索詩七古句法堅老。湖外少工古體者，得此可以張楚軍矣。」又謂贈渠詩「世亂生寧值一錢」語極沉痛。次方叔章韻「劍外新篇一雁來」爲警句。老友阿好，抑或故存過奬，要可感也。

十三日。閱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甚少可取處。兩齊侯罍（按器乃壺非罍）錄陳慶鏞考證。長篇大幅，滿紙讕言，令人喪氣。

十六日。閱王靜安殷先王先公考。讀書之密如此，可謂入化境矣。

十八日。讀叔夷鐘銘。「虩虩成唐」，余讀「虩虩」為赫赫，謂與「赫赫師尹」、「赫赫姜嫄」、「赫赫南仲」為一例。

十八日。哀向女士二絕云：「命嗇才豐事可嗟，深閨今見賈長沙。篋中几卷殘存稿，留與人間說謝家。」「曾向潙沱暫結鄰，論文話舊意相親。征帆莫指巴東道，從此猿哀倍惱人。」按向死於重慶。

廿三日。次邱有吾(毅)韻送曾星笠歸里二首云：「皮孫不作流風杳，樸學中興見此時。考古調明於喻讀(君謂喻母三、四等分讀匣、定)，說書妙解爽惟辭(爽讀為尚)。固哉文苑偏分傳，卓爾先生更聖詩。重老吾生獨何幸，三年沅水日肩隨。」「吳下亭林係夢思，音塵得接喜同時。胸蟠漆令濠梁意，筆吐中郎幼婦辭。低首叔通條漢禮，解頤匡鼎說齊詩。桃花江畔留桃葉，一舸迎將好自隨。」

廿六日。撰釋壹篇。以噎、饐、曀、壇申段注抑鬱之義。

廿八日。撰釋之篇。

三月。

一日。讀陳昉殷。「奎叔和」明是田和。郭沫若以為陳乞，非也。

六日。閱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書頗博通，條理亦密。○書立政：「式商受政。」式當讀為代。○說文：「羯，羊羖羯也。」今安徽郎溪縣尚言羯。○邵陽、耒陽謂燃燈草灼人為灸。此近日得之諸生者。

七日。彭巂懷寄所撰平江方言證許來。卷中如手起膧為胝字，今讀為賑。慣快之快，今讀如世。皆極精確。(祗、振古通作)○同學陳季雲(文祥)自貴陽來，談近事。謂胡元倓以六十七歲老人

求婚於少女，遭其拂袖，仆地致病而死。胡素無學，因緣時會，以辦學起家，遽自矜許，目空一切。待死之年，自露底里。至於騰謗陪都，人人以爲笑柄，眞可嗤也。又言李直卿（丞幹）艱苦自勵，口無臧否。獨於同學之皮宗石則謂其應歸家喫飯，不應終年在外奔走營求。足知人之賢否，社會自有公許。有志之士不可不自力也。

八日。讀尙書堯典「女于時」二句明是堯語，史記誤以爲記事之詞，則與下文「釐降二女于嬀汭」重複矣。

九日。書皋陶謨「撻以記之」，記當讀爲諅，誡也。盤庚「世選爾勞」，選當讀爲纂，繼也。「朕不肩好貨」，肩疑屑字之誤。

十二日。高閬仙，以去年十一月卒。今日得其訃告，爲之不怡。閬仙博洽，人品方正。彼死後，北方無學人矣。

十五日。聞余熙農逝於重慶，爲之悶悶。熙農年壯有爲，人亦甚正。中道殂逝，上有衰親，尤可念也。

十六日。撰京師解。京本私名。詩篤公劉「於京斯依」，是也。古地名下往往加師字，如金文苦自，盩自皆是。洛誥有洛師。古文蓋亦本作洛自，漢儒讀自爲師耳。武王都鎬，稱鎬京。平王東遷後，洛邑亦稱京師。皆以私名擴大爲公名。公、穀二傳訓京爲大，師爲衆，皆皮傅之論，非其實也。

十八日。撰釋鎬篇。謂商受義於東。

十九日。撰釋多方。謂多方即多國。以金文鬼方、徐方，甲文舌方、土方爲證。

二十日。翻閱春秋屬辭辨例篇。知余前撰再書狄人考之說，前人已有及之者。

二十二日。讀王靜安顧命禮徵，精湛絕倫，淸代諸師所未有也。

二十七日。報載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授予者二人：勞榦、王振鐸。名譽獎二人：爲李霖燦、魯實先。四人中湘人佔其二（勞、魯），又皆余之所知，信可喜也。

二十八日。撰書京師解後。

四月。

二日。敵機炸辰谿水泥廠。

三日。沈兼士來書示小學新義。

四日。書「舜生三十登庸」，登假爲徵，同音假字。

五日。郭生晉稀說前字从止从舟，據許書履字下說謂舟象履形。殊有見地。

十四日。魯實先來書稱師，自稱私淑生。以金乙未元曆實朔考一文爲贄。余於曆法毫無所解，不足以爲魯君師。前已再三遜謝，今復有此，終當謝之耳。

十六日。訪周子若（德偉），見告云，章行嚴（士釗）得余寄春秋大義述，亟稱其方法之佳。

二十三日。彭葛懷寄示所著讀論語孟子札記及說之字數則，亦有新意。似不及其平江方言之美。

二十四日。詠社集題送春云：「吾生五十七，一歲一迎君。舊德相從久，淸光忍便分？尙留枝上

綠，應帶別餘溫。高閣匆匆去，明年共小醺。」

二十六日。陳景唐來書，又申前請，令人感動。

五月。

一日。閱觀堂集林。勝義紛披，令人驚倒。前此曾讀之，不及今日感覺之深也。靜安長處在能於平板無味事實羅列之中得其條理，故說來躁釋矜平，毫不着力。前儒高郵王氏有此氣象，他人無有也。

二日。撰秦漢坐次考。

五日。撰釋物篇。據淮南道應篇「毛物牝牡不能知」一語「毛物」爲對文，申證王靜安「物爲雜色牛」之說。

七日。撰讀書文侯之命。謂是文侯仇，非晉文公。

八日。馬叔平（衡）寄江北漢磚拓片一紙，題云：「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堅。「誙」，末一字不可識。〇前以京師解、釋多方二文寄郭鼎堂。今日得覆云：「京爲地名，四國多方爲四域多邦，皆不可易。」余說「㠯」爲「髀禛」，渠說正同。在大系考釋中，洋裝本所未有。渠云：「洋裝本簡陋，不可據也。」又見告：易經之「中行」即晉之中行氏。足證易出之晚。〇其說殊新穎，但恐難遽爲定論耳。

十日。撰讀書堯典。「我其試哉」應依今文上有「帝曰」二字。堯可言試舜，以女女之；四岳不能議及此也。段氏能證史公之失，知「女于時」爲記言矣；而不知此爲堯之言，非四岳之言，仍爲一間

未達。

十二日。成五十七初度書懷云：「天上雙丸西復東，我生五七只匆匆。鬢邊早作秋霜白，鏡裏難回笑靨紅。問世文章空好語，成行兒女仰衰翁。年年家國無窮事，賸倚危樓看碧松。」曾星笠和云：「滾滾江流祇欲東，百城歲月未匆匆。等身書不期頭白，揚海塵還繞脚紅。儘有玄亭擕酒客，尙能史筆浣花翁。蒼龍會見千雲日，手種庭前郁郁松。」顏生熙志和云：「馬蹄蹀躞任西東，避地南還歲月匆。憤世難消雙眼白，著書長伴一燈紅。老耽吟咏高常侍，飽歷興亡陸放翁。欲識修齡都幾許，南山鬱鬱有蒼松。」余此詩凡得和作三十餘首，今以曾、顏二君已作古人，故錄之以誌悼念。顏生平居默默，和章出，莫不驚嘆。畢業後任助敎，不數年以病肺逝。美才不壽，知者莫不惜之。

十七日。撰釋元篇。以冠字从元，謂造字時元卽爲元首之義。

十八日。謝諸友和詩云：「西阪歲月坐侵尋，誰識憂天此意深？偶假微吟舒結轖，却添高詠滿山林。諸公各有文通筆，今日猶聞正始音。貯向錦囊勤護惜，年時看取故人心。」

廿一日。賀李季明女士于歸，用乃翁肖聃韻云：「李氏明珠字季明，壁經傳罷讀醫經。五年隔面驚狼燧，一士梁舟傍雀屏。詩句可人憐道韞，禁方在篋喜緹縈。懸知三日調羹后，對案添香譯左行。」

廿三日。方叔章見寄章行嚴（士釗）詩一首，題云：「遇夫兄見寄春秋大義述。郭之奇來言，君盛譽一魯實光者。感舊憐才，併爲此律。」詩云：「堆几何人意古書（句本坡調子由），識君早在斲輪初。素王玄聖無他業，四世三公賸一儒。鼓篋昔慚官學濫，枕函今見論衡虛。憐才今日誰年少，魯國諸

生儻所譽。」

二十九日。得魯實先寧鄉道林書。前來書以師見稱，余力辭之。今日得書，仍持前議。未可再拒，只得聽之。彼以余年長相敬，我以彼學優相推，各盡其道可矣。

六月。

四日。王引之校左傳「馬三匹」，「三」作「四」。今觀金文，大都賜馬四匹，無云三匹者。知眞是無往而不合也。

十三日。撰釋蝀篇。蝀从東聲有義，虹見東方爲東，見西方爲隮，西隮音近也。

十四日。撰釋春·釋𤗚二篇。

十九日。撰釋虹篇，工聲之字皆有橫而長之義，杠、釭是也。虹亦然。

廿三日。高晉生(亨)來書，云東北大學希望余往任教。

廿四日。報載德國與蘇聯宣戰，從此英可以喘息，於我或當有利也。

廿六日。馮芝生新世訓閱訖。此書於先哲名言加以科學理論，令人知其所以然，信佳著也。

廿九日。「亙」訓竟，心能竟事爲恆，聲中有義也。

七月。

一日。李眉壽(祖蔭)贈浯臺銘拓片，碑在祁陽，眉壽籍祁陽也。

六日。撰釋謙篇。

十六日。沈兼士來書，云「銳」，古文𠛱，𠛱即剡字，剡亦銳也。「握」，古文臺，即釋名「臺，持也」之臺。余覆書言：「及」，古文𨗥，𨗥即逮字，逮，及也。「栝」，从舌聲而讀他念切，舌、西同義，西爲聲也。段氏徑改作栖，意雖是，失古人同義通讀之理矣。

十八日。盇字徐灝謂是榼字之初文，甚諦。

廿八日。古訓中有一現象，如牒牘與媟嬻，其厥與蘗蕨，徑路與經略，盡取而類集之，殊有意也。

廿九日。撰論小學流別。謂小學有四大宗：爾雅釋古今語，以時爲主；方言明異國語言，以地爲主；此一偶也。說文求義於形，釋名求義於聲，此又一偶也。

八月。

一日。始撰文字引申義述。

三日。敵機炸辰谿花壙坪車站。

四日，得余季豫書，言吳檢齋因疑畏抱病死，非爲日寇所戕。並云其不肖子斥賣其遺產殆盡，雖著述稿亦不免。檢齋一生治學，結果如此，可爲痛哭。

五日。撰釋裁篇。「裁」，重文作烖，戋訓傷，巛訓害，聲中皆有義。

七日。撰釋士篇。「士」訓事，事爲以物插地，義與男从力田同。此吳檢齋遺說，余恐其不傳，故述明之。

八日。撰詩君子有酒旨且有解，據邶風谷風毛傳「有」訓富，知「旨且有」與「旨且多」同。鄭箋以

爲有無之有，非也。

十日。遇胡春藻。告余云：教部問渠湘中國學名宿，渠舉余對。且云湖大擬辦國學研究所，已向省政府請款云。

十七日。覆馬叔平書。論江北漢碑銘「牢堅」二字當屬制作言，不如馬「牢堅」爲人名說。

二十日。與沈兼士書。論同義通讀可以三事證明：一曰詩文，韻不協，讀以同義字則協；如小旻之「集」讀就，文王之「躬」讀身，雨無正之「荅」讀對，是也。二曰形聲字，如「農」从囟聲，囟讀爲腦（此沈說）；「需」从而聲而讀爲須；「鼂」从旦聲，旦讀爲朝；「栝」从舌聲，舌讀爲西；是也。三曰說文重文，如「銳」或作剆，「握」或作臺；「譀」或作諗（三字沈說），「及」或作𨑒，「會」或作佮；是也。

廿五日。以爲郵局閱卷，乘車到榆樹灣，宿焉。旅舍中撰釋𤔔篇。郭生晉稀謂从系不从幺。余爲補充ㄐ卽笄，所以收繩；从受，實从爪从又；謂一手持笄，一手網絲；故訓治也。

廿六日。車過安江，稻田同學易貞玉女士及其子來謁。登枳木界；山勢陡峻，公路蜿蜒而行。至絕頂，俯瞰來徑，如蛇曲，如帶縈。雲氣滃然皆在足下。午后達桃花坪。得詩云：「坂已逾千折，心慚王子陽，猶堪驕漢武，身在白雲鄉。」日前郭生晉稀賦詩見贈云：「長沙夫子積微翁，一生終老百城中。說字眞能匡汶長，萬流鑽仰競朝宗。」結云：「吾家本是景純後，先輩差能識科斗。頑鉄終慙百鍊金，陶鎔幸遇干將手。含情脈脈告同門，效颦莫訝東家醜。」余答一絕云：「識奇我愧漢楊雲，妙解君眞嗣景純。絕國方言勞作注，兩家術業本無分。」

九月。

十二日。自爲像贊云：「身居環堵之室，而心會乎先民制作之精。蔬食布衣，而時爲明日之無有兢兢。智乎愚乎？將以竢夫天下後世之公評。」

十五日。報載張季鸞逝於重慶，爲之太息。昔年同學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季鸞卽以能文稱。歸國後主持大公報，蜚聲薄海。今年止五十四也。

十九日。閱說文月刊載張世祿譯瑞典高本漢老子韻考。原文引余老子古義，張不知，乃譯爲「老子解詁」。

廿一日。今日，日全蝕。距明嘉靖日全蝕三百餘年矣。能見全蝕者爲甘、陝、鄂、閩各省，辰谿止可略見，以天雨竟不得見。十時許，天忽沉黑，不能辨字；有頃，復故。午後日出，圓如故也。

廿二日。學校得電云：「倭寇進犯長沙，東北二路幷進。」寇氛日熾，平定何時？令人憤惋！

十月。

一日。吳辛旨寄詩來，多佳句。來書言：「近讀先生說字之文及讀甲骨文編記，詮詁允愜，妙達神旨。黃季剛、錢玄同所未有也。」

二日。聞長沙戰勝倭寇，爲之喜慰。

七日。撰釋姑篇。「姑」當以父之娣妹爲初義，引申姑及夫母。許訓未得其源。

九日。得責善雜誌一卷廿三期。載余說幽皇文一文。又二卷八期載李濟生論魯學一文。概評

清代以來山東學人，大致公允。惟於孔廣森不滿其公羊通義，謂不如劉逢祿；盛推郝蘭皐之聲韻學，皆非確論。同時人盛譽傅斯年，于姜忠奎、許維遹、楊振聲、柯昌泗、丁惟汾父子皆致不滿。非魯人而亦致譏彈者，劉文典、唐蘭、容庚、商承祚、馮友蘭。於前輩獨推柯先生，固其宜矣。

十八日。以近作文字示曾星笠。星謂釋士當補說其形，良是。士，甲文作丄，下橫畫象地，上畫象立苗也。

廿一日。文字引申義述哈德登部訖。始編模部。

十一月。

三日。余往任教於清華。李眉壽在燕京，相距咫尺，未嘗相見。去秋相識於辰谿，贈以詩云：「廿載京華未識顏，喜聞清論此荒山。著書已讓千毫禿，對鏡曾無一髮斑。別有孤懷誰與共，儵然老圃意俱閒。年年海淀西頭路，夢裏重經淚眼潸。」

五日。撰釋⿰爻正篇。⿰爻正與⿰囱正爲一字，爻、囱皆形，正其聲；囱象窗，爻象⿰囱正窗中短木相交之形，即訓牖中网之网⿱网爻也。與囱異者，但無框櫺耳。⿰囱正窗爲本義，疏通爲引申義。許誤以爲二文，遂以二義分列，非也。〇撰釋誣篇。从巫者，巫祝妄言禍福，以無爲有，故訓加言也（今本「加也」，此依一切經音義）。

十日。撰釋緅篇。取與總同義，緅與總亦同義。前撰說取篇，此改彼爲之。〇蘇聯大使館秘書賚德林來書，求余所著書。自言專研中國文學語言，曾讀余書云。

十九日。獨立三十二旅旅長袁性德柬請參加陣亡將士公墓落成典禮，赴之。

二十日。撰說憤篇。

廿七日。聞胡適有書與李眉壽，云倭奴盡其國之寶器賂美，永樂大典二十餘冊與焉。倭之狼狽，可以想見。

十二月。

五日。爾雅本釋古今語，而釋鳥云：「伊洛而南曰翬，江淮以南曰鷂，南方曰𠷉，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乃以地域分疏，獨為變例。子雲方言實本此而演為專書。雖擬則爾雅而貌同心異。此張伯松所以贊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九日。聞倭奴與美決裂，美已對倭宣戰，大快。

十一日。我國向倭宣戰，南美各國亦紛紛宣戰；倭奴末日近矣。

十三日。詠霰和星笠云：「忽看六出遣先驅，玉屑紛紛散九衢。人世避丸成苦惱，天公作戲只須臾。瑤階擲去如投果，金線穿成似貫珠。獨喜平生清冷慣，不曾熱處著微軀。」

十四日。廣播佈告：倭奴主力艦被擊沉四艘。令人狂喜。

十六日。近撰訓詁學小史成。以示曾星笠，星笠頗以為美。謂書洪範「時雨若」，若字漢人訓順，宋人改訓為如，例可加入。余善其說，卽增入之。○始撰文法學小史。

二十日。詠落葉云：「荒林無徑少人行，片片辭條寂可聽。運去難回春影綠，身枯猶戀故山青。

未妨貼地過雙屐，猶憶因風送遠馨。聞道人間薪似桂，好供收拾助晨烹。」

一九四二（民國三十一年壬午），年五十八歲。

一月。

四日。閱王湘綺年譜。王先生長於文學，而論世事則迂疏可笑。而自許特甚，殊可哂也。庚子年記先生在杭州，梁卓如來訪。梁先生戊戌政變後亡命海外，何能在杭州訪人乎？甲辰記王心培（啓原之兄）輯詩苑，自上古至六朝，單辭斷句無不搜採，謂可與嚴輯古文相匹。癸丑記說文字謂「天神卽申」，申卽電，與余說相合。又云地示字从古文上，从气，气能上爲地；殊爲附會。袁世凱稱帝，湘綺確曾致電勸進。譜中飾詞，非其實也。

六日。閱廣播佈告。知進犯長沙寇已崩潰；爲之喜慰。

十七日。送人入蜀云：「兩年詩境馳千里，萬種牢愁勝此行。好爲後生作元氣，憑君吾道有干城。文章寫我他無事，花鳥逢人別有情。分手去來休作惡，吟人長愛蜀江清。」

廿日。范治學來書，自稱弟子。

廿九日。余新築看屋人來書告室已燬，僅留平房數間。爲此屋負債受氣，如此結局，可謂數奇矣。

二月。

四日。劉任萍由馮芝生介請受業，求閱定其文字。

八日。成有觸云：「已死終當懸佩劍，此生何意伍屠刀。張弓手欲彈烏鵲，愛惜金丸未忍拋。」

十二日。諸生約夏曆元旦會合，各具禮品一事，探鬮取之。余備筆一管，媵之以詩云：「雲遊三十載，憑此作三軍。慚愧生花種，探懷付與君。」

十三日。周漢南（蔭棠）自成都來，來訪。周，桐城人，習政治史，曾讀余所著書。據云，金陵大學積美金數十萬元而苦於無可用。陳景唐極希望余就聘，主持其研究院事云。

廿二日。撰釋跟篇。申釋名受義於根之說，兼及肢受義於枝及幹訓脅、末訓首以爲旁證。

廿三日。撰註爾雅臣舍人考。據古人稱臣某，某必爲其名，定舍人爲人名；糾錢竹汀「姓舍名人」，孫頤谷「舍人官名」之說。○閱俞理初癸巳存稿。理初博洽而行文殊不條暢。

廿四日。讀爾雅「山一成坯」。「坯」即部婁之部。說文分爲部、坯二字，似未及其源。水潦所止曰泥丘，釋詁：「尼，止也。」故泥丘爲水所止。方丘，胡丘，以簠字金之作⿷匚古，器形方爲證。○撰釋簠篇。甫方爲對轉，簠或作⿷匚古，而胡丘爲方丘。撰讀詩大雅文王篇書後。據孝經，定此詩爲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上帝之詩。

廿七日。撰記俗語二事。一事，「說風涼話」。「涼」當作諒；說文云：「諒，事有不善言諒也」，正謂此。二事，「出風頭」。「風」當作鋒，以刀刃言之；平原君所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者也。

三月。

三日。撰淮南子證聞自序。

四日。撰小學金石論叢簡端記。

八日。撰爾雅舒訓緒考。謂「舒」乃序字之假。說文「敍」訓次第。序爲序次，經傳註屢見：詩周頌閔予小子言「繼序思不忘」，魯頌閟宮言「纘禹之緒」，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繼序即纘緒；故毛釋周頌云，「序，緒也」。序與敍、緒二字同義，經傳皆有明徵。舒、序同从予聲，故得通假。邢、郝、疏以展舒、舒緩爲說，故不得其義矣。○撰爾雅妃合會對也解。會爲配偶之義，釁跋漢相府小史夏堪碑已言之。（見小學金石論叢卷五）。茲據儀禮士昏禮「婦醬」稱對醬；後漢書梁鴻傳言「擇對不嫁」，證對亦配偶之義。

九日。撰春秋大義述附註。

十一日。和熊雨生感事韻云：「偉矣達人齊物論，鴻毛未比泰山輕。好泛丘壑娛眞我，莫問文章乞久生。月有盈虧天好事，世多饑溺帝忘情。何須便問停驂處，暫駐溪頭聽水聲。」贈宗子威（威）云：「是翁眞矍鑠，應叩大鐘鳴（君講授聲如洪鐘）。詩與人同健，心偕水共淸。廿年曾幾日（與君識面今廿年矣），四海盡衰聲。會見中原復，相隨謁舊京。」

十二日。撰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解。「使」謂見使。逢丑父使齊頃公取飲，是君見使乎大夫也。故傳云：「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何註既誤，淸儒亦未能正之。

廿二日。撰讀春秋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欲從晉，其大夫欲從楚而弒之。二傳賢鄭伯。襄公

二十年，蔡公子燮欲從晉，蔡人殺之。左傳譏燮不與民同欲。二義正相反，知左氏不明攘夷大義也。

廿四日。在圖書室見三十年四月份之清華學報，載余所投寄之易牙非齊人考。

廿六日。閱戴子高謫麐堂集，有費此度、陳碩甫、劉申受、劉楚楨、周鄭堂、徐有壬、凌堃傳狀；詩中有贈吳南屏、何子貞諸篇，又有薦柳興宗書，足資掌故。

四月。

二日。三月下旬起，時患失眠，近日益甚，手不能作小字。自二日至十六日日記皆改用大字書之。十七日以后，遂命豫兒代記。

四日。撰釋蓄篇。

五日。恐一旦不測，豫爲遺命，書於日記冊末。

十八日。夢一人手持黑豆，謂余云：「汝應食此。」是後遂進此。

十九日。廣播言：美機大炸倭京，各處大火。聞之至快。報載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獎勵著作名單：一等獎二人，爲華羅庚、馮友蘭；二等十人，首金岳霖，次爲余；三等十七人，有陳銓、黎錦熙、陸懋德、羅倬漢等。二十九人中屬之史科目者十一人。

廿四日。夜不能寐，遂起坐。乍以身倚牀後木板，忽覺有物如冰針刺頭頂，有冷氣由頂門下降，入睡遂安。

廿七日。昨今兩夜寐皆佳，近數十日所未有也。

三十日。因年來生活艱窘，去冬起改用菜油治蔬肴。此與先世遺傳及數十年來習慣相反。余遂日漸消瘦，以未生病，不自覺也。菜油性燥，冬間伏熱，到春發出，失眠之症實由於此。近日體驗，日間進肉食，則夜眠較適。知體中需脂肪，故於今日起仍用猪油治菜蔬。

五月。

八日。從浦市通訊兵團借得驗血壓器來。驗余爲百二十至百四十度，不爲高。王大夫查驗身體各部，亦無病狀。蓋余本身原無病，乃飲食不合習慣所致。此由外緣，非內在也。

十二日。始自書日記。

十五日。閱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二卷三、四兩期及第三卷一、二期合刊。各冊中書評皆及余名。一贊高等國文法，一稱助字辨略跋，一述美國東方學會會報耶魯大學敎授雞尼地論助字焉字，主焉爲「於是」。余於詞詮焉字第二條卽已明之，惟彼謂論語「旣庶矣，又何加焉？」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糾余說，謂二焉字亦當訓「於是」。說固可通，惟焉字自有語末助詞表疑問及提挈二用法，不能謂余說爲誤也。又趙元任君著一文，介紹美國人潘欣文字學說，謂有與余及太炎、雞士之說相合者。

十八日。自小學金石論叢出版後，續得文字數百篇。病前曾略事裒集，請友人序之。今日曾星笠以序文見付，文甚佳。

十九日。閱楞嚴經。論理精闢，得未曾有。

二十日。撰釋獸篇。「獸」爲狩之初文。字从嘼，說文「犍也」，卽牲畜之畜初字。此狩獵對象。从犬，謂獵犬，此狩獵所用之工具也。

三十日。閱報，知陳仲甫逝於江津，年六十四。二十六年余歸里後，陳有書投余北平寓居。余婦曾錄其書見寄，贊余文字之學，謂爲好學深思，一時無兩。惜其信許君太過，又不以六書之別爲然。余廿七年曾覆書與之討論。去年余致書郭鼎堂，問其蹤跡。郭覆書言：「陳居江津，生活甚困，亦未暇與通書也。以君治小學，時有獨見。如謂臥、監、臨諸字从目不从臣，至爲審諦。惜心不甚細，多武斷處耳。」

六月。

失眠症時作。廿一日服鄭遇安醫士養陰方，頗有效。

七月。

八日。學術奬金五千元寄到，距發表時八十日矣。

廿三日。陳子展昨來電請任復旦大學敎授，今日覆書辭不能往，介紹魯實先、張舜徽二君。

八月。

十日。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來電仍請任敎，電謝之。

十五日。陳子展又來電申前請。

十六日。撰釋反篇。字从又从厂，謂以手攀厓，乃𠬝之或體。攀厓必翻手，故引申義爲覆。許

以引申義為製字之初義，故形義不能密合。𠬞訓引，公羊傳隱公元年扳亦訓引，乃反之加義旁字，故有从又、又从手，復重之象也。

十七日。撰釋養篇。字从羊聲有義，蓋先民以羊為主要食品，故羞、羨、美、善諸字皆以羊為形；而羹亦从羔，養及鬻、祥皆以羊為聲。今西北高原多牧羊，於此知漢族來自西方之說，於文字上有明證，固審確可信也。〇今日始停服藥。凡服鄭遇安藥方四十五貼矣。

十八日。近日悟初字、初義為後起加旁字所據一通則，如正、征；韋、違；因、捆；盍、榼；反、扳；益、溢（加形旁）；晶、星（加聲旁）；皆是也。

廿一日。廿九年冬、三十年春頗習金文，旋以書不備，中輟。頃來大病新愈，復重理之。師旅鼎云：「使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在𦙶。」此猶言告于在𦙶之白懋父也。史記尉佗傳云：「乃為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句例同。

廿二日。跋矢令彝。釋夾為爽，謂與康誥「爽惟」之爽同，讀為尚，表希望之辭。「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即「尚左右于乃寮與乃友事」也。〇跋睘尊。文云：「君命余作冊睘安夷伯。」既云余，又云作冊睘，乃文法所謂同位辭，與左傳僖公九年之「小白余」同。

廿三日。跋懋父毁。「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王」，「賞」為見賞，「自王」猶言于王，謂王以御正衛之馬賞懋父也。

廿四日。以楚圖南之請撰楚曉堂墓誌銘。彭蚼淑端之君舅也。〇麥尊云：「巳夕」，按夕見謂

之夕。昭公十三年左傳云，「右尹子革夕」是也。

廿六日。跋格伯𣪘。「析」謂析券。「安」讀爲按，謂按行。「零谷杜木，遝谷旅桒」，皆封樹也。「立」讀爲涖。「盟」讀爲矢，誓也。

廿七日。跋鬲攸从鼎。「鬲从以攸衛牧告於王」，謂鬲从訟攸衛牧之罪於王也。曶鼎云：「曶使氏小子𩰫以限訟於井叔」，句例同。「攸衛牧則誓」，「誓」即周官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廿九日。閱王靜安毛公鼎考釋。說因爲古席字，甚核。甚他說字處頗失之穿鑿，未能稱也。〇跋毛公鼎。[illegible]字兩見，貈當是貈之或字。說文之貈，論語作貉。然則[illegible]當讀爲窸，「[illegible]夙夕」猶上文之虔夙夕，克鼎言「敬夙夜」也。「䎸小大楚賦」，即書多方之「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尔罔不克臬」。「胥伯」，尚書大傳作「胥賦」，「䎸」、「臬」音同。「胥賦」、「楚賦」又即詩大雅緜之「疏附」，「小大楚賦」猶後世言大小臣工矣。〇教育部聘教授名單發表，余與焉。此前陳寅恪、吳宓、吳有訓、莊前鼎，皆清華同事；周鯁生、楊瑞六、梁希皆一高同學也。曾星笠落選而黎錦熙得之，其爲不公昭昭然矣。

三十一日。跋矢人盤。「即散用田」，謂予散以田。曶鼎「迺或即曶用田二」，句例同。「邊柳𣪊城楮木」亦封樹，與格伯𣪘「零谷杜木、遝谷旅桒」同。封樹見周禮地官封人。又「棖木道左」，此周禮地官司徒所謂「以野之所宜木名其野」者也。左傳莊公四年：「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亦以木名也。〇復旦大學以余介紹，來電請魯實先任教授，書告實先。

九月。

一日。跋兮甲盤。「淮夷舊我員晦人」，「員」與帛同，「晦」讀爲賄；「員晦人」謂以帛相交易之人。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纖縞。」帛卽玄纖縞之類。「員其積，進人其貯」，「其」並與之同。讀此銘，周政治之窳敗，軍紀之廢壞可見一斑。○桃源女子中學校長蘇劍秋（清卓）來訪。蘇，北大哲學系畢業，有志治佛教史。告余：天台開宗之智顗乃華容人。

三日。跋鄘公華鐘。王靜安以「元器其舊哉」爲句，郭沫若糾之，是也。而謂「舊」爲幽部韻，則非是。詩經卷阿、召旻「舊」字皆與哈部字協。銘文乃以舊與上文忌、祀、子爲韻也。（臼聲在幽，而舊自在哈。）

四日。悟「各」爲佫、假訓至者之初文。甲文作[illegible]，象足有所至也。

六日。報載敎育部聘敎授名錄，余與其列。感賦云：「平生萬事不關情，身似蟫魚老伴經。只有青山來好夢，可憐白髮換浮名。驚心骨肉稀人在（男女兄弟六人，今僅存女兄弟二人），放眼山河有淚傾。喜道孫通逃虎口，亂來玄鬢幾星星（畏友陳寅恪名在錄中，近聞其香港脫險）。」

十一日。跋王孫遺諸鐘。趩卽趯字。趯、德、飤，德部。喜、友，哈部上聲。德、國，德部。趩、諆、之，哈部平聲。德本哈之入。此銘四節，以同一部之入上、入平相次協韻，用韻特精。此鐘與沇兒鐘同。彼爲徐器，知此亦同。而徐王𢦏楚鍴「用亯于皇天」四句，第一句天與三句身韻，二句攷與四句寶韻。用韻亦特精。由此可知徐之文治殆欲跨越中原而上之。宜彊楚忌而欲滅之以爲快也。傳言徐偃王行仁義，由今觀之，實敷文治，文化卓犖之謂耳。漢淮南王招客著書，王辨博，善爲文辭，自謂行

仁義；田蚡亦以行仁義面譽之，正其比也。〇跋邾公牼鐘。左氏經襄公十七年作「邾子牼」，與此銘文同。而公、穀二經皆作「瞯」。金文有邿伯鼎，與左氏經合，而公羊則作「詩」，此皆古文經勝於今文經之證。

十二日。跋工師僖鐘。疑「咸」謂「戌月」，「酘」謂「酉月」；謂夏正九月與八月也。

十六日。跋秦公𣪕。「鼏」字从冂，當讀爲迥。近人皆以莫狄切之鼏字讀之，大誤。「在帝之[illegible]」，疑當讀爲覆。「[illegible]」字从古文業，「去」蓋聲旁，猶怯、刼之去也。[illegible]當讀爲艾，爾雅：「艾，相也。」

十七日。跋酈侯庫彝。「庫」乃說文鑵字之或作。吳榮光誤釋載，近人从之，誤也。「禴祀」疑郊祀。魯行郊祀，疑燕亦然。「永台馬母」，「台」，說文訓說，經傳皆作怡，此銘用義與說文同。〇跋韋父丁鼎。□外作四足形，上下二足趾左向，左右二足趾上向。余定爲韋字，字象足離城邑他去之形。韋本違離之違初字也。

十九日。跋叔夷鐘。「泜濟」卽泜垂，謂泜水之濱。「師旟」，旟與輿人之輿同，衆也。「姍」爲訓姊妹之出之初字；說文失載，應補。「皇母皇考」取與下「壽、老」爲韻，故先母後考。銘文多襲詩經文。「虩虩」讀赫赫，三十年二月十八日明之，今併入此文。

二十日。魯實先書來，云不日赴渝就復旦之聘。寄示郭沫若青銅器銘文研究及葉玉森甲文二種。

廿二日。跋洹子孟姜壺。「帋喪其𣪕」，帋乃語詞。此文乃記齊侯自爲陳文子服喪之事。大子，乃齊侯大子，非田氏子。「齊侯旣遵洹子孟姜喪」，「遵」讀爲濟，止也。「洹子孟姜喪」謂洹子孟姜家

之喪。春秋時事多不合禮制，不得以此爲疑。莊公過寵陳桓子，爲田氏篡齊張本。「齊侯拜嘉命」，齊侯請而天子許之，故爲嘉命。「璧二備，王一𨩿」，「備」當讀𤕤，「𨩿」讀笥。

廿五日。跋苗𡉚毁。「𦾕」，余定爲苗字。

廿六日。再跋毛公鼎。「虢許上下若否雩四方」，「四方」下亦當有「若否」字，承上文省去。「俗我弗作先生羞」，「俗」字當讀爲裕。方言云：「裕，道也。」謂誘道。

廿八日。撰詩克咸厥功解。「咸」訓終訖。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亦當訓終，以金文毛伯彝、史懋壺咸字用法爲證。

廿九日。撰肇爲語首詞證。

三十日。閱鄭業斅獨笑齋金石文考。說多精審，湘中先輩罕治金文，鄭君爲特出矣。

十月。

六日。撰詩袞職有缺解。「職」，與左傳成公十六年「識見不穀而趨」之識字同，適也。「袞」爲衣，故下云補。士季說詩，毛公作傳，袞職皆不連讀。鄭箋連讀者非也。○報載政府褒揚梁任公師命令。此事張公道，洽人心，早應爲之者也。又載英國大學盛獎研究我國語文之學，亦殊可嘉。

七日。跋盂爵。銘云「王令盂寧登伯」，知書洛誥「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當連讀。僞孔以「乃命寧」爲句，誤矣。

十一日。跋不𡢁毁。「戎大同遂追女，遂乃事」，二「遂」字並當讀爲用。書多方「尙永力畋爾田」，

「永」亦當讀用。

十二日。再跋叔夷鐘。「龏其先舊」，「龏」謂數典。「襄公之妣，鹹公之女」，「襄公」謂宋襄公，「鹹公」乃杞成公。「是辟於齊侯之所」，「辟」謂事君。師望鼎：「用辟於先王」；[illegible]盨：「用辟我一人」；逸周書祭公篇：「自三公上下辟於文武」；用義並同。○跋舀鼎。「賞舀禾十秭，遺十秭，為二十秭」；據詩北風毛傳及成公十二年左傳「加遺」連文，讀「遺」為加。

十三日。跋全盂鼎。「𠭯」為經傳之嗟。三十年一月跋縣改毁已明之。茲更以書費誓之「徂茲」證明之。「徂茲」即嗟茲。僞傳訓徂為往、茲為此者非也。詩巧言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褰裳云：「狂童之狂也且。」「且」亦與𠭯同。此猶節南山云「憯莫懲嗟」也。

十四日。唐藝青告余：樹葉形式有四，研究十餘年始得之。余謂，詩云：「有物有則」，言有物必有則也。○撰讀逸周書大匡篇。「庶人不獨葬，伍有植。」足證左傳宣公二年「宋城華亢為植」、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二植字之義。和寤篇「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可證詩皇矣之「鮮原」亦地名。大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可證書舜典「教冑子」之義。

十六日。跋師艅鼎。「王夜功，錫師艅金」；疑夜當讀為度。○跋善夫克鼎。銘文可大別為二：一，記事；二，記言。記言又可分為二：一，記君上之言；二，記作器者之言。此器分二節，首節「克曰」發端，記言；次節記王命克之事。一言一事為罕見之例。

十九日。書庫送新到四部叢刊續編王俅嘯堂集古錄來，地僻無書，得此令人神旺。

廿二日。跋伯克尊。文多誤字，壺當是壺字。孟交壺壺字作㚻也。○跋宛卣。銘文「㝃」，余釋爲宛，从女與从卩同。○高卣蓋云：「亾競在服」，「競」當讀爲彊，「亡彊在服」與書文侯之命「俊在厥服」義同。

廿六日。茶陵周生郵寄曹載奎懷米山房古金圖來，借予讀之也。○跋甬人匜。「萬人用」，「人」假爲年。

廿七日。前以金跋數首寄郭鼎堂，間有糾駁渠說處。今日得覆書云：「考釋一一拜讀，卓識明辨，甚爲感佩。」並言靑銅器銘文研究及洋裝本周金文大系爲初入門時之試作，中多紕繆。葢余文所糾渠說皆據洋裝本大系也。

廿八日。曾侯簠云：「叔姬卬嫞。」余謂叔姬爲女君，卬嫞爲媵女。

十一月。

五日。跋豆閉毀。「用俻乃祖考事」，讀「俻」爲承。承，繼也。釋名釋親屬以承釋媵，俻、媵古今字。

七日。曾星笠來，以所著國語詞尾音轉來母考見示，其說頗精。例如：李字从子聲，本讀精母，尾音如兒；重讀之，音轉如今音之李，而前音遂失。爾雅：「接慮，李。」接本精母，慮本語尾，其明證也。

八日。聞張蔭麟逝去，可惜之至！

十一日。跋師虎𣪘。「王在杜居。」蔡𣪘云：「王在雝居。」以詩篤公劉「豳居」證之，知杜、雝皆地名。

十四日。跋公貿鼎。「叔氏使貧安𡨦伯」，「貧」字从貝分聲，疑泉布之布本字。〇跋𤞞𩰫鼎。謂𩰫爲說文訓黍稷器之𥁐之或體。季𥁐鼎云：「季𥁐作宮伯寶障𩰫」，是𩰫爲器名之證。𥁐爲方鼎，此器形方，又其證也。孫仲容謂𩰫爲𩰲字，王靜安題爲𤞞妻方鼎，皆誤。

十七日。跋父癸彝。銘云「△作父癸宗尊彝」，宗謂宗廟。阮伯元云祭器稱宗，誤矣。〇記俗語五事。說文：「亢，人頸也。」長沙呼頸爲「頸亢」，讀「亢」爲庚。此猶呼阮儒之阮爲客庚切也。說文：「𤛓，牛羊無子也。」今平江呼牛無子曰𤛓。「行」古音如杭。今寧鄉送客曰「慢行」，言行如古音。說文云：「娭，戲也。」許其切。今多作嬉字。辰谿人言戲如亥，娭之古音也。說文云：「獸足謂之番。」今長沙言「手板、脚板」，板當作番字。

廿七日。元年師兌𣪘云：「易女乃祖巾」，巾當爲旂之借字，「旂」从斤聲，斤、巾古音同也。善鼎、盂鼎皆云「錫乃祖旂」，可證。

廿九日。跋史頌𣪘。「帥𩍽盩於成周」，「𩍽」讀如偶，謂曹偶，「盩」讀爲朝。

十二月。

五日。昨以近著請曾星笠評閱。星云：「金文跋發明甚多，十得八、九，成績出孫仲容之上。」至友阿好過獎，令人愧汗。

六日。黃伯軒告余：倫哲如（明）國難後返東莞，前數年逝去，藏書爲諸妾瓜分散去。聞之太息。

七日。撰研究金文計劃書，分識字、通讀、考史、證經、組成科學五事說之。教育部告部聘教授，謂如有研究計劃，可給資研究。故以此應之。

十三日。前以近著金文跋若干篇寄陳寅恪求教，幷請爲小學金石論叢續稿撰序。連日得其先後二覆書，云：「承示金文跋尾，讀之欽佩至極。論今日學術，公信爲赤縣神州文字、音韻、訓詁學第一人也。囑爲大作撰序，爲此生之榮幸。他年賤名得附以傳，乃公之厚賜也。」良友獎藉，令人感愧。其執詞謙退，尤令人惶悚之至。又言渠有隋唐制度論、唐代政治史二書，已付印云。

十四日。四月間，余未知寅恪何在，曾以廿六年以後文稿一册寄馮芝生，請其轉寄寅恪。今日得芝生覆，云已寄去桂林。又言同人取余文輾轉傳觀，莫不欽服云。

十五日。撰釋[illegible]篇。據三體石經定此字爲弔字，糾吳大澂、羅振玉叔字之釋。又以字形與音疑爲繳字之初文。勝利後讀郭沫若金文大系考釋（上柒伍葉），謂之繳字，與余說同。

十六日。撰釋干篇。以兵从収持斤，或作[illegible]，从人从収持干。斤爲兵，知干亦兵也。

十八日。跋女嫢彝。「女嫢堇于王」，讀「堇」爲覲。「癸日之文」與小雅「吉日惟戊」同。「女」爲氏。左傳莊公二十五年經有「陳女叔」，成公十三年傳有「秦女父」，襄公二十六年晉有「女齊」。銘文首稱「女嫢」，繼兩見皆只稱嫢，知一事再見卒名者，古文皆然，不惟春秋如此也。

廿日。跋[illegible]叔𣪕蓋。文云「䋣貝十朋」，假嗌字籀文爲錫，爲余廿三年撰釋賹篇益、易互假之

說添一證，爲之大快。

廿二日。撰釋𩰫篇。第一字蓋「酌」字之初文，酉象盛酒之器，甾所以薦之；从𠬞，持之；从臼，以手掐取也；召聲。第二字从月，蓋照字也；从月，與明字同。○賦詩寄桂林陳寅恪謝其許序余書云：「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未肯忘。一別五年縈寤寐，辱知三世豈尋常？攻金敢望追荀羕（彝銘考釋近代孫仲容最精。章太炎先生亡命東京時，仲容與通書，自署「荀羕」），請序猶思效懋堂（段氏爲說文注，請王懷祖敍之，余愧學不逮段，而君則今之懷祖也）。聞到蒼梧好山月，不知游蓋幾回張。」君先德中丞公撫湘，丁酉年設時務學堂，錄取諸生，先兄及余皆與焉。校閱文卷者散原丈也。故有「辱知三世」之句。

廿三日。周生寄孫仲容古籀拾遺來。昔年曾讀一過，皆已忘之。今日重讀，勝義紛披，不可指數。就中朝夕、甲胄、昧爽之釋，尤爲精確絕倫。余近年跋文頗有與之相合者，亦有一二事說勝於彼者。如叔夷鐘「箕其先舊」，孫訓「典」爲經，余釋爲數典；令鼎（即大𣪘），孫不知「眔」訓及，誤以爲人名；「僕」當訓御，而以爲田僕；單豈卣銘文左行，孫不知而誤讀；白晨鼎虎冟，孫从阮釋爲虎韔，余則讀冟爲幦，皆是也。然其恰當人意處至多，迥非阮、吳諸家所可及。其爲金文開闢一新天地，無可疑也。○再跋𩰫攸从鼎。「王在周康宮𢓜大室」，「𢓜」讀爲莊公二十一年左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之辟，「辟」，偏。

三十日。再跋洹子孟姜壺。「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叓」，「御」讀爲詩小雅六月「飲御諸友，炰

鱉膾鯉」之御，御，享也（趙岐註孟子梁惠王「以御於家邦」云：「御，享也」）。毛傳訓御爲進，非是。

三十一日。跋邾大宰簠。「余誕龔子惠」，讀「子」爲慈，此自贊之辭。與邾公華鐘「余襄龔威忌」該例同。○跋曾伯霥簠。「元武孔黹」，「黹，孫仲容釋黹是也。銘文全用韻，黹與下句夷字韻，阮釋業，則失其韻矣。

一九四三（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年五十九歲。

一月。

三日。跋留君簠。「留君㓝乍饙匲」，第三字即他器之𩰫字，與他器言擧者皆語首助詞。（金文說未載）

四日。跋曾侯簠。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曾跋此器，謂叔姬卬婦爲女君絖妾媵之辭。旋以單文孤證自毀其稿。頃錄簠銘，得許子簠有「孟姜秦嬴」語，與此銘同，因復據前義爲此文焉。

六日。王㳄庵和余詩，語及梁任公師。悵觸舊事，百感縈懷，依韻奉答云：「干戈徧地此身存，舊事樽前忍再論？病骨未柔人已老，炊烟欲斷道寧尊？坐看腥膻汚中土，慣聽哀號賦北門。梁木泰山同一哭，當年流涕寫招魂。」

七日。跋齊大宰歸父盤。「忌」讀爲己。奇字从臼从水从頁从皿，余定爲頮字。（金文說未錄）○再跋矢人盤。「以西至於㕙莫眉」，「以西至於㕙莫」爲一句，云眉者，結本節毀封眉田之事，與節首

「眉自湍涉」以下云云相應也。下節「井邑」因云云，節末不云井邑爲結者，下文不更記封田之事，不虞其混也。行文之精如此。

九日。跋于氏叔子盤。據左傳證陳、宋二國並有于氏。

十二日。寒滯臥病，歷月餘始愈。湖南大學被推薦爲部聘教授者爲曾星笠、熊雨生及余三人，而余乃謬得之。星笠以詩賀余云：「雄文驚海內，束帛賁郊園。較優猶輸老，方韓不逐貧。名高緣實召，道大豈官尊。余亦參斯選，廷臣陋叔孫。」雨生賀詩云：「俗子疑玄白，雲亭獨泊然。帛書來戶外，心事落尊前。欲却千金聘，如餘二頃田。我同爭席叟，深愧此公賢。」余答謝二君云：「佳章先後至，意重帛書輕。至德寧諧俗，高賢本不名。飯牛今甯戚，卻幣古阿衡。曲學吾何敢？終慚魯兩生。」今星笠已作古人，雨生言歸故里，言笑歌詠之樂，不可復尋，令人悵惘不已！

十八日。陳寅恪寄爲余撰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來。大意言「長於金石者必深研經史之人」。又言「百年來湖湘人士多以功名自見於世，而先生設教三十年，寂寞勤苦，著書高數尺，爲海內外學術之林所傳誦，不假時會毫毛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云云。摯友慰藉窮愁，不惜過加獎藉，殊可感也！

廿一日。臥病中讀吳愙齋尺牘，知吳於西洋槍炮陣法，頗嘗究心。然則中倭甲午之役，吳自請率湘軍殺賊，蓋心有所恃也。

廿三日。跋晉公盦。銘云「余隹今小子」。晉定公名午，見左傳哀公二年及史記晉世家，吳榮光

以此爲西周器，大誤。

二月。

五日。今日爲農曆元旦日。始著論語疏證。往年余曾撰輯論語古義，取古書傳記引論語者錄之。今爲疏證，則盡錄詩經、諸子、史籍（以四史爲限）之事與義可證明論語者，其文明引論語與否不計也。

十七日。劉天隱爲余購得石印本薛氏鐘鼎欵識來。

十九日。孔子言多聞擇善而從，就論語言之，先進章言禮樂從先進，麻冕章言純冕從衆，拜從下，郁郁乎文從周，皆是其例。

廿五日。論語「齊一變至于魯」，由霸變王也。「魯一變至于道」，由小康變大同也。禮運以王爲小康，「道」即禮運「大道之行」之道也。又悟春秋譏世卿實譏世君；避君言卿，遜辭耳。

三月。

二日。魯實先書來，告漢書窺管編譯館審查已訖，評語甚佳。余以生活狂漲，不得已乞靈於著述。此書前後費心血將二十年，乃以付不知誰何之諸年少審查，縱得佳評，亦余之辱也。

五日。得余季豫北平書，言生事日艱，家人皆食稷粱，獨季一人白粲耳。告沈兼士冥鴻他去，蓋南行也。又告柯昌泗六年不見，已成僞國名流，意氣發舒甚。此人向來熱中仕宦，宜其如此。然忝辱乃翁亦太甚矣。

七日。夜中悟論語「吾十有五」章全章次第，志學實是志道，夫子謙言耳。三十而立，謂立於禮。四十不惑爲盡智，智者不惑也。五十知天命爲盡仁，知命者不憂，仁者不憂也。六十耳順爲盡聖，聖者聲入心通也。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由聖入神矣。孟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進於聖也。

四月。

二日。教育部有公文致學校，以余及熊雨生任教皆滿二十年，給獎金千五百元。

廿九日。論語疏證初稿撰訖。三月來摒棄一切，專爲此書。瀏覽經籍，手自迻錄，有時復令兒輩助之。其採自古義者，則以剪貼代抄寫，故成功較速，只費八十餘日。然此後時時補證，則亙數年之久也。〇沈兼士由重慶來書，告已微服入川，索余近年來文字。行裝甫卸，即通書求益，兼士好學之篤，令人驚嘆。惟余文恐不足以厭其望，是足愧耳。

五月。

六日。李雁晴（笠）昨來書言廈門大學校長薩本棟望余往長汀任教。緘謝之。薩君，淸華同事也。

九日。訪王㞦庵。見方叔章寄渠詩，有歲暮懷人七絕十八首，中有懷余一首云：「久傍名賢註漢書，寇來暫去武城居。近聞有令收儒舊，倘許官錢走傳車。」十八首中佳句頗多，知叔章學益進矣。

十二日。曾星笠以所撰詩文有字冠形況字當讀重文說見示，根據毛傳，言之成理。

廿七日。閱春秋大事表、列國疆域表。顧氏書條理精密，殊可佩也。曾星笠來，談近得詩經義，

「不瑕有佐」，讀「佐」爲差，與「不瑕有害」、「不瑕有愆」句義同；可謂審核。星問余差、佐通作有證據否？余以左傳「國佐」金文工師鱠作「國差」告之。

廿八日。曾星笠咋言：詩天作「文王康之」，「康」疑懇字之假。余以二字古音不同爲疑。今晨起，悟「康」當讀爲庚。詩大東毛傳云：「庚，續也。」「大王荒之」，「荒」卽墾荒。朱傳訓治，近是。「彼作矣，文王庚之」，謂大王創始，文王繼續也。走告星笠，極以爲是。討論之有益如此。

廿九日。撰詩天作篇解。

三十日。至星笠處，見示所撰召旻詩說。釋「不如時」、「不如茲」爲今不如時、昔不如茲之省略。精審之至，令人擊節嘆賞。

六月。

二日。二月，草論語疏證，四月初稿成，五月續爲補證。○久不爲金文跋矣，今日讀敔段，撰跋一首。據哀公四年左傳及水經丹水篇引竹書紀年，證上洛春秋時屬晉，據此器知春秋以前地蓋屬周。○跋邾大宰簠。邾有大宰，可補顧氏春秋大事表之缺。

三日。撰造字時有通借證。此文曾刊入復旦大學復旦學報。○曾星笠告余：詩「允猶翕河」，「翕」當讀爲涉。禮記「拾級聚足」，鄭註：「拾」讀爲涉，拾、翕同从合聲，可證。余告以安徽歙縣，歙讀如涉，不讀翕也。

十一日。跋[illegible]卣。謂「集」卽雀字，讀爲爵。「無競」讀亡疆；乃前時所說，合併入之。○跋師㝨

𣪘。謂「日天疾威」，爲「旻天疾威」之省形。

十二日。撰益陽桃江曾氏族譜序；應星笠之請也。

十六日。跋戱狄鐘。讀「戱狄不慕」之狄爲逖，與詩文「狄彼東南，用逷蠻方」之「狄」、「逷」義同。〇跋眉鼎。「眉」即徽子，眉、徽古通。「爲周窓」即周頌有客篇所詠。

十八日。再跋善夫克鼎。謂「善夫」即膳夫。詩十月之交以膳夫與卿、士、司徒、宰、內史、走馬幷列，知膳夫之職甚尊，蓋不僅如周禮之說掌膳羞也。

十九日。周生來書，云「𥎦」是矛字，似可信。

二十日。跋臣卿鼎。謂「違相」爲去相；「自東」疑謂遂東。〇跋𪔇鼎。「王獸于昏𡰥」，「𡰥」讀爲林，古人獸必于林。國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竹書云：「夷王獵於桂林。」可證。「休善」謂稱職。

廿三日。跋小子䍙𣪘。讀「鄉事」爲卿士。以多父般「鄉事師尹」即洪范「卿士師尹」爲證。〇跋師寏父𣪘。以詩「維師尙父」爲證。

廿四日。跋賢𣪘。謂「公叔」乃氏。單稱公叔，不稱名，與襄公元年稱「衛子叔」同。衛字从方不从□，可證余昔年「方、古文作□」之說。〇跋𦅫𣪘。謂𦅫即豨字。〇跋小臣𣪘。讀「休」爲昭公七年左傳「好以大屈」之好，有賜予之義。〇跋叔多父盤。「其吏能多父眉壽考事」，「吏能」當讀「使乃」。

三十日。跋陝角。「𡡆休錫乍涵事貝」，「休錫」即周禮之「好賜」。

七月。

一日。跋易鼎。「叓于曾𢦔伯于成周」，「叓」與使同。二「于」字幷與使字相系。「曾𢦔伯」爲使往見之人；「成周」，使往之地也。「休朏小臣余」，「朏」讀爲畀，「弗敢𤰈」即弗敢喪。

五日。跋師望鼎。識「小子」爲官屬之稱。○跋褱鼎。謂「碽」即鼎字。以楚王酓忎鼎「貞」字爲證。○跋遜啓諆鼎。謂「遜」即「齊人殲遜」之遜。○跋魯內小臣鼎。周禮天官有「內小臣」，據此知魯亦有內小臣。○跋王乍殷。「王乍又𩰫彝」，又蓋𠙵之誤。○跋器殷。謂「器乍氐」即器乍之。

八日。學校購到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借讀之。考證多詳審，佳著也。穌甫人匜「萬人用」，「人」假爲年；先余言之。「卬㜏」即江芈；先郭沫若言之，其精博，吳清卿恐當愧之，他無論矣。○跋衛子叔先父簠。余定爲衛公孫剽器。剽與「先」名、字相應也。

九日。跋魯伯俞父簠。釋「𡈼」爲壬字。○善夫克鼎「顋遠能㹞」，「顋」蓋𢧵字。

十日。跋䆫尊。「攸貝」讀攸爲休，賜也。○太平洋海戰，美海軍毀倭艦多艘。倭寇日就沒落，大可喜也。

十二日。跋宗甗。疑是宗字。○跋馭八卣。「貝一具」，「具」，疑假爲珏。○再跋甫人匜。謂古年字實从人聲；許說从千聲，誤。

十三日。陳子展來電達復旦章友三(益)校長之意請任教。

十四日。跋陳侯因𦗟殷。銘以「賞、邦、尙」爲韻，知東、唐通韻自戰國時已然。

十六日。跋師嫠殷。「在先王小學女」，「學」當讀爲敎。「叓乃且考𤔲小輔」，「叓」讀爲庚，續也。

○跋揚𣪘。釋「㗊」爲單字。

十七日。跋仲駒父𣪘。「彔旁仲駒父」,「旁」卽方;方,國也。

十八日。借汪鐵士至馬溪硯任贛忱藏書,借得于省吾雙劍誃吉金圖錄歸。

十九日。跋宰峀𣪘。「王姿宰峀貝五朋」,釋「姿」爲光字;从女與从古文人同也。讀如兕。

二十日。跋盂卣。蓋銘云:「作旅亩。」于思泊釋甫,余謂是由字,假由爲卣也。○魯實先來書致章友三、陳子展意,說明種種優待條件,並以文學院長相畀。其意固厚,奈余憚遠行何?

廿二日。跋𣄰伯𣪘。銘稱「朕皇考武𣄰幾王」,父以𣄰爲謚,而子稱𣄰伯,蓋以謚爲族,如宋之戴氏,桓氏矣。「好宗廟」,「好」當讀爲孝。○跋父癸尊。銘末記「單」字,乃氏族。○跋耳尊。釋「㞢」爲耳字。○跋周㚸壺。「作公日己尊壺」,「公」謂父。

廿三日。跋索諆角。據定公四年左傳「分魯殷民六族」有索氏爲證。「有」下一字當釋羔。○叉卣,「叉」疑次字。

廿六日。閱錢賓四(穆)近代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跋舍武鐘。舍讀爲余。「予」,石經古文作「舍」,从舍聲也。「霝昏」當讀令聞。

廿八日。聞意大利莫索里尼下野,並有被捕之說。軸心之勢日衰,殊可喜也。

八月。

一日。中鼎:「埶于寶彝」,「埶」當讀栔,刻也。

十八日。校文字學講義。指事章記訂誤一則。王筠以「飛」、「齊」爲動字，認二字爲全體指事；此混文法於文字學。不知象形中有假形表事一種，如「八」象分別相背，「亼」象三合，「叕」象綴聯是也。（此事謂動作，飛、齊，非指事之事。）二字仍是象形，但象形例應是名字，故爲假形表事也。指事之事就形言，非就義言，如王說，混義於形，不可通矣。

九月。

六日。高異羣言，人本有尾，今尾骨七節猶在體中。又言，昔在桃源女中，一女生言，其同學某女子身有尾。李祜告余，昔在北平，聞人言，劉師培身有尾。尾从尸，蓋造字時人尾尚未失也。

十日。聞意大利投降，軸心鼎足已折一足矣。可喜！

十九日。閱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師旦鼎、東征鼎明是僞器，吳君勤於著述而不肯擇别，殊可惜也！

廿八日。陳子展來書致章友三之意，謂余無論何時入川，復旦皆表歡迎云。

十月。

六日。前馬叔平來書，見示河南魯山出土漢殘碑文字。叔平定爲南陽都鄉正衞彈碑，是也。「國服爲息」，叔平疑「息」或恩。按「國服爲息」語出周官泉府，自是息字，非恩字。「夲存子衍」，叔平疑第一字卒或本。按是本非卒。文以本、子爲對文，本謂本金，子謂利息。史記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索隱「子謂利息」是也。卒字義不可通。「濁穢革憚」，「憚」當讀爲殫，盡也。「咸用績殷」，

「縝」疑爲闐。說文：「闐，盛貌。」「闐殷」猶殷軫也。今日覆叔平，以余所見告之。

七日。楊生寧民從石門來，以閻季蓉（鎮珩）修光緒石門縣誌二冊見贈。文字簡當可喜。○某妄人自北平寄所著書跋尾來，盛自稱譽，令人作三日嘔。

八日。校文字學名字會意章，分出主名與官名一類；如見、臥（从目，不从臣）、企、印、臭、昊、吠、鳴、唬、般諸字是也。

十一日。蕭仲珪（璋）自浙江大學寄書來，以文字二首請是正。蕭爲沈兼士弟子，曾任北平女子文理院文字學課。

十六日。報載意大利對德宣戰，葡萄牙以亞速爾羣島供盟軍之用。戰事日利於盟軍，可喜！

十七日。撰申悅廬六十壽序。申，石門人，民元留學倭京，習史地。與閻季蓉爲忘年交。著有行健室文存，頗有先見。

三十日。報載倭奴國人中野正剛鬪其政府中人報告戰事後自殺。狂獸中已有漸醒悟者矣。

十一月。

三日。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一卷二期寄到。載余語源學論文十篇：爲釋徹、革、刑、圖、告、H、工、僉十字者。刑字，余謂左當从井，非从井，以形近誤耳。惟謂甲文丼爲囚字，乃誤認，此實死字。井蓋象棺形。刑字从此，表死刑；从刀表肉刑。此當改正者。

九日。夜中不寐，思及黃季剛之爲人與治學態度，戲成一聯云：「無周公之才，既驕且吝；受

章君之敎，不皖而吳。」

十四日。閱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內載程篤原（炎震）遺著世說箋證。程爲思辨社舊友，社成立未久，卽以病逝。向聞其有此稿，未得見也。箋證審核，非篤學者不能爲。程爲檢齋同鄉同年，事隔二十年，檢齋今亦物故矣。

十六日。校補文字學。會意字之多，僅次於形聲，條理最複雜。余初分爲名、動、靜、狀四類，每類復細分之。精心辨析，庶幾文理密察。完此工作，有如克一名城，至爲愉悅。

十九日。閱蔡松坡年譜，所記時務學堂事多不實。

廿九日。閱王煥鑣著曾南豐年譜，敎育部寄請審查者。搜採頗富，體例亦佳。

十二月。

三日。報載開羅中、英、美三國會議，保證朝鮮獨立，東北四省、台灣、琉球歸我國，聞之快慰。

○敎育部來文，外國文學准予備案。此事余盡力不少，聞之至喜。

十一日。章友三、陳子展電請赴渝；因余前有常、桃吃緊，可以西行之說也。

十八日。論語疏證石印本成，校之。

廿八日。校文字學義編。形義相關之說，分爲三類：一曰，義同構造相同；二曰，義同構造相類；三曰，義相類構造相同。

一九四四(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年六十歲。

一月。

一日。撰文字形義學序例。

六日。章行嚴寄所著邏輯指要。卷中多採古書為資料,殊有意致。文字力求雅潔,亦見精彩。

十五日。形聲字可分形義與聲義二事:頒、顋皆訓大頭;从頁,故訓頭,此形義也;从分从鬼,故訓大,此聲義也。形義不見字不可知,可云目義;聲義聞聲即解,可云耳義。許君於慈字止訓愛,不訓愛子,止具形義,不具聲義,故為不備也。

十九日。讀王靜安爾雅艸木蟲魚釋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黃侃不能到也。近日讀爾雅,頗治聲訓,時有會心處,如「菆,小葉」,與余說「貕,得義於小」相符。「鰹,大鮦」,與賢、堅、臤諸大義相貫。「鰝,大鰕」,與溔、顥、顥相貫,是也。

廿日。史記:「韓信羞與樊噲伍。」噲雖以外戚貴,仍有其可稱處在。世間人下於噲者何限,不知淮陰處此,又當如何?夜中不寐,成讀韓信傳一首云:「鴻門譙羽辭何厲,排闥非君事亦豪。漢室幾人能辨此,淮陰底事恥同朝?」

廿三日。黃伯軒告余時務舊師番禺韓樹園先生近狀,賦詩寄呈,兼念任公師云:「故都侍坐幾

經年，忽道黃巾拜鄭玄。炊甑生塵明德在，賃廡作計好歌傳。少年不賤餘青簡（謂同門李撫生、蔡松坡），命世無文對白頭。淒絕牙琴絃又斷，一編詩就愧空前（任師見余鹽鐵論校註序，謬許爲桓書空前之作）。」

三十一日。余潛修來，談及湖大楊卓新之把持阻遏進步，同深憤慨。潛云：「學校中曾周歷四方之人愛湖大尤切，老守湖大一步不離者遠不逮之。此猶老居本國之人不知祖國之可愛，必游歷他邦而後愛國之心加切也。」語殊有理。

二月。

六日。商務館訊，春秋大義述一月廿三日已印成，不日可發行。

十三日。閱觀古堂詩文鈔，還吳集懷人詩先後二首及余。其中絕句一首註言：「遇夫息交絕游，終日閧然。」余少時癡憨之態如此，殊可笑也。先生初不信彝銘文字，以湘中前輩治此者絕少之故。晚寓蘇州，多見古器銘拓，乃始識其非僞。文鈔中論乙子之子與巳通，以說文包字从巳爲子未成形爲證，實發前人所未發。論彝字象雞形亦頗近似。○閱攸縣龍氏印行近代湘賢手札一過。譚組安（延闓）跋語多記遺聞佚事，自爲可喜。惟字體媚弱，如其爲人，對之令人不歡。湘中前輩大抵以橫排剛毅見長，到此公，則此種風氣消失淨盡。余每見其字，輒聯想其爲人，而生厭惡之心。蓋緣民國初建數年間，身居鄉里，飽嘗此公政治之痛楚所致，非有他故也。記有人撰渠一聯云：「招之卽來，麾之卽去；愚不可及，妙不可言。」頗能道出此公形象。

廿四日。壽宗子威七十生日云：「閱盡興亡到古稀，好懷猶自少年時。春明文酒十年事，遼海歸來千首詩。一室佐春煩老婦，四方經國有佳兒。門前桃李濃陰在，笑口應須酬百卮。」

廿七日。飲席遇鳳皇田星六，年六十九矣，甚健，能詩，有晚秋堂詩集。聞余有論語疏證，欲得之一讀，當卽贈之。○高等敎育季刊三卷三期寄到，皆得獎諸書提要。余撰春秋大義述，提要亦載焉。

三月。

四日。編譯館盧振華來書，云以得見論語疏證爲幸。爲余校出訛脫二事，遂改正之。

十五日。劉天隱書來云：「呈韓樹園先生詩結撰工緻，不能贊一辭。餘事孟晉，令人驚嘆！」良友故加獎藉，令人興感。

十六日。閱黃芥滄（兆枚）詩，信有功力。前此屢相見，不知也。

十七日。余今年六十初度，成六十自述五章云：「浮生六十逮今茲，往事眞如電火馳。文史三冬初鼓篋，海波萬頃遠居夷（甲辰入縣學，乙巳留學倭京）。故書到老還成癖，甘寢今知勝啜飴（前年患失眠症幾殆）。一事報君差足喜，恰逢周甲茁孫枝。」「投荒寂處冷如冰，舊夢春明忘未曾。走馬西山雲撲面，泛舟北海月爲燈。酒邊慣聽催詩鼓，門外時過問字朋。何意國門來越寇，參天兵氣九州騰。」「恩勤敎誨記重闈，投老心傷未報暉。差幸壯男能自食（洪、驤兩兒已能自食），卻愁乳燕不成飛。平生述作塵封字，晚歲河山淚濕衣。辛苦營巢嗟一炬，欲謀歸去定何歸？」「西征避地五溪峯，剝啄聲

稀便養慵。坐對山光看飛鳥，偶隨天籟響秋蟲。老來骨肉歧生死，亂後妻孥視雇傭。攬鏡沈吟還自詫，壯心渾不稱龍鍾。」「平生貪誦劍南稿，不道衰遲境與同。却喜健兒能殺賊，故探聖典記攘戎（近成春秋大義述一書）。百年積辱隳前約（去年各國廢不平等條約），萬衆同心策反攻。身見弧張看日落，不須家祭告阿翁。」

十八日。閱蕭一山清代學者著述考，頗有錯誤。百六十三葉載朱爲弼、朱弼二人，別字、生卒、著述皆同，惟籍一浙一皖爲異（椒堂浙人）。百八十四葉載胡元玉於劉文淇、吳文鎔之間，爲胡提前數十年。著作乃胡氏家集，非元玉一人之作。又不附索引。皆其失也。

廿日。壽劉天隱六十云：「不逢聖世列侯王，天遣斯人式一鄉。亂後詩篇同谷叟，山中禪味輞川莊。叩門羊仲偕裘仲，問禮元方與季方。便欲路堂隔煙水，儻依靈麓舉秋觴。」

廿七日。田星六贈所著晚秋堂詩集來。

廿九日。孔學社書告積微居詩說載入孔學第二期。

四月。

一日。撰釋徵篇。初義當爲徵兆之徵，從微省，徵兆必微也。〇閱葉玉森釋契，殊少透宗處。

十四日。田星六自乾城貽詩奉答云：「久念蒹葭要溯洄，春樽相對笑顏開。壯無暖席憂家國，老賸風詩吐霸才。文字有靈偏肇禍，河山已缺忍登臺。潕溪兩望情何極，冠蓋當年一老來。」先君子曾館乾城令署，故有末句。

十五日。得曹籽穀丈（典球）書，云得余書及詩札，悅豫之情爲近年罕有，竊一夕之力次韻五章。其二云：「夙謝紛華獨飲冰，似君劬學見無曾。決疑常斷多年獄，辨字如懸暗室燈。王葉故人知不負，乾嘉諸老合爲朋。何堪呼馬爲驢日，四海狂瀾已沸騰。」○顏生熙志之弟育安書告：熙志久臥病榻，筆墨都廢。得余詩，發興成五絕六章。第二章云：「一代王懷祖，千秋段玉裁。談話兼說字，拼作一人來。」余說字雖不後於段，而說經之富還不逮王。顏生之言，殊有愧色。

十八日。劉天隱來書稱余壽渠詩之美云：「不落應酬窠臼，寓跌宕於流利之中，如寫生家描畫野服山衣，使人超俗。寄壽余詩頷聯云：「學津遠溯周秦上，風度平居魏晉閒。」過獎不能當也。

二十日。商務寄春秋大義述來。字體既小，紙墨尤劣，又多誤字。惟余此書本所以稱不能執戈殺賊之恨，且鼙鼓聲中有著述問世，已是幸事，不能以平時論矣。

廿一日。彭甥慧桂林來書，云：聞湖大有校潮，是否願游桂林。師範學院院長曾作忠及林礪儒二君皆希望余往任敎云。

廿三日。馬叔平寄見壽詩云：「正憶瀟湘一老儒，枉投佳句到巴渝。欣看周甲華筵啓，又報添丁樂事俱。一席名山勤著述，廿年人海共馳驅。索居企待中興日，愧我書田日就蕪。」叔平書言西安出土呂季姜壺爲二圓壺。銘文云：「呂季姜作醴壺，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三字云。

廿七日。陳寅恪成都來書，告去秋由桂發，沿途病困。十二月末始抵成都。生活之昂，與昆明等。寄壽余詩云：「魯經漢史費研尋，聖域神州夜夜心。一代儒宗宜上壽，八年家國付長吟。蔽遮白

日兵塵滿，寂寞玄文酒盞深。休道先生貧勝昔，五詩還抵萬黃金。」寅恪學人，而詩極富風趣。惟語重，余不克當耳。

廿九日。黃伯軒告余，日來授諸生以漢書，多用余著窺管之說，亟稱其美。

三十日。成遣與一首，頷聯云：「寸簡要張千里勢，平生不作暮年心。」頗復自喜。

五月。

五日。徐紹周寄壽余二律云：「不見楊君又六年，論年於我許隨肩。腹書已任便便曬，口義頻聞犖犖傳。新館一時俱刼墨，故鄉雙眼各江天。辰陽欲泝知吾嬾，願約歸耕二頃田。」「冠雀堂前或起予，杜鵑橋上早迴車。夢魂忍熟曾遊地，歲月貪增所著書。客邸昌昌春自到，膏檠兀兀夜何如？東還好待修桑果，要引諸孫戲繞裾。」

十八日。曹孟其寄壽詩四絕句來，云：「四十年前兩秀才，聰明都被死書薶。霜勻毛髮參差出，舊夢如煙去去來。」「春秋大義攘夷學，論語新疏翼聖功。寫到精微無一字，鎔經鑄史一鑪中。」「大儒識小亦當行，此事高郵最擅名。于以終風同一妙，淘金嘔血渡諸生。」「先生老弟舊稱呼，試問兒曹解得無？學必讓君年讓我，老夫下筆不糢糊。」風趣之美，曾星笠、黃伯軒見之，皆爲之絕倒。以余之「于以」說與高郵之「終風」並論，爲余抬高身分不少矣。

二十日。文字學校訖。此書經營前後十餘年，煞費心思。自信中國文字學科學基礎，或當由此編奠定。姑爲此言，以待知者。

廿三日。撰文字學敍例。

六月。

一日。曾星笠近感學校事，有歸隱意。余昨夜成詩一首示之云：「拔幟要張三戶楚（君近見投詩句），一篇惠我墨痕新。孟軻未忍違齊邑，廉頗終思用趙人。息壤廿年猶自在，桃江一室豈能春？可無暫輟躬耕意，他日長沮謝問津。」按太炎先生嘗云：「三王不通小學。」謂介甫、船山、湘綺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與星笠談及此；余謂此時吾二人皆游於外，他日仍當歸里教授，培植鄉里後進，雪太炎所言之恥。星亦謂然。故余廿六年到湖大，即邀星歸里。時星任中山大學教授也。星今思歸隱，余非校中當局，本無留星之責；特爲湖湘文化久遠計，故據往事言之。息壤句是也。星暑假返里，行前和余韻云：「船山湘綺各孤軍，異世荊舒風議新。折角要張三戶楚，敬鄉合樹百年人。吾慙蹇吃如楊子，公自紛綸軼大春。但得孫卿三祭酒，不辭重泝武陵津。」見允來辰，不復堅持歸隱之意，是可喜也。

十一日。報載英美軍六日在法國北岸登陸後頗有進展。又已克復羅馬，殊可喜。

十二日。商務館書告：「春秋大義述一月出版。至四月底止，售去七百九十八部。」戎馬倉黃之日，經術迂疏之書，得此銷數，頗爲意外。蓋以復仇攘夷之說頗合國人心理故耳。

十六日。校文字學會意名詞章。狀名與本名節，分直狀與曲狀二目。薦字初入能名與所名，今改入曲狀中。以薦爲廌之所食草，廌爲狀名，草爲本名。若以廌爲能名，草爲所名，則失字意也。余

分類隸字必取足以助明其字義，大都類此。

十八日。美機炸倭門司、八幡、小倉諸地，可喜。

十九日。前黃河水利會懸獎金徵求大禹紀念歌。詩歌本非余所長，以貧困故，聊應其徵耳。今日得會書，以第二名得入選，亦意外事也。

廿二日。廣播言長沙十八日淪陷。余親族皆陷賊矣。嗚呼！

廿三日。報載美倭海戰於菲律濱東，倭主力擊潰，宵遁。此大可喜。

七月。

十六日。閱胡竹坡簡齋詩箋訖。書大致尙佳，亦間有不到處。卷廿八王孫嶺云：「斜陽照見林中石，記得南山隱去時。」此用漢書李廣傳「夜行見石以爲虎」事，而胡不及。卷三十西軒云：「遡此西窗風。」此用詩「如彼遡風」，而胡引漢書注「遡江謂逆流」，則語不可解。

廿四日。習杜詩。奉先詠懷云：「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倉卒本漢書平帝紀，仇注不及。奉先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上句謂除去地圖耳。仇注誤解掃爲揮灑筆下。李監宅云：「雜花分戶映」，意本陰鏗「花月分窗近」。仇亦不及。○報載希特勒被炸不中，德國軍人內訌。美軍已登陸關島，次當及小笠原島而入東京矣，爲之大快。

八月。

十一日。衡陽守四十七日，竟陷敵手，可爲嗚咽！

十九日。侯芸圻（塄）來書，轉達顧頡剛意，欲請余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長。

廿二日。閱劉逢祿論語述何。支離繳繞，漢學家之流弊，至此極矣！

九月。

九日。報載永豐失守，邵陽危急。聞在辰谿諸軍人家屬皆準備他往。

十日。聞零陵、東安相繼失陷，湘事之壞，已達極點。同人中多西行者，令人焦急萬分。以留恐有不測，行又無資用也。

十月。

五日。孔學雜誌第二期寄到，載余積微居詩說。

十二日。昨晚廣播：美艦隊及飛機四百架圍攻倭沖繩島（即琉球），毀倭兵艦十二艘，倭機八十九架，運輸船及小舢板四十六艘。美艦無損失，飛機略有損傷。又轟炸小笠原島帛琉島，共四島，佔領馬克思島。

十八日。曾星笠從益陽返校，余喜賦云：「故人如約翩然至，兩脚烽煙兩足繭。樹影燈光一宵話，傷離念亂百憂醒。更殘欲旦寒逾急，髮好無端白自生。海上腥風向天拂，慙予几欲潰前盟。」日前事急，余有入蜀意，故有末句。星極賞髮好句。謂杜工部不曾道得。又謂此詩勁健，品出黃芥滄之上，故知其阿好也。○美艦在台灣附近活動，倭艦見其勢盛，遁去。尼米茲報告：自十月十日起擊毀倭機八百四十三架，從中國起飛之空中堡壘第三次炸台灣之岡山。岡山有防禦堡三十四座，已毀

其三十三座，美損一機而已。又美機在南海炸沉倭巡洋艦、驅逐艦各一艘，又毀小船五艘。倭在南洋之供應綫全被截斷云。

二十日。廣播言美潛水艇在太平洋擊沉日船三十二艘。舊金山廣播言：四個月來損日艦千一百艘，飛機三千架云。

廿七日。廣播言：美倭艦隊大戰於菲律濱東海面，倭艦大敗。閱短書題曰魯迅的書者，記周豫才所著書有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說鉤沈、漢畫像考；輯佚有謝承後漢書、嵇康集。余在北京時，曾購得會稽郡故書雜集刊本，題周作人輯。觀此知實豫才所爲也。

十一月。

一日撰釋辱篇。許説辱字最無理。余定爲耨之初文。據淮南子謂「古人磨蜃而耨」，辱字从辰，即蜃也，从寸謂手持之。

五日。美國舊金山廣播攻擊中國政治腐敗，各部長無一正人，而何應欽尤劣。美助軍火，中國不用以抗倭，反準備內戰。廣播於中國國民及軍人參政員皆有譽辭。知是非之公固在也。

七日。閱甲骨文編，甲文時代早，無後起之字。一，會意字尚未加聲旁，如⿰臣戈不从爿聲作臧，寚不从缶作寶，是也。二，無加形旁字，或不从口作國，𠂢不从水作派，是也。形、事、意三書，無後起之形聲字，有獸無狩，是也。編者不知此，大部記狩字，以獸字當之。不知甲文本無狩字也。獸字仍當入嘼部獸字下，使其形一致，説明獸字作後世狩字用可矣。

八日。閱甲文，知同字从凡口，與合从亼口，咸从戌口，僉从亼吅組成同。許云从口，非也。

九日。甲文㸙疑是奉字。

十三日。甲文紉乃雜帛爲物之本字。

十七日。莫若榮來言，西南聯大發表宣言責政府用人不當，爲政府沒收。國事至此，當局尚以蒙蔽壓抑爲事，不亡何待！思之令人憤悒。

十八日。撰釋凡篇。據甲文之形知凡爲後世船帆之帆象形初文。○撰釋亘篇。按字中從古文回，上下二畫象兩岸，與㕣字同，乃淀字之初文。說文：「回泉也。」亘爲象形字，孳乳爲形聲之淀。

廿四日。近習甲文，時有新得。今日始寫甲文蠡測。

十二月。

三日。說文篗訓收絲者，乃互之形聲字。

九日。撰釋⿰𠂤禾篇。「⿰𠂤禾」「軍門日和」和之本字。从自，與師爲師次之次本字从自同。舉告星笠，許爲至碻。

十日。何麗生（竹淇）來，告昨晚廣播，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合作組成政府，如此可免內訌，聞之大快。

廿二日。甲文有湡字，余疑爲淇，字从湡聲；又因疑雄水本字。○左傳：「名，終將諱之。」向來

五字連讀，文不可通。今悟名當爲一讀，與「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句例略同。鹽鐵論「老親之腹非唐園」「唐」假爲場。詩云：「食我場藿」，知場爲種菜之地。說文唐或作啺，故唐、場可通。

廿四日。劉茂華來書言：昔年訪黃季剛於南京雞鳴寺宅。黃告渠云：「長沙楊君於形聲字有獨見，越段王藩籬，補許君之不足，自爲一家之言。」時有山東李光家、丹徒姚希曾同坐，聞其語云。又言：「丹徒柳先生不治文學之業，顧論述文化史，曾以段、王、黃、楊爲一宗，記述其源流云。」

廿九日。雪字从彗聲，以雪可掃也。帛从白聲，絲色白也。

一九四五（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年六十一歲。

一月。

二日。閱吳摯甫尺牘。吳崇科學，信西醫，當時士大夫中不易得也。

五日。鏑字甲文作⿰矢帝，从矢；料作酙，从酉；脛作雞，从隹；確能以事爲名，較篆書之从金、从木、從肉者剴切多矣。此義今之治甲文者似多不知之。

十六日。近日美機連炸倭奴國各地。小醜施之於人者，今亦食其報矣。

二十日。曾星笠病逝於辰谿衛生站。星數週來時感不適，然猶授書不輟。至十五日，萬不能支，乃輟講。連日醫治無效，十八日，子泉世兄始送之至衞生站。余今日正擬往問疾，遽聞噩耗。一代宗師，逝於荒徼，良可痛悼！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學，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學（父奐，

曾有辨僞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燦）遊宦京師，兩君頗與戴東原之學接觸。陶山之子鏡海（鑑）仍折歸宋學。乾嘉之際，漢學之盛如日中天；湘士無聞焉。道光間，邵陽魏氏治今文學，承其流者有湘潭、長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爲卓絕。然今文學家，不曾由小學入；故湘中學者承東漢許、鄭之緒以小學音韻訓詁入手進而治經者，數百年來星笠一人而已。其喻母古讀考，當世治音韻者奉爲定論。張生清常去歲與余書，謂羅常培近著音韻學，贊星爲錢竹汀後一人；非過譽也。今後繼無人，廣陵散絕，不獨余一人之私痛也。余輓星笠云：「鍾期一去牙絃絕，惠子云殂郢質亡。」

廿七日。李培庚來，致陳子展書，謂余滁行中止，殊爲失望。章友三仍致拳拳，謂如湘西不安，仍望命駕。諸君意厚如此，益增愧負。

廿八日。閱甲骨學文字編訖。此書余在北方曾一再讀之。半年來又習三通。其中雖尚多肊說，然精要之處屢見不一見。十年來余說字之文不少，無形中實得力於此書，近始自覺之也。

二月。

五日。在沅陵，辛樹幟告余：春秋大義述到編譯館後，鄂人張西堂抑置不理。事爲顧頡剛所聞，大不謂然，頗以責張。因有文史社出版之議。張昔年曾訪余於清華，余以其人淺薄，未與加禮。張蓋懷恨出此耳。

九日。閱在沅陵購歸之徐鼒未灰齋文集，內有補明史列傳一篇。所記七人，皆湘籍也。

十二日。以古籀彙編所載殷虛文字類編校甲骨文編，知自羅、王後，新識之字殊少；而羅氏殷

虛書契考釋相傳乃王氏爲之。王靜安於小學頗有功夫，故能多識字，餘人皆不及也。

廿三日。錄殷虛文字類編目錄訖，得七百六十九文。朱芳圃書後出十年，所增不過百許字耳。

廿七日。甲文蠡測擷要講義卽成，將以求教於諸友。

三月。

二日。師範大學同學丁實存今任職編譯館。來書言：館中整理經籍兩年，成績不舉。館長陳可忠、主任鄭鶴聲皆希望余任其事，來徵同意。

六日。撰甲骨文四方神名與風名。胡厚宣商史論叢取書堯典、山海經、夏小正、國語諸書證甲文中之四方名，至爲審核。惟於四方之名含義不可知，則爲誤說。今按四方神名皆關草木：東方析，謂甲坼。南方夾，謂草著實，經傳多作莢。西方朿，朿說文訓「草木垂華實」。風名，東方劦，卽協風，胡已言之。南方光，胡以爲微，實是豈，謂凱風。西方彝，彝讀爲泰。北方陖，不明。大抵殷人以爲草木各有神爲職司，其神四，分司四季，爲後來月令、句芒等神所自出。又殷人早以四時分配於四方，爲堯典所自本。此文四神名皆關草木及光、彝二字之讀，皆門下周鐵錚之說。周請余爲文論之，余因推廣其義，成此文云。

八日。閱阮璞大禹紀念歌，以第一名得獎者。實較余作爲美，宜其冠軍也。

十四日。撰讀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書後。

十七日。撰釋[illegible]篇。胡厚宣釋鳥，余釋爲咮。周鐵錚因余此說疑堯典之「星鳥」亦當爲「星咮」，

如此則與星火、星昴、星虛同指辰次。說可通也。

廿三日。曹廷藩來，談延安政治組織殊有趣；其朝氣勃勃，恐非腐化者所能敵也。

廿四日。撰釋豸篇。余釋爲卣。○撰說羔篇。余讀爲磬。

廿六日。撰說戠篇。讀戠爲忒，「亾戠」卽亡忒。○翻閱新修寧鄉縣志，載姚大榮說，謂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實黃虎癡代撰，姚說本之鄭珍云。

三十一日。撰釋麀牡牝豝駝篇。據爾雅釋麀爲麎，牡爲羒，牝爲牂，豝爲豝，駝爲騇；據甲文牡、牡連文，牝、牝、豝連文，糾羅振玉之說。○撰甲文中之先置賓辭。此等賓詞之前多冠以叀、隹字。書酒誥云：「惟土物愛。」文例正同。

四月。

二日。德國希特勒自認戰敗，英美宣言歐戰結束在卽。小醜聞之，不知當如何？美軍包圍琉球，且已登陸。海戰毀倭艦四十餘艘，美艦多至千四百余艘，眞如泰山壓卵矣。倭奴到此不知亦有悔恨之心否。

四日。郭鼎堂（沫若）得余甲文蠡測擷要，覆書云，中多巧思密合之釋。又告「設、者、𥓓」三文彼曾釋出。𠃋釋以，李旦丘曾言之；凷釋星，高田忠周曾言之。

五日。撰犬方考。謂犬方卽犬戎，又卽串夷、昆夷、混夷。

六日。復旦學報寄到，載余造字時有通借證。

七日。蘇聯通告倭奴，廢除中立協定。倭四面楚歌，岌岌不可終日矣，令人快絕！

十五日。前以甲文蠡測擷要寄董彥堂，今日得復，云近年專治天文曆法，甲骨文字未深注意。取余文付李孝定曌簽注意見。知此、正、是、征、踬、設、詩、敉、鷸、亼、缶、京、亩、圖、啬、困、朔、香、痛、瘳、羈、化、儿、允、欠、豕、狀、熯、亢、聖、雌、或、紹、級、龕、圣、季、漳三十八文已有人釋出。亦有不然余說者。李，常德人，南京中央大學畢業。○丁實存書達陳可忠意，謂余所指諸事皆不成問題，余同意後即寄旅費云。

廿五日。覆丁實存，謂編譯館事可以相就，但只能半年在館中，以湖大不能全離故。○撰釋㠯篇。甲文有「㠯二豖、㠯三豖」之語，余讀㠯為說文之副，周禮之疈。山海經云：「一牡羊副。」○撰釋𦎫篇。讀「𦎫」為敗。○撰釋𢍏篇。讀「𢍏人三千」之𢍏為徵。

廿八日。撰釋𠕀篇。「𠕀」即說文𡗜字之所从，或說為規模字者，在甲文為母之假字。金文母、毋同字，毋模音同也。又古文母、女不分，甲文云某某𠕀，猶今言某某女人也。

廿九日。訪劉湘生（永湘），出示舊搨北魏天平二年本務寺造像記。字似張猛龍，文亦甚美。石在河南登封縣。湘生言今已不存云。○日前授文字學，㦰字，許云「豕虎鬥不解」，余以豕不敵虎為疑。今日羅軒來言：野豬類豕而長喙，力能搏虎殺人；皮至厚，槍彈不能傷；食樹根云。然則㦰字所从之豕殆謂野豬矣。○報載德國已向英美投降，戈林檜決，意國莫索理尼被捕，歐戰完全結束，所餘只蝦夷小醜耳。

三十日。撰釋惠篇。謂卽說文䰞字。說文訓設飪，與𪗉、亯義同。

五月。

一日。聞莫索理尼被米蘭志士審判槍決，屍陳通衢，行者吐唾投足辱之。有老婦射以五槍，以其有五子戰死也。聞希特勒亦已死。惡魔殺人不知幾千萬，一死不足蔽其辜也。

八日。德元帥杜尼茲通令全軍投降。英、美、俄定今日爲勝利日。

九日。胡厚宣來書，讀四方神名篇，表感佩之意；又謂讀𢍰爲徵，讀𣅊爲敗，皆確無可易。

十日。英王電我國，保證以全力擊潰倭奴。美軍決由歐轉亞洲，不返美。二國與吾人合力如此，如泰山壓卵，倭奴無生理矣！

十一日。閱報知湘西倭寇全潰，至以爲喜。

十五日。撰其牢茲用考，定爲卜牲之辭，以春秋「卜牛」及禮記郊特牲之文爲證。

十七日。成迓春詩云：「三春如故人，暫來復歸去。一事人不如，年年色如故。」

二十日。李肖聃案上陳列一妄人所著書，余翻閱首卷。自序云：「問字皮先。」不數葉凡例中卽詆皮不識字；自非狂痫，那能爲此？黃季剛震其卷牒之多，幾于五體投地，有玷章門矣。

廿四日。贈趙壽人云：「楊柳烏衣食宿談（君食于王，宿于柳，來余寓談話），多君一日歷家三。向人盼睞猶餘白，脫手文章早勝藍。雲蓋故人泥不滓（天隱陷賊中），田灣猛士戰能酣（君近參戎幕，在田灣）。海隅喜見飛廉戮，剩有蝦夷首待函。」

廿六日。撰多介父考。多介父或稱多父，乃盤庚之字。紀年記盤庚名旬，而卜辭有「貞于多父旬」之文，故知之。

廿七日。撰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篇，余釋歺、夙、殉三字。卜辭有賓[illegible]，即詩序「繹之賓尸」也。○撰殷先公稱王說，謂周之追王，乃因殷禮爲之。

廿九日。撰舌河說，讀「舌」爲涉。

三十日。今日農曆四月十九日，爲余六十一初度之辰。王生顯以古書疑義廣例一卷爲余壽。推廣俞氏及余書爲之，頗見用心。

三十一日。撰窫宗考。紀年記祖丁名新，窫宗乃祖丁之廟也。○李肖聃來，以後漢書班彪傳「殺史見極，春秋敎也」一語見問。余疑「史」即「文勝質則史」之史，「殺」謂削減，「極」當訓中。

六月。

五日。撰說𢀛篇，用秦公𣪘升作[illegible]證明葉玉森之釋，糾王靜安釋勹之說。○始撰文孷。

九日。余前以說甲文字寄董彥堂求敎，今日得復書云：「拜讀新著，感佩無已！公此時手頭無書，而能有如此新見，確屬難得。鳥星之字，釋咮猶具卓見；弟亦仍舊說釋鳥也。評騭胡君書均極扼要。昔太炎先生不理卜文，學林以爲憾事。以公之博雅，從事於斯，貢獻自不可量」云云。友朋謬獎，不可不努力也。又見告渠著殷曆譜裝釘已畢，以序文一份見寄。

十一日。撰釋[illegible]篇。字釋貴，去年已明之。[illegible]羊與叀羊同（[illegible]與[illegible]同）。前此亦悟及。昨讀說文

詁林，「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甲文隹、叀同用，唯、遺通，知貴亦可與叀通用也。卜辭上甲𠃬至文丁，𠃬當讀施及之施。書無逸「能保惠於庶民」，史記魯世家作「保施庶民」叀聲字與施通，知貴亦可通施也。

二十日。讀國語，「武不可覿」，覿當讀爲黷。「紡於廷之槐」，紡當讀縛，縛與紡對轉也。

廿二日。李慕清自重慶來，贈新出素書一册，略一翻閱，僞書無疑。

廿四日。卜辭云：「單邑登𠫓于彔，㽙子登𠫓。」「登𠫓」當讀徵人。「貞曰雀，翌乙酉至于東。」「曰」當讀爲謂。

廿七日。撰殷封建考。

七月。

一日。撰釋畬篇。定爲亩字，義爲藍夷之藍。

二日。撰又宗西宗考。雍己名伷，稟辛名先；又宗，蓋雍己廟；西宗，蓋稟辛廟也。○撰釋星篇。說商時有星無姓，後始分化。

三日。撰釋馭篇。疑爲祭之或字。

四日。撰說申。卜辭「貞申弗𢦏周」，余說爲詩之串夷，即犬夷。

五日。撰說㞢篇。此字卜辭用法五，皆與有字相當。

六日。撰冬蜀考。謂即書牧誓之庸蜀。○撰𠨍史考。謂即書之御事。

八日。撰說易篇。「易」與齒疾連卜，易蓋謂換齒。○撰釋于篇。卜辭云：「貞卿事于𡧊北宗」，于當訓往。

十二日。撰釋卽篇。卜辭：「貞昔方其出王自卽，受△右。」「卽」當讀爲截，阻也。卜辭：「貞卽于又宗，又雨。」卽蓋假爲祭。○閱說文詁林續篇。「𦃃」字从糸非从幺，前人已言之。彼云：𠀠乃收絲之器，但不知其爲互字耳。其他字亦時有與余說闇合者。

十六日。撰釋㳄篇。字象器形，从洗聲，蓋卽禮經之洗字。○撰釋濃篇。謂卽洪字，字从㠯聲也。

十九日。撰再釋㠯。卜辭：「△戌卜，㱿貞。戌𢦏㠯方。」當卽呂覽本味之「有侁」孟子之「有莘」。

二十日。撰再說方。卜辭：「△△卜，𠂤貞。方其大出？」余意方蓋卽牧誓「微、盧、彭、濮」之彭。

廿四日。倭奴廣播，有考慮和議語。風狂似漸因打擊覺醒矣。○撰釋㦰篇。字从戈，余疑是牧誓「尙桓桓」之桓本字。

廿五日。爲編譯館草整理經籍計劃書：一，編異文假字考；二，編誤字考；三，編制度名物彙考；四，輯經義新鈔，集錄新說。○撰釋攸篇。卜辭攸爲國名，疑卽定公四年左傳殷民六族中之條氏。○撰釋曰篇。甲文多用曰字爲謂字義，與金文大殷同。

廿七日。倭奴廣播希望寬大之和平條件；可憐相盡露矣。

廿八日。中、美、英三國促倭奴速降，否則將完全毀滅。

三十日。撰釋湝篇。字从黨省，卽說文之㳄，今日之汁。

八月。

五日。董彥堂來書云：「大著得快先讀，感謝無已！各問題有待考訂者極多，弟所能盡力者爲一部分。吾兄努力如是，至足敬佩。弟甚願密切合作，以文字訓詁之任借重於兄也。」又告渠所著殷曆譜當自購一部贈余。

八日。美國以原子彈炸倭奴廣島，損失慘重。

九日。報館號外告蘇聯於昨日對倭奴宣戰，爲之雀躍。〇胡厚宣來書云：「得文字學講義，病中再讀之，勝義如珠，爲之傾服。」

十日。晚十時，聞倭奴投降。

十一日。學校議決卽日遷返長沙。

十四日。李肖聃處遇馬君，云其尊人與龍君有晉書地理志補，已印行。

十五日。與同事七人合治肴祝勝利。

十六日。倭奴昭和天皇下詔告諭國人，其辭頗長，意猶文過。內閣鈴木辭職，陸相阿南惟几自殺。按倭奴以虛僞敎其國人，馴致軍人發狂，致此大禍。種瓜得瓜，非意外也。記九一八後，一倭人請余作字。余書「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二語付之。時至今日，彼輩當知先哲名言之不誣矣。然吾國人未能以己力驅走倭奴，第借友邦之威，使倭屈膝；雖云勝利，實足懷慚。此後若不努力自強，能否

立國，仍未可知耳。報載當局已電延安當局請其來渝，共商大計。如能團結，則國家之福也。

二十日。宋姤逢述昔年任上海兵工廠長事，謂倭奴白川之炸死。其炸彈設計，一切皆彼爲之。尹奉吉亦渠之友某朝鮮人所鉤致。

廿一日。日本投降儀式於芷江舉行。

廿二日。教育部學術審議會以居延漢簡考釋屬之經籍類，殊爲可笑！今日書與朱經農告之。

廿三日。撰說雈篇。卜辭：「帚井黍雈」，讀雈爲魏都賦「菲葭虋」之虋。

廿六日。撰釋虋篇。定爲字从咳省，殸聲，乃謦咳之謦本字。羅振玉釋㱿，大誤。

廿九日。趙壽人言：麿味至美，故字从旨。雉見射落地，形如拋物綫，與矢落地同，故字从矢。

九月。

三日。倭奴投降盟軍儀式於東京灣美國米蘇里軍艦上舉行。倭奴代表爲東文遡宮。降書簽字後，美總統杜魯門有演說。

七日。始釋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歷十六日，於廿三日釋訖。

十二日。董彥堂贈所著殷曆譜寄到。

十七日。魯實先寄到成都志學月刊第二十三期，載余讀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文乃實先代投去者。

廿一日。丁實存書告：編譯館得余整理經籍計劃書後，極爲欽佩，不日當召集人員照計劃工作；並屬實存致謝意。館年內即還京云。

廿九日。卜辭：「貞舌方其亦出？」王襄讀「亦」爲夜，余謂亦當訓又。

三十日。撰凡方考。謂「凡方」即紀年之班方，般庚甲文時作凡庚，凡可通般，知凡可通班，班、般古音同也。〇撰說湯盤。郭鼎堂謂盤銘當爲「父日辛，且日辛，兄日辛」，以保定新出商戈銘爲證。按商戈銘先尊後卑，次序不紊；如郭說，父先於祖，次序不合；其說非也。

十月。

二日。成公二年左傳「仲叔於奚請曲縣」。按曲縣即軒縣，四方缺一，象薄曲之形，篆文作凵，正四方缺一也。

三日。撰釋[辶戈]篇。謂即過字，釋後、釋武者皆非也。此去年所得，今始明之。

七日。梁鑄雄爲余拔去右輔第六牙。

八日。胡厚宣來書云：「尊著反覆拜誦，美不勝收。蓋於說文、訓詁之學研之既精，故於古文字能豁然貫通，無往而不逢其源也。間有可商之處，乃爲材料所限，他日當再細讀簽出」云。

十一日。報載范旭東病逝重慶，年六十三。旭東沈毅有爲，工業有成就，非偶然也。喪此良人，爲之悽惻。

十二日。偶成云：「浮寄人間六十年，晚來胸次轉陶然。乾坤浩蕩能容我，庭宇淒清自有天。十頃澄潭明月在，千重危嶺碧雲懸。容當抱膝終吾老，不效秦皇苦覓仙。」

十三日。撰說高篇。謂即紀年之小甲高。〇撰釋豸補。卜辭有於此字加戌字者，正是加聲旁，

當釋作戠。

十五日。撰說𢓊篇。卜辭有「𢓊雨」、「𢓊雪」，𢓊當讀爲止。

廿三日。率家人登汽車去辰谿，晚抵沅陵宿。

廿四日。午，車抵官莊；四時抵麥家河，登小筏；晚九時到桃源。

廿五日。登汽輪拖船，午後抵常德。

廿七日。發常德。

三十日。抵長沙，登岸直赴嶽麓山本校。

十一月。

二日。報載法國伯希和逝去，年六十七。此君頗通中國學問。

四日。訪葉定侯，觀所藏書。有宋本說文，爲湘潭劉氏蘭竹山房舊藏；宋本韻補及宣和書譜；元本佛經三種，爲六舟舊藏；汲古閣精鈔重續千字文及文則；朱竹垞舊藏石門集；翁覃谿海東金石記稿本，記高麗碑版者；桂未谷、何子貞手評隸釋；翁覃谿、何子貞手評殿本寶眞齋法書贊各種。

六日。跋瀓秋館吉金圖。

九日。閱孫海波古文聲系。著者於字形義多不瞭然，爲評隲十餘事。

十日。劉天隱告余：某僧將卒前，豫言民國三十六年後日入太平，湘士當局者至多云。

十三日。日前李肖聃來，徇余之請，以廿六年寄渠之讀左傳小箋見付。今日閱之，頗多精湛處。余於訓詁校勘之學，受高郵王氏之影響頗深，故所著書，頗有相類似處。此八年前所著，腦中無復印象。展卷讀之，勝處亦時自驚喜也。

十六日。歸來感賦云：「華表歸來事事新，人民城郭兩愴神。巖牆處處難知命，蔓草家家欲隱人。乍見降幡出東海，又聞戰鼓動西秦。此身已是焦頭額，直突何容更積薪。」

十九日。訪蔡季襄，觀所藏繒書。書盛於竹篋，似今藤籃。書厚數十層，黏結不可理。讀蔡所撰考證，字多古文，而亦時有近隸之字。詞句有似鎮邪之爲者，謂爲晚周，恐未必然。又出示黑地朱文漆盤二，完好無缺。

廿一日。彭葛懷讀余近作文字，謂詩「古帝命武湯」讀古爲故，金文「肇」爲語首詞，皆佳。南歸八年，相與商榷文藝者止一曾星笠，星笠逝後，葛懷而已。

廿七日。昨日，政府下令褒揚曾星笠。此事余發義爲之，今見諸事實也。

十二月。

三日。訪劉天隱。告余：昔年因孔廟丁祭，欲製深衣；同人考之，皆不能得。適星笠到省，遂以委之。星考之一宿，遂得之。今長沙瀏陽兩學宮深衣，皆依其說所製也。上海廣倉學宭曾以經學、小學、史學命題試士，星託名投卷二，及揭曉，則二卷一首選，一第二也。余告天隱，主持校閱者乃王靜安也。天隱又言：瀏陽黎心矩通經學、小學，著書甚富；近日逝去，年六十六云。

廿二日。閲郭沫若青銅時代。謂老子爲關尹寫定，環淵卽關尹，言之成理。

廿五日。撰奏凱亭記。

三十日。訪蔡季襄，觀所藏七國泉幣及周權、漢銅尺。

三十一日。始釋書契前編。〇日記云：因人之助，幸致勝利，而政治之腐敗，官吏之營私，尤甚於晚清。不知國將何以爲國也！歲末太息書此。

一九四六（民國三十五年丙戌），年六十二歲。

一月。

六日。譚生佛雛補送壽余小曲云：「但憑那數莖白髮，換取了摩天聲價。一領舊寬袍，兩隻粗布襪，柱杖兒不怕溜滑。叔重以來幾萬家，都喫這杖兒一頓打煞。」用小曲作學問事，新穎可喜。

七日。閲方授楚墨學源流，書平實可喜。

九日。劉天隱言：譚復生（嗣同）十許歲時患病，已死；以胸微溫，故未斂。旋甦，其字復生以此。初性鈍，再甦後乃絕異。嘗臨水自照，其影乃一僧也。此君行事學力皆非尋常人可比，宜其生有自來矣。天隱又言：許季純（崇熙）太不肯讀書，詩全是才華爲之，故不能高。吳蔭雲（士萱）功力較深，而才不及許。天隱頗稱徐紹周，而不推服黃芥滄。於楊覲圭，謂其才學兼美。楊，長沙人，進士，知縣。

廿七日。楊生寧民自石門來，來謁。云教課半年，大得力於詞詮。

二月。

七日。得徐中舒書，謂生平於國學者，淸末最佩服孫籀廎；並時人士，於王靜安師外，最佩服先生。阿好過推，令人感愧。

九日。得余季豫書，告近年艱苦之狀及勝利後北平教育界事，爲之絕倒。渠著四庫提要辨證已增益數卷，世說箋證已成十之八，皆可喜也。

十二日。甲文：「王固曰，亯。」亯疑卽周易之亨。屢釋此文，今日始悟到，可謂鈍矣。

十四日。書契前編釋訖，凡費四十六日。○始釋後編。

十六日。撰釋追逐篇。甲文「追」爲追人，「逐」爲逐獸；二字用法劃然不紊；向來治甲諸家未注意及此。

十九日。撰釋與篇。據甲文定爲四手舉帆之形。金文加从口，謂口發令，同時舉之也。許謂从冋，誤。○撰釋臥篇。字从目，非从臣。古文臣、目二字形同致誤。人臥與覺之分在乎目，覺時目張，臥時目合也。此與見、企、卬、眉、走、吠、昊、臭、狧、唬、鳴、瞿、般諸字構造相同。

廿一日。郭紹虞來書，索余曾星笠傳稿。郭爲開明書局編國文月刊，欲登載抗戰中逝世各國學教授傳記也。

廿六日。撰釋走篇。疾走者必曲其身，故字从夭；夭从大變，謂曲身之人。此與見、企、吠、鳴

諸字一例。○撰說翟篇。卜辭云：「不遷翟」、「其征翟」。遷、征二字用法多關天象，疑翟即周禮大宗伯龢師之龢省字。

三月。

一日。撰書王靜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後。謂山海經註引「和甲」，和非誤文，並足證今本紀年陽甲名和之說。○改撰殷人尚白說。

四日。書契後編釋訖，凡費十九日。

五日。始釋書契續編。

六日。聞周漢南（蔭棠）因傷重逝世，爲之慘怛不怡。漢南天資高邁，力學不倦。初頗逐時尚爲新奇之說，黃季剛見其文字，召而戒之，遂翻然悔悟，發篋讀書。近年專攻臺灣史實及文官制度，著書數十萬言，稽考詳密。江行船破折臂，遂致不起。國中失一佳士，湖大失一良師，不獨友朋私誼之傷感也。○撰釋兄篇。謂是祝之初字；祝以口，故字从古文人、从口，與見、企、眉、臭一例。甲文以兄爲祝。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家督」。「督」爲祝之訛變。釋名祝訓始，皆祝即兄之證。

七日。哭周漢南云：「山鬼攫君去，尼行百不聽。高堂老母在，一室餒兒嗚。泉路終須到，羣書幸已成。難堪先瞑苦，老淚奪眸傾。」

八日。撰釋豖篇。字从豕下加點，與畀字同意，乃指事字，爲豛字之初文。甲文言「豖女」、「豖羊」，皆其證。豖蜀古音近。○董彥堂寄所著殷曆譜後記來。宣字條引余釋祟篇文。稱其精審，足

補彼說所不及。

十一日。撰釋囗匚匚匚篇。囗爲古文城字，亦爲古文四方、方圓之方字。金文衞字或从囗，與小篆同；或从方作衞，此囗、方同一之證。四方備爲囗，缺其一爲匚。說文「匚」讀如方，知囗、匚仍是一字也。囗象城邑，亦象宗廟，故周語宗廟稱宗祊，祊乃囗之後起分化字，專屬宗廟言者。甲文作田、匚、匚、匚者，謂在廟中之甲、乙、丙、丁也。宗廟謂之囗，因而祭於宗廟亦謂之囗。卜辭云：「癸巳卜，貞且甲囗，其牢茲用。」（前壹之廿壹之叁）。此即說文訓門內祭之鬃或祊也。此用囗者也。又云：「コ于妣乙，酒。」（鐵玫陸之肆）此用匚者也。

十三日。撰方族考。用前撰再說方一文增補爲之，謂方即書、傳商伯之大彭。又即書牧誓之彭，後漢東夷傳之方夷。前編（伍之叁肆之壹）云：「辛丑卜，亘貞，乎取彭。」則明見彭字。據紀年記夏少康時方夷來賓，知夏時方已建國也。

十四日。撰釋弜篇。續編（壹之肆肆之弍）云：「庚寅卜，貞兄庚歲。先日，貞弜光。」今日釋此，明是正反兩貞，因據文編檢鐵雲、前後編、戩壽林泰輔書五種，得正反兩貞在同一版者二十餘事，皆用弜或玆字，謂弜即弗字。王靜安謂弜爲柲弼之初文，是也。說文「弼」或作𢐀，與甲文用弜爲弗正合。〇胡厚宣來書，告近由津返成都。在平時曾見于思泊、趙斐雲諸君，以余著書近狀告知諸君，並言思泊前此屢欲寄其近著，苦不能寄云。余居北京將二十年，視浮屠三宿者何止百倍，不禁怦怦心動矣。

十七日。余前書與丁實存，問編譯館於余整理經籍計劃究竟實行與否。今日得復云：館長不甚了了，並未實行。以不學之人主學術之事，所可歎也。

十九日。撰說𦈡登篇。他辭恆言「𦈡酒」（後下拾壹之叁），又云：「癸未，貞𦈡酒斤歲」（晉肆拾之叁）。𦈡酒之省云𦈡，猶遘雨省但云遘也。登謂烝祭，𦈡登與𦈡酒斤歲句例同。斤假爲祈，祈歲亦祭也。

廿一日。卜辭屢言「收人」、「收牛」、「收羊」，「收」疑皆登字之省。登假爲徵，收牛即左傳所記吳徵魯百牢也。

廿二日。陳援庵復書告國難中著書四種，三種爲宗教史，一爲通鑑胡注表微，皆有微旨。以所藏天壤閣甲骨文存見贈，云已交余讓之寄下。

廿五日。始撰形事意三書初字考。

廿七日。閱天壤閣甲骨文存。愜心貴當者，「叀」字讀惠，作語詞用，一字而已。他釋大都依稀惝怳，無必然性也。記昔年在北方時，著者以彼釋甲文倍於前人相告，頗自負。今讀其書，益信此事貴在精不在多也。○驪兒攜婦及逢建、逢酉二子女由昆明來。留四日，去北京就琉璃河水泥廠職。

四月。

一日。張舜徽寄所著廣校讎略來。

二日。康鳳岑（和聲）寄影印船山先生墨寶四種來，字身凝重，賢者氣象固不同也。

四日。閱吳芳吉白屋嘉言。吳有大志，言多可取，不幸早夭，未及大成，殊可惜也。

八日。書契續編釋訖，凡費三十五日。

九日。閱天壤閣甲文考釋。謂卜爲夏楚，故从卜从又之攴訓擊。此說可取。

十三日。應張舜徽之約，赴民國大學講演。因風雨在李肖聃白箬鋪方家巷家再宿。十五日始達。

十八日。舜徽出示所著三禮鄭注義類及鄭雅初稿。取鄭君羣書箋注依爾雅類列之，頗便學者。體例蓋取之陳奐詩毛傳義類及朱駿聲說雅也。從人借閱沈兼士著文字形義學講義，記小爾雅一節，於胡承珙、宋翔鳳、王煦、葛其仁四家疏外，尙有胡世琦一家，爲余所未見者。

二十日。余爲民大講演，題爲孔子之眞精神。謂孔子富於平民的社會的文化的精神，語皆有據。

廿二日。舜徽以所著揚州學記阮元篇見示。舜徽謂蘇州之學專而固，徽州之學精而狹，揚州承吳皖之後，獨得其通。如高郵之王、儀徵之阮、江都之汪、寶應之劉，皆其選也。所見至確。阮君一篇分訓詁、義理、考證、校讎、金石文辭六項言之。余謂，義理之說，宋儒所長，阮君強說，要爲無謂。訓詁考證，正是阮君擅場耳。十三經校勘絕美，皆假手他人，非阮君自著；積古齋款識亦然，但書不佳耳。

廿三日。撰讀方言書後。謂揚子雲此書乃受爾雅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一節之啓示，擴充成之者。

廿五日。魯實先由重慶歸里，來談，極言重慶政府之腐敗。實先神彩飛越，談話旁若無人，極爲可喜。相與通書十年，今始相見也。

廿六日。返嶽麓山齋。胡厚宣書告：弜、弗之說，張宗騫先言之，見廿九年燕京學報。

廿七日。勞貞一（幹）寄所著居延漢簡釋補正來。熟於漢事，可喜。○閱志學雜誌一、二卷合訂本，文字中有批評余季豫四庫提要辨證者，服其博洽而頗惜其冗蔓。

三十日。魯實先來書，見假甲骨書籍七種。

五月。

三日。余季豫書來，云陳援庵希望余北遊任敎。

六日。再跋彔伯𢦏毁。「自厥祖考有𤔲于周邦」，有下一字，孫仲容釋搢，是也。余讀爲勳，昏聲、熏聲古通，以四證明之。

八日。跋叔家父簠。據史記封禪書訓先後爲妯娌，糾孫仲容「諸兄或先生、或後生」之說。

九日。跋楚公鐘。謂⿱林亩鐘、⿰金亩鐘、⿰金畣鐘皆即經傳之林鐘，林、亩古同音，故可任作；糾孫仲容釋⿰骨亩之說。○閱誠齋殷虛文字。晦字釋姬，說可取。惜他多誤說，未能稱也。

十日。跋鄭井叔鐘。謂「妥賓」即周禮大司樂之安賓客；糾阮元、方濬益律中蕤賓之說。

十二日。張舜徽爲余撰論語疏證序來。

十三日。卜辭「占王事」，近人釋「叶王事」。周禮春官大史職言「協禮事」，句例同。卜辭，「其射

二牢亘伊」。按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又司弓矢云：「凡祭祀，供射牲之弓矢。」「射二牢」即周禮之射牲也。○于思泊來書云：「尊著釋追逐，辨別明晰，至佩卓識。釋興从凡，引葉說象船帆之形，須待考。因葉氏說契，十九爲臆測，殊不可據。」余按思泊評葉說多臆測，良是。凡字說以字形課之，仍可節取也。

十四日。復余季豫，辭不能北行。

十七日。臥病嬾於讀書，翻閱家譜。此民國十四年先君子手修，敬先之篤，小子不逮也。

廿九日。跋齊⿱陶革鏄。定⿱陶革爲鞄之或體。陶从匋聲，匋从勹聲（許說包省聲，誤），說文言部詾或作⿰言包，「⿱陶革叔」即鮑叔也。

六月。

三日。閱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考文字有極精到處，然如說爰同瑗，殊爲臆說。[字形]爲雝之初文，音不合，余謂是繳之初文。謂啓象有自名以評門者，往以手啓；不悟開門字當爲戽，啓敎之字則从口攴聲也。屰象倒人，即示不順；說爲人从外入，殊爲蛇足。歬爲禮經洗字，謂洗足於槃，只是臆說。獸从嘼，謂畜生，羅不知此，故誤說。[字形]應釋回，誤釋㠯。虡字誤釋魯，此皆當訂正者也。惟所釋五百六十文，是者居其八、九。契骨考文之業，實由此書奠其初基，功不可沒也。此書題羅氏著，然卷中所釋尞、箙、正、系諸字，至羅氏晚年著貞松堂集古遺文，於此四字皆闕而不釋，世人謂出自王靜安，殆不誣也。

九日。跋中幾毀。「用厥賓作丁寶毀」，賓謂所賓之物，他器賓字皆作動字用，此作名字用也。

十一日。跋效卣。「公錫𠦪涉子效王休貝二十朋」，涉與喋古通用，文選與陳伯之書云：「朱鮪涉血於友于」，註云：涉與喋同。此涉子卽㕞子，亦卽世子，謂公於王賞貝五十朋之中取二十朋與其世子效也。○跋虢叔鐘，「卣天子多錫旅休」，卣與由同，休謂賞賜，當讀爲左傳昭公七年「好以大屈」之好。說文[illegible]从好省聲，或作[illegible]。知好、休古通，若如舊說訓休爲美，不得云多錫也。

十五日。跋畨生毀蓋。「廣啓𠦪孫子於下」，「廣啓」卽左傳襄公十年「光啓寡君」之光啓。孟子滕文公引書云：「佑啓我後人」；孔悝鼎銘云：「啓右獻公」；疑啓義與佑、右義近也。

十八日。跋鄭子石鼎。謂係春秋襄公時鄭卿印段或公孫段之器，二人皆字子石也。

廿日。跋輔白𩁹父鼎。據左傳「輔躒」及晉語九知果別爲輔氏，疑白𩁹父爲晉人。○改撰公貿鼎跋。前跋明貧爲貨布之布本字，今知貧字公貿，名字相關。

廿二日。跋井侯彝。「𦗷井侯服」，𦗷讀匃，與也。謂與井侯以職事。○跋叔[illegible]父毀。奇字左从鳥，右从絲，諸家並釋䜌，余謂此乃說文䳒字。

廿五日。跋保侃母壺蓋。保下一字从人从二，乃侃之壞字。南宮毀有保侃母，乃一人之器。

○跋彎季[illegible]毀，[illegible]卽說文㠭之籀文[illegible]。

廿七日。跋旅虎簠。別有奢虎簠二器，與此文句同。旅虎、奢虎乃一人，奢从者聲，者从[illegible]聲，[illegible]爲古文旅也。此知古人但音同，雖人名亦無定字。○跋笴白大父盨。「其子子孫永匃用」，匃字从

勹聲，與寶音同通用；糾羅振玉匋卽寶字之說。

廿八日。跋𢍜盤。據字形及同人器𢍜作王母媿氏盉，定般上一字是𩒨字。〇跋滕侯昊戟。「滕侯昊之舊𢧢」，舊當讀造，𢧢乃戟之或體形聲字。

七月。

一日。跋叔具鼎。𧶠余定爲具字。跋𦎫伯𠭰毁。羅振玉於殷虛書契考釋引此器𡩜字，而集古遺文於此器乃不知釋𡩜，其他「𣪘𫝀系」三字亦然。

二日。跋走馬爵。䢵余釋爲走，金文彳止通作。〇跋亞弜鼎。弜字从二弓，依王靜安說釋爲柲字。〇閱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立說雖多，殊少精彩。

五日。閱朱善旂敬吾心室款識。此乃朱氏拓片輯本，並未成書，故他人題記云朱建卿誤入某類云云者亦雜廁其中。印行者於此等亦不知刪剟，甚矣其疏陋也！遂啓諆鼎銘文本止二行，賈人妄爲增益以欺葉志詵。此僞片見於此書下冊，略無辨說。當時眞贋雜收，漫無別擇，可以知矣。善旂爲朱爲弼之子，爲弼爲阮伯元著書，已無精詣，善旂更出乃父之下矣。

六日。跋小臣系卣。𦅫字，據說文系字籀文作𦅫，知是系字。「王易小臣系易」，上易，動字；下易，名字。謂所錫之物。

七日。撰叔叚父毁。「叔叚父作𥁕毁」，讀𥁕爲餴，餴毁恆見。

九日。和席魯思（啓駉）見懷三首原韻云：「兵鋒一別八更年，墨筆銅鈴蟻磨旋。絕愛天南歆與

向，晚來各抱一經傳（尊公耄而好學，來詩有賣餅公羊語，故以向、歆父子相擬）。廣文不足從來事，嬾向人間計有無。差喜饋貧糧好在，榏間留得五車書。」「冰霜肅殺無春仵，人竟違天可奈何（近日學校行政有罰無賞）。肉食諸公成算在，不妨老子自婆娑。」

十日。跋寧毁。「寧遹作甲姒尊毁」，「遹」爲語辭，與詩「遹求厥寧」同。甚諆臧鼎云：「甚諆臧事作父丁尊彝」，字或作聿，詞。「甲」舊釋田，誤。○跋白寰卣。「白寰乍氒室寶尊彝」，「室」謂妻，當如鄭業斅、劉心源說。釋宗室或廟者非也。

十一日。跋彥鼎。「△卯，尹商彥貝三朋」，「彥」，許瀚釋彣，誤。○于思泊來書云：「尊著關於契文者，如釋麀牡牝豼駜，甲文中之先置賓辭，釋田匹匽匠，方族考，釋弜諸篇，義證咸備，碻不可易。餘如釋咊、釋宂、釋洗、釋湄均有可商。至金文彔伯𢦚毁以下諸跋，類例咸符。六通四闢，尤爲精絕。近世考金文者如容、商、郭、吳諸君，均當退避三舍，更無論餘子矣。」思泊稱奬如此，意蓋欲余益勵於學耳。

十二日。閱余季豫四庫提要辨證數篇，精博之至，前人所未有也。

十四日。閱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書不能如孫仲容、王靜安，較之龔定菴、陳頌南則遠過之矣。

十七日。報載聞一多見刺死，今日眞亂世也。書生論政，竟不能容，言論自由之謂何哉！

十八日。跋王中皇父盉。謂王爲春秋王人之王，糾方濬益王中爲王弟之說。

好，過獎如此。

廿日。徐紹周來書云：「讀大著和席魯思詩，用韻天成，能事固無所不宜，良佩良佩！」良友阿

廿一日。跋史䢅彝。「䢅」字，孫仲容謂从弓，殊誤。此象氣之舒於耳。兩䢅字用與于同。孫疑爲僞器，亦非也。○跋師害毁。麋生曶蓋師害之子，故云「麋生曶父師害」；「召」當讀爲詔，釋詁云：「詔，導也。」中曶卽麋生曶。○跋叔多父毁。「師䕫父孫孫叔多父」，孫字誤重，與陳伯元匜子字誤重同。因子子孫孫常有重文，致誤耳。

廿四日。洪兒婦王舜芝攜孫逄甲自昆明來。甲孫身堅實可喜。○得商務館李伯嘉書，云余著淮南子證聞、小學金石論叢續編皆可付印，甚以爲喜。

廿八日。參與王葵園先生誕辰公祭。見先生與曹猛庵丈手札，係編撰五洲地理志略時與丈商榷地理者。詞句謙虛，老輩流風足爲吾人師法者也。

八月。

二日。何申甫持和余六十書感詩五首來，冰韻用斯冰字，極見匠心。

三日。以淮南子證聞可付印，近日覆校之。因閱劉叔雅（文典）三餘札記，內有補校淮南子若干條，有與余說同者。又頗有糾駁王、俞之說者，視彼初著集解時有進境矣。

六日。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寄到，閱之竟日。格伯毁則析訓析券，晉公盦引唐蘭說爲晉定公器，皆已先余言之。此本較洋裝本遠爲詳贍，確爲金文佳著。惜不肯闕疑，致多臆說，是其一

短耳。

七日。跋曾子仲宣鼎。「宣喪用雝其諸父諸兄」，讀喪爲爾雅「尙，庶幾」之尙及書康誥「爽惟」之爽，爲表希望之詞。郭沫若說爲親喪，非也。

十二日。洪兒自重慶歸，體格加大，可喜。

十三日。前以近著金文跋寄趙斐雲（萬里），今日得復云：「大著精湛淵博，段茂堂、吳淸卿以還，一人而已。」友生過譽，令人增愧。

十四日。閱俞蔭甫淮南子平議一過，覺其不逮高郵遠甚。友人劉天隱（善澤）曾治淮南，嘗告人，謂余校淮南之業突過曲園。今閱俞書，天隱之言殆非過譽矣。

廿日。閱孫仲容名原。意取甲金文說古文字，彼時甲文乍出，字多未定，故所說不能盡善。其後金文立說者，則頗有勝義也。

廿四日。淮南子證聞校訖，恰費時一月。寄與商務館。

廿八日。覆閱孫氏古籀拾遺。精湛無倫，信可佩也。

九月。

三日。洪兒率眷別家往南京。

四日。翻閱山東榮成孫葆田文集。孫反對鐵道，反對開礦，反對西學，全是頑固思想。文理亦不通，如云「山東開庚午科」，意謂山東庚午科鄉試也。如云「重慈」，意謂重闈也。

六日。撰平江蘇厚庵先生墓誌。

十二日。董彥堂來書云：「六月間承寄金文考釋，讀之深佩卓見。䍃叔卽鮑叔一篇，尤爲精確。公在課程忙迫中，猶能作專精研究，貢獻古文字學者極大，敬佩之至！」

十三日。閱張文襄年譜。此公在清末頑固風氣中，能注意教育實業，識見遠出當時輩流之上。卷中記祁寯藻令王軒編一書，取漢儒之言義理者合爲一編以傅合於宋儒義理之學，王辭不爲，所見高於陳東塾矣。

十四日。閱董彥堂寄示論殷氣候文字，駁胡厚宣也，甚有理致，董思考力似過於胡也。

十七日。跋小子䍙鼎。糾筠清館「錫貝爲徵者」之說。

十九日。閱于思泊吉金文選。取吳闓生吉金文錄合勘之，所說互有得失。論文義處，吳似較勝。

廿二日。閱沈垚落颿樓文集。中記湯金釗告門生語，謂理學可以爲名而不可行，及穆彰阿之子不入試場而中式，有場外舉人之稱。清道光時政治之壞，令人驚詫。沈君精於地理之學，讀史能觀其通，能識其大；文字亦雅潔可誦，不愧爲通人。與友札尤足見其性情之厚，見事之敏。昔在北方曾讀此書，今復閱之，猶覺有餘味也。

廿四日。跋虢仲盨。此銘記制器之數，因取函皇父𣪘、眉鼎、𠀠、巨𣪘、諸記器數者合記之。

○跋慶叔匜。據左傳齊慶氏屢見，當是齊器。郭鼎堂洋裝本大系列於齊是也。後大系攷釋改列爲紀器，非是。

廿五日。再跋𩫖白𣪘𣪘。「隹王伐逨魚、䢔伐淖黑」，余讀「䢔」爲遂。〇跋刀珌銘。「巡則生，逆則死」，「巡」假爲順，巡、順同从川聲。糾于思泊讀「巡」爲循之說。

廿六日。跋𠑇簠。讀「奠還𢿋」爲「鄭咸林」。此銘及同𣪘與周禮相合，可證周禮雖晚出，非僞書。

三十日。再跋叔家父簠。「叔家父作中姬匡」，器爲簠而銘曰匡者，簠經傳作瑚，伯其父簠假祜爲簠，匡從𤯓聲，𤯓與瑚、祜爲模、唐對轉也。

十月。

一日。再跋豆閉𣪘。據宋緜初說謂織衣指衮、鷩、毳諸衣言。

八日。跋曾子𨗟簠。疑是曾參子輿之器。〇董彥堂來書，寄爲余所書字來。一立幅，錄甲文一片；一楹帖，語爲「小學分五百四十(二一字合文)目，上壽𡋯萬八千年」，亦甲文體。彥堂亦索余書爲紀念。

九日。跋頌鼎。明玄衣、玄衮衣、織玄衣三名爲一物。

十日。跋小臣謎𣪘。「白懋父承王令，易自遳征自五齵貝」，「自遳」當讀師衛，謂師旅之將帥。征貝二字當相係，與𢽅作父癸尊、𡜱角之「征貝」例同。𧩟鼎云：「天君商氏征人斤貝」，可證征貝之義。「征自五齵貝」，謂由五齵地方征行之貝。〇跋敔𣪘。「遷」讀爲竄，內謂內國。〇再跋井侯彝，據同𣪘、卯𣪘之「𠂔白、𠂔季」證必爲傳命之人，非受命之人。

十七日。跋毛班𣪘。毛班見穆天子傳，知是穆王時人。郭鼎堂列此器於成王時，誤也。〇跋

鄦𣪘。據紀年之「昭宮」證銘文之「邵宮」。

廿四日。三跋毛公鼎。「先正襄辪厥辟」，「辪」當讀爲艾。爾雅釋詁：「艾，相也。」凮雲保辪者，皆保相也。「唯乃知余非庸有聞」，近人多讀下五字「余非庸又昏」爲一句。今謂當以「唯乃知余非」爲句，「庸有聞」當讀「用以聞」。○三跋叔夷鐘。「女應鬲公家」，「鬲」讀爲歷。釋詁：「歷，相也。」○跋獻彝。「獻白于遘王」，「于遘」謂往覲，覲，見也。

十一月。

八日。撰叔夷鐘、曾侯簠二跋、後記。二跋撰於抗戰中。復員後見郭沫若、吳闓生二家之說，與余說不同，因記之也。

十日。撰說瞿篇。論䀠、瞿聲字皆表分張之義。兩刃臿爲𠔀（說文），三鋒矛爲瞿（顧命鄭注），四達道爲衢（爾雅），四齒把爲欋（釋名釋道路），爪持爲攫（說文）。山海經中山經之「枝四衢」（次十一），「枝五衢」（次七經），皆其證。源出於䀠之左右視。陳詩庭釋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之瞿爲句曲；沈秉士從之。余著此文，所以糾陳、沈也。

十八日。柳午亭（大謐）來。長沙陷賊後，倭寇逼午亭出任事，午以死拒之。今日述其事見告，猶凜凜有生氣也。

十九日。始撰說文讀若探源，說明許君之所自出也。

廿一日。南豐張嶔坡（爲綱）赴廣州中山大學，道過長沙，來訪。張君，曾星笠弟子也。

廿二日。曹孟其贈所著孟父春秋。閱之，行文夭矯不羣，立言亦眞率可喜。孟其著淩虛島小說，昔年余爲作序，曾閱數册。彼書篇幅太大，不易謦策；此種似勝之也。○余讓之（遜）來書言：中央研究院有書致陳援庵（垣）詢問並世學人有著述見推重者爲何人，請其列表送院。援庵擬以余名列表中。援庵固秉學術之公。據余經驗言之，以院中主持人處分一切，尙多客氣用事，未能盡用科學態度也。

廿四日。田个石來，以所著思廬詩稿四册請序。个石，星六翁猶子。○沈兼士寄所著聲訓論來。閱之，頗覺細密。中引余釋名新略例語，來書說遲復之故云：余譚叔文寄到後，聞之者爭先快覩，彼此傳觀，久而未返。又謙言彼於金文用功頗淺，故贊歎之外，不能贊一辭云。果如其言，以余文曾驚動一般書癡矣。○閱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吳君矜燥殊甚，讀之令人不歡。陸放翁云：「工夫深處却平夷」，眞有味之言也。

十二月。

二日。前以陸志韋有考說文讀若文字，余舉許君讀若皆有所本之說告之。今日得復稱余說確有所見。寄來讀若訂一册。略一翻閱，用力甚勤。惟謂讀若有作讀爲者，疑段氏爲強生分別。此說殊未當耳。

六日。訪潘硌基，見壁間懸魏建功所書甲文楹帖，以與爲與，承羅振玉之誤釋也。

八日。閱輔仁學誌中聯綿字淺說。沈兼士但裼但馬佊襪說、希殺祭同源說，皆甚佳。日前讀

方言「媌，好也」，悟詩窈窕即今語之媌條。今閱淺說，即已言之。

十二日。撰詩對揚王休解。以小臣彝、效卣、大保𣪘、虢叔鐘、追𣪘、省卣、守宮尊七器文字證五證明「休」爲賞錫之義。糾鄭君箋詩以來訓休爲美之說。

十五日。周燕孫（祖謨）寄到論文二篇。四聲別義釋例謂圈發始漢人，證據明確可信。○潘珞基來，謂美國大布士翻譯漢書帝紀及王莽傳，曾用余漢書補註補正作參考。聞實珞基與美人合譯之。

十六日。記長沙方言六事。○得朱佩弦書，云，余在湖大所印文字學講義，曾與一多共讀之，皆極贊佩云。

十八日。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寄到徐復著語言文字學論叢請審查。卷中有語源學論文一種，意在讀余書。自記云：「楊先生妙達神恉，贊頌無窮。既錄存其說，妄有續貂」云。據文中語，知是黃季剛弟子，所論不能盡確，亦有數事可取。述季剛論爾雅釋詁：「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助勴二字誤倒，其說至有理。

二十日。閱上海大公報。余說瞿篇載入文史周刊第十期（十二月十八日）。

廿三日。何申甫寄徐紹周爲余題問奇亭篆額來。篆法遒勁；依余意題識數語，亦簡當。

廿四日。以教育部之請審查張震澤著許慎年譜。譜定許君生於永平七年，並無明據。陶方琦年表但云生於明帝初年，並未確指何年。譜云陶主生永平元年，亦殊誤解。○王疏庵告余：楊德昭（筠如）七八日間逝去。楊著尚書覈詁，頗爲王靜安所稱賞。時同學數十人，王以楊爲首選。近年頗

放，酷嗜雀牌，學遂不進。社會無學術環境，誘道之者皆惡事，致令優秀之士不能有大成就而死，個人與社會當分負其責者也。

三十日。沈兼士來書云：「讀文史周刊說瞿篇，刊正拙文，獲益匪淺，感刻，感刻！弟自在淪陷區患腦疾後，學殖益荒落。老友不遺在遠，惠然賜教，何幸如之！」兼士虛懷若谷如此，眞今世所希有也。

一九四七（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年六十三歲。

一月。

三日。記長沙方言四事。

四日。遇一友新自蜀來，云吳又陵（虞）尚健在，年七十矣。

十三日。寫長沙方言五事。

十四日。王了一（力）來書，希望余赴粵任教。

廿四日。說文讀若之源可別爲四宗：一曰經籍異文，二曰本字假字，三曰重文，四曰前人成說。

廿五日。序田个石思廬詩稿。

二月。

一日。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載余對揚王休解，余前寄交毛子水者。

七日。說文讀若探源撰訖。自去歲十一月十九日始撰，凡費時八十日也。

八日。繙閱近出四庫全書學典。蕪雜已甚，不明其體例所在。龐然大冊，略無用處，眞浪費也。

九日。閱新出鹽鐵論集釋。略無精彩，似初學者所爲也。

十五日。訪徐紹周，觀其近得古器。一漢鏡，有銘，較他鏡爲小，云是西漢器也。一銅鍪碎片二，皆有銘，一云：「容二升」，有蓋；一云：「貞姬銅鍪蓋」，蓋字僅存其半，據此，知說文鍪訓鍑屬，乃據漢器爲說也。一土餅，形方，四分之，每分有「郢稱」二字。紹周云是金鈑之類，蓋楚時明器也。余得拓片二紙以歸。

十六日。跋農卣。「𢼄」字从母西聲，乃古妻字。西字甲文作甶，故知之。「母俾農弋」，「弋」讀爲特。方言：「物無耦曰特」。下文云：「使厥友妻農」，文正相承貫。

十七日。檢書籍，得說文讀若探源稿十餘字，爲前遺忘未記入者，因補入之。實得百六十二字也。〇周燕孫來書告：余曾子遡簠跋已載入經世日報讀書刊。

廿日。訪唐俊德，觀所藏宋馬麟畫初日芙蓉圖，筆意生動，眞傑作也。

廿二日。昨日張舜徽從蘭州寄漢三老掾趙寬碑銘來；三十一年甘肅樂都縣治公路出土者，樂都爲漢金城郡浩亹。字體近熹平石經。碑云寬爲充國之孫，以其所敍世系考云，實充國之來孫也。漢書記元始中復封曾孫伋爲侯，碑文作「篡」，不作「伋」。所用尸、从、隃、勤諸字皆與古義相合。〇跋弭仲簠。「弭仲㚸壽」，讀「㚸」爲其，㚸、其古音通也。阮元釋舉壽，文不可通。

廿四日。跋兔毀。「含女[illegible]周師𩰫𢻎」，[illegible]乃世字。伯𩰫毀：「[illegible]子孫寶用」。世字作[illegible]，此爲彼之反文，釋足者非也。

廿六日。閱劉申叔遺書。太炎云，己卽踶字，先余言之。

廿七日。閱申叔左盦外集文字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說賦、尊、酋三字差可取，餘多膚淺不足采。說字必形、音、義三事密合，始爲精詣，申叔文未能及此也。

廿八日。羅雨亭書告，京中央日報文史周刊停刊。寄已登二文（王孫遺諸、邾公華鐘二跋）及未及登一稿（全盂鼎）來。

三月。

一日。閱劉申叔外集。物名溯原一文，王靜安爾雅草木蟲魚釋例所說，申叔多已言之。

二日。輔仁學誌十四卷一、二合期寄到。載余[illegible]黔鎛跋，頗有誤字，主持者之疏忽如此。

四日。跋記月中齋「褱人入史」，「史」讀爲事。「易於珷王作臣」，此謂武王許之爲臣。由褱人言之，則爲見賜於武王作臣也。「兄里女褱土」，「兄里」讀爲貺賚，此當爲武王時器。○閱劉申叔小學發微，說多牽附，不及其物名溯原也。

五日。跋不記月中齋。「王令中先」當斷句，「先」謂先行。中尊「王曰，用先。」可證。「貫行」謂通道。「埶王居在[illegible]隮貟山」，「埶」讀爲燒，治也，謂治王之行在。「在」與於同。「埶於寶彝」，「埶」當讀爲絜，刻也。

七日。跋𡨦鼎。「相於卑身」，「相」讀爲傷，以詩采蘋湘、鬺與文爲證，如此乃與上句攻戰無敵相貫。

十一日。訪劉承健，以南豐橘見餉。極小而甘，無核，爲清帝時貢品。劉方從江西來，故有此。

十六日。跋殘盂鼎。𢓊字三見，一云：「王格周廟，△△△鬲王邦賓𢓊。」二云：「王格廟，祝𢓊。」三云：「王格廟，鬲王邦賓𢓊。」三十年二月，余跋呂鼎，讀「呂𢓊於大寶」之𢓊爲侍。此三𢓊字讀爲侍，文義皆合。伊彝，「伊△𢓊於辛吏」，𢓊字亦同。○跋伊彝。「伊△賓辛吏秦金」，「賓」謂見賓。○跋麥尊。「王射大龔，禽」。「禽」當一字爲句，謂射而獲之。甲文云，「逐六馬，禽（後上叁拾之拾）」，可證。「之日」謂是日。卜辭云：「之日大采，雨（粹壹肆叁）。」

十七日。再跋盂爵。「王令盂寧登伯」，據書洛誥「寧予以秬鬯二卣」，知「寧」當將物，但銘文不記耳。

廿三日。改撰元年師兌毀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明此器「巾」當讀爲旂。今增益文證改爲此文。

廿六日。前以農卣、弭仲簠、兌毀諸跋寄于思泊求敎，今日得復云：「大著例顯證符，精確不磨。」

廿八日。陶雲孫（元珍）言：「孟心史告彼云，清實錄與王葵園東華錄多有異同，以實錄多經刪改，而東華錄所據爲初修之本故也。」

廿九日。讀逸周書。謚法解云：「勤學好問曰文，潛訴不行曰明。」皆本之論語，謂周公作者，

誣也。

四月。

二日。跋競卣。「伯辟父皇競格於官」，讀「皇」爲乎，以詩閟宮「遂荒大東」荒或作幠爲證。

四日。再跋師望鼎。前疑小子指官屬，並無明證。今以逸周書芮良夫篇屢言「執政小子」、「執政朋友小子」證明之。○跋𤸫鼎。「王乎虢叔名𤸫」，吳闓生引其父汝綸之說，謂「乎」爲俚言，古書無有，「乎」當作平。今舉甲文已用乎字，及墨子明鬼「王乎禽推哆大戲」，「王乎禽費仲惡來」糾吳誤說。「乎」，經傳作呼。儀禮特食禮「凡祝呼」，禮記檀弓下「平公呼而進之」皆是。

六日。再跋師虎毁。「在先王既令乃祖考事商官」「商」讀嫡，嫡官即世官，周以嫡子繼世，故世官即稱嫡官。

八日。跋師遽彝。「錫師遽瑚圭一，環章四」。讀「瑚圭」爲縵圭，謂無文之圭；讀「環章」爲璩璋。

十三日。撰孔子之精神，成「反世及」一節。

十七日。再跋不㩁毁。「馭方厰允」，讀「馭方」爲朔方，朔从屰聲，與馭爲雙聲。朔方鄰玁狁，見詩出車篇。允字下从女與从人同，仍允字。孫仲容釋夋，非也。○跋守宮尊。「周師光守宮事」，讀「光」爲貺。「傴周師不䣛」，讀爲贊周師備鄙。

十八日。跋豐卣。文當以「豐啓進」爲句，「事旋走」爲句，「事皇辟君」爲句。「畢土」當連讀，與大保毁「余土」、亳鼎「杞土」、「麇土」同。

十九日。譚生自西前以某妄人詆余見告，爲之憤憤。今日復書告之，謂人見詆於賢者則足憂，見詆於不肖，則不足介意。

廿一日。跋宗周鐘。據竹書紀年所載，昭王兩次南征，一在十六年，一在十九年。紀年云：「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楚辭天問云：「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兕、雉二字古通，知楚辭所記爲十六年事也。紀年云：「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左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呂覽音初言「王征荆蠻，抎於漢中。」知左、呂所記乃十九年事也。「艮子」即經傳之濮，其說至審。據左傳文公十九年及昭公九年與十九年文，知濮與楚近，「子」則蠻夷君主之通稱。昭王十九年抎於漢中，則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之說不足信明矣。

廿四日。跋師獸毁。「伯龢父若曰」，郭沫若謂「伯龢父」即共伯和，其說甚確，惜證據薄弱。余按書稱「周公若曰」，見於君奭、立政，二篇皆周公攝政時書也。金文恆見「王若曰」，非王而稱「若曰」者，只此伯龢父，自非共伯和莫屬。可以斷定史記周召共和之說誤矣。○跋諫毁。讀「女某否又昏」爲女無不有聞。○張舜徽寄所著積石叢稿來。

廿九日。再跋虢仲盨。謂有从又持肉，與㝵从寸貝、隻从又隹字例同，糾正王静安侑食本字之說。

三十日。三跋善夫克鼎。「寍静於猷」，「寍」即寧字。據說文：「丂古文以爲于」。然則丂、于可以通作。但于在皿上，又省心字，故人不識耳。「肆克龏保氒辟龏王諫辥王家」，「龏」訓敬，「保」訓信，

「辥」讀艾，相也。文謂師華父有諸美德，故能見敬信於其君恭王，使其諫相王家也。

五月。

二日。序朱詠沂一三五九檢字法。

四日。跋函皇父𣪘。以春秋之石五、六鴿比附此器之鼎十、𣪘八、兩𨱷兩鐘。○周燕孫寄到讀書周刊三紙，載余曾子遹簠、兎𣪘二跋及說文讀若探源序。○日前郭生晉稀來書，致南嶽國立師範學院當局之意，望余往任敎，今日作復辭之。

七日。跋壘盨。「卽女」，「卽」乃交付之義，與𣪕攸從鼎「王令眚史南以卽虢旅」之卽字同。「迺餘宕」，「迺」，若也，假設之辭；「餘宕」謂寬縱。「用辟我一人」，「辟」乃事君或輔弼之義。「善效乃友內辟」，「效」當讀為敎，「內辟」謂入事君。

十日。跋戠𣪘。「易女戠玄衣、赤⊖市、鑾旂、楚走馬」，楚謂產地，猶左氏、公羊二傳言屈產之乘；「走」謂善走。○跋杜伯鬲。「嫞」，王靜安釋嫞，郭沫若釋祁。余據左氏文公六年傳之「杜祁」申郭說。

十一日。跋者減鐘。疑「者減」卽史記吳世家之「轉」，「轉」為者、減之合音，與吳子乘卽壽夢同。史記「轉之父」為禽處，銘文作「皮難」者，吳王往往有二名，吳子遏又名諸樊，餘祭又名戴吳，是也。「帛」假為白，「羊」訓赤，銀為白金，銅為赤金，不白不羊，言非銀非銅。「凋」讀為凋，說文訓牛傷。

十二日。跋姑鵰句鑃。姑下一字郭沫若謂左从夊，右从鳳之奇文；說甚是。余按，如郭說字，

當釋鵬，則形義尤密合也。

十三日。跋邻王𩰫鼎。「用䰞庶䐞」，「䰞」字从䰜省，从羔，从釆。余謂卽羹字。說文羹字有䰜、䰞、䰙、羹四形，銘文从䰜省从羔，與說文前三文同。从釆者，古鉶羹有菜，釆謂菜也。

十五日。跋叔夜鼎。「用䰞用䰝」，「䰝」字蓋鬻之或體，从盟與从䰜同；从兄者，祝省聲。正考父鼎銘云「饘于是，鬻于是」，是鼎盛鬻之證。

十九日。跋楚王酓忎鼎。「侃師」，「侃」疑讀爲鍊，鍊从柬聲，侃、柬音近。○跋虢季子白盤。「錫用弓、彤矢其央」，「彤弓」彤字因下省，與詩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公」上省去「先」字例同。

廿二日。跋無子妝簠。郭沫若謂與許子𤔲𠂤爲一人，是也。惟謂𤔲𠂤爲一字一名，說尚可酌。古人二名往往省稱，如魯隱公息姑止稱息，晉文公重耳止稱重，皆是。𤔲𠂤省止稱妝耳。○跋鄭𢼹句父鼎。郭沫若謂𢼹爲戎之異文，非是。說文力部勇或作𢼹。○聞李劍農告人云：「楊卓新、鍾伯謙不去，湖南大學決不能有進步。」

六月。

四日。臺灣師範學院招往任教，今日作復辭之。

五日。跋曾子△簠。「則永祜福」讀「則」爲載，「祜」讀爲胡，大也。儀禮士冠禮云：「永受胡福」可證。賈子禮篇云：「祜，大福也。」○再跋郝公䤕鐘。「以宴大夫，以喜者士」，「者士」阮元讀諸士；[illegible]同書讀都士，謂猶言都人士。今據本銘乃郝公華鐘，並以士與大夫爲對文，申阮氏說。

八日。中央研究院調查國內學術專家，寄表格來請塡寫。

十三日。始草聲訓學。

十六日。里字从田从土，野字从里。周禮，郊內分比、閭、族、黨、州、鄉；郊外分鄰、里、酇、鄙、縣、遂。里爲郊外地甚明。俚字从里，當以鄙俚爲初義。許君訓聊，失之矣。○前以宗周鐘跋涉及楚辭天問，寄示劉弘度。今日得復云：「每喜讀兄文，輒有新意，如唉哀棃。白雉即大兕，㲋子爲濮，皆郅精。」

廿九日。撰釋似篇。字从人，人之相似莫過於子似其父母，初義當如此。○前以探問狩野博士近狀片問倉石武四郎，今日得復，頗多感慨；見告服部博士已作古人，而狩野先生八旬望九，神明不衰。彼兼任東京大學敎授云。

七月。

一日。周秉鈞見示所著書義新拾，請審閱。頗有勝義，爲評騭還之。

十一日。踣訓僵，爲仆地；匐爲伏地，事相類，故音亦相近。

廿五日。余讓之書告：沈兼士爲余向輔仁大學索得廣韻聲系一部，業已付郵。余本託讓之購取，以價太昂，故兼士爲余索取也。

八月。

廿八日。報載敎育部學術審議會議決部聘敎授續聘，任期仍爲五年，名錄廿九人與前同。

四日。湖南文獻會擬修省志，欲調查全省方言。今日偕譚戒甫、羅季光及國文系畢業生數人到會商討進行調查事。○報載沈兼士中風逝世，爲之驚痛。兼士與余契好至深，勝利后希望余北遊最切。國人於文字學多逃難，偏治音韻，而兼士獨治義詁。治義者海內止余與兼士二人。今兼士死，余益孤特寡儔矣。輓之云：「治學恥逃難，獨精義詁；著書方在道，遽哭先生」。廣韻聲系兼士主編也。

七日。廣韻聲系寄到。

廿一日。閱李旦丘金文研究。據楷書說字不合，然亦有一、二佳處。

廿四日。草聲訓學月部。得介聲字條理。

廿五日。文始「閒」得義於月，心不然之，然無以易其說。今日悟爲介之對轉，音義皆密合矣。

廿六日。王了一書邀往中山大學任敎，並致王樵五（星拱）意，謂因病未能親致書。

廿八日。入城到老屋，厚之姪婦景燕霓談旅行臺灣時聞見，令人喪氣。

九月。

八日。撰釋稻篇。謂「稻」受義於卣，稻、卣古音同，以禾穗下來爲證。○撰釋韤篇。古人謂四肢爲末，蔑、末古音同，兩足爲末，故足衣謂之韤。

九日。余讓之書告沈兼士身後事頗詳。著作有段硯齋雜文，兼士卒前已排好，請于思泊作序，于序未就而兼士遽沒。又寄季豫撰高閬仙墓碑文來，文甚佳。

十一日。爲學術審議會審查劉詠溱著說文廢字輯略，擬三等獎。

十五日。草聲訓學。柬聲及簡聲字皆含去惡存善之義，如瀾、湅、煉、鍊、練、漱、諫，皆怡然理順。而文始不立柬爲綱者，有意避免義从聲類得也。學問之事不可不正心誠意如此。○ㄑ孳乳爲巜，知形事意字不必字字可爲綱，文始似未悟及此。

十八日。京華印書局寄到淮南子證聞第一卷排樣。

廿五日。始撰文字孳乳之途徑。

十月。

一日。王樵五、王了一併來書促南行。○湖南大學學術叢刊雜誌出版，載余積微居甲文說，爲釋戋、釋征、釋高、釋追逐、釋興五篇。

五日。魯實先著殷曆譜糾譑，糾駁董彥堂，囑余作序。余以不明曆學辭。實先云，任余意言之可也。余不得已，爲書若干言，不作左右袒。以余本不解此事，而董、魯二君皆有功力，余與兩君又皆有交誼故也。○從葉子振（德均）借得中法大學出版之漢學雜誌一冊來。閱之，有批抨同鄉某安人著述一文，指摘疵瑕，體無完膚。後聞之人，知係孫子書所撰云。

八日。𦎫字从亯羊訓孰，「亯」即今之烹字。然則「𦎫」蓋今之燉字也。「卬」字从匕，从卩，匕爲反人，卩謂足，與企字从人从止構造同。卬、企義本同也。或謂仰說文訓舉，卬即仰之初字，卬从匕，謂女子，卩謂𨈖，女子時有仰臥高舉其𨈖之事，故字从之。

十七日。馬宗霍言：皋訓氣之進，字當从囟，不从白。其說殊有理。宗霍在郭晉稀處見余說文讀若探原，極表傾服，謂余讀書能得間。又見告太炎先生曾向渠推譽余云。

十八日。報載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推舉院士候選人百五十人，余及余季豫皆與焉。湘籍共十人，人文組八人，生物數理組各一人。因此次由各方提名者共五百一十人，經評議員討論後，最後決定百五十人。四個月後再開評議會正式選舉院士八十至百人云。

二十日。學原第三冊寄到。載余金文說十二首（第二中鼎、𡨦鼎、元年師兌毁、殘盂鼎、伊彝、麥尊、彔白𢦏毁、叔家父簠、楚公鐘、效卣、毛白班毁、井侯彝）。

廿三日。彭葛懷寄淮南子證聞序來。

廿六日。胡春藻來，見示王橅五與渠書，欲借聘余往中山大學任教一年。余告春藻，止能一往短期指導，不能一年。

十一月。

一日。省文獻會擬修省志，聘余任藝文志。〇今日撰蘇厚庵先生春秋繁露義證提要。

二日。撰鄒叔績紅崖碑釋文提要，謂碑不可信。

三日至十七日。臥病。

廿日。閱上海人物雜志，有批評湖大同事楊卓新文字，極言楊之嬾惰與把持。作者蘇姓，與楊有世誼，畢業湖大後，曾任職學校，為楊所留用云。

廿四日。張舜徽自蘭州歸，來訪。贈哈密瓜脯一枚，甚甘。〇徐行可告舜徽，言黄季剛日記於抗戰中失去云。

十二月。

一日。報載沈兼士葬香山。講習故人，長眠地下，不可得見矣。嗚乎！

二日。王維商（玉哲）來談，稱余跋中鼎於「先」字斷句之美。

三日。近日閲段茂堂年譜。段氏謂其注説文爲「以經證許，以許證經，又以許證許」，固矣；然學問之事，不止證明一節可了也。近來學者所爲則以甲、金、經訂許，又以許訂許，故所得在段氏之上。蓋段氏之所爲不過法庭之上證人，而近來學者則法官也。近所以能爲此者，乃受時代之賜：思想無所束縛，一也；新材料特豐，二也；受科學影響，方法較爲縝密，三也。使茂堂生於今日，吾知其成績必不在近人之下矣。

四日。陸志韋寄所著古音説略來。段茂堂云：「不通古韻，其小學必不到家。」余謂不通古韻，其校勘亦必不到家也。

七日。撰詩東方之日履我卽兮履我發兮解。「履」當訓踐；「卽」讀爲卩，卩乃厀之初文；「發」當讀爲癶，癶从二止，謂足也。此詩爲男女情詩，毛、鄭皆未得其解。〇聞人言：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公報有中央研究院公告，因假觀之。各院士候選人名下皆舉其所治之學科或事業著述，詳略不等。余名下注云：「繼承清代樸學風氣，整理古書，研究古文法與古文字學。」

十一日。撰說文讀若字考提要。卷中錯誤頗多，不欲盡言之也。

十三日。石門北嶽書院寄閻鎮珩北嶽文集來。

十五日。閱鄒叔績讀書偶識。書「鮮食鯫食」，「鯫食」馬融本作「根食」，訓百穀。鄒以「曁益奏鮮食」、「曁稷播奏艱食鮮食」二語對勘，知播屬艱食言，言播則艱食爲百穀明矣。以此伸馬，殊爲得間。他說亦多可取者。

十六日。撰鄒氏讀書偶識提要。

十七日。撰鄒氏斅藝齋文存提要。

廿一日。撰王葵園三家詩義疏提要。

廿一日。田个石來書云：星六翁讀余小學金石論叢，服其精博，足爲鄉里生光。星翁囑个石見告云。老友之阿好如此。

廿三日。得余季豫書云：明年院士之選兄必入彀，蓋從各方衡量，略得端倪，非無據漫談也。又云：陳援庵比此次名單爲公車徵士錄，雖不中選，亦何幸而得爲閻潛邱、全紹衣邪？此可謂善於解嘲矣。余前自序淮南子證聞，及邵次公事，援庵意不謂然，屬季豫轉致改正。爲亡友隱惡，其意良厚，當從之。聞人述傳孟眞批評顧頡剛語云：「上等天資，中等方法，下等材料。」頡剛昔年爲妙峯山孟姜女筆墨不少，孟眞所謂下等材料，蓋指此也。

廿五日。撰釋名疏證提要。此著者少作，不免疵累時見。

廿八日。撰王葵園釋名疏證補提要。

廿九日。連日讀釋名，得證三事：卷七釋兵「刀本曰環」，用漢書李陵傳「任立政數數自循其刀環」爲證。又釋車「馬鞅下飾曰樊纓」，用左傳成公二年「緐纓」及說文「緐」字爲證。卷八釋疾病「通視」，用後漢書梁冀傳「洞精矘眄」爲證。此皆畢、王二家所未及。余昔年撰釋名札記亦遺漏未舉者。

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年六十四歲。

一月。

一日。閱說文籀文考證。取王靜安史籀篇疏證對勘，功力深淺，較然明白。甚矣學力之不可誣也。著者早年不喜金文，晚年知金文之美，而已不及專治矣。

三日。前以天作、東方之日二詩解寄于思泊求教，今日得復云：「大著思銳識卓，精確不磨。」

四日。撰說文籀文考證提要。

五日。閱翟灝爾雅補郭，多強說，無謂。

十四日。撰王船山先生春秋稗疏提要。

十八日。撰李楨說文逸字辨證提要。

廿七日。撰郭慶藩說文經字考辨證提要。

三十日。撰孫文昱小學初告提要。

二月。

七日。撰郭慶藩說文經字正誼提要。

九日。爲馬宗霍序其所著說文引經考。許君自序稱易孟氏爲古文，學者以爲疑。段注旣強說，王靜安謂率率書之致誤。余謂秦焚書不及易，則孟氏所習古文，藝文志、詩經、春秋經皆兼舉古今文經，而易則否，知易本止有古文一本也。

十五日。撰六書古微提要。著者擅場版本目錄之學，小學非其所長，故此書頗少勝義。

二十日。劉賓君(虛)寄二月十四日上海申報文史副刊來，內有唐蘭駁余對揚王休解文字。信口亂道，令人驚駭。余文破二千年來之誤說，證據堅卓難移。唐不能向證據直破，支蔓其詞，故余置之不答。

廿二日。撰胡子瑞先生春秋名字解詁駁提要。

廿三日。廣州中山大學文史集刊第一冊寄到，載余叔夷鐘、曾侯簠二跋。

廿五日。撰王船山先生春秋左氏傳博議提要。此書議論頗失之谿刻。

廿六日。增補舊撰後漢書集解跋爲提要。

廿九日。撰王湘綺先生論語訓提要。

三月。

一日。得馬宗霍南嶽書，謝余作序。云：「易無今文，可爲定論。漢書古今人人誦習，而兄獨多

得聞，書眞未易讀也」。

二日。閱劉中叔校晏子。余昔說「艾孔」卽裔款，劉已言之；「韋冏」卽裔款，劉亦未言也。

六日。撰蘇厚庵先生晏子春秋校本提要。先生著此書時年纔十八、九，著書太早，故不能佳也。

八日。撰船山先生春秋世論提要。

十一日。撰釋衢篇，用前說瞿篇改爲之。

十三日。撰釋𦎫篇。字从亯羊，亯今烹字，「𦎫」卽今炖燉字。段以字訓孰，謂是純孰字，非也。亯字隸變作亨，「𦎫」字隸變亦作享。詩信南山六章云：「是烝是享，苾苾芬芬。」享本是𦎫，與芬字爲韻。烝，讀爲「蒸黎不熟」之蒸。𦎫，說文一訓鬻，蒸之鬻之，香氣四溢，故曰苾苾芬芬也。鄭箋訓享爲獻，與說文亯訓獻者同，是鄭已不知其當爲𦎫字矣。

十五日。撰書朕堲讒說殄行解。「殄」當讀爲飻，貪也；訓絕者非。○撰詩不我能慉解。讀「慉」爲畜，訓好。慉與下句讎爲對文，猶呂覽適威篇以畜爲讎爲對文也。

十七日。撰詩舒夭紹兮解。王念孫謂「夭紹」爲舒之姿，是也。又云「紹」訓緩，未有確證。余按「紹」當讀爲繛，說文：「繛，緩也；或作綽。」紹、綽古音同，莊子：「綽約若處子」，綽約卽夭紹之倒文。○撰爾雅略例。謂一義中本字、假字並列，如嘏、假同訓大，試、式同訓用是；有以本字訓假字，如錫訓賜，敉訓倣是；有以假字訓本字，于訓於是。

十九日。跋叡霝卣。釋玗字从○爲象玉形，以噩侯馭方鼎「五瑴」「瑴」字从○作㱿爲證。

廿一日。再跋虢季子白盤。「經縷四方」，从隻與隻同。古文字由隻孳乳爲蒦、矱，再孳乳爲獲。說文蒦訓規蒦，商也。銘文縷字从隻，蓋在隻、隻孳乳爲蒦以前，而其義則當以後起形之蒦字說之。經縷，蓋猶經度矣。○四跋毛公鼎。「出入叓於外，尃命尃政」，「叓」與使同，「尃命」，即詩烝民之「明命使賦」，「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尃政」，即詩「賦政於外」。尃、賦古音同，尃訓布爲本字。詩之賦爲假字。○撰釋𣄰篇。字从㫃斲聲，乃旂之或體。說文草部蘄从斲聲，知本有斲字。吳愙齋、羅叔言說爲「从單」皆誤。

廿二日。跋右戲中𠰯父鬲。羅釋「右戲中△父乍豐鬲」；豐字誤，當釋豊，讀爲禮。有釋豊而讀爲醴者，亦誤。鬲爲炊器，不盛酒醴。戲，說文訓三軍之偏，用義不見於經傳。金文師虎毁「ナ右戲」及此器之「右戲」乃見之。

廿四日。撰左傳巫尪解。用荀子王制之「傴巫跛擊（讀覡）」及正論之「傴巫跛匡」（讀尪）證「巫尪」；謂以尪跛之人爲巫，駁檀弓巫、尪分爲二事之說。○前以說文引經考序寄余季豫求教，今日得復云：「易無今文說至當不易。」

廿六日。跋我作父己方鼎。「㳄貝五朋」，釋「㳄」爲朿，讀爲賜。「𥘅」字象陳血於示前，乃祭字。「𥘅」當釋神，讀爲申。二母謂妣乙、妣癸。○淮南子證聞末三卷末次校訖。

廿七日。跋師寰毁。「䚄乎邦冑」，讀冑爲首。

廿八日。報載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余及余季豫皆與焉。法定可選八十至百人，今止選八十一人，蓋採嚴格主義也。

四月。

二日。撰釋𠩺⿱𠩺貝篇。說文𠩺从未聲，今觀金文从𠩺之字皆从來，則作未者非初形也。⿱𠩺貝从具，當爲詩「釐爾圭瓚」釐之本字。

五日。以應中山大學講演之約，別家入城。

八日。日來閱張之洞勸學篇一過，當舉世昏暗之際，自是苦口婆心。後亦張百熙定學堂章程，實據此書定之。○曹禺劇本蛻變，描寫大致尙佳，似仍有不甚湊拍處。

九日。抵廣州。寓文明路中山大學。吳辛旨來相見，別幾二十年矣。

十一日。遇朱少濱，思辨祉祉友也。問知祉友洪澤丞已物故，邵伯絅（章）已衰老。又言余季豫視余爲衰。

十五日。閱海外吉金圖錄。○跋夔飻蟬紋俎。俎作冂形，知說文以古文且爲几之故。

十八日。跋麥盉。讀「光」爲貺，「⿰骨井」爲過。○朱少濱來，贈所著商君書解詁定本。

十九日。訪朱謙之，見贈所著論文五冊。訪詹無盦（安泰），見示近詩，宗法江西，多佳句。

廿日。閱徐中舒厵氏編鐘圖釋。「中⿰方卓叡⿰方昜」謂與詩「終溫且惠」句例同；⿰方卓⿰方昜即禮記樂記之干揚。說皆確。○出席中山大學同學歡迎會。王了一說話及中央研究所選舉事，以落選爲歉。余未

能卽席致詞慰之。歸後悔之，已無及矣。余性遲鈍，往往如此，殊有恨也。

廿一日。余季豫來書云：「此次院士選舉，兄以聲譽卓著，爲衆望所歸，故以二十票順利通過。弟則不爲人所知，而卒獲附驥，蓋幸也。然全國私立大學與此選者惟弟一人，其難如此（陳援庵亦私立大學，然本是評議員）。」又告院士會議當在八月，季極望余赴會，當與余聯袂返湘云。

廿二日。跋鼄季鼎。「鼄季作嬴氏行鼎」，嬴字从𡈼，乃聲符，足證曾星笠喩母四等讀定母之說。○跋𡭴毁。釋𩞾字下从食，上从說文「東楚名缶」之甶，爲龍需德毁「𩞾」字之省形，𩞾乃說文𩞾之或體。○京華印書局書告：淮南子證聞正製紙型，當交上海付印。

廿三日。報載敎育部學術審議會決定余古文字研究得二等獎。

廿四日。食木瓜，甚甘。北方、長沙所無也。○閱善齋吉金錄，釋文多陋謬可笑。

廿七日。觀中山大學藏古器，有鼎、毁、觚、洗鈁、弩機、戈、瞿諸種。間有有銘文者。

廿八日。到嶺南大學。容希白出示近購晉𣪘書缶，以銘文拓片一枚見貽。○爲國文系諸生講文字構造之通借。

五月。

三日。周燕孫來書賀當選院士，並寄示說甲文文字一首。

四日。撰金文編改訂本讀後記。

五日。閱十二家吉金圖錄。○撰三年杖首跋。謂杖首鳥形乃鳩，非孔雀。○跋弓𩏑祖己爵。釋

叚爲韋，糾羅叔言釋衛之說。

六日。跋鄆季子鼎。原釋孝子，余定爲季子。「庚寅之日」「之」字作止，與止字形近。因悟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止本皆之字也。○閱頌齋吉金圖錄。○跋冊[illegible]父丁爵。據甲文[illegible]爲亘字無疑，而著者缺釋。

七日。今日余有古文字課。吳辛旨缺他校授課來旁聽。下堂後，謂余，願到湖南再從受業。並告余，師大畢業後任課附屬中學，仍到師大聽錢玄同文字學，如此者四五年，故於文字學尤感興趣云。○始食鮮荔枝，至美。

十一日。跋姜林母𣪘。讀「[illegible]𣪘」爲鑄𣪘，據淮南說林註訓鑄爲小鼎，知此文義當爲小𣪘。

十二日。跋諸兒䚢。謂齊襄公名諸兒，不知卽其器否。

十五日。羅孟韋（倬漢）來。以所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見贈。羅云：「今日善說金文者惟先生與郭沫若耳。」

十六日。遊六榕寺。傳東坡謫粵時種榕六株於此，今已無存，後人補種之；故寺後有補榕亭云。繼至光孝寺。地較六榕爲敞豁，傳虞翻遊粵曾植訶子樹於此。有方鐵塔二，五代南漢所建，每層各鑄佛像若干。西塔半毀，僅餘四級；東塔尚完；以地爲人佔用，隔絕未得見也。別有瓦塔，爲六祖慧能瘞髮處。繼至粵秀山，在孫中山紀念塔下望廣州市，全城皆在目也。

十八日。跋△伯邦父壺。「萬人」讀爲萬年。○跋東周左師壺。謂東周乃史記周本紀「東周惠公」

之東周。「廿九年」，當爲顯王或赧王。字體與秦隸相近，知程邈承風氣爲之，非其刱制。○跋盠司徒幽卣。

十九日。遊黃花崗，謁七十二烈士墓。建築頗壯麗，有碑記事。此辛亥年三月事，余時留學倭京都，聞第一高等豫科同學有參加是役殉難者，心竊敬之。今來參謁，愴感萬端；蓋當今一人秉政，權利惟恐或後，死者有知，能無痛哭！

廿日。京華印書局第一次寄論語疏證校樣來。

廿三日。撰續考古圖跋。○跋白旅魚父簠。說「用朋友飤」爲「用飤朋友」之倒文。○跋夆叔匜。出土時匜在盤中，與禮經「既夕禮」匜實於槃中證合。

廿四日。跋陳侯因鏊。謂「因」是「因資」之省。

廿六日。在羅元一（香林）家見陳弢庵先生滄趣樓詩集。詩明白易曉，而韻味絕高，詩品蓋出散原先生之上矣。

廿七日。容希白贈所著頌齋吉金錄及續錄各一冊。

三十日。別廣州北歸。車中閱溫廷敬所撰經史金文補證，羅元一所貽也。說毛班見穆天子傳，已先余言之。溫君年已七十餘，曾著金文正郭，糾郭沫若也。元一日前告余，溫不甚推郭而深服余，惜未得相見也。

三十一日。抵家。

六月。

一日。學原第九期寄到。載余金文說十一首（競卣、師望鼎、癘鼎、師虎殷、師遽彝、不𡢁殷、守宮尊、疊卣、宗周鐘、天尹鐘、楚公嘆鐘，外又誤複載三期已載五首）。

七日。跋驫羌鐘。以「驫羌乍戎氒辟韓宗㪉」爲一句，讀「乍」爲佐。「㪉」爲說文徹或字徹之省。「䢦」爲衛。「先」一字句，謂爲先驅。「武侄寺力」，「寺」假爲之。「譶」爲慴，「敓」爲奪。「楚京」即楚都。如此讀之，全銘文從字順矣。

九日。撰王湘綺公羊傳箋提要。

十日。閱學原第十期載朱東潤公羊說故，頗好；惟於論語「夷狄之有君」一章，未明其義，誤解耳。

十二日。答吳辛旨見贈云：「廿年一別今相見，鬢髮如霜日欲曛。錦篋有詩堪邁古，吾門得汝足張軍。傷心舊地驚多壘，幾輩交親臥白雲。劫後幸餘吾輩在，可無努力爲斯文？」

十三日。撰王先愼韓非子集解提要。

十四日。造字時通借證撰訖。

十五日。撰王葵園荀子集解提要。

十八日。撰皮鹿門先生經訓書院自課文提要。

十九日。聞丁實存病逝。實存治學努力，中道殂逝，殊爲可惜。

廿八日。羅孟韋來云：「小學金石，同仰泰斗。得蒙敎益，欣幸何似！」新知見厚如此，令人感奮。

七月。

三日。跋大豐𣪘。據逸周書度邑解及史記周本紀「依天室」，證此器爲武王時器。

四日。跋應公鼎。說「奄」爲應公之名。

五日。撰皮先生師伏堂筆記提要。○跋⿰阝嬰尊。「洛於官」，讀「洛」爲格，至也。本字據甲文字形當爲各。「爾嬰貝」，爾字从喪省聲，假爲賞；⿰阝嬰、嬰同一人。

八日。跋淮伯鼎。「其用戕盥大牢」，「戕」，蓋假爲說文之𢧵；戕下一字从羔从盟，與从䀎同，中不知所从，蓋𩰫之或作。「於之饇猒肉」，「饇」、「猒」皆訓飽，倒之則爲猒饇，見說文饇字下。

十一日。閱申報文史副刊第八期（一月廿一日），有某君論于以的兩封信一文。兩信爲余與錢玄同書及玄同與某君書。錢書余當時未得見，極贊余說，並舉金文姒、始一字爲余作證。忽忽廿六、七年，玄同已作古人，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十三日。撰鄭業斆獨笑齋金石文考提要。湖南前輩罕治金文，鄭君爲特出；其書亦甚佳。

十八日。訪曹猛庵丈。出示所撰漢三老掾趙寬碑跋；碑亦張舜徽寄贈者。○撰徐叔鴻先生寶鴨齋題跋提要。

廿一日。王有三（重民）來書，見告在歐美及北京大學見善本書共三千種，已作跋三千首。書辭懇摯。云歸國已年餘，雖無隻字相候，未嘗一日忘師門云。○茶陵周生寄所著新定說文古籀考來。

核其內容，書名殊不妥。此生雖好學，然性識粗獷，非大變化，難望有成也。

廿三日。撰劉金耀尙書大傳禮徵提要。

八月。

三日。王有三昨寄來所撰巴黎敦煌殘卷敍錄第一、二輯。閱之，告以二事：馬總通歷，長沙曾排印行世；「指押」漢人謂之下手書，唐人謂之畫一指券，見周禮司市注疏。

四日。跋剌鼎。「王禘，用牡於大室」，禘昭王。「剌卽」，「卽」同御，侍也。

六日。跋作冊大鼎。「公束鑄武王成王異(禩)鼎」，釋「束」為來。

九日。跋尹光鼎。「王饗酒，尹光邐。隹各，商貝」，讀各為窓。○跋卲彝。「王乇商卲貝」，釋「乇」為光，讀為貺。

十三日。報載朱佩弦病逝，殊可痛惜。淸華故友，聞一多外，又弱一個矣！

廿日。政府令廢止法幣，改用金圓券，三百萬抵一。

三十日。王了一改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邀余往任教；而孔肖雲又力邀往中山大學。兩君交惡，嶺南又不許兼課，余極感困難，因兩辭之。

九月。

六日。孔肖雲來書，告中大請敎部令湖大給余休假，交涉已妥。余前本約休假事妥則可到粵任教一年；如事果確，不能不踐約矣。仍書告王了一。了一前在中大，知余有此諾言也。

七日。鄒曼支（謙）來書，謂臺灣大學希望余往任敎。可專任師範學院兼任臺大。余以休假事妥，當赴中大，辭之。

九日。毀去昔年旅居北方時所撰湘人詩集提要稿。以評詩非余之所長，不必存也。

十四日。以赴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別嶽麓山。婦張毅君須赴上海省親，女婿袁久堅攜嫻女赴京就職，故皆偕行。晚登達輿輪直航京滬。

十八日。抵南京，洪兒登輪相見，知媳舜芝、逢甲孫皆安好。登岸便訪內弟張覺人，小憩，旋赴洪寓，宿焉。

十九日。晤沈羹梅（兆奎）。告余傅沅叔近狀，言，傅世兄頗私賣其父藏書云。○遊靈谷寺、中山陵及譚組菴墓；到玄武湖，乘小艇繞湖一周。

二十日。到鷄鳴寺中央研究院晤傅孟眞、勞貞一、董同龢諸君。孟眞告余：余季豫、陳援庵明日可飛抵京。問李劍農何在。彼極望其獲選院士而未得，頗以爲恨云。

廿一日。李直卿（承幹）、唐漢三（吉傑）來。第一高等同學，多年不相見矣。○勞貞一、董同龢來，言院中已爲余豫備單人室，開會時可免往來之苦云。

廿二日。余季豫讓之父子來。季豫須髮皆白，精神如故，惟語言時有吐字不清之病耳。久談，去。○董同龢以車來迎往院暫寓。同龢邀往其寓晚飯。同坐勞貞一、夏鼐（溫州人，治考古）、馬學良（榮成人，治保文）、周法高（東臺人，治切韻）諸君。

廿三日。李雁晴（笠）來。相知廿年，今始相見也。○陳援庵來，贈所著書四種。出席研究院二十周年紀念會及院士會議。院士張菊生（元濟）演說，反對內戰。某君亦有演說，首舉及余名字，謂攜眷千里赴會爲難得；次及援庵、季豫云。○晤教育部中人，知余湖大休假確有其事。

廿四日。陳援庵牽其子樂素來，以樂素論文見貽，今任教浙江大學。○出席會議選舉評議員。○赴中山門中央博物院，觀展覽品。見安陽出土大鼎、清乾隆時貢織圖、宋本劉賓客集等。鼎抗戰中出土，地方人士恐倭奴劫去，出而復薶藏之；勝利後始再出之云。○季豫告余沈兼士事，並及孫子書之荒謬情形。

廿五日。夏鼐君導余及余季豫遊雞鳴寺；以季艱於登陟，未至高處遂返。

廿六日。丁梧梓（聲樹）來，極道傾仰之意。丁與峻姪同級，新由美洲留學歸也。○遊紫金山天文臺，觀測天諸器及赤道儀等。○歷史語言研究所設茶會，介紹人文組院士與所中研究諸君相見。傅孟眞請余及余季豫演講。余說詩經齊風東方之日及周頌天作二章義。季豫說寒食散及妙音尼、殷仲堪事。

廿七日。到漢西門龍蟠里國學圖書館訪柳翼謀（詒徵）。館爲安化陶文毅（澍）創設惜陰書院舊址，後堂扁曰「陶風樓」，以此。觀館藏善本，有宋本詩集傳、晉書、唐書、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類書）、雲仙散錄（用宋代公文書反面印）、韓昌黎集、歐陽文粹、聱隅子瑣微錄、元刊陽春白雪各種。末一種爲錢牧齋舊藏，卷中夾有柳如是道裝像一幀；有朱筆校語，爲柳手筆。外又有景印永樂大典第二千

九百七十八卷(九冥)一册,大都來自丁丙八千卷樓。蜀謀翁以余治小學,特檢王菉友說文句讀稿本一種相示。前有張石舟序一首,每卷撰人外有張穆訂正一行,後又用紙條將此行貼去。聞係石舟不悅於菉友之濫署己名云。據石舟序及菉友眉批,知有人欲刻桂氏義證,而汪孟慈力阻之,謂汪恐桂奪段氏之席。菉友批云:「桂距段甚遠,能奪段席者惟嚴鐵橋,次之則我。」此可見菉友傾倒鐵橋及其自待之不薄也。由今觀之,桂固不逮段,嚴、王之業信能超過段君乎?說文形書,實義書也;因形以說義耳。段、桂同用經籍證許,然桂爲死證,段則活證,故桂不及段。段用說文字義勘合經傳,而求其同異;注中所舉經傳通假及詩經小學所述皆是也。此段把握許書命脈之所在,故最勝也。菉友於說文,毛舉細故而已;自許能奪段席,不免於妄矣!

三十日。偕婦攜嫻女遊莫愁湖。勝棋樓上兵士滿佈,茶飲於樓下。

十月。

一日。閱研究院院士錄,記各院士籍貫:計浙十九人,蘇十五人,粵八人,贛、鄂各七人,閩、湘各六人,魯、豫、蜀各三人,直二人,皖、陝各一人,遼、黑、吉、甘、新、桂、黔、滇皆缺。

二日。別南京赴上海。外舅張先生康健,全家安吉。

三日。晤孫蜀丞,別十二年矣。蜀告余:吳檢齋臨終前曾有書以遺稿相託,蜀至吳家,檢齋之子不肯相付,後以屬諸人。蜀近年治左傳,已成書五、六種,謂杜預春秋序實晤詆劉歆、賈逵,渠撰有疏證云。

四日。至商務館訪李伯嘉，催其速印淮南子證聞。李極言出版之艱難，謂政府不給紙云。不知其言果信否也？

六日。晤胡厚宣。通書數年，今始相見也。○晤鄭振鐸，距初相見時二十六、七年矣。

十二日。登「大豫」輪，別上海。

十三日。舟中閱佛學導論。內記借屍還魂一事。山東崔某死去五小時，得魂復活，乃朝鮮（或云安南）劉某也。蔡孑民序某君書，曾及其事。梅光義特致書狄楚青問之。

十五日。江輪上閱古史辨第三册，顧頡剛文字頗有快意處，其他則不盡稱。

十七日。抵長沙。明日，返嶽麓山齋。○陳寅恪爲余撰論語疏證序來。

廿五日。跋吳姬匜。「自作吳姬賸也（匜）」，「也」上壞字羅振玉釋賸；按彝銘賸器無由女子自作者，羅說殊謬。今謂是貴之殘字，當讀爲靧，洗面也，爲沬之或字；見禮記玉藻。○跋蔡子匜。「蔡子㐺自作會△」，「㐺」乃旅字，甲文作从、从（前編壹卷貳葉捌葉）可證。「蔡子旅」即昭公十三年春秋經之蔡侯廬，「會」假爲說文之沬，彝銘之盨。

廿七日。跋小子相卣。「𠦪易商君」，「𠦪」是奉之初字，文當作「奉易君商」，「商」與賞同，文誤倒耳。○跋齊侯毀。「齊侯乍飤𩟖」，「𩟖」當即陳侯因𬦫錞、陳侯午錞之錞字。三器皆齊器，他國器罕見此字。○跋男叔買毀。「其用追孝於朕皇且啻考」，「啻」假爲帝，皇、帝皆美大之稱，與帝王之義無涉。○跋㸚父己爵。㸚殆爻之或字，乂爲交午初字，三乂與二乂同。○跋夾大爵。「夾大乍父辛爵」，

奇字从䠶，从古文矢。甲文矢字與此同。○賀鈞任敎扶輪中學，來書言：「讀師詞詮，得益甚大。偶以師說文字學舉示諸生，莫不欣然動聽。乃知師說爲天下之公學，當終身服膺」云。

廿八日。跋隼叔匜。隼是說文雖之或體隼字，釋唯、隽、隹者皆誤。○跋白康毁。「用𩱀王父王母」，「𩱀」卽說文之餗字，作動字用；傳注及他器所未見。「夙夜無詞」，「詞」讀爲已。○跋縈白毁。「𤇾」釋縈，此可證炏之釋縈爲近是矣。

廿九日。跋獄父丁卣。㹜當是獄字，從犬字作犭，知今字亦有所本。○跋季受尊。「子𤔲休」，首乃易字；晉易幣易字作𠂇，與此大同。

三十日。方叔章藏善夫吉父鬲，有銘十許字，近年西安出土。同時出數器皆此人器；今藏程潛處，珍祕不肯示人也。

十一月。

二日。別嶽麓山齋入市。明日，趁車赴粵；婦張毅君及伯峻姪偕行，姪亦應中大聘也。

四日。抵廣州，寓文明路中山大學北齋。

十日。訪容希白，見贈所印鄭業斆金石文考殘卷一冊。

十一日。閱鄭著金石文考。說多精審；此爲吾湘僅有之金石家矣。○閱溫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說爲穆王時，似太早。

十六日。閱行政院新聞局出版歷史語言研究小冊，舉及余季豫、曾星笠及余名字。

十七日。改昔撰釋㗊篇爲釋泗篇。謂四假爲自。○跋𣪘德鼎。「𣪘霝德作小鼎」，鼎制絕小，蓋詩絲衣所謂鼐。

十九日。改舊撰釋刑篇。甲文丼字，初誤釋囚，故余謂刑从丼，象木校。近知是㚔字，非囚字；則丼表象棺，乃表死刑也。

廿日。跋郘黛鐘。「𩁹」字，周悅讓、張之洞釋異，王靜安釋畢。今據字形及邾輕、邾華二鐘銘，申周、張之說。

廿一日。晤虛雲法師。年已百二歲，神明不衰，如五六十許人。口操湘鄉音，人極謙退。

廿二日。赴廣東省文獻館閱陳白沙誕辰紀念展覽品，有墨蹟、遺像、琴、及茅製筆。

廿三日。訪陳大年。閱其所藏古玉，多而精；外有石器、琉璃器。

廿四日。撰釋𢼸篇。也爲女陰，从攴，有所爲，當爲韓詩外傳卷一「男子十六精通而後能施」施之本字。

廿五日。跋畢鼎。「𤰈」，據甲文釋畢。

廿八日。謝剛主昆明書，邀往五華學院任教。

廿九日。跋齊侯盤。「皇𠤎孟姬」，𠤎乃从反人之匕，爲妣之初文，訂方濬益釋氏之誤。○再跋師虎𣪘。以書盤庚、史記周本紀證「居」有都字之義。

廿九日。到廣東文獻館觀廣東名人書畫，有陳白沙、海忠解、屈翁山、陳元孝、黎二樵、吳荷屋、

宋芷灣、陳觀樓、朱九江、陳蘭甫、康長素作品。余尤喜吳、康兩家。

十二月。

四日。跋△子每办鼎。「□」即說文从刃从一之办字，糾方濬益誤釋父。○跋杞白每□鼎。據陳公子甗「粱」字作□，知□爲办之或作。「每办」，疑即襄公廿三年春秋之杞伯匄。

八日。跋匽侯旨鼎。以書康誥「見士於周」證銘文之「見事」，糾前人讀見使之誤。○訪商藻亭探花（衍鎏），錫永尊人也。年七十五，甚健。出示所藏明弘治二年登科錄。

九日。繙閱簠齋吉金錄，考釋甚少。昔年閱簠齋尺牘亦然。知陳氏以收藏名，於學問之事關涉較少矣。

十二日。跋欬卣。□前人釋邑、㕚、丑，余據師湯父鼎欬字、所魚匕欽字、歔字偏旁欠字釋爲欬。裘字甲文作□，欬卣作□，从又乃加聲旁，糾方濬益从又取佐女功之說。

十三日。校論語疏證十七卷至廿卷及陳、方二序樣張。

十六日。爲人跋元刊本周弼唐賢三體絕句詩法。

十七日。跋項燹甗。「□」，劉心源釋燹，是也。今據字形字音申證劉說：豖、希一字，豨絺亦一字；絺音息利切，與燹爲對轉音。

十八日。跋子未父乙盉。□舊釋寧，今以甲文子作□，定爲子字。○跋子孫祖丁觚。□字舊釋爵形、鼎形；余據甲文定爲子字。

廿日。閱山西楡次常贊春所著柞翰吟庵金石談，內記楊秋湄（篤）考鞞叔卽鮑叔，與余說同。卷中記楊於光緒丙子、丁丑入京會試，與潘祖蔭熟識，而攀古樓款識齊子仲姜鎛跋不記楊說，不知何故，蓋以潘書刻於同治十一年，在前故與？○跋孫爵。「[illegible]」，左旁，方濬益釋子，是也。據甲文[illegible]乃系字，知此爲孫字。

廿三日。撰書見士於周解。謂士當讀事，以匽侯旨鼎、玑鼎「見事」爲證。○撰左傳姜氏君之妣也解。妣，祖妣之妣，姜氏指穆姜，訂杜注釋爲齊姜之誤。

廿四日。倭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等凡七人由盟軍絞死。此輩萬惡，一死固不足蔽其辜。然倭奴侵略性成，亦可薄示懲戒矣。

廿九日。以人約茶飲於九曜園。地爲淸學使署舊址，壁間有楊鐵崖、翁覃谿題字刻石；又有淸代學使者題名，至光緒廿六年學使張百熙止。其先本南唐劉氏故宮園林，有九曜石，惠定宇有九曜齋筆記，蓋惠士奇任廣東學政時定宇隨侍所撰也。

廿七日。跋詛楚文。「袗以齋盟」，袗當讀畛。釋言：「畛，重也。」句與左傳「申之以盟誓」義同，申亦重也。齋盟可證齊盟之義；杜訓齊爲一心，非也。輡卽軩字，釋輹者非（畣爲答對之答本字）。○跋宀觶。以甲金文編旁證介爲宀字。○跋子虘[illegible]。釋[illegible]爲子虘。

廿九日。閱教育部委託審査某君著文選註訂補，給二等奬。

三十一日。跋王子嬰次盧。王靜安謂是楚子重之器，是矣。又以器出於鄭，疑爲鄢陵之役所

遺，則失之膠固。左傳記齊、魯有郜鼎，齊、晉有紀甗，周用魯壺，古器遷流不定如此，豈可泥耶？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己丑），年六十五歲。（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稱一九四九年。）

一月。

一日。撰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提要。

三日。撰錢坫十六長樂堂款識考提要。

九日。三跋仝盂鼎。「冂衣」，「冂」當讀H，即詩之「褧衣」。冟，說文从冂聲，金文作冟，此金文H、冂通作之證。

十日。夜中夢飛行，至樂，廿余年無此夢矣。

十四日。撰釋服篇。據詩、書例數事訓爲職。○撰釋同篇。甲金文皆从凡从口，與咸从戌口（戌，悉也）組織同；糾許君从冃之誤。○北方有戰事，豫兒久無書問，請王扶生卜易，得觀之剝。爻辭云，「君子無咎」，可謂妙矣！

十八日。撰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提要。

十九日。跋喪叏鈚。「喪叏賔自作鈚」，「賔」余疑賞之或作，从向不从尙者，尙从向聲也。○報載北方戰事，傅作義已不抵抗，文化古城得保全，國家幸事也。○岑仲勉來。岑精唐史，患重聽。

廿一日。撰吳榮光筠清館金文提要。

廿二日。蔣介石昨日宣布下野，和平或可覬乎？○跋戜白鼎。「𢦏」，余釋爲戜，「十」爲士字，𡈼本从土，此省勹，但从土也。

廿三日。報載南京派代表五人即日飛延安議和。

廿四日。陳寅恪新到嶺南大學任教，特往訪之，謝其序余書。寅恪目已失明，而容貌豐腴，精神健旺，殊爲可喜。

廿八日。今日農曆大除日，偕婦到漢民路閱花市；此廣州特有之習俗。時已深冬，而姹紫嫣紅，燦爛不絕，他處不能有也。

二月。

四日。跋邑爵。[illegible]，釋爲邑。吳大澂釋圍形節形，非。○撰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提要。

六日。過漢民公園看葯洲石，爲九曜石之一。有米元章題字，翁覃谿記文詳其事。○撰羅振玉夢郼草堂吉金圖提要。

八日。聞劉天隱中風逝世。廿載故人，別才數月，遂爾分岐，痛悼不已。前月得其見懷詩篇，匆匆未復；辜負故人，尤爲恨事。輓之云：「定慧早雙修，千里驚傷摩詰逝；別離曾幾日，一書悔答秣陵遲。」

十日。始錄彝銘通假字。

十三日。始錄彝銘中之人名見於經籍者，名曰彝銘中之古人。

廿日。撰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釋提要。○跋庳壺。「庳大門之」，用左傳之「門焉」爲證。「㝬公」㝬字从示，當爲神靈之靈本字。「公曰，甬甬」，讀「甬」爲勇。

三月。

四日。聞李滄萍逝去，爲之太息。滄萍性肫摯，能詩，最爲老友黃晦聞所賞。以家事抑鬱，濫飲不節，遂至此，尤可痛也。○吳辛旨介熊潤桐來。熊能詩，辛旨及詹祝南（安泰）推服之。

九日。撰彝銘中之古人小序。

十日。純女由長沙來粵。

十二日。始錄彝銘中之本字爲說文所未錄者。○羅孟韋來，以所著詩樂論請余校閱。頗有見到處。○跋臣辰盉。據通鑑前編引竹書紀年「周文王初禴於畢」證龠字。

二十日。閱孫氏名原。廿餘年前曾讀此編，頗覺格格不入。今讀之，得失瞭然如見，以前此未治甲金文也。

廿四日。王季思（起）送吳江金天翮詩文集三冊來，係金君之弟託致者。內有葉郎園先生傳一首，云據余兄弟所撰學行紀爲之。此記本師門子弟所撰，已詳見民國十七年三月八日記。大約金君所見記文仍署余兄弟之名，故云爾也。

廿六日。羅孟韋來。以讀詩樂論所見告之。

廿九日。蔣復璁來。告余清全唐詩乃據錢牧齋底稿爲之。牧齋取唐人詩集加以剪貼後，季滄葦

復據善本校勘。今中央圖書館得其稿本，故知之。

四月。

八日。至商錫永處，觀渠近從長沙估人手所得銅戈，銘五字，云「郘大𠂤之戈」。字極細；「大𠂤」當是大夫；郘字从邑，必地名，不知何地。

九日。議和使到北平，聞折衝不易。何應欽告人。謂和平希望止十分之一。國民黨腐爛不堪，改造成現勢，頑固之徒尙力主戰事。人心已去，庸可爲乎？

十一日。到小北珠海大學爲諸生講文字之構造，應商錫永之請也。

十四日。嚴學宭來談，渠聞之在香港友人云，郭沫若讀余叔夷鐘、曾侯簠二跋（中山大學校刊所載），皆表示佩服之意。

十六日。唔錢賓四（穆）。余以師𣪘設「白龢父」卽共伯和之說奉質；賓四極贊之。贈余近著中國文化史導論。

十七日。飲席遇粵陳融鄂、劉成禺。陳能詩，年七十餘，頗龍鍾。劉年與陳相若，則甚健。

十八日。答訪熊潤桐，出示輓李滄萍詩，至佳。觀其藏書，有宋本小字五經、楊子法言（秦敦復舊藏）、王荊公集（徐乾學舊藏），元本列子、明本趙藩味經堂王弼易注，唐僧弘秀集（海源閣舊藏）、永樂本羅豫章先生集、孫大雅滄螺集（汲古閣本）、精鈔本宋蘇泂泠然齋集（放翁弟子，四庫珍本已景印）、明唐子西詩文集（海源閣藏）。

十九日。彝銘古人錄訖。
廿一日。聞國共和談破裂，爲之痛惜。
廿三日。聞解放軍已渡江，南京人員全撤退。
廿五日。鄭師許來，以莫天一所著羣書跋文一册見付，云莫曾讀余所著書。
廿八日。閱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淩雜不足取。○閱莫氏羣書跋文，文字冗蔓，惟鈔錄頗多，可作小說讀耳。

五月。

七日。友人送薪金來。金圓劵千餘萬，值香港幣五元。此國民黨人之賜也。
十二日。時局不安，廣州人心皇皇，中大同人紛紛作應變之計，余遂決定北歸。
十三日。登車別廣州。
十五日。返抵長沙。返山齋。
十七日。至劉莊，天隱靈前行禮。數月之別，遽隔幽冥。壽彤哀哭，余亦淒然下淚。
廿九日。李肖聃撰先君傳來，以金天翮詩文集贈之。
三十一日。撰詩造舟爲梁解。據易經「大人造也」，「造」或作聚，讀造爲聚。

六月。

四日。莫天一來書請序其所著羣書跋文，未能應也。

七日。撰先考府君家傳。

十一日。跋中𠭯父盤。「黍𠛱粱䆉麥」，䆉蓋糕字之或作，說文：「糕，早取穀也；从米，焦聲。」弭仲簠，「用盛秫稻糕粱」，說文造或作艁，邦造鼎作䢋，「䆉」蓋从禾䢋省聲，造，糕同幽部字，聲亦相近。此以䆉與黍、粱、麥連言，猶彼以糕與秫、稻、粱連言也。楚辭招魂云：「稻粢穱麥，挐黃粱些。」穱亦糕字。玉篇云，「穱亦作糕」是也。𠛱字，吳榮光釋粱，是矣。余謂字本當作𥻗，此省办从刀。粱伯戈粱字作汈，不从木。陳公子甗、史冗簠，粱字作汈，不从米。此𠛱字亦省米作，與二器同。

十六日。跋師旅鼎。「伯懋父乃罰得𢀛古三百寽」，此罰師旅，責其馭下不嚴也。「今弗克氒罰」：論語顏淵篇皇疏引范甯云：「克，責也」。弗責其罰，所謂緩刑也。「懋父令曰：義敉。𠭯、氒不从，氒右征，今毋敉。」此文爲罰處分衆僕不從征之事，「義敉」即宜播，謂應播遷。「𠭯」與嗟同。「氒不从」，申言宜播之故。「氒右征，今毋敉」，謂此時有征伐，暫弗播遷。此亦緩刑也。○閱湖南文獻彙編第二期，錄余撰藝文志稿五十二篇；王疏安撰先兄傳亦載入焉。

十九日。遇陳友古。見告有人在香港見章行嚴，行嚴極道毛澤東之賢云。

廿日。方叔章見告：明朝耒陽人曾金簡通佛學，著書多種；楊仁山曾爲刊行。曾進士，官祠部主事，與羅近溪、李卓吾爲友云。

廿一日。撰劉天隱家傳。

廿三日。因據彝銘通假字閱嚴鐵橋全上古文第十二十三兩卷。前人名敦者皆題爲毁，名簠者

皆題為盨，可謂先覺；而近人皆未言之。

廿八日。增補前撰（二月廿日）寶蘊樓彝器圖釋提要。○閱阮氏款識第四卷，「叔麌作宮白陵」，陵似陵字，器是方鼎，陵假為盨也。善齋（禮器貳之伍），小校經閣（貳之肆肆），直釋為盨，銘之非盨字也。

七月。

十日。再跋姑鵬句鑃。謂「昏同」即左傳、國語之舌庸。前輯彝銘古人即明此義，今日始撰文言之。

十六日。應諸生之請講演文字之構造。

十七日。閱陳通夫（達）浪跡十年貳叁叁面，載鄭和父馬哈只墓碑，為禮部侍郎李至剛撰文。據文知鄭為賜姓，惟文云公字哈只，姓馬氏，下又云：「父哈只，母溫氏。」據下文，記和為溫氏之子，似父哈只據和言之，文理殊不明白。不知原文本然，抑通夫誤錄也？

十九日。閱鳴沙石室遺書中尚書，知說文所載古文多本壁中尚書。「乃罪多參在上」，參隸古作厽，文乃可通。

廿一日。鄒曼支來書邀往臺灣任教。

廿四日。蔣軍退出平江、瀏陽後，長沙在包圍中。代主席陳明仁宣佈決不在市區作戰，人心略定。

八月。

二日。教授會推舉伍憲農、潘硌基及余三人爲代表謁主席陳明仁，促進和平。今日與伍、潘二君入市，先到教育廳訪李眉壽，由眉壽道余至省府。陳君言頗爽利，謂當忠於民族，不忠於一人。

四日。連日有飛機來，今日炸省政府湘雅路四、五處。蔣介石不樂湘人之愛和平也。嗚乎！

六日。在刷把沖避飛機。嫺、純二女來言：文玄兒已隨解放軍入城，現見蕭傑五，問余健康情形，並請蕭轉告余，謂不日來山云。以兒久無消息，不卜存亡，今得生還，可謂萬幸。

七日。蔣幫飛機來，炸南大路，死傷貧民多人。國民黨之殘暴如此！

八日。文玄兒來山，自兒廿七年離家赴陝，今十二年矣。面較前瘦削，尚未婚。十二年中，徧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安徽、江蘇各省，抵抗倭寇，遇險多次。此次由通城入平江來省，職位爲縣團（縣長、團長）級。現每日生活爲油鹽各三錢，蔬菜一斤云。

九日。跋王婦匜。謂王婦卽王后，糾方濬益世婦說。金文中無后及王后字。

十一日。馬宗霍言：太炎先生曾撰金文跋三册，爲其僕分散賣去，可惜之至！

十四日。跋吳後大師戈。「吳後大師之艁昏戈」，「昏」假爲氒，「之」疑大師之名。

廿一日。跋睘卣。「王姜令乍册睘安夷伯」，孫仲容謂「夷伯」爲王姜之母黨，是也。此與襄公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爲秦嬴寧秦例同。據王姜之稱，與桓公十六年左傳夷姜之稱姓氏相合。左傳隱公元年：「紀人伐夷。」莊公十六年：「晉武公伐夷。」知夷有二：一妘姓，一姜姓也。守殷有夐字，與

此作㔾者亦有別。

廿三日。彝銘通假字初依古韻部錄之，今日復於每部依聲次黏貼之。

廿七日。閱武漢大學接管公報，知其前此腐壞殊甚。中國機關大都如此，不僅武大也。非每處澈底清理，國事決無希望。聞參加接管師生工友計六七百人，羣策羣力，向來徒託空言，今則見於實事矣。

九月。

一日。閱呂調陽商周彝器釋銘六卷。其妄相牽附，頗似王湘綺。呂籍成都，淸光緒間人，豈王氏尊經書院弟子乎？然亦有數說得之者。康侯豐爲康叔，與吳愙齋說同。「弜彤」爲彤弓、彤矢，「旃」爲大白，與孫仲容說同。豈曾見聞其說盜襲之乎？然秦嬴爲孟姜之媵，前人無言之者（盛昱曾及之），而呂亦言之，則又似彼言之偶中也。

四日。跋貿公壺。「貿公乍爲子叔姜盥壺」，春秋子叔姬，說者謂稱子爲父母辭。然壁[黹侖]鎛乃子爲母作器，稱子仲姜，則父母辭之說不可通。當從公穀文公十二年子爲貴稱之說。〇跋邾友父鬲。據杜氏世族譜說，友父爲始封小邾之公子友。

七日。淸晨睡眼矇矓中得詩一句云：「霜葉從教耐晚林」，頗有意思。向來雖偶作詩，却不能道出此語，亦怪事也。

十二日。今日人民政府派人來接管湖南大學，主者余志宏，原湖大講師，今任秘書長。

十四日。豫兒本學於清華大學，北京解放後，休學從軍，今日得其八月廿四日粵贛邊軍次書，云四月下旬南下，到今已步行五千華里。人健無恙，精神愉快，遠過昔時云。是可喜也。

十六日。撰古爵名無定稱說。

廿一日。跋子尊。「乍父乙[illegible]」，末字劉心源釋子，是也。今據甲文子字作[illegible]證明之。

廿三日。人民政府協商會議在北京開會，連日報端紀載甚詳。辛亥以後，國事擾攘，將四十年，國民望治甚殷，終歸失望。人民軍紀律嚴明，行動穩健切實。衰暮之年，或可及見昇平，是余之幸也。

廿五日。民主報來書請爲文紀念政協，因撰一文，題爲實事求是。大致謂清代皖派漢學家戴東原等標榜實事求是，故其學派超越漢、唐。今中共治軍行政概以實事求是爲口號，且能實行，建國成功，決無可疑也。

廿六日。跋令毁。「乍册夨令隮俎於王姜」，隮當讀爲儀禮士冠禮「側尊一甒醴」之尊，鄭註云：「置酒曰尊」。

廿九日。閱胡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爲楊大堉補撰，條理不明，遠遜胡著。法則在前，不肯遵循，乃自作聰明，甚矣人之智力不可強同也！○政協議定：以北京爲首都；國旗紅地，角上五星，一大四小，黃色；用公元紀年，今年爲一九四九年。

十月。

一日。政協選舉毛澤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琛、張瀾、高崗六人

爲副主席，陳毅等五十六人爲人民政府委員；毛澤東等百八十人爲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五日。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九日。衡陽、曲江解放。

十五日。廣州解放。

十一月。

九日。晤胡彥瑋(榮琦)，知子威先生遺著荀子注、綢髮叢稿皆已燬於劫火；外陳東塾手札多通亦付一炬云。

十三日。撰彝銘通用字敍說訖。

十五日。王了一代寄美國人哲姆士羅伯特所著韓詩外傳與三家詩論文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雜誌所載也。

十九日。校補彝銘中之本字，凡得五十餘字。

廿六日。撰彝銘中之本字敍說。○撰釋各篇。甲文作㕣，象足有所至之形，是假、洛訓至者之本字。

廿九日。草釋𪔅篇。字从亥省，殸聲，說文𪔅之初字。羅振玉釋𢾊，則字爲从殸，不可通矣。

十二月。

一日。閱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臆說太多，少可取者。

二日。閱唐蘭中國文字學。去義專說形，是爲髑髏作傳記也。說文、字二字，以許氏說文、呂忱字林分述，不用許解字之字而用呂忱，殊不可解。蓋誤會許解字爲解說字義，不屬形言也。不悟獨體爲文，故許用說字；合體爲字，故用解字；解謂解剖、分解，非解釋字義也。呂氏字林只有訓詁，不說形體，是主形說正當用許，不當用呂也。

三日。再跋尹光鼎。「尹光邐」，讀邐爲娌，侍也。

六日。跋楚王領鐘。「其事其言」，讀爲「其律其音」。

十四日。始整理舊撰金文跋，時有補訂。

十九日。跋陳昉毁。「陳中窬孫」，「窬」从彥省聲，讀爲完；「完」从元聲，與彥音近。

廿五日。四跋毛公鼎。

廿九日。陳書農來，言近釋甲文⿴囗仌爲簟，⿰⿴囗仌言爲譚，甚確。

三十一日。五跋叔夷鐘。謂文中多複詞，與左傳呂相絕秦書相似。二文同在春秋魯成公時，知文章風氣不以齊、晉千里遠隔而異也。○張舜徽來，以所著壯義軒漫錄三册見示，皆讀書筆記也。略閱之，大體平實。

一九五〇年（農曆庚寅），年六十六歲。

一月。

五日。嶺南學報九卷二期寄到，載余論語四章疏義。

八日。撰字義同源於構造同續證。○曾子泉來。曾今任長沙市建設局管理科長，極言批評武器之重要，及市政府治事之振作認眞。渠向有晚起習慣，今已革除矣。中共能督人進德，前途之光明無疑義也。

十一日。再跋晉公盦。用哀公四年左傳證當時楚強晉弱之勢，爲晉嫁女於楚之原因；前人皆未及此。

十八日。成詩一首。丁亥秋日，偕同人訪肖聃翁於李園，設宴竟日。主人索詩，諾之，久未應也。頃翁索逋，賦此。云：「淸秋有佳日，伴作李園行。門外靑山好，廚中手饌精。三年逋宿諾，大地發新生。忽有哦詩興，晨雞偶一鳴。」翁復書云：「語甚工妙，惟靑山、手饌失對耳。」

廿五日。在圖書館見皮鹿門先生未刊稿易林證文二册，多用虞翻逸象爲說。

二月。

七日。余讓之書告，季豫前以讀書再病，今日恢復。

八日。去年春初撰稿遺失未見，自四日至今日，補撰得王子嬰次盧至庳壺凡七篇。○整理金文說粗訖。凡得六卷，器二百四十七，文二百八十七（一器有數跋者）。自三十年冬始治金文，到今整八年，大部時間費於此業。雖時有新知可以自喜者，然不解處仍至多也。

十四日。總計金文說成績：全文通讀者十四器，改字讀之者百文，新識之字四、五十文。

十六日。再跋弭仲簠。據禮士昏禮聘禮證銘文之歆王賓。

十八日。箋楚辭二事：一，招魂「稻粢穱麥」，謂「穱」即弭仲簠「秫稻糕粱」之糕；二，大招「昭質既設」，讀「昭」爲的，字同呂覽本生別類二篇之招。

廿三日。箋楚辭二事：一，天問「逢彼白雉」，即紀年之遇大兕，兕、雉古通；二，七諫「訟謂閻娵爲醜惡」，「訟」讀爲公。

廿八日。跋遲父鐘。「侯父衆齊」父即遲父，齊即齊姜，皆省稱。侯，語首助詞，彝銘僅見。

三月。

十日。閱董彥堂殷曆譜，服其組織嚴密。

十八日。閱中央研究院集刊。張政烺六書古義謂六書即六甲，無謂。丁聲樹謂曷有何時一義，雖係舊訓，揭出甚善。余詞詮未及，應補。

廿一日。以當授甲文，復理卜辭。今日撰釋丂篇。殷栔卜辭卅三片；「卜，大貞。翌己亥虫於丂」。「大」爲祖庚、祖甲時貞人，祖庚、祖甲有兄孝己，故卜己亥祭之。〇撰酓年說。以黍年例之，酓當讀糕。

廿二日。「貞虫疒不隹壴(鼓)」「壴」當讀爲蠱。〇閱孫海波甲骨文錄。考釋說多不當。

廿三日。閱董作賓論甲文稱謂，透闢之至！

廿五日。撰甲介說。釋「甲」爲大甲，「介」爲多介父，即盤庚。以卜辭有「虫于大甲」、「虫于多介

父」連祭證之。王靜安以甲介爲一人，非也。殷虛書契考釋詮說文字，王靜安自負三代以後無此作（書實王撰）。余謂精詣固多，疵累亦不少，容當明之。

廿九日。查甲骨文編，兄字用爲祝字者二條，補入釋兄篇。

四月。

四日。始記余所通讀甲文之字爲卜辭探義。

八日。撰釋〓篇。謂係金文〓字之省形。南庚名更，此其名。○檢殷虛文字甲編七七九一片，記「又雨于獻與羔」爲余釋羔爲嚳、獻爲契添一強證，以父子連貞也。

十一日。撰釋〓篇。字从〓，與〓字所从同，當爲載字，訂从來釋春之誤。

十三日。「〓」，繁文作〓，前編有「貞子〓不死」一辭，乃武丁時辭。武丁子祖甲名載也。余釋又得一堅證也。

十六日。閱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無佳片，考釋亦不精。祭日不與所祭人名同一條，差可取也。

廿日。閱于思泊殷契駢枝。「葡」讀副，「嗇」讀色，「〓」讀敗，已先我言之。

廿二日。撰甲文中之帝嚳與契一文。此余舊說，今益證明耳。

廿四日。改撰釋多介父。

廿七日。改撰釋〓。

廿九日。撰釋〓篇。字从黽，从古文爲，乃鼃字，以對轉得聲。此字下爲「示」字，三、四見，乃假

爲元；「元示」甲文常見。○前以載、更二字文字寄郭鼎堂，今日得復云；「二字皆可信。」前以余小學金石論叢寄徐懋恂(特立)，今日得復，寄示所撰文字二首。書云：「讀周禮媒氏，疑女子稱家。得讀大著釋嫁篇，詳證男子稱家，當再加考慮矣。」

三十日。閱徐懋恂論歷史文字，頗有見地。

五月。

一日。撰五四後之長沙，記健學會事，應教授會之請也。

三日。撰釋𠬪宗篇。殷虛書契續編(壹卷拾陸之陸)有「且乙召𠬪宗」之文，與「且丁夻寴宗」文一律。紀年紀且乙名滕，知𠬪卽滕。鐵雲藏龜(壹柒肆之貳)又作朕，余向據紀年考得先王多人，今又增一人矣。

四日。海南島解放，全國止剩臺灣、西藏兩處待解放矣。

六日。撰釋叡方。詩「侵阮徂共」，魯詩說徂亦國名。今謂叡方卽徂，又疑吾方卽共。○閱殷契鈎沈乙卷。葉玉森學無根柢，故無可取。

八日。撰釋𨺅篇。前編(柒卷拾柒之壹)有「吾方𨺅我」之文，與菁華「土方正於我東啚」詞例同，知「𨺅」爲征伐之征本字。从𠂤，𠂤卽師，與師、𠂤禾(軍門曰和之本字)从𠂤同。菁華作正，用同音假字。

十日。撰釋𥘅篇。卜辭有上甲𥘅(貳之廿肆之伍)，余疑卽國語之上甲微，𥘅、微音近。

十一日。蘇聯青年團代表瑪捨樂夫君、巴卡鐵利亞女士、德柳幸君來校參觀演講。瑪君說話兩

小時，多述其國中教育情況。巴女士爲農場勞動英雄。德君東方大學畢業，通中國語言文字，知余名字。德告余：彼國有多人知余；東方大學教授科洛特科夫君尤表佩服。余因檢單本論文三種（論語四章疏義、說文讀若探原、與沈兼士書）贈三君，並別以三份請其帶交阿力克君。別時瑪君握余手說話甚多，余不能解。譯人謂渠希望爲余弟子成功云。後慶兒告余，有友在漢口司廣播，謂是日長沙廣播曾及余贈書事云。○撰釋至篇。甲文「冊至又雨」，與「晋兄丁」、「晋于娥」文例同。據今本紀年太甲名至，疑「至」謂大甲。又甲文蔑爲人名，疑卽太戊；今本紀年記太戊名密。

十五日。閱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吳其昌雍己之釋，確不可易。

十八日。釋𢆶氣雨。謂卽他辭之「𢆶雲雨」，氣本訓雲氣也。

廿六日。閱王靜安殷禮徵文。雖有勝義，不免罅陋，蓋未定之稿也。

廿七日。撰釋多臣。據多臣與自般對貞，謂多臣決兵卒。○前以近得甲文諸義告郭鼎堂，今日得復云：「㞢宗、䜌宗說甚新穎而有見地；眡爲征之本字，𢧵方爲詩『侵阮徂共』之徂，均無可易。紀年所見殷先王名疏證，望能早覩厥成」云。

廿九日。撰釋汅。說「汅」爲上甲所從假師殺緜臣之河伯之先人。此亦殷之先祖。故稱高祖汅。

三十日。撰釋先酒。卜辭「沈先酒」，以周禮校人之「先牧」、禮記禮器注之「先炊」、後漢書禮儀祭祀二志之「先蠶、先農」，證「先酒」爲始造酒之人。唐柳子厚詩尙有「舉觴酹先酒」語，知唐代猶承殷俗。

六月。

一日。撰釋又正。謂「又正」爲又正雨之省文。○撰釋从。辭云「从犬」，與經傳从獸、从禽同例，謂逐犬也。

三日。撰釋皿鳳。謂皿爲咢之省形，皿鳳卽咢風也。

四日。撰敎師節文字，題爲同學們對於我之啓發。昔年一師大學生問：張中丞傳後序何以不及雷萬春？余未能答。後來讀宋人文字，知雷萬春乃南霽雲之誤。又師大一生問太史公六家要指，既推崇道家，何以首述陰陽？余未能答。後悟得太史公掌天官陰陽，已職所在，故自舉之。文舉此二事爲例，謂非有問不能得也。

七日。撰釋甲文兄字。殷契萃編壹肆捌片云：「其告水入於上甲兄大乙」。「兄」有茲益義，故引中有及、與義。又壹肆陸片「若囧且乙召」，囧與兄音近，亦與、及之義。

八日。撰釋弋兟。讀「弋」爲小篆之特。甲文之犆，謂牡兟。○撰釋𢀛奭匕庚。謂沃甲非後王所自出，而匕庚列於特祭者，蓋以子南庚爲王故。然則母以子貴之義殷人早行之。郭鼎堂釋𢀛爲沃甲，又得一確證矣。

十六日。撰釋帝甲〓。王靜安謂是沃甲，余謂河亶甲名整，見紀年及呂覽；而甲文無整字，疑前人誤釋〓爲整，而帝甲乃亶甲也。○撰釋四啚。前編（捌卷柒葉叁版）云：「叀又隻，吉。」「叀又隻，四啚。」以「四啚」與「吉」爲對文，余讀「四啚」爲否，以周易「否六二」、「遯九四」吉、否對文爲證。撰

釋兆。前編（四卷四二葉六版）、萃編（一五三九）並有𤼽字，謂是外壬名發之發。

十八日。閱殷契遺珠，考釋太無理致。

廿一日。閱王襄簠室殷契考釋，殊少發揮。○撰竹書紀年所見殷先王名疏證。

廿六日。始撰文字初義屬後起字考。

七月。

七日。閱郭鼎堂十批判書。孔墨條甚有新義。

十三日。前以𢀖字說示于思泊，今日得復云：「釋載分析至精。」

十七日。近習詩經。今日讀泉水語「出宿于泲」爲追敍去衛時事。釋「問我諸姑」之「問」爲遺，爲將行留器。「出宿于干」爲假想之辭。似頗得眞義。

廿日。跋晉大元磚。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第四冊錄晉大元磚，有「卜氏墎」三字。嚴元照釋墎爲壙。余謂此槨之變體。古用木，故字从木；後世用塼墼，故改从土耳。

廿二日。連日閱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陳逖眕頤，眕義惟一叀字。四，篇海音舅，謂不足據信，釋爲卟，仍讀爲咎，咎、舅今音同。何必爲此反覆？罕字申孫仲容說釋禽，是矣。又釋罕、釋干，皆不免駁雜。

十四日。閱光明日報學術副刊。載唐蘭考訂虢季子白盤年代，主宣王時，糾郭沫若夷王說，頗

詳審。覘其甲文說爲勝也。

廿八日。詩唐風葛生「誰與獨處」文不順，疑當作兩讀：「誰與處乎？獨處耳！」上處字因下省也。○撰釋禦。甲文御祭往往爲攘災之祭。

三十日。撰釋相。甲骨叕存廿七片云：「寻大方，𣐺四邑。」「𣐺」即相，當讀爲傷。他辭恆云「戋几邑」，戋傷同義也。

三十一日。周秉鈞來，以所著尚書易解見示，請撰序文。

八月。

一日。閱甲骨文錄訖。「杓」當釋析，「𢇍」當釋絲，皆易識之字，而著者遺之。

三日。撰釋析、兵、新、折、斧、斲六文。識出斤字，諸文皆一以貫之矣。往年識得卩字，遂得肥、印、危、卬諸字，今日似之。

十一日。余讓之寄柯純卿（昌濟）金文二種來。分域編採掇頗廣，足供參考。韡華閣跋尾略一翻閱，余說有與之暗合者。如「大亯鐘」釋大林，糾孫仲容說；「闌闌」釋簡簡，皆是。讀「獄諫」爲獄訟，說頗確，惜未能用聲音證明耳。純卿有家學，根柢較深，故非容庚、商承祚所能及也。

廿一日。方則之來。言金文「臣几家」，臣乃農奴，非奴隸；說似較適。

廿二日。習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茲」讀爲在。釋詁：「在，終也」。下文云，「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語意正同。說文鼒或作鎡。

廿四日。始撰尚書札記。

廿七日。序周秉鈞尚書易解，末記余新知四事。

三十日。撰書典祀無豐於昵解。「昵」訓近爲近親，以甲文祭祀特隆直系祖先說之。舉五事爲證。昔年以金文說詩之「對揚王休」，今以甲文說書，說雖新，仍不失審核也。

三十一日。余昨解「盤庚斆於民」三句，今日閱曾星笠尚書正讀，已先言之。

九月。

三日。讀書大誥。「不少延」，余疑謂武王早世，故下接「沖人嗣服」云云。檢王氏參正，劉申受已先言之。雖非余新義，亦覺可喜。眞理發現，不必定出個人也。

八日。讀書酒誥。忽爾通悟全篇脈絡，文多偶儷，尤爲奇特。

九日。檢閱古史辨說盤庚者，引孔廣森謂此邑遷來不久故稱新邑之說而不從之，竹書紀年所記，正足證成孔說。而顧頡剛竟未檢及，與曾星笠同病。故一可以解決之問題，竟未及解決也。梓材篇似臣下戒王之詞，舊說全不合。

十四日。檢唐會要，知阮氏積古齋款識書首說彝器文內所云見會要者殊無其文，而以宋眞宗咸平三年事爲唐事，尤爲荒謬。不知假手他人邪，抑或老而昏憒也？〇方叔章告余：曾見六朝人寫本三國志。吳志張溫傳：「俟山越都除，當大構於蜀。」「蜀」字寫本作不。

廿二日。閱王大隆己卯叢編，內梵麓山房筆記卷五記河南某縣發曹操墓事頗詳，云見蔡在谷

（家駒）丙餘集發曹操塚紀聞。○閱段氏尚書撰異。銳利鋒發，令人驚服。余謂學人治學，能兼有高郵王氏之謹嚴及段氏之犀利，則天下無敵矣。

廿五日。跋全盂鼎「我聞殷墜命，唯殷邊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古喪師」。按書酒誥言殷先王時外服之侯甸男衛邦伯，內服之百僚、庶尹等皆不敢湎于酒。及紂時，諸臣則不然。惟文第言「庶羣自酒，腥聞在上」，不復分別內外服。銘文「殷邊侯甸肄酒」，是外服湎於酒也。又言「殷正百辟」，是內服肄酒也。足補酒誥之缺。「刑㐭」與儀刑義同。「刑㐭于玟王正德」，卽詩之「儀刑文王」也。叔毛鼎云，「刑㐭吳配，格於宗室」，卽詩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也。「㐭」，疑假爲品；說文：「品，法也。」

廿六日。跋白𢦏𣪘。「䖒前文人秉德共純」，䖒字，前人或以爲从日，或以爲从甘。余考口字甲文恆作此形，如吉字、喜字皆是。（見朱芳圃甲骨文字學貳卷肆葉與陸葉）「䖒」實唬字。說文：「唬，讀若暠。」玉篇：「呼交切。」此假爲效。叔毛鼎云：「唯□學前文人秉□（德）。」此銘「學」字亦當讀爲效，二文互證，其義甚明。

廿九日。始寫積微翁回憶錄。

三十日。閱淸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旅倭日記，據以寫回憶錄也。

十月。

一日。閱旅倭丁未、戊申日記，計尚有六、七冊，今僅存此二冊也。

三日。閱民國九年八月以後日記。自余遊北京，日有記述，直至於今，除因疾病偶斷外，大抵皆備也。

四日。授諸生金文。告以釋字有形釋、意釋二種。形釋據形爲釋，確鑿可信；意釋則形無可說，以意釋之而已。

七日。湖大歡迎新敎職員，校長李鶴鳴致詞，有以後當提倡學術研究、出刊物等語。此在湖大眞空谷足音矣。

八日。遇武漢大學國文系主任程會昌，言武大毛詩、楚辭各課皆如故，以接收主任委員徐懋庸頗了解舊文學之故也。卽以此事論，武大高於湖大矣。

十一日。湖南省政府成立文物會，聘余爲委員。

十六日。嶺南學報十卷二期寄到。載余古爵名無定稱說及金文跋秦公𣪕、叔夷鐘、(五跋)、敔𣪕、(初、再二跋)、棘卣、師訇𣪕、單伯鐘、數狄鐘、眉鼎、臣卿鼎、鼒鼎、小子師鼎、師寏父𣪕、賢𣪕、小臣𣪕、叔多父盤、陝角、遂啓諆鼎、師望鼎(初、再兩跋)、戈叔朕鼎、大保𣪕、衞子叔先父簠、魯伯俞父簠二十四篇。

十八日。閱嶺南學報陳寅恪說唐詩文字，鞭辟入裏，令人解頤。

廿一日。中國科學院來書，聘余爲語言文字組專門委員，職責爲學術顧問。

廿二日。閱馬夷初(敘倫)金詞銘釋。說形有佳處，惟嫌意必之說仍多耳。

廿四日。孫秉瑩來，言昔年在華盛頓，見東方學院學子習中國文字者皆讀余高等國文法云。

廿六日。閱民國廿一年五月廿六日日記。記黃季剛、陳寅恪兩君譽余漢書之業語，頗覺興奮。此等話余久已忘之，偶然再接，忽覺興奮者，以其語頗搔著癢處故也。

廿九日。學原雜誌三卷二期忽從香港寄來，載余金文說若干篇，內有與嶺南學報重復者，此兩年前所投稿，決其當不出版，不意其復出也。末葉署「三十九年十月出版」云云，儼然反動派刊物矣；令人惶惑。

三十日。夜中悟秦公𣪘之「竈囿四方」即詩商頌玄鳥之「肇域彼四海」，囿、域古通。

十一月。

一日。以中蘇友好協會紀念十月革命索稿，撰我與阿理克君之文字因緣一文。

九日閱余季豫釋傖楚，文甚詳核。

十三日。科學院考古所寄積微居字說單印本來，為釋辱、眂、稻、衢、𦎫、廗、亘、𢾕贊八篇。此兩年前應中央研究院之請寄去者，今以科學院名義出版也。（名史語所集刊第廿期）

十八日。張竹橋（樹勛）來談，民初渠任省會警察廳長時，聞陳散原先生貧困。念右銘公創辦水口山銻礦，湘人利賴，遺愛在人，特發起請省政府撥款賙濟。政府因發貳萬元贈先生，先生宿負為清，謂湘人士為有良心云。

廿一日。跋趙孟㾄壺。「禺邗王於黃池，為趙孟㾄，邗王之惖金，以為祠器。」讀禺為遇，會也。

疥讀爲介，悬讀爲賜。

廿三日。閱倭人中島竦書契淵源。說椉爲人在木上，糾許从入桀之說，甚確。說甬象鐘形，與余說同。○詩「挑兮達兮」，挑，三家作岦，滑也。然則達疑當讀泰，亦滑也。

廿四日。閱書契淵源。說季鼎「贏」字从呈，乃聲類，亦先余言之。其識高於羅振玉、容庚矣。○科學院編譯局以余之請寄史語集刊廿本下冊及科學通報一、二、三、四、五期來。

廿八日。于思泊寄所著重言例來。於余古疑續補之說，有所商榷；容當細論之。

三十日。以人民湖大編輯請撰抗美文字，因寫倒行逆施的美國一文。一，謂美人建國歷史爲爭自由、爭獨立之歷史，今侵朝鮮，是自忘其歷史也；二、謂杜魯門欲反抗社會主義之潮流，是欲爲廿世紀之梅特涅，必失敗無疑。

十二月。

五日。訪徐紹周，問拓古器法。

六日。量體重爲百六十三磅。

七日。連日我援朝鮮志願軍大捷，美軍潰退，大可喜事。

八日。李肖聃來談退押事。見告：京中設文史研究館，鄉人某任館長。某乃妄人，不識一字。果有其事，亦足輕朝庭、羞天下之士矣！

十日。訪陳浴新，見告近往湘鄉曾家封存之物事。出示所藏書名，精鈔本有明陳霆宣靖備史四

卷（知不足齋鈔本），何義門校、曾宏父石刻鋪敍二卷，項安世平菴悔稿八册（大典錄出、知不足齋藏），鄭虎臣吳都文粹十卷，元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四卷，傅山霜紅龕集十二卷，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宋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三十三卷（宓爲陳俊卿之子，朱子弟子，附見宋史俊卿傳；此書無刻本，日本靜嘉堂文庫亦有一鈔本），夏竦文莊集三十六卷（漢陽周子幹由淸宮錄出，卷首有題記記沈子培語云：「夏爲北宋一大作手，奏議剴切敷陳，陸宣公以後一人也）。架上有徐世昌淸儒學案，隨手翻閱葵園學案，簡傳後錄寫所著書敍倒，頗失繁冗。蓋徐當時意在救濟諸窮翰林，而諸翰林多不學，不能據各人學術作案也。葵園案出王書衡（式通）手，書衡在編輯諸公中爲最傑出者。附見蘇厚菴先生傳記，參用余資料。當年書衡曾緘問先生著述情形也。彼時余尚不知先生有辛亥濺淚集，故不曾舉以告書衡也。浴新決舉所藏書數百箱捐贈湖南大學，殊可喜也。

十九日。請匠人來修繕牀棚。匠人呼棚作廳子，余初不解，繼思乃說文訓牀前之桯字，信哉，向羣衆學習有益也！

廿一日。陳寅恪寄示所著元白詩箋證。連日閱之，既博且精，詩家箋注從來未有也。

廿三日。書與寅恪，贊其著書之美；幷附告二事求教：一，杜公「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二句。衡在成帝初年上疏愼妃匹，若豫知有趙氏姊妹之禍，何其美也。及居相位，乃依附宦官以自保，所謂抗疏功名薄也。向上封事諫寵王氏，而子歆乃助莽篡漢，所謂傳經心事違也。二句似杜公評論古史處，而錢注以下皆以「功名薄、心事違」屬杜自言，似爲誤解。二，陳後山司馬公挽詞：

「政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宋人說部屢言山谷亟稱其美，嘆後山才大。其美何在，却未拈出。宋任淵注及近人注亦未明言。余疑二語乃惜司馬公見用之晚，不知是否。

廿八日。俗言「媽湖」，蓋模胡之古音，模部字古讀如麻部也。「拘」字古屬侯部，今謂亦讀如麻部，蓋亦古音。

廿九日。方欣安自武漢來，云十月去北京，曾見余季豫，季語言尚不淸晰，念念不忘著書。欣安今任中南區文物處副處長。

三十一日。閱報載毛澤東著認識論，說詳審緻密。余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三君不惟有政治才，亦富於學識。我國古來君師合一之象，今日見之矣。

一九五一年（辛卯），年六十七歲。

一月。

一日。入市看慶兒，遇慶祝新年行列。有故事高脚，恍惚幼年時城隍神賽會光景。蓋自去年五月以後，物價穩定，爲近年所未有；商場日見繁榮，故市民莫不歡欣鼓舞，萬人空巷也。晚，應省政府及黨軍八團體之招，飯於玉樓東。八時返山。

六日。閱吳東發商周文拾遺。知余於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跋師獸段，據「白龢父若曰」之文證知爲共伯和之說，吳已先余言之，特不逮余說之詳耳。

十七日。美帝侵略，我志願軍援助朝鮮，大捷。美帝羞憤，力謀制造戰爭。如戰，勝負之數，固無待蓍龜。然戰事一啓，妨阻建設，故以能緩爲佳。〇左開泉自漢口歸，今日晤談。〇汪士楷言：今年度國家文敎預算已由去年之五點餘增爲七點餘。

十八日。閱陶方琦漢孳室文鈔，內有王孫遺諸鐘跋，頗佳。「誨猷」讀謀猷，先郭沫若言之。據徐友蘭跋，知陶有商周金文斠一書，惜未見也。

十九日。讀陶氏文鈔春秋名字詁補誼。謂「東郭牙」或作「東郭垂」者，「𤘅」當是「𠂹」之形誤。說文我字下記「𠂹」爲古文垂也。此說甚新而確。

二十二日。一九五零年止，六十六年回憶錄寫訖。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始業，凡費八十五、六日。

二十三日。散氏盤「𢦏」字爲「𢍜」（奉）字初文，手旁後加，重複。補入彝銘本字錄。檢金石萃編，引樊明徵說已釋奉。

二十四日。閱二十日光明日報學術副刊二十六號，載余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此去年七月寄與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

二十八日。夜夢與余季豫作別，賦詩送之。醒後記末二句云：「莫向桃花深處去，迷離烟雨苦人尋。」

三十日。跋散氏盤，說「𢦏」爲「奉」之初文，假爲「封」，糾劉心源「𢦏」即「封」字說。「授圖矢王」當爲「矢王授圖」之倒文。「矢授田與散」，當由矢授圖也。器爲散氏作，糾劉心源題矢人盤之不合。

三十一日。改訂前撰秦公毁再跋，以景公制器說趙明誠已斷定也。「畯疐在天」文不可通，據鐘銘校改天為立。天、立同从大，故誤。立即位字。「竈囿四方」即詩玄鳥之「肇域彼四海」。詩靈台毛傳、周語韋註，皆以「域」釋「囿」，二字音近古通。竈依箋讀兆。〇五跋全盂鼎。「匍有四方」，「匍有」當讀「撫有」。左傳襄公十三年云：「撫有蠻夷」，昭公三年云：「撫有晉國」。王靜安以書金縢「敷佑四方」為證，義仍不明；因「敷佑」讀「撫有」也。

二月。

一日。補彝銘通用字敍說識字與通讀一節。

二日。補弜、𢐗二字於彝銘本字錄，用王靜安說也。

三日。寫一月回憶錄訖。〇跋靜毁。「王令靜𤔲射」為句。「無罤」讀「無斁」，猶言「亡尤」。學宮即麥尊之「辟雝」。「吳朿、呂剛」乃毛班毁「吳白」、「呂白」之子弟，此周禮師氏所謂國子及貴游子弟入大學者。此條似可謂妙悟。〇跋史喜鼎。讀「翟祭」為「禴祭」，周禮、毛詩作「禴」，爾雅、公羊、韓詩作「礿」，今文用後起字；臣辰盉作「龠」，乃「禴」之省形。彝銘為古文，故與古文經合。說文錄「礿」無「禴」，乃錄今文、捨古文也。

四日。依羅振玉說「辟」為「璧」本字。入彝銘本字錄。

六日。校金文說第六卷。我鼎「我作禦祟」，昔釋「祟」為「祭」，而無類例。今日以史喜鼎「史喜作翟祭」補之，頗有左右逢源之樂。〇今日農曆元旦日，來賀者絡繹。〇陳光崇助教來，告以吳朿吳

剛說。陳云此並時人所不能逮也。

八日。晤孫秉瑩，述曹廷藩言云：「此次民主評薪，社會學院最先評。三級止楊君一人，採取嚴格主義，故各院准之，皆無冒濫。」工學院有人言：此事止應以湖大範圍爲標準，而社院乃以全國爲標準。意不滿其太嚴也。

九日。淸寫尙書典祀無豐於昵甲文證一文，以擬投稿也。〇余讓之來書，告季豫前病失眠，近已愈。惟言語尙不淸晰，右體木強，步履不便，不能作字，殊可念也。

十二日。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於艱」，「修」當讀「休」，與不嬰毁「女休勿以我車臽於艱」句例略同。余前讀覠尊「攸貝」爲休貝，今日以書義補入尊銘跋。

十八日。鄭小從來，頗留意小學。余以二十八部古韻表示之。〇跋趙孟庎壺，讀「禺」爲遇，會也。〇今日報載蘇聯斯大林對眞理報記者發表談話，討論國際形勢問題。其言公正，偉大之至。

十九日。跋大夫始鼎。謂「宅」爲「始錫友曰宅」之省，「邦」當讀爲豐。〇跋應公鼎，「𩰫亯」，「𩰫」訓煮，「亯」當讀烹。封禪書記「禹鑄九鼎皆嘗亨鬺」。「亨」亦烹字。「鬺」與𩰫同。「亨鬺」卽「𩰫亯」之倒。〇跋叓鼎。「王徙於楚麓」乃定計之辭。盤庚上篇「盤庚遷於殷」亦然。學者不知此，乃多誤解。

二十日。補左傳箋一事。哀公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歸楚，以晉公盦證之。

二十六日。再跋徐王糧鼎。明「良𩰫羹𦞦」句中爲韻。余前釋「羹𦞦」爲羹者，至此得證明。又

前跋王孫遺諸鐘，謂徐器用韻特精者，今又添一證矣。○校舊金跋，發現誤說一事，加以刪改，此殊可喜。

二十七日。盤司徒卣，曩讀「盤」爲周，今日思之，殊不確。散氏盤有「淮司工」等，知地方無大小皆有司等官，不必皆天子之三公也。

三月。

二日。跋的白毁。器銘「的白乍寶器」，而陶齋吉金錄載蓋銘「羔」字作毁，羔毁同聲音近，故可通作。此足證宋以來釋「毁」爲敦之謬，以敦字與羔音遠，決無由假羔爲之也。錢坫、嚴可均之先識，於彝銘本身得證明矣。

四日。三跋不嬰毁。謂「臣五家」當卽不嬰禦玁狁所得之囚俘。左傳宣公十五年，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晉景公賞林父狄臣千室。叔夷鐘記「錫釐僕三百五十家」。鐘制於春秋襄公六年齊侯滅萊之後。釐、萊字通，以此二事爲證。銘文兩稱「伯氏曰」，前節數不嬰之戰績，後節記賞錫，而以「肇誨於戎工」總結前節以起下文，行文整飭不苟如此。

五日。翻閱焦循雕菰樓集、王元啓惺齋雜著。理堂通學，詩篇亦頗好。卷十四與周維周論古音書，謂襄五年穀梁傳「吳謂稻緩」，爰、宣音古通，緩卽今秈字；說頗確（秈廣韻音同仙）。○嶺南學報十一卷一期寄到。載余釋𠙵篇及彝銘中所見之古人。

七日。撰金文與周代社會。補充方授楚文學也。諆毁記「籍田」，令鼎記「王籍農於諆田」，籍田

之意在勤耕，似非奴隸社會所宜有。克鼎記「易井家匔田以厥臣妾」，臣妾隸屬於田，似封建社會之農奴也。○再跋㝊鼎。說「𢓊」字訓改，與說文合。以我鼎「𢓊神(申)叙二母」爲證。「賫」，疑賸之初文。

九日。撰馭八卣跋補記。「貝一具」余讀爲玨，音理雖合，嫌於無證，意擬汰去。及檢閱王靜安釋玨朋，謂玨、朋字形古同。然則古人容可讀「貝一朋」爲「貝一玨」，假貝爲之，大有理由。惟靜安謂「玨音當與瑴同」，則非是。㱿字同玨，以㱿爲聲，字見馭方鼎，字作「㱿」；從口與從玉同。此銘假「具」爲「珏」，合勘二事，珏音自當讀古岳切，不能如瑴音；珏㱿義同音異之說非也。因撰補記明之。

十一日。再跋臣辰盉。謂銘末「光」乃子字。據臣辰他器多作𡥀，此塡實書之耳。甲文子字作兇、兇，即此字也。釋先、釋光、釋族徽者皆非也。

十三日。閱解放社編社會發展簡史，簡明可喜。

十四日。三跋敔毁。明「鼎」爲「鼏」之初字；說文有鼏無鼎，爲失其源。

十六日。改前撰周代社會文字，易其題爲金文與周代社會，付尹景湖。

十八日。跋𢾊䪒。讀「友貝」爲休貝，賜與也。以伯克尊「對揚天右王白友」爲證。

十九日。近日校理十年來金文說，計新識字五、六十文，今日始歸納爲若干類別。

二十日。程頌雲七十生日，黨政要人合宴之。來簡請陪，趁校車入城晚宴。宿老屋。

二十一日。訪方叔章，出示近購古戈，遍體靑綠，光澤可鑑，銘文筆畫細，幾不能辨。銘爲「九年

芳命徭□乍兵」八字。「徭」字徐紹周釋後，余謂是達。又示陶文毅、魏默深二十餘人與賀柘農（熙齡）手札數十通。叔章云：道州何家近出古印數百方，求售。中有漢王根、王尊、王褒印，索價八百萬元。文物會擬購取云。

二十二日。閱善齋彝器圖錄。跋囟父己卣。「囟」字孳乳爲思。囟或作脖、出，出卽由字。一切經音義又載或體作「胸」，思、宰、由、司皆咍部字。疑囟古音如宰，卣銘假爲子也。

二十四日。善齋彝器圖錄載方濬益釋陳侯因脊鐘一條，據未刊稿本錄入者。謂田、陳古音同，糾應劭食采之說。謂檀弓晉獻文子爲二字謚，糾鄭注訓獻爲賀，其說皆頗好。○跋御正㠯爵。釋㠯爲良，據甲文作㠯也。

二十五日。閱于思泊雙劍誃吉金圖錄。抗戰中曾借閱之，今重閱也。考釋未能使人饜心切理，然較之容庚、商承祚固遠過之矣。○跋冈父辛觶。冈字于思泊無釋。余以兮甲盤冈啚字偏旁定爲网字。

趩戈（大王戈）「王」字作𦣞，疑日前方叔章藏戈𢒈字爲王字。

二十六日。閱十二家吉金圖錄，考釋錯誤，無一語可取，又在容庚下矣！

二十七日。跋夸爵。字作大下丂，乃「夸」字，製器者之名也。有戈文同，商錫永說爲大雩，非也。○跋良且乙爵。銘作𠂤，蓋良之古文𠂤。以銘在鋬內，上畫隱不見也。銘末彝字下截亦隱而不見，可證。○跋公子裦斆壺。原釋公孫，謂字省，誤。○閱簠齋吉金錄，無考釋，亦無新器，故一翻卽訖也。

三十日。識字說寫訖。定名爲新識字之由來，凡得條例十四事，整比分類，亦費經營。知事之不易也。

三十一日。再跋孟卣。「㽙朿貝」，朿吳闓生、于省吾釋束，文義不安，今釋爲龜，以文姬匜「龜貝」爲證。

四月。

一日。跋保侃母壺蓋。「保」即褒，「王姛」即褒姒。侃母爲褒姒母家之女子。又䰜、姛二器，一鼎一彝，亦褒姒器。宗周禍水，遺器猶存，殊有趣也。彝銘中之古人未及此。前得攻吳王光戈，今又得此，可增補二人矣。

二日。改定前日所撰金文與周代社會一文。余文謂天子親耕爲帶頭作用。尹景湖告余，謂此爲古帝王麻醉作用。余知有階級觀點而不能應用，聞尹說乃恍然。

三日。再跋番生毁。以書康誥「敷求」證「尃求」。「頤遠能犾」，頤字从囟从頁，與善夫克鼎頤字同。「囟」即說文之「㐫」，匕乃乚之形譌，从頁乃如旁字：㐫、柔同音，故借爲柔。豫爲儀禮大射儀「袒决遂」「遂」之本字。鄭注云：「以朱韋爲之。」故字從革。說文失載。余彝銘本字錄漏脫，今補入。

六日。三跋矢令彝。明侯、田、男受名之由。侯謂善射，田謂善獵，男字从耒从田，謂善耕。以今語言之，乃戰鬥英雄，狩獵英雄，耕種英雄也。

八日。李肖聃七十生日，與王㝨安、柳午亭、方叔章合壽之於方宅。叔章案上有何蝯叟題襟日記

一冊，乃清同治十一年辛未七月至十月遊揚州所記。一日不過數行，字迹老成，似不經意爲之者。

九日。聞人言，天津學界傳言，斯大林說中國入奴隸社會不久即入封建。此語殊有理。

十日。撰金文說自序。此編一再柬汰，得文二百八十二、三首，釋器二百三十八、九。文字訓詁方面，自謂不滅孫仲容，不卜後人當如何論定耳。

十五日。編甲骨文編索引。⿱宀人从宀下人，乃宂字。孫書入附錄。

十七日。鐵雲藏龜拾遺柒之拾伍一版二辭，一云：「其雨？」一云：「甲□，今日小𠬪。」葉謂𠬪爲「雨」之別構。余按全盂鼎，此是嘆詞「於」字，疑假「於」爲雨也。

十八日。閱寧壽鑑古叁卷（拾捌頁）周行尊云：「孟𢒼乍爲行□，其眉□□無疆，子二永寶。」𢒼當是詩「美孟庸矣」「庸」之本字。原書釋「娘」，誤也。鑑古書出摹寫，不知究可信否耳。

十九日。善齋吉金錄載䱷士卿尊云：「王在新邑」，「新」字作「⿰亲斤」，與甲文同。銘云新邑，知是周初成王時器，故與殷絜字同也。父已鬲作「⿰亲斤」，斤旁亦與甲文作丆者相類，其他則皆異體矣。

二十日。善齋吉金錄⿱口從觚釋足，據甲文是正字。

二十二日。甲骨文編附錄有⿰阝斤字，从斤，从石省，乃斫字，「祏」作「⿰阝斤」，可證。

二十五日。人民湖大請爲抗美文字紀念五·一節。草時事感言。

二十七日。朱芳圃文字編五篇載⿰虎爪字，朱謂說文無，實虍部虐字。據甲文，字當从虎从爪，許云从虍从人从爪，恐誤。○草釋⿰糹勿篇。謂係「雜帛爲物」「物」之本字。糾王靜安由「物爲雜色牛」引申

為「雜色帛」之說。實則先有雜色帛之「勿」，後乃孳乳為雜色牛之「物」也。○草釋犛篇。西方史家謂人類耕種之先，必先伐樹；故字从辰从林，辰卽蜃也。淮南子氾論篇謂「古人摩蜃而耨」，知古人用蜃為工具。甲文作𦔮，从又，義尤顯白。

二十八日。嘉兒書告，被評為零陵縣工作模範；此殊可喜。

二十九日。甲文𠨍當是痛字。

三十日。到一院，署名於和平公約，并代婦張毅君簽名。○甲文有𣛭字，卽說文婪字也。朱芳圃云說文無之，誤。

五月。

一日。今日國際勞動節日，河西區有抗美示威游行。余本擬參加，以無短裝，不果。○胡厚宣寄所著五十年來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小冊來，頗簡要。○余說𡿪為死字。今日閱商錫永殷虛文字類編，已先我言之。

二日。余前以析、兵、斧、折、斷、新、斫諸文說寄科學院。今日得復，告唐蘭文字學導論已先言之。余昔在京，曾購讀唐書，亂後已不見。去年託余讓之購取，未能得；今乃有此事，知寓南方治學眞不便也。局書言杓確是析，朾恐是朽，則為誤認。𢇍字从斤，豈可說為从丂耶？郭鼎堂忙於政務，匆匆不能審思耳。

三日。前致書于思泊，請其序余金文說。今日得復云：「讀彝銘中之古人及新識字之由來二

文，精思的解，佩畏之至！囑撰序，自當勉爲之。但請略假以時日耳。」因檢印本講義及各雜誌單印本寄之。

四日。閱徐炳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針砭疑古及濫用音韻通假，皆有見。以夔爲嚳，王靜安賢者，且不免，惜靜安不閱此說也。

五日。周秉鈞來，極贊釋⿱𢆶凶篇之美。前雷伯涵稱彝銘中古人之佳。一冊兩文，所贊各殊。一治語文，一治歷史故也。

六日。入市參觀湖南土特產展覽會，出品精而不富。

七日。聞菜販呼「蠶豆結子」。「結」乃莢之音轉。〇閱考古雜誌第四期高本漢驫羌鐘之年代，駁郭鼎堂安王時代說，甚允。

十一日。胡厚宣來書云：「⿱𢆶凶字說極可通。」並告努力傳播甲骨文字，計已有四、五種，殊可喜也。

十二日。胡厚宣來書，請簽題所著甲骨十錄。

十三日。閱容庚寄來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不解指事之義，硬說無此書。分六書爲象形、象意、象聲。於象意不能下一簡明之定義，鹵莽可笑！

十六日。「信」古文作「㐰」。疑辛、辛古同字同音，辛聲後加，與⿰臣戈臧、耴聖同。

十八日。改釋⿱林辰篇爲語體。〇梁任公先生國文語源解謂婚以昏，爲掠奪婚姻，必以昏夜。其說替矣。今日悟媾與購同聲，爲購買婚姻。〇報載蘇聯東方學院研究所某發表中國文字美麗條暢，

斯大林毛澤東文字皆含哲理，用之譯著，略無窒礙。歐洲語言學家謂其無定形爲初期文學者，誣也。此該院將以專題討論三日云。按此說乃猛刮黎錦熙之耳光也。又載漢學家阿力克逝世，年七十。此君曾與余通書者。

十九日。讀社會通詮，簡明透闢，可證古文字者極多，殊可喜！夜悟歸字甲文作𠂤帚，从𠂤，即師；从帚，即婦，仍表掠奪婚姻。

二十日。盤庚說寫訖，甚多新義。

二十一日。甲文「婦羊敏」，敏假爲娩。

二十二日。閱徐中舒嘏詞釋例，頗有新義。

二十四日。酒誥「允惟王政事之臣」，允即金文之毗，當讀畯，長也。

二十七日。唐蘭文字學導論再閱訖。唐意在針砭容庚、吳其昌，所言非無是處。但以其所著天壤閣甲骨文存核之，覺其行不逮言。因導論極力非譏羅振玉臆測識字法，而文存之識字，却全用臆測法也。○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協議成立，今日報端發佈。百餘年來被外人侵蝕日見離畔之邊疆，因主張正大，藏民心服，遂成團結，眞可喜也。

三十一日。草離騷傳與離騷賦。西漢時傳與故對，傳非訓詁；東漢則傳即是訓詁，馬融諸經傳是也。荀悅東漢人，疑離騷傳是說訓詁，非半日可成，故改漢書淮南王安傳之離騷傳爲離騷賦。雖王念孫亦爲其所欺，皆緣不知傳字兩漢用法不同耳。附明二事：一，僞書孔傳，體爲訓詁而名曰傳，

即此一端，已可知其爲僞；果係安國著，必名書故，不稱傳也；二，史公屈原傳多用淮南王安離騷傳。班固引安傳「國風好色而不淫」九句，史公亦載之，其明證也。（荀悅未見安傳，妄號安改。若見安傳，必不改矣，以安之非賦體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一段，亦安借題發揮文字。淮南厲王長流竄而死；安爲其子，對於漢廷必不滿也。

六月。

二日。訪陳書農，觀渠近日所得端溪石硯。余書其硯，書農遂讓與余。硯長六寸，寬四寸，平面無槽，有木匣；價三萬元，至廉也。

五日。草婚媾歸三字解成。

六日。閱婦人與社會主義。謂神話反映歷史，余因悟西王母蓋代表女權時代之女王也。

八日。始據卜辭通纂錄卜辭疏義。

九日。今日端午節。晚，湖大腰鼓隊來賀軍人家族節。豫兒服務軍中也。

十日。胡厚宣書告：余金文說由李亞農審查。李告胡，於余書表示佩服，出版可望，至以爲喜。胡纂甲骨十錄，已汰去二家，改名八家所藏甲骨文字，請改題署。

十一日。閱李旦丘殷契摭佚。「丞亡吠」蓋與「自不歷」同意，「帥」蓋假爲「師」。（旦丘即亞農）。○陳夢家在于思泊處見余古文字學講義，來書見索，有「未得識荆，爲平生恨事」之語。

十二日。九日光明日報來，學術欄已登余離騷傳與離騷賦。○增補舊撰方族考。

十三日。參觀湖大展覽會。董爽秋說從猿到人經過頗詳。余初疑同是猿猴，何以或變人，或否，覺其不可解。今乃知其由於勞動與否，故致分歧。宿疑頓解。○草甲文釋覷篇。謂即說文之麗，以「睍、𥄉同字，硯、研同源」爲證。○又草釋𤰈篇。以字形从米，𤰈年與黍年對貞，疑即說文之糕，以金文弜仲簠之糕、仲𠭯父盤之𩛰、楚辭招魂之䅽爲證。

十四日。閱書契考釋，搜卜辭疏義材料。

十九日。閱戩壽堂考釋，取實卜辭疏義。

二十日。陳則光廣州來書告：詹安泰讀余離騷傳與離騷賦，謂郭沫若不及也。○陳寅恪前爲余序小學金石論叢續稿，頗贊余金文說之美。余今取金文說別行，擬仍取其序冠卷首。如此，文字不能無所改易，前日書與寅恪商之。今日得復，允將文中書名更改。並云：「杜詩說極精；漢聖之名，眞不虛也。」此答復余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書者。過譽，令人愧煞！

二十一日。草釋母𣎳篇。謂即契母簡狄。狄，說文从亦省聲。我作父已甗𣎳當爲朿字。迹字或作速，知亦、朿古通。故甲文作朿，經傳作狄也。又草釋𣲡篇。謂字从水从眉，上甲湄即上甲微。

二十二日。胡厚宣寄所著戰後寧滬所得甲骨集來。閱絜文舉例，取實卜辭疏義。

二十四日。閱殷契鉤沈，實疏義。

二十五日。取去年兩年甲文講義按撰述先後編次之，擬送往科學院審查也。

二十六日。草釋肜日篇。謂古訓肜爲祭之明日復祭者。乃據肜夕祭言之。肜夕祭必在王名之

先夕也。

二十七日。寫甲文說目錄。汰去釋𠂤、釋圖兩篇，以于思泊已及也。

二十八日。始校甲文說。引卜辭處皆一一檢校之。

三十日。閱于思泊殷契駢枝。鬯、敱及釋三爲迄最確，屯字次之。

七月。

一日。本校文學院長楊榮國發佈文字於新建設雜誌，引金文、甲文錯誤百出。甲文耤字像兩手持耒，渠說爲兩脚蹈耒。又引左傳班固注，不知此注從何而來，因草一文質問之。

二日。美帝侵朝司令李奇微向中朝軍提議停戰，此殊可喜。但望美帝有誠意耳。

五日。校甲文說訖，取釋䍙併入釋湄篇。

六日。始寫卜辭瑣記。卜辭疏義多明單字，不皆余之所得；瑣記則反之。

七日。草釋蠱篇。謂是𤝔字。辭爲殘文「𠨘、𤝔、勿」三字（前編陸卷伍肆之肆）。殷人疾病多行御祭，辭有御字，亦可爲證。○又草釋乍邑令龜篇。殷絜卜辭一九二一片甲云：「其乍茲邑？四月。」乙辭云：「貞隹龜令。」作邑令龜同版。卽詩鄘風定之方中毛傳之「建邦命龜」。○慶兒病肺，去年五月，由家入肺癆病院治療。到一年餘，近已大愈。醫生許其外出，今日返家，日夕始去。醫云：「三四月後可出院任輕工作。」是可喜也。

八日。于思泊寄積微居金文說序來，文字甚好，舉勝義數事爲余自序所未及者，謂皆昔人所不

解，時賢未易幾及者。○辛生仲勤來，出示顧頡剛與樹幟書，稱楊先生為今世希有之學者。用甲金文說尚書，必多新得。乞代道地求講義云云。當令仲勤錄稿付之。

十日。晚，到忠孝堂聽程星齡鎮壓反革命報告。尹景湖見告，同人希望余說話。余因言：「自留學以後，五十年來，日望國家進步，終不可得。今解放不及兩年，國力日強，社會有正義，有是非；鄉村賭博絕跡；流氓地痞，予以清除；遊手無業，施以改造。古稱堯天舜日，恐亦不過如此。古人稱：『朝聞道，夕死可矣。』余雖未能聞道，然衰年及見國家社會有此景象，雖死無恨云。」○光明日報學術欄載陝西新出禹鼎，與薛款識所載穆公鼎文同。

十一日。草積微居甲文說自序。凡文字九十篇。大別之，可分三類：一曰考文字；二曰明史實；三曰明經義。考文字細分三目：首識字，次說形，末明義。謂甲文多省形，如以收為登，以戶為𢼄，以豕為逐，學者最宜注意。此關不破，甲文不易通解也。

十四日。胡厚宣來書，告收到余寄甲文講義。謂勝義如珠，美不勝舉。佩服之忱，匪言可喻。又告李亞農於余金文說審查已訖。列舉四優點，寄還編譯局推薦出版，是可喜也。○周堦鐵錚隨中央少數民族考查團到零陵，得見嘉兒，云體已加肥。為之喜慰。

二十四日。出席小組會。姚薇元宣讀自傳，言在南京大學時，以文字送朱希祖審閱，朱遂勦襲之以佈於世，即蔡元培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所載是也。

二十五日。以積微居甲文說寄科學院請審。○始釋寧滬甲骨集。

二十六日。報載美機八架侵我東北，我空軍出禦，擊落七架，是可喜也。

二十八日。閱于思泊殷契駢枝三集及古文雜釋。勝義極多。余前此竟未及覺，殊可異也。

三十一日。洪兒在美國留學，余前力促其速歸。今日得來書，云明年三月以前必歸國，眞可喜也。

八月。

四日。記卜辭項記二則。簠室徵文六十之二云：「丁亥卜，于翊戊子酒三豕且乙，庚寅用。」此蓋戊子之卜不吉，後改卜庚寅，吉而用以祭也。「庚寅用」乃事後補記，與他辭「允雨、允不雨」同。又人名五十九云：「辛卯卜，㽙貞，乎多羌逐麢，隹。」隹是隻字，字下截失去，王遂釋隹，非也。○新史學研究會來書，寄理事、候補理事選舉票來。推薦應選五十二人名單，余名與焉。

六日。檢甲文編从字例，得用法五：一爲我从人；二爲使人从我；三訓逐；四訓自；五从雨，義不明。○于思泊來書云：「尊釋栔文𣏟爲朿，極有見也。」

八日。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來書，告余金文說已由所議決作爲考古學專刊第一種出版。附寄審查人李亞農審查意見。爲優點四項：一，根據字的構成要素的變化來考釋甲金文字，大概都可靠，例如釋癸爲光；二，根據字的聲符的同異考釋金文，雖不能盡信，但大部分是正確的，例如釋𨊠叔爲鮑叔；三，根據銘文記事，證明周禮中許多制度都有根據，並非全出漢人僞造；四，由文字考釋讀通許多過去未能讀通的銘文，因而闡明了不少湮沒了很多年代的歷史事實。缺點一：有一兩處微露封

建觀點。審查人認爲這是關於中國古代文字最好的研究之一種云。

十三日。矣尹，據卜辭知是寅字，糾王靜安疑非寅、郭沫若改釋黃之說。入瑣記。三龠祭皆以王名之次日，余前此謂據肜夕言之者，當增一義矣。

十七日。粹編四〇四片「多𠔉」，郭釋「多𠙴」。余據金文乙公鼎釋「多公」。四二五片乎字在句末，郭謂是疑問詞。余謂金文無此用法，甲文决不當有。〇血壓百五十度。

十八日。釋「其取羔？雨」。讀「取」爲奏，以「奏丁示」爲證。入疏義。

十九日。李鶴鳴來，言已將余糾楊榮國之文字示榮國，並令其自行檢舉向讀者道歉，並致謝余之糾正。余言：「楊學力不任教授，未知君意如何？」李答云：「是不妥當。」余言：「似可以圖書館長或總務長任之，免其貽誤後一代青年。」余又問其有困難何在。李不言。余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號召爲此言，李不能用，則余之責任已盡矣。〇粹編柒玖捌云「大今二月不其雨」？讀大爲逮。捌壹陸片「幺雨」爲「丝雨」之省作，糾郭「糸雨」之說。

二十日。粹編「東土南土」卽「東方南方」，糾郭讀土爲社作動詞用之說。

二十一日。粹編玖叁伍云：「犬中告麋。」郭說犬爲周禮犬人。按犬人掌牲犬，不關狩獵。余謂犬蓋是迹人。迹人司田政，一也。迹人以知獸跡得名，犬知獸跡，故司犬之人得知獸跡，二也。左傳哀公十四年記「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麇」，與此辭「犬中告麋」事例相同，三也。玖陸陸片云：「叀盂田省。」郭讀省爲獮，是矣。而不言其義。余謂獮訓殺，與他辭「叀某田射」文例一律。「果隹」，隹讀自。

「洹弘弗𩫖邑」，𩫖讀敦，訓迫。並入疏義。

二十三日。粹編壹貳貳壹片「圣田」，郭釋築場。余謂朙从月从囧，卜辭或作[illegible]，郭謂田象方窗，是也。田為田之繁文，亦囧字也。囧讀若獷，田當讀若磺（今作礦）。「圣」即說文圣字；圣，讀若「兔鹿窟」之窟。圣訓致力於地，當為掘之初文。知「圣（圣）田」即掘礦也，入疏義。

二十五日。戩壽六十一云：「丙子，卜貞，其夕于父丁。」前編一卷二十六之三云：「丙寅，卜貞，其夕于父丁。」夕，王靜安釋月，祭名。余謂當釋夕，彡夕之省，以祀丁用丙日卜知之。○陳夢家寄來甲骨斷代學論文來，頗有新意。

二十七日。記疏義二事：淮乃雝省，奚乃雞省，皆地名，以他辭證之。

二十八日。[illegible]，羅釋晝，葉釋暈；葉釋是。前編肆卷捌葉伍版以「暈凡」連文；凡為風字，此月暈知風之說，愈足證字之當釋暈，不當釋晝也。

二十九日。記瑣記三則：一，前肆之拾伍之肆云：「我家舊臣亡壱。」以大誥「我家」及微子「吾家」為證，並糾偽傳「在家」及馬融注「大夫稱家」之說。二，「[illegible]」釋澗，山夾水也。三，[illegible]疑是王亥，據寧滬集王亥字從此字知之。

三十日。「羔丆㞢从雨」，讀丆為⿰示丆，以⿰示丆南庚」為證。⿰示丆即祏字。前編七卷壹之貳云：「叀犬㞢豕帝。」帝字謂上帝，釋者讀為禘，非也。皆入疏義。

九月。

一日。寫瑣記一則：「東母，西母何以稱母？四方皆主土地言之；土，吐生萬物，有母道焉。易：「乾爲天，坤爲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義蓋本於殷人也。

二日。記疏義一則：卯爲殷先人之名。又瑣記三則：「南宣」疑卽南室。南室，寧滬集壹捌伍片云：「乙丑，卜來乙亥又祖乙。」此與周禮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卜日」之說合。又叁玖肆片云：「□酉卜，王坐田，從來殺犬，禽。」「从犬」謂逐犬，來殺乃地名。叁玖叁片云，「坐田於來殺」，可證。

三日。寧滬集伍壹捌云：「習二卜，習三卜，習四卜。」按習當訓重。疑他辭於辭外往往記一、二、三等數字者，皆習幾卜之省略也。入瑣記。○董爽秋來，談文字學，頗有通解。

五日。考古所書告，金文說當鉛印橫行，編譯局不允酬金，所中當設法。且問是否須酬金解決後始付印。余復書謂酬金難辦，不必勉強。書可速印，請用直行。編譯局不允酬金，疑重理輕文之結果也。

十二日。訪雷伯涵，見告兄弟民族之苦狀，令人酸鼻。○始重訂補文字形義學講義。

十六日。草甲骨文中採礦的記載。

十七日。史學會來書，告余當選爲理事。

十八日。編譯局來書，謂淮南子證聞今年款絀，不能相助。明年當與商務館商辦。此余四月間與局書所言也。隨緘告商務館。

二十一日。書與馬夷初，以文字學詳目示之。說文佳處在於善分析。余講義分類，全以分析爲

主。例如翟字从隹从羽，是隹之以羽爲特徵者。列入集名會意，總名與特名一類中，與犬、邑、畾諸文爲一類。他皆類此。余向有將文字學編爲整嚴科學之志，此講義改定多次，似已十得七八。夷初亦治文字學者，不知能識余佳處否也。

二十二日。閱孫仲容考工記正義。禮記曲禮「六工」爲土、金、石、獸、木、草，與考工相校，五事相同。考工有設色無草，仲容謂草可染皂，卽設色之工。此說甚精當，而諧言「儻可備一義歟」，大師謙虛之度，令人拜服！〇十九日。及今日。讀孫氏周禮正義，皆有新知，深以爲樂。兩夜寐皆甚酣，他日則不爾，吾血液中需要新成份之切如此，眞不可不讀書也。

二十三日。王顯前來書問古音，今日復書言：「甲文母、爽同用，詩蝃蝀母與雨叶，金文母、女通用。今語言媽，知母字眞古音當在模部，不在咍部。甲文假舌爲涉，从舌之字多讀入添，爲帖之對轉，知舌字眞古音當在帖部，不在月部。」

二十四日。皮名舉考察老解放區歸，云瀏水水淸見底。余謂詩溱洧言「瀏其淸矣」，說文瀏訓流淸，今長沙語言瀏淸，瀏讀去聲；瀏陽人自名其縣亦讀去聲；知古人命名爲有據，非苟然也。

二十五日。讀六書正譌，改聽爲聰，與余言聽受義於囟相合。然明其源則可，徑改其字，殊嫌太勇。

二十六日。产爲危之初字，周伯琦先余言之。

二十八日。一客來，言覃正光了解黨義，勝余志宏。湖大從廣西大學聘一人，西大不肯放。余

令主者爭取。覃則謂西大較後於湖大，應相助，不必爭。此黨義所謂「看全面」，古人所謂「識大體」也。○晶爲星初字，周伯琦先孫仲容言之。

三十日。文玄兒與張福女士結婚，入市購布爲贄。到老屋行禮，親眷集者凡三席。兒民聽同僚設茶會於兒宿舍，晚又設宴。余皆參與。夜宿老屋。

十月。

一日。蔡鍔路友人宅觀國慶游行隊。賦詩云：「熱淚縱橫不自休，暮年喜見此年頭。夜門兀自無人閉，穀粒都歸種者收。淮水安瀾歌大德，夷人授首洗前羞。平生夢想今都現，笑口頻開待首丘。」詩不必工，但足記余對國事之欣忭。故錄之耳。

三日。閱六書正譌。午爲杵，兆爲賫，皆先言之。據參字下注，知晶爲星文說周本自戴侗也。

五日。慶兒書告：卽日出病院，仍回青委會工作。

七日。整理文字學，加入會意、形聲偏旁通借各例。因此於會意特增一節，形聲原有聲旁通借一目，今加形旁通借一目。○陳朗秋書言，杜國庠在中山大學演講，贊美陳寅恪、容庚。官吏尊重學人，固大佳事。然以容配陳，有辱寅恪矣！

八日。顧頡剛寄所著浪口村隨筆來。○胡厚宣來書言，李亞農審查余所著甲文說，謂有幾篇極精。殷先王名等篇似待商榷。李意擇精者出版，他人則不謂然。按如丹宗、新宗等皆精鑿不磨，乃以爲待商，何也？

十二日。考古研究所來書言，擬向編譯局交涉，印余金文說五百部，贈余五十部。問能否同意。復書「同意」。余意以書出版爲主，金錢事不深計較也。草號季子白盤三跋一首。說盤銘之「是以先行」卽不嬰毀之「余來歸獻禽」，與盤銘上下文皆合也。附書寄所。

十四日。晚，夏作銘（鼐）來，來長沙發掘也。距南京相見時恰三年矣。余問金文說酬金事，語頗支吾。蓋重理輕文，渠亦不便出諸口也。言科學院經費今年九百億，明年千三百億，院圖書館卽日本人之東方圖書館。又言馬學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語著作，序文錄一歌頌法國教士碑文。書出後陸定一發現不合，郭沫若、羅常培皆自行檢討，收回贈本。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愼重云。

十五日。王齊陶言，湘綺湘潭縣志山水篇首韶山，偶合邪，先知邪？亦趣聞也。

十六日。商務館寄來論語疏證十六卷以下凡五卷來，校之。商務因淮南子證聞有出版之望，來書提議此種，余告以必全部有紙版始好交涉。故館寄此五卷來，其前十五卷已有紙版也。

十九日。改洹子孟姜壺跋說禮制處。午後，偕汪詒蓀、姚薇元答訪夏作銘。夏導余等到小吳門外蔡家坡發掘處參觀，遇陳公柔（卽爲余校金文說者，東北人，燕大史學系畢業，曾受金文學於于思泊）。到文物會參觀古物；有長沙王建德后墓所出鏡奩及銅器等，時間迫促，未能細觀也。

二十一日。曹猛庵丈寄和余國慶日感賦原韻詩來云：「春秋述義勝何休，喜見新周正白頭。麟鳳祥光天外集，乾坤美景眼前收。紀元非復三王舊，病國今湔九世羞。儘許經生勤考古，莫愁斜日到林丘。」步韻天成，眞佳章也，但經生之目愧不克當耳。

二十二日。顧頡剛得余尙書札記，來書云：「大誥『猷大誥爾多邦』，自王伯申以來猷在誥下，已成定說。今得尊著以金文校之，知猷實嘆詞，僞孔說不誤，爲之快絕。高宗肜日諸篇，他日譯寫，恐以先生之說爲圭臬也。」又云：「已譯出周誥八篇，印後當奉寄。」詳告渠書凡例，託余覓曾星笠正讀。

二十五日。晚，出席座談會，余被推發言。余言：「中國人民已能自立，並在朝鮮擊敗美帝。近日埃及、伊朗皆奮起反英，皆受吾國影響。如此下去，十年、二十年後，帝國主義必完全崩潰。全世界大同，在坐諸君多能見到，余年已老，恐不及見耳。」後數日，歷史系小組會上，皮名舉言，渠聞余此說，頗受啓發云。

二十六日。驤兒書告：婦吳漣於十三日舉一子。兒前得四女，今初得子也。於余爲第二孫。

二十八日。夏作銘來湖大爲諸生講考古學大要，余列席旁聽。午後，余陪諸君遊山，至雲麓宮。晚，邀請夏及陳公柔、安志敏飯於合作社食堂。

三十日。馬宗霍送先母孔太夫人傳來。文辭甚美，敬錄於此：「異時湘綺王氏爲湘中賢母傳，所率華廡腴門，號爲明詩習禮，廣座獻酬，儀止翔諦可觀者爾；而於庸言庸行屏弗道。以是爲賢，疑若於古之女宗徽有閒。女而可宗，將必於言行之庸者。庸，常也。常則無所異；無所異，斯俗之所易，而語之不可能也。以余所聞，楊母孔太夫人蓋有契於是。太夫人，長沙人。父曰曉巖，隱而有文，多能藝事。母曰陳，內行端肅。太夫人載其淑質，摩以庭訓，幼則令聞章矣。年十八，歸同邑楊君翰仙。楊氏世儒而貧。舅與繼姑均在堂。舅性孔嚴，繼姑頗急數。太夫人逆以善心，委蛇觀

志，寅恭將順，如恐失之。屏營當室，不懈益虔。由是一門之內。嘘爲祥龢。中表歸譽，僉曰誠孝。翰仙君文高數奇，不利場屋。注籍學官，年已逾壯。終歲假館，弗遑問家。太夫人黽勉有亡，不大聲色。米鹽陵璅，秩其有條。凡饋饎汙澣煩辱之事，一以身任，意綽如也。先後擧子女十人，幼而乳字，長而婚嫁，殫精竭慮，曾不言勞；如是者三十餘年。中又迭遭舅姑暨長仲二婦之喪，亦旣哀瘁。而當舅卒時，家適罄如，喪祀綢繆，或嗟莫擧。乃附身附棺，未嘗儉殺。觀禮者尤以是爲難焉。比子樹穀充鄉擧副貢，樹達籍學官，留學東瀛，並績學發聞，馳聲鄉國。羔雁充廷，甘旨承養；而太夫人垂垂老矣。老斯可佚，而太夫人猶樂從形役，不改其素；神明轉王，檢柙如初。蓋其平居誦佛習定，諳醫攝生，所以自致康彊者，固別有在。晚嬰微疾，爰盡形壽。以民國二十四年乙亥春正日卒，春秋七十有八。卒之日，三子者侍，樹穀、樹達，其季則樹績也。馬宗霍曰：余交遇夫；遇夫者，樹達字也。傳之所次，蓋本之遇夫所爲狀，初無溢詞。視若庸德，唯太夫人能履之，而賢莫尙焉，是其可宗也。遇夫又語余：太夫人識遠而心綦細。一技之末，亦究其微。嘗召工制衣，衣材劣給，工隃之。太夫人則躬操刀尺，料量截補，適具無餘。工驚以神，謂儕偶中非精於此者不辦，太夫人何自得之也？余於是乃知遇夫之治學密栗碻固，蓋亦受自其母性然已。」○考古硏究所寄還積微居金文說稿，囑書甲金文奇字以便刊刻。余因再校一通，略有增益。

十一月。

一日。續校金文說。凡難字大書於書眉，以此頗費日。本月時間，除授課外，幾乎耗於此事矣。

七日。再讀斯大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簡明扼要，讀之有如石投水之樂。

八日。校毛班毁，有增益。

九日。嶺南學報十一卷二期寄到，載余彝銘字之本字及新識字之來由二文。別寄單印本六十冊。

十二日。再跋數毁。謂㝅為𡥈父辛盉𡥈字省形，亦子字，知數即好字。

十七日。跋叔向父毁。此銘及成鼎皆有「幽大叔」。召伯虎毁有「幽伯、幽姜」。伯䍙毁有「幽仲」。據此，周書謚法解謂幽為惡謚，孟子「名之曰幽厲，百世不能改」之說，疑非事實也。

二十日。改撰魯伯俞父簠、叔䣄父毁二跋。以原稿太簡，未記前人誤說，故補益之。

二十一日。改撰新識字之來由。

二十三日。閱清儀閣古器物文。雖間有說字，殊少可取處。

二十四日。聽李達校長報告入京聞見，云我國空軍已強大，北朝鮮制空權已歸掌握，令人欣喜。

二十六日。于思泊來書言：「承寄彝銘本字、識字由來二文，已詳讀一過。條分件繫，大含細入，邁越時賢，至為欣佩！」惟於余言殷虛書契考釋非羅自著事，為羅辨護甚力。

二十七日。陳夢家來書亦為羅振玉力辨。謂貞松堂集古遺文為羅第五子代撰。余謂其子既能為父著書，而於父說乃不能述說，抑又何也？

二十九日。改撰免毁跋。以釋𠤱為世，與劉心源證據全同，初撰時失未檢校也。○六跋叔夷鐘。「泜涶」，「涶」字從⊙，此即土字。以杜伯毁杜字從土作●證之。此近日致此文時所得也。加入金文

說。〇金文說校訖，寄還考古所。

三十日。小臣單觶，「王後叚克商」，叚字乃章白叚殷叚字省形。叚字从又从厓，于思泊釋為厨者誤；封字古文不從重土也。惜字仍不可說耳。

十二月。

一日。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為近日金文拓片最後之集冊。前此屢校，皆未訖業。今日始重校，立志校完始已。別為一小冊，記其要義。〇跋㠱父辛盉。謂㠱及父癸罍㠱字，宗周鐘[illegible]字、父乙觚[illegible]字，父癸卣[illegible]字，皆子字加聲旁𢆶。因此知說文孳字亦本是子加聲旁茲。許分子、孳為二字者非也。銘文皆以子與父為對文，如依許說，則銘文似皆假孳為子，不當五器彼此一律如此也。

三日。跋[illegible]子鐘。掌[illegible]為孝。偏查从老之字如孝、壽、考等字，其作[illegible]形者為齊、魯、鑄、薛諸國，皆在山東省境者也。大約齊器六，魯器三，鑄、薛各一。惟杞器一，在今河南，亦近山東。國名不詳者四。由此可以推見。

五日。渡湘訪夏作銘，觀所新得地下古物。有木車一，輪轅軛皆具；加黑漆，尚有光。有舟一，長約七尺，寬尺許。有馬蹄金，係瀏金。外有瑪瑙、石、銅鏡、錢範等。作銘云是西漢初年墓葬物。〇前以文字學要目示馬夷初。今日得覆云：「公冗遲答，至為惶恐。大著未能細讀，無可貢納。但仍望續寄。」又言：「於文字攻鑽卅年，未能自信。稿無副本，不能奉教。遙企丹黃，引為心恨」云云。語意似頗懇誠。今日局面，對於古文字殊不重視。夷初或有難言之隱，未可知也。

六日。跋𣂔伯𣪘。謂𣂔伯、眉敖、歸夆三名爲一人。眉敖即微君，爲牧誓「微、盧、彭、濮」之微。「異自他邦」正指從武王伐紂之事言也。裘字作𧘝，从衣又聲。合觀甲文之𧘝、金文𧘝及此𧘝字，知此字之發展。由純象形而加聲旁，而形聲，與鬲、甗、𤮊三字之發展相類。但加旁，一爲形，一爲聲耳。

九日。跋子雨己鼎。讀雨爲父，以雨爲喻母三等字，古讀入匣母。簠、匿一字，知雨父可通。○跋吳買鼎。讀「𩁹鼎」之𩁹爲𦎫，謂執物之鼎。○跋取他人鼎，讀「善鼎」之善爲膳。

十二日。跋邾旅士鐘，訂劉體智釋旂之誤。○跋甲九錞于，訂劉釋甲己之誤。○跋□亥鼎，訂劉釋韋万之誤。○跋中義父鼎，釋「新𡨦」爲新宮。從宮字發展規律爲宮、寬、𡨦、𡩜、𡨦說之，九、丂、𡨦音近也。此種識字法，雖孫仲容、王靜安亦未到也。

十五日。跋白庸父鼎，讀「羊鼎」之羊爲鬺；鬺、鬺同字，即他器之𩰫鼎也。

十六日。再跋淮伯鼎，讀「寶尊異」之異爲釋器「鼎，附耳外謂之釴」之釴。楚世家作翼，墨子耕柱作異，與鼎銘同。

十七日。跋史獸鼎。釋𩁹爲昏，讀爲勳，糾釋勞之誤。

十八日。跋𤔲大史申鼎。謂「用延以迮」即他器之「用征用行」；此以叶韻作迮耳；糾讀𩁹羌鐘「遼齊」者之誤。

十九日。跋陳公子甗。謂旞字即旅字，从從猶从从，非旅字加㫃旁。○周燕孫（祖謨）從北京來，來訪，問知季豫病狀，爲患失眠，已不能著書，終日讀小說自遣。

二十日。跋己侯貉子殷。據古經傳之文證明「分」字訓詁。

二十二日。跋善鼎。明「百姓」與今語不同，有人似誤會也。

三十一日。復陳夢家書。疑書契考釋一書原爲羅稿，而增訂則出自王静安。羅與王書有「昔年從事攷釋」之語，知羅原有攷釋也。○書與驪兒，名次孫爲逢武。援朝志願軍已使美帝慴服，合於止戈之義也。

一九五二年(壬辰)，年六十八歲。

一月。

一日。跋庚贏卣。贏字與熊形近，知春秋經宣公八年「嬴」、「熊」異文之故。余前屢言古文經勝今文經，今又得一證矣。

三日。跋欽罍，讀欽爲飲。

五日。跋曾姬無卹壺，謂「漾陲」爲漾水之濱，與叔夷鐘「泜陲」句例同；「蒿間」疑稾榦之假，謂天榦。○跋父舟尊，謂𠙵乃缶字，訂舊釋寶之誤。○王生顯來書言，希望返湘從余治甲金文，可謂有志之士矣。

九日。跋魯司徒伯吳殷。釋諡爲敔，「敔肇作」與滕虎殷句例同，糾劉、羅以字屬上讀，認爲人名之誤。○跋伯多父簋，讀䨻爲鑄；謂「多女」爲伯多父之妻，以夫之字爲字，與妻從夫謚者同。

十日。跋保子達毀，毀銘「永用7」，叔侯父，叔角父二毀并云「永宝用7」，7字舊皆無釋，余據趞叔吉父盨趞字走旁作𣥂，釋7爲止；「永用7」卽「永用之」，古止、之二字不分也。○陳夢家寄所著世本攷證來。

十一日。始重習王氏讀書雜志，通讀及訓詁記於一册，以便尋檢。以金文多不能通，故後理訓詁也。○跋趞尊。訓「對王休」之對爲答，中江漢鄭箋義；以陳矦因𬯀鐘「合揚厥德」爲證。

十二日。豫兒書告：已由曲江移廣州，前爲見習編輯，今已升爲輔助編輯。

十三日。四跋不嬰毀，以毀銘與叔夷鐘詩江漢篇合看。三文皆先敍戰功，繼以「肇敏戎功」一語而終之以賞錫。由此推知召虎必曾鑄器泐銘。文次序與毀鐘同，而詩文本之，故彼此契合如此。又詩文有「天子萬年」一語，而剌鼎亦有此語。兩相勘校，此語皆在錫物之次，對揚制器之前，此亦必因召虎毀銘文與剌鼎次序同，詩文本之而與鼎文相合也。郭沫若讀作召公考之考爲毀，誠爲妙語。然以今存世之六年召伯虎毀當之，則非是。王靜安跋毛公鼎，謂周世命臣工之詞語多沿襲，亦如唐、宋誥敕之依樣畫葫蘆。觀此可以證王之說妙矣。又據爾雅釋言「肇，敏也」；知肇、敏同義。糾毛、韓「謀長」之訓。

十六日。再跋記月中齋，糾陳夢家訓茲爲者之說。

十七日。始整理二十五年以後古文字說，定名爲積微居小學述林。

二十一日。讀王氏漢書雜志，亦有誤說者。如霜露、私謝、摧呂祿諸條皆是。班意酈寄並非賣友，故云「摧呂祿」。漢紀改爲「權賣」，大失班指，豈可從也？

二十七日。今日農曆元旦，湖大工會開聯歡會。余夫婦以豫兒從軍坐特席，見贈毛朱二公像各一紙、日記冊一。幹事指名發言。余表示感謝之意，且言如此盛會爲平生第一次云。

二十八日。跋靜𣪘。𣪘云「文母」，並及他器之文父、文姑，申證王氏經義述聞「亦右文母」之說。

三十日。跋楚王酓章鐘，釋穆爲變徵，用王氏釋淮南天文篇之說也。

○再跋格伯𣪘，訓「涉東門」之涉爲入。

二月。

三日。偕解毓才及諸生入市到留芳嶺博物館看古物，考古所發掘團新發現戰國墓也。槨木質甚堅，殘骸歷歷可見。木俑十許枚，高二尺許。有三枚胷前各有字二，墨色如新，字體似壽縣楚器。一似爲某女，而某人却有鬚。竹簡甚小，字不能辨。遂驅車到小吳門外五里牌墓所，晤陳公柔。槨外槨四重，構造精而堅，最外一層深僅及半。每重間時有距離置殉品。槨上有竹篋，亦置殉品。返山，木筏上遇一中學教師曹君，不相識也。問余云：「人言先生繼承清代樸學，於先生意何如？」余答言：「平生私淑高郵王氏，治學方法相同，故人言云爾。論學歷，有愧清代諸大師，但小學亦頗有突過前人處耳。」

七日。箋左傳二條：一用管子帶玉監證莊公二十一年之鞶鑑；一用管子五鏂爲釜證昭公三年

陳氏三疊登一。○方叔章寄示周墓竹簡摹文：有「戈八、鼎八、也（匜）一、幾（弩機）一」等字，知是殉品目錄。鼎字與壽縣楚器同。

九日。草釋梓篇，用陸璣詩疏生子之説，明梓之語源爲子。又草釋瘿篇，據門人龔旻甫言「櫻桃樹幹多疣贅」爲說。

十一日。再跋師寰𣪘，據墨子節葬、國策秦策五、荀子正論之「後子」說「後男」，積疑頓釋，以爲大樂。

十八日。續寫初義不屬初形、屬後起字考，一九五零年寫此，中輟未訖也。越六日，寫成，凡得五十字。

二十五日。跋取盧子商盤，以史記貨殖傳、陳涉世家「取慮」爲證。

二十六日。草陳逆簠跋。「季姜祥器」，讀祥爲鬺，據易「主中饋」、詩斯干「議酒食」、公羊傳「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說之。附說詩采蘩「有齊季女」爲齊國之女子。

二十九日。再跋蹇鼎。「捷東反夷」，讀捷爲截擊之截。○跋呂行壺，訓捷爲勝。

三月。

一日。赴程頌雲主席晚飯之約，見其所藏漢碑數種。華山碑墨色最舊。又有一西漢碑，其人名隆，不知其姓，齊國利縣人。文有「元始五鳳」字及「句町王」云云。程云海內孤本，不知信否。

三日。跋郤𠭯尹鉦。用荀子賦篇「儆革戒兵」證「儆至劍兵」。

六日。再跋競卣。謂「卽東命」當連讀，卽命謂受命，以書金縢、定公四年左傳、毛公鼎爲證，糾吳闓生、郭沫若「命伐」連讀之誤。

七日。跋同毁，「氒逆至于玄水」，讀逆爲泝。

九日。校甲文說，汰去二十三首。

十日。草釋堅田，讀爲掘礦。〇寄甲文說於科學院，請再審。

十二日。改撰離騷傳與離騷賦。

十三日。閱劉詩孫所寄音韻學講疏，讀若依違錢、段之間。因以讀若探原、造字通借、彝銘本字三本寄之。

十五日。據卜辭疏義錄釋犬、釋省二篇。「犬中告麋」，犬與周禮迹人相當，以左傳「迹人告介麋」爲證。叀盂「田省」，郭沫若讀省爲獮，良是；而訓爲秋田，則與字義複。余訓獮爲殺，與叀盂「田射」文義一律。

十五日。去歲科學院允爲余出版金文說而不肯致酬，與其所布圖書刊行辦法矛盾。二月間，三反開始。余貽書質問是否官僚主義。今日得覆，不肯直承前錯，但云「今年刊稿一律致酬，尊稿不成問題」云云。此事金錢事小，而保持院信事大也。

十六日。草釋大篇。「大今三月不雨」，讀大爲逮，糾郭讀達之誤。

十七日。增補前撰詛楚文跋。讀「康」爲荒，「宣」爲奢，「制」爲誓，「飾」爲飭，「底」爲砥。此事在

今日余有一日之長，然非世人所重也。

二十日。增補詛楚文跋，訓「輸」為墮。

三十日。草書酒誥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解。謂「允」與金文之畯同，當讀為畯，長也。語與金文「畯臣天子」意無異。

四月。

一日。閱光明日報載陳援庵自我檢討，頗深刻。

二日。徐紹周書致楊得雲為余所刻石章來，余前入城時所託也。章為「與漢子雲宋南仲一家」九字，紹周作篆。

八日。記聲訓，悟大學之懥、說文之⿱執至、廣雅之恎，當為一字；淮南又作騺。

十一日。徐森玉寄陳簠齋舊藏膠西三量器拓片來，並告其容量。余前跋子禾子釜㪷當作斛之說得證實。〇湖大三反運動開始。

十八日。草陳猷釜跋。據孟子「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趙註釋發為發倉廩，謂「丕發」為大發倉廩；糾郭沫若「丕發」為人名之說。

二十日。草子禾子釜再跋。此釜容量為上海量二斗零八合，與頸平，恰合左關鋘十鋘之數。乃知齊量升豆區皆以四進，而鋘釜鐘皆以十進。其由頸至口之容量為五合六撮。陳猷釜由頸至口之量亦同。余謂二斗零八合乃齊公家法定之量，而五合六撮乃陳氏加惠齊民之數，故兩釜相同也。

（猷釜至頸之量爲二斗零三合六撮，疑因所節之鼓釜不同之故。）此與左傳登一之數不合者，左傳所言爲陳乞時事，子禾子爲田和，和爲乞之玄孫，此時篡齊之勢已成，故其市惠於民之事亦不如陳乞時之厚也。

二十六日。草釋乙篇。乙有難出之義，故魚骨鯁人不可出者亦謂之乙，口吃言難出口謂之軋，吝嗇財難出手謂之乿，皆由乙孳乳。

二十七日。草釋律篇。律爲律管，以竹爲之；从聿者，聿古筆字，以竹管束毫之物也。○草再釋介。介爲介畫，閉、衸、界、齘、扴、疥、妎皆聲中有義。

二十八日。小學述林早編訖，留存副本一份亦已具，寄科學院請審查。距一月十七日始整理時凡百日也。

五月。

一日。今日勞動節，八點半到球場。幹事宣告年老及有病者不必遊行，余遂退出。譚丕模今日告余：吳檢齋後來之左傾，乃由於錢玄同奪其師大國文系主任所激成。意謂錢以五四運動之新爲標榜，我當以左傾之新勝錢也。丕模爲檢齋辦文史雜誌時同志，故知其用心如此。駱紹賓言：「章行嚴長司法部時，檢齋曾請太炎緘行嚴謀升司長。」檢齋治學篤實，不愧其鄉先輩，而熱中仕宦，汲汲於名位如此，視程瑤田輩有愧色矣。倭寇難作，檢齋自以傾左，恇怯不安，發病而死。名位之害人其甚如此。

二日。編譯局來書言：積微居金文說序文經研究後，陳寅恪序立場觀點有問題，于思泊序無刊登之必要，自序可保留云。

四日。近日閱聯共黨史，時有開悟，心情爲之小變，或者是進步處邪？

八日。編譯局來書言：「大衆科學社轉到甲骨文中開礦的記載一文，可刊登考古學報。」並云：「希望多寫這一類的文字。」

十一日。考古研究所來書言：編輯部改組，學報今年不出版，恐余須急發表，故將稿件退還。

十五日。觀湖大浪費展覽會，材料之多之怪，令人驚詫。〇報載宋慶齡、郭沫若等發起亞洲及太平洋沿岸諸國和平會，亞、澳、美三洲和平人士應之。此舉極有意義，良爲可喜。

二十二日。前因楊榮國事上書毛主席，後因唐麟告余，今日教授當以思想爲主。自悔孟浪，遂再奉書。今日得覆書云：「違教多年，最近兩接惠書，甚爲感謝。所論問題，先生在第二封信裏已作解決。我以爲取這種態度是較好的。此覆，順致敬意。毛澤東。」一九二〇年驅張之役，余與毛公同事，故有違教一語也。

二十六日。跋𩁹君編鐘。銘云「龢鐘鈴」，楚王編鐘云「自作鈴鐘」，廣韻云：「鈴似鐘而小。」鈴、鐘類，故以爲連文。錄伯㦛𣪕云「金甬」，卽金鐘，亦謂鈴也。「處大正」「處」蓋假爲虡，與娛同。

二十七日。跋査白鼎。釋「査」爲棪字，𡰥爲古文夷字也。

二十八日。跋盜□子鼎。「肸𠘧食」，「肸」字羅振玉無釋，余釋爲㦸，讀爲載；𠘧余釋四分，此記

容量也。○跋上樂鼎，[illegible]釋叁分；[illegible]與梁鼎之[illegible]皆是賀字，當讀容，容叁分與盜□子鼎載四分義同。

二十九日。跋□子鼎，[illegible]是哀字，从○與从口同。

三十日。跋鄀公平侯鼎。「辟[illegible]公」足證余[illegible]龢鎛「辟[illegible]叔」之說。猛字作公旁，與玟、珷加王旁同例。

三十一日。跋子父乙彝。[illegible]，據甲文釋子，兄父辛甗，「[illegible]父辛」，[illegible]亦子字。羅釋兄，非也。○跋旁子父乙鼎，[illegible]是子字，[illegible][illegible]皆𠬝字。○跋女射鼎，[illegible]羅釋每，以矢令彝「女二人」女字作[illegible]證之，知是女字，非每也。

六月。

三日。跋㠱子父乙毁。疑[illegible]爲子字。○跋白[illegible]毁。謂[illegible]即[illegible]字，假爲毁。

四日。跋□霝德毁，釋[illegible]即[illegible]字。○跋白[illegible]父毁，釋[illegible]爲亯。○跋戈𠩺毁。釋𠩺爲厚。○跋白家父毁，讀郜爲造。○方叔章來，言政府出巨款脩繕古跡，嶽麓萬壽寺亦其一處。又言龍伯堅聞人言：蘇聯東方學院院長某君於余備極傾倒，每余一文出，必取而研究。龍、方意慫恿余往遊，必受歡迎。余殊無此壯志也。

七日。李亞農來書告，甲文說渠仍主擇優出版。隨致緘編譯局，贊同李議。

八日。編譯局寄到小學述林稿查意見書，主大删改後出版。於余書佳處未能了解也。

十三日。跋毛[illegible]毁。釋[illegible]爲鬩之繁文，以與或作[illegible]爲證。○跋叔皮父毁，釋[illegible]爲我，據晉姜鼎

爲證。

十九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及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合出中國語文雜誌，來書請爲特約撰稿人，請投稿。○周一良寄周叔弢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來。

二十三日。草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謂要當讀爲約，「久要」卽里仁篇之「久處約」。周叔弢生日論文集有俞平伯釋此句文字，以法言之「久幽」釋「久要」，余讀其文，觸而爲此說也。

二十四日。小學述林說字之文凡百餘篇，內容繁富，讀者不易得其條理。今日依其性質分類編次之，並爲提要，讀者較便矣。前此以撰稿時日爲次，太過於機械。又自沈兼士死後，國內已無專治訓詁之人，乍讀余書，必感眩惑；得此，庶易鰓理耳。

二十八日。報載成渝鐵路七月一日通車，荆江分洪工程提早完工。人民政府力量之偉大如此。○胡厚宣寄所輯戰後南北甲骨錄來。

七月。

五日。偶思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二語，以下文「均無貧」一語校之，寡、貧二字當是互誤。

十三日。草文字中的加旁字。

十九日。湖大思想改造運動，力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今日，羣衆意見書來，凡六條，內容爲自高自大，輕視他人，專家學者思想包袱極重，强調業務學習，喜愛奉承。皆切中余病。又謂余敎課負

實，性格爽直，爲同學所歡迎云。

二十二日。始草自我檢討書。

二十四日。連日閱李秀成供詞箋證。秀成讀書不變，而知兵善戰，行動多合理；眞英雄也。

二十八日。草主名與官名的會意字，用口語體改寫之，擬投中國語文也。

八月。

三日。自我檢討書十日來屢次修改，今日始定稿。

四日。余向歷史系師生檢討。生平最大之錯誤，爲應日本人之請續修四庫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喪失民族立場，最可痛恨。次之則反對學生運動（抗日運動除外）。李毓堯長湖大，學生反對，余竟爲李緩頰。及軍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學生，則事已無及矣。他如強調業務，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極端錯誤，急需改正者。檢討畢，同事同學多人與余握手道賀，幸獲通過。

八日。積微居金文說五校訖，寄去。此在余爲第三校也。

十日。文玄兒來山辭往武漢，以兒自請調任工廠工作也。兒言解放後到今，工業比重已由百分之十加到百分之三十，殊可喜也。報載國家財政收支平衡，根本好轉，視毛主席所豫計者提早完成。此皆可喜之事也。

十五日。再寄積微居小學述林於科學院，請再審查。原審查人於訓詁及語源之學並無研究，學力不足，故矢口亂道，將有作無。謂余所用皆淸乾嘉以來常用之方法，其實不然。一，余嘗習外國文

字，於歐洲語源之學有所吸取。二，前人只證明許訓，如段、桂是，余則批判接受。三，前人只在文字學本身着力，如王、朱是，余則取古書傳注、現代語言及其他一切作材料。四，古韻部分大明，甲、金文大出，盡量擷取利用。五，繼承倉頡篇、說文形義密合的精神，緊握不放。此余治文字學全部方法也。但就求語源之方法言之，齗訓齒本肉，因說文垠或作圻。余謂齗从斤猶之从艮，實得義於根；倉頡篇正訓齗為齒根。麛字从弭，訓鹿子。余因弭字或从兒作䴠，知麛之从弭猶之从兒；而論語字正作麑。此用說文重文為線索追求語源也。遯訓逃，字从豚；余據孟子「如追放豚」，謂遯即受義於豚。裕字从谷，訓衣物饒；余據史記貨殖傳「畜至用谷量馬牛」，謂裕受義於谷。許字从午，訓聽；按午乃杵之初文，余據禮記「舂者不相杵」及淮南子「舉大木者前呼邪許」，謂許字从午从言，當訓相杵聲；而午字即其語源。此皆用古書所載古代社會事物之狀況追求語源也。坻沚皆訓小渚。坻之言底，底，止也。坻、沚皆謂水之所止。坻、沚同義，猶詩言「靡所底止」，以底、止連文也。渚訓小洲。渚之言着，謂水之所附著。坻、渚同義，猶國語言「底着，滯淫」，以底着連文也。此用古書同義連文證合語源者也。姊訓女兄，娣訓女弟。姊、次古音近，姊、娣之語源即次弟；此猶妯娌或稱先後。兩壻相謂曰亞，亞亦訓次也。此以連文為語源者也。又如㥠、諝皆訓知，得義於疏囱之疏，聰得義於囱(古窗字)。朙得義於「囱牖麗廔闓朙」之囧。憭訓慧，得義於訓小孔之寮。莊子說大愚者終身不靈，靈未見本字，當得義於囱櫺之櫺。諝、㥠、聰、朙、憭、靈意義一貫，其語源之疏、囱、囧、寮、櫺意義亦一貫。從知抽象的意義往往從具體的事物來。此系統研究，亦新理論也。他如文字孳乳之一斑、字

義同源於語源同續證，此語源之系統研究也。又如造字時有通借證、文字初義不屬初形屬後起字考，又造字與用字之系統研究也。原審查人所說全非事實。據傳聞，審查人一爲唐蘭。余又舉一事言之：一，唐著文字學，「文」字舉說文之文，「字」字不舉許解字之字，反舉呂忱字林之字。許在呂前，且字爲合體，「解字」說解剖字形。唐書主形，正宜用此。乃因誤認解字爲解釋字義，故出此。是其訓詁之疏也。又余著對揚王休解，義證詳博。唐妄施駁詰，是其不認識訓詁功深之文字，又喜妄駁也。余據上述理由向院申辯。末復以專門委員之資格，謂科學院審查書稿，影響全國學術至大，務望科學院負責同志嚴切注意云。

十六日。閱國外遊記彙刊中臺灣遊記，謂蕃族尙以結繩法記數。

二十四日。閱裴文中自我檢討文字。裴治地質學，以其所學與辯證法結合，此殊可取。

二十九日。血壓百七十四度，此向來所未有也。

三十日。余讓之書告，季豫眠食俱佳，惟不良於行耳。又告，聞科學院友人言，余有新著寄京，解釋甲金文，勝義紛披，多士折服云云。蓋指甲文釋大、釋犬、釋省三篇。前此編譯局誤編入金文說，余八日寄還編譯局者，故見者以爲寄京新著也。

九月。

四日。草釋从犬篇。甲文常見「从犬」之文，余去歲撰釋从編訓从爲逐，近日悟从當訓取以自隨之從，乃狩獵時携帶何犬之貞也。

十一日。閲新建設，内有翻譯蘇聯人穆德洛夫論中國語言學文字一首，謂中國語言學者向來多依據資本主義國家學者之說，舉及余名字，以高等國文法曾稱引葉斯迫孫也。

十三日。草釋杸舟篇。甲文屢見「杸舟」之文，余以說文般字下說「殳，所以旋舟」解之；杸从殳得聲也。

十四日。閲殷契卜辭，搜材料，得坚礦記載一條，以爲喜。草釋咢風篇，明後世殺狗止風始於殷人，附記皿風爲咢風之省文。

二十一日。草釋肜龠篇，肜龠必以王名之次日卜，前人皆未及也。肜夕以王名之先一日卜，肜日以王名之日卜，肜龠以王名之次日卜。肜古訓肜肜不絕，信乎其爲肜肜不見絕也。○嫻女攜外孫女自強赴大連，送之至牌樓口；新孫留此不行。

二十二日。前於十七日到陸軍醫院用儀器驗心臟，今日得醫師報告，謂余爲血管硬化心臟症。

二十三日。湖大代表會議，規劃此後建設。余被特邀列席。

二十六日。連日以會議餘暇校商務印成本淮南子證聞，今日訖，寄科學院請審查出版。此書雖已排竣，迄未印行也。

二十八日。始整理漢書窺管。此書雖已成十分之八九，仍有數卷未寫成，年事已老，近復多病，亟思料理清楚，作一結束也。

三十日。文玄兒婦張福於昨日上午得一子。玄兒名爲逢年。兒於去年今日結婚，恰爲一年也。

於余爲第三孫矣。

十月。

一日。國慶祝賀大遊行，到操坪，以年老不參加遊行。

四日。袁勛安醫師爲余定碘化鉀劑，飲之極感舒適。余前此用墨魚爲肉羹，食之將兩月。墨魚多含石灰質，碘化鉀可克服之也。

五日。連日習漢書，覺補註所採周壽昌說謬誤頗多，此昔年所不曾覺也。憶四十餘年前旅居倭京時，與平江蘇先生談及漢書，先生於周極不謂然，余治此書數十年，今日始知先生說之可信。甚矣學問之事必隨年而進也。

六日。到湘雅醫院治病，內科惲醫生云無病，血壓只百五十度，蓋已降低矣。

九日。學校評薪，最高者爲第六級（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長外，教授評此級者十八人，余居其一。公佈後，羣衆對九教授皆有微辭，而於余獨謂應再加一級。此羣衆對余之阿好也。譚丕模並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看不通，亦評第六級。余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平心論之，余評最高級，决不爲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爲一種侮辱也。

十三日。慶兒歸家言，嘉兒調任零陵團委副書記，評爲甲級工作模範。此殊可喜。

十四日。漢書外戚成帝許后傳云：「劉向、谷永皆陳其咎在於後宮。」劉向乃杜欽之誤。以劉向傳絕無其事，而杜欽傳却有之。又谷永傳及五行志下之下皆以杜欽與永並言也。

十六日。漢書外戚傳趙飛燕傳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沈欽韓謂「涎」當爲涏。此據古韻部廷在靑部，延在寒部，文與燕、見爲韻，應作涎也。不知靑部古多讀入寒部，如倩讀倉見切，睍讀武延切，是也。沈說未觀其通，失之。

十八日。讀報載蘇聯共產黨十九次代表會議斯大林演說，精彩有力，眞大文也。

十九日。漢書元后傳云：「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文字不順，撰補註補正時，疑者字衍文。今日悟「者」乃諸字之誤脫其半者，於是文句順通矣。

二十一日。元后傳，「當爲歷代爲母」，下「爲」字衍文。

二十二日。閱吳寶煒明公彝、南公鼎（卽全盂鼎）兩考釋，謬妄無可取。○漢書王莽傳「比客罷者數起焉」，句不可通。今校正爲「比客罷，起者數焉」。

二十五日。王莽傳云「殷爵三等」，余以侯、田、男說之。

二十九日。閱郭沫若奴隸制時代，討論離騷傳文字，謂淮南王傳或是賦體之說爲余糾正者，已改易其說矣。

十一月。

四日。漢書敍傳說田橫事云：「旅人慕殉。」按橫客自殺者五百人，說文記「軍之五百人爲旅」，孟堅用字眞切如此。

五日。敍傳云：「子政博學，三世成名。」顏說爲劉德、劉向、劉歆，余說爲歆、伯玉、孟公三人。

意林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孟公名龔，董仲舒傳贊稱爲篤論君子，後書蘇竟傳稱龔善議論，馬援、班彪並器重之，是其證也。○陳夢家調科學院工作，總結甲文研究。來書索取講義。

七日。檢查金文說，與郭沫若書器同者凡百九事，中有與郭意見不同者甚多也。

九日。科學院寄到金文說十本。去年十一月底交稿，費時間將整一年也。

十三日。陳侯因資鐔，余金文說誤題爲毁，以簋齋題敦，余凡敦皆改毁，致誤也。

十四日。楊雄傳，「徽車輕武」，訓武爲士；「皇車幽輵」，讀輵爲轄；「西暢亡厓」，證以韓非說林之「三面皆暢」；「焯爍」證以玓瓅；似皆適合。

二十一日。呂氏春秋精諭篇，「隱志相及」，隱當讀意。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也。

二十二日。寧鄉廖海廷來書，告擬著六曆譜，別撰長曆，自漢武帝太初元年至明武宗正德七年，各依當時曆法推算，詳具朔閏節氣。意不以錢竹汀、陳援庵之書爲然，思改進之。如成書，亦一偉業也。廖爲魯實先之友，魯遁入異邦，廖可彌此缺矣。來書求敘，愧無以益之。

二十五日。于思泊得余所寄金文說，來書云：「新識創解，勝義繽紛，自孫籀廎、王觀堂以後，一人而已。其他皆自鄶以下，何足數也。」故人阿好過譽，非余所得當。姑記之，懸以爲努力之標的耳。

二十六日。余前說甲文有[貝夋]字，後變爲鋑，从金，其義爲泛。王顯來書，謂此乃社會經濟發展所致，不惟不泛，且至切也。其言深中肯綮，余文當改正矣。

二十九日。列女辨通傳：「齊女徐吾與李吾之屬會績。」余按管子海王篇云：「吾子食鹽二升少半。」註云：「吾子，謂小男、小女也。」吾古音與牙(兀丫)同，今長沙呼小男、小女爲牙子。「徐吾、李吾」即「徐牙子、李牙子」也。漢書衞綰傳「不孰何綰」，孰當讀爲敦，何讀訶。說文：「敦，怒也，詆也。」孰、敦皆从享聲，故可通作。敦有對音，故孰何或作誰何，誰與對古相近也。

三十一日。與王原一、馬宗霍同遊開福寺，觀三殿佛及羅漢像。寺爲最近繕修，丹漆煥然一新，費錢二億餘云。

十二月。

二日。四跋虢季子白盤，說「王各周廟宣廚爰鄉」爲飲至之禮。○編譯局書告，淮南子證聞可以出版，極以爲喜。

五日。寫食貨志窺管。「定開田官斥塞」，「官斥塞」三字爲一句，「官斥塞」謂公家斥塞也。舊以「開田官」連讀者誤也。

七日。寫郊祀志窺管。「少君資好方」，余以陳平傳「大王資侮人」說之，釋資爲天性。「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謂答假爲合，以左傳宣公三年「既合而來奔」假合爲答，合、答相通爲證。

十日。寫天文志窺管。「填星緩則不建，急則過舍」，「建」當爲逮形近之誤。「晉、隋志作還」，「還」乃遝字之誤，逮，遝皆及也。

十一日。寫五行志窺管。「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讀「嚮」爲賞，「畏」爲威。

十二日。跋濬司土毁。謂是周公誅武庚時器。「王來伐商邑」，乃周公攝政稱王，以康誥之「王若曰」及禮記明堂位、書嘉禾篇佚文爲證。銘文來字與楷書朿字同，可證余前跋大鼎之說。

十三日。讀五行志。此志太無意義，令人不耐，而冗長已甚，苦不能終卷也。

十五日。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會議第二屆第一次會議。

二十日。選舉省政府主席程潛以下五十人，省協商委員會委員八十人。〇徐紹周（楨立）昨夜逝世。徐一代清才，詩詞皆美，多識古物。惜哉！

二十一日。驤兒由京來湘，不見七年，體已加重。山中一宿，明日別去。兒此行隨蘇聯水泥專家某君來漢口。人問某君：「何謂專家？」某君云：「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者爲專家。」

二十六日。取向日說尚書、左傳、莊子、呂覽、鹽鐵論、釋名、後漢書各種合併爲積微居讀書記。寫藝文志窺管，此卷心得頗多。

三十一日。授金文彔白毁。龔傑問：「王若曰爲代言，此代言者是否卽歸夆之仲致？」余曰：「是。此事甚易曉，而前人皆未言之；余亦忽未察也。」〇今日歲終，檢點一年中事：金文說已出版，淮南子證聞有出版決定，漢書窺管應補撰諸卷補訖；此著作可喜事也。添孫逢年一人；驤兒南歸，聚處一日；此家庭可喜事也。

一九五三年(癸巳)，年六十九歲。

一月。

四日。漢書窺管增補材料已訖，今日開始加標點。

五日。陳寅恪書告：「科學院寄積微居金文說已到，當請人代讀。然此書爲近來出版第一部佳作，雖不讀亦可斷言也。」寅恪於余阿好如此，可愧也。

七日。細讀毛班毁，悟「不杯丮皇公」卽下文之昭考，「文王王姒聖孫」謂毛叔鄭之子，「毓文王王姒聖孫」謂文王王姒聖孫所生。然則皇公爲毛叔鄭之孫，班則其曾孫也。器乃毛班爲其父作，故特詳說其父事也。

毛班爲文王之玄孫，與穆王爲文王玄孫之子時代恰相接矣。○簠齋金石文考釋云：「盂鼎容八石，大者容十二石。」所謂大者，指殘盂鼎言之。如此，近人題大、小盂鼎者適得其反。

十日。閱羅振玉丙寅稿，樊利家買地券云：「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羅釋爲「桓阡之東，比是陌之北，古是、氏通用」。余謂「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當連讀，比謂地界相接。知者，房桃枝買地券云：「東西南比舊△，北比樊漢昌。」朱書買地鉛券表面第二行有「步南比」三字，南比，謂南接某處也。漢書諸侯王表云：「諸侯比境，周帀三垂。」顏註云：「比謂相接次也。」

十四日。省政府送湖南文史研究館館長聘書來。當事以余從事學業，故有此舉。以此意甚善，

不能負之。設館旨在養老，無研究之實。事務均由副館長方叔章負責，故勉任之也。

二十一日。李鶴鳴卽日赴武大就職，往與爲別。李告：余致毛主席兩書，主席曾以示渠。余聞，爲之大驚。以毛之周到不遺小物也。蓋毛意在了解楊榮國及余。余問：毛對余無誤會否？李言曾將此事始末告毛，決無誤會。

二十五日。作書與馬夷初部長，言湖大文學院院長楊榮國學識低劣，萬不可任之爲師範學院院長。〇寫李廣傳窺管。「大黃」，註謂卽黃閒，沈欽韓引阮元書「赤黑閒」爲證；今更以後漢「晉粵紫閒」證之。

二十八日。寫陳遵傳窺管，「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此宣帝詔書語。俞樾訂顧亭林此傳誤說，是矣。而以此句爲陳遂語，則仍非也。蓋宣帝言此赦免遂不必償，可也，遂引此以拒償，則非事體也。

三十日。今晨月食。六時起床觀之，乃昨夜忽雨，竟不得見。

三十一日。跋陳侯因戈。戈見癡盦藏金圖六十。「因」字作[illegible]，蓋字作花紋；「因」卽因斉也。

二月。

四日。跋史懋壺。以漢書張禹傳之「露著」說「路簽」，簽有著義，見周禮春官簭人及儀禮士冠禮註。

十日。積微居甲文說，去年三月寄科學院請再審查。事將一年，杳無消息；因緘陶孟和問之。今日得陶覆書，云「審查人迄未交還，院方亦未催問，尤爲奇怪。官僚作風，值得深切檢討」云。

十三日。編譯局寄到重審小學述林意見書，於余書已有部分了解，立詞尤爲謙遜，蓋有鑒於余前此嚴詞斥責也。

十四日。今日爲農曆元旦，本有日食，以天陰不見。○聞方叔章昨日逝世，爲之驚惻。叔章通達事理，待友懇誠，朋輩中罕見。文史館事方資倚助，失渠尤覺茫然無措。

十八日。跋興父辛爵。舊釋拱井父辛，誤也。又跋皿辛父爵。舊釋器形辛父爵，亦誤。○讀薄一波今年預算報告。國家蒸蒸日上，可於此覘之。國防費不過十分之二，以注重建設故也。

十九日。刪去小學述林說春秋義者三篇，寄科學院出版。審查意見謂今日討論春秋書法爲無意義。此說甚是，故從之也。

二十六日。跋盟爵、盟鼎。[glyph]字余據甲文釋爲盟也。○跋止且癸爵。當釋足跡形者余釋爲止也。

二十七日。跋舟亥父丁卣。釋丂爲亥也。○跋子木壬父癸爵，謂木爲子壬之正名，木壬連稱，猶河亶甲名整，呂氏春秋稱爲整甲；陽甲名和，竹書紀年稱爲和甲也。此解似頗妙。

二十八日。跋孫刀丁且己毁。謂刀爲孫丁之正名，刀丁猶之木壬。○跋㛮姬彝。釋8爲毁之省。○跋△左父辛彝。釋[glyph]爲左，以說文差或作差爲證。

三月。

三日。跋白火父壺蓋。山，前人皆誤釋山，今正爲火字。○再跋父癸彝，[glyph]釋爲耳。

四日。中南發掘員劉啓益來，云二里牛發掘漢、六朝墓各一，得古物十餘擔。

六日。日來報載蘇聯斯大林患腦充血，病狀嚴重。今日廣播竟於昨日逝世。世界導師，遽終天祿，良堪痛悼！

九日。跋分府量器。「冢二益」讀冢爲容，據梁鼎𦉜字以凶爲證。〇史記文帝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漢書删去「國相」二字。今郡守符屢見，國相不一見，知班氏筆削之精也。

十一日。近日復校漢書窺管，郊祀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顏訓直爲當，謂正當汾陰。王念孫以直字屬下讀，訓直爲特。余謂氣在天空，不能確指，故云當汾陰處，立辭較活脫。如王說，竟似汾陰地面出氣，死板不活矣。王氏校書太失之機械，不能心知其意，往往如此。

十二日。跋漢南郡太守銅虎符，謂虎符不惟郡守有之，諸侯王侯國縣令長及屬國皆有之，今存器可證也。

十四日。科學院囑撰淮南子證聞提要，今日爲之。言校淮南者莫精於高郵王氏，然王氏到今已有百餘年，思想及學術皆大進，故王說多須修正。如「人主者以天下之力爭」，王校改「爭」爲動，此明受時代影響之束縛。今日文法學大明，王氏只有文法觀念，已不足用。從來校勘家識小而不識大，本書謂原道述老，俶眞述莊；又發現地形篇有鄒衍大九州；此類皆學術史上大事，非尋常校勘家所及云。

十六日。草毛伯班段再跋「毓文王王姒聖孫」，訓「毓」爲生，謂見生於文王王姒聖孫。皇公謂毛班之父。如此則毛班爲文王玄孫，與穆王爲文王來孫（玄孫之子）者時代正相接也。

十九日。以漢書窺管寄編譯局，請審查出版。

二十一日。劉啓鑫來問古韻，以說文聲母表贈之。王平默來言，余下年度調往武大。

二十二日。王石波來，言昔年在民國大學聽余授文字學，印象至今猶在。後在民大任文字學課，遵用余法，解決許多問題云。

二十四日。訪杜星五，問養生法。

二十九日。區政府送光榮軍屬牌來，豫兒在軍中服務也。

四月。

二日。再閱六書正譌，謂产字从人在厂上，乃危險之危初字。改聽爲聦，亦覺直捷了當，皆可取。余前言不當改，過於保守矣。

三日。補漢書樊酈傳窺管一條。班云「酈寄權呂祿」，此爲寄辨賣友之誣也。荀悅不知班意，妄改爲「權賣呂祿」，王念孫意依荀改漢書，補註依違兩可，皆失之矣。〇改前撰釋[illegible]篇。謂[illegible]、猷雖一字而聲類不同，[illegible]从米，與酋水半見出於上義不合也。此猶嚳狠甲文作嚳[illegible]；字非酋而音與酋近，形从米而音近酋，知必爲許訓「早取穀之糕」矣。此說煞費苦心，後有智者，當能辨之。

五日。改甲文釋登篇。謂[illegible][illegible]一字，羅振玉別釋[illegible]爲鼻者非也。

六日。改甲文釋羔篇。去[illegible]爲[illegible]之說。

七日。改甲文釋[illegible]風。謂是西風，以山海經「來風曰韋」爲證；[illegible]本从韋得聲也。

八日。定分甲文說爲二卷。上卷說字，下卷考史，共文七十篇。

九日。漢書董仲舒傳言「公孫弘希世用事」，顏訓希爲覬，讀爲睎也。

十一日。廖海廷書告：用曆法推算，厲王元年正月無丁亥，共和元年有之，丁亥爲初八日。此足證明余師猷𣪘跋之說爲是。

十二日。草甲文釋徃篇後記。明羅振玉釋「徃」爲延爲根本錯誤。說文：「徙，或作徃。」本有其字而羅不知也。延雨無義，又說爲延雨。古人云淫雨、久雨，不云延雨也。若延雪，延啓，延風更不可通矣。甲文之誤釋，未有甚於此字者；乃一唱百和，竟無矯正之者。吁，可怪也！

十三日。草釋夊篇。郭沫若讀爲般，是也。而認从水之乁爲殳，則大誤矣。今據管子小問篇之湁字尹註釋盤正之。○草釋旨方。謂旨方「西伯戡黎」之黎，以黎字尙書大傳、史記幷作耆，說文耆从旨聲也。○編譯局書告小學述林付排。

十五日。草淮南子證聞後序。謂漢儒精訓詁，宋儒審詞氣；高郵王氏生漢、宋之後，兼漢、宋之所長，故其釋淮南精於許愼之閒詁。今去王氏又歷百年，文法修辭之學大明，學者宜更進於王氏，不當以王氏自囿矣。

十七日。讀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平心靜氣，使人之意也消，他人無此也。

十九日。讀郭沫若新改刪本甲骨文研究釋耤篇，確鑿可信。

二十日。校甲文說。刪釋𠬝篇。

二十三日。草再說沃甲奭匕庚之見祀。說沃甲以前雖無子爲王，妣亦被特祭，如中丁，祖辛皆一子爲王，而其妣見祀者皆有二人，是也。沃甲以後，非有子爲王則不得見祀，如祖丁配四人見祀，以有四子爲王也。小乙配見祀者妣庚一人，武丁之母也。武丁之配三人見祀，以祖庚、祖甲有兄孝己，殷人以王祀之，故稱小王也。祖甲之配見祀者妣戊外有母己，廩辛、康丁之母也。康丁之配有妣辛，武乙之母也。武乙之配有妣戊，文丁之母也。此皆子爲王者若干人，卽有妣若干人見祀也。此種改變，實導源於沃甲奭妣庚之見祀，其關係不僅本身一人之問題，而實爲殷代妣祭制度改革之關鍵也。

二十五日。到湘雅醫院驗病。王肇勛醫師謂余血管硬化，此老態，非病態。〇近日中朝與美帝交換病傷戰俘，聯合國會議通過緬甸申訴蔣匪侵略案，皆可喜之事也。

二十七日。草甲文說自序，謂治甲文必通文字、音韻學以識字、通文義，以古書爲基礎證合史事。能此者惟王靜安、郭沫若。余雖所得無多，而治此學之途徑不誤。此因近日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載李亞農文字，感而爲此言也。

二十八日。馬宗霍來，極道余金文說之美。在湘人士中能知此者蓋亦鮮矣。

五月。

二日。檢董作賓殷曆譜。肜龠卜以王名之次日，董已先言之，因汰去釋肜龠篇。草殷先公王與其妣日名不同說。按妣名見於甲骨之先公、先王凡十六人，一王或不止一妣，故妣名見於甲文者凡

二十四人。此十六人與二十四人之間，無一夫婦日名相同者。疑殷人有同日名不婚之俗，與周人同姓不婚相似也。

三日。閱王念孫爾雅郝註刊誤，糾摘郝氏深中肯綮。郝自名其書爲義疏，而題爲「注」，此羅振玉之疏失也。

四日。閱王文簡公行狀，記春秋名字解詁成書時年只二十五，可謂早成矣。

五日。讀王紹蘭讀書雜記。鹽鐵論散不足篇「堊憂壁飾」，王校「憂」當爲「䥙」，是也。而云塗壁作飾，則非是。余謂壁當作璧，璧飾蓋謂用璧爲飾，或飾作璧形。漢書外戚傳云：璧帶往往爲黃金釭，蓋其類也。

六日。讀鈕匪石文鈔。卷內有定晉盤爲僞器文字，徐樹鈞所不知也。余撰寶鴨齋題跋提要曾及之。

十二日。馬宗霍告余，蘇州人倪某請宗霍同宗馬化山代撰詩集，眞聞所未聞也。

十六日。撰南郡守虎符跋補記，以昨讀翁大年兵符考略及羅振玉符牌前後二錄，材料有增益也。

十七日。廖海廷來，見示所著手著逊漢太初以來氣朔考稿本。廖言寧鄉人呼「老兄」爲老鄉，聲與古異，韻則古韻也。

十九日。前以採礦、釋芇、釋螽、釋夾、釋祉、釋猍風、釋犬、釋从犬、釋登、釋大、釋杸舟、釋㕚、釋羔、釋旨方、沃甲奭妣庚之見祀釋作邑令龜說殷先公先王與其妣日名不同甲文說十七篇示于思泊，

今日得覆書云：「尊著拜讀一通，高識勝義，流露行間。海內治契專家無此精詣也。」友生過獎，令人慙怛。

二十日。草師獸𣪘再跋。據廖海廷推算，共和元年正月有丁亥，厲王元年則無之。此足證余前跋元年屬共和之說也。○又草臨袁侯虎符跋。臨袁，史記、漢書高祖功臣表皆作「臨轅」，今以羅振玉魯封泥有「臨袁邑丞封泥」核之，知袁字是；史、漢表字作轅者，誤字也。

二十二日。翻閱羅振玉漢晉石刻墨影，孟琁字孝琚，蓋取義於詩之「佩玉瓊琚」，說文「瓊，或作琁」也。

二十四日。閱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內有藏甲家劉鐵雲小傳一篇（二十三葉下）。劉著有小說老殘遊記，小傳不之及。蓋羅爲舊人，輕視小說也。○廖海廷來問古音疑義，贈余王湘綺致廖蓀畡老人手札一通及沈翰（詠孫）山水畫扇面一枚。王札文字並美，湘綺樓箋啓卷四（十九葉下）載致廖札多通，此札居其一。沈山水畫清末民初有盛名。

二十六日。閱王靜安明堂廟寢通考，頗有理致。

三十一日。今日爲夏曆四月十九日，余六十九歲初度。驤兒月初赴廣州公幹，特提前結束北歸，昨晚下車歸視。又今日恰値日曜日，文玄兒夫婦昨日由株州來省，同舜芝媳母子皆來山。孔母舅、大嫂亦由城來。上午攝影於愛晚亭：余夫婦，三男（驤、玄、慶），一女（純），二兒婦，一子壻（鐵），內外孫女五，凡十四人。余男女八人，今只得其半；然已不易得矣。

六月。

三日。閲石醉六自述六十年的我。卷中記湖南提學使徐仁鑄(介石)及蔡鍔入時務學堂，譚嗣同爲學堂監學，語皆不實。蔡以陳右銘中丞寶箴之考試，與余兄弟同入堂，時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冬間，徐尚未來湘也。譚君爲時務創辦人之一，何乃爲學監耶？石君少年頗有文名，今觀其書，文固不工，識解亦頗陋，殊不稱其名也。

四日。閲瞿氏叢刊各種，瞿元霖蘇常日記頗留心地理，可取。瞿鴻機使豫使閩日記，無味之至！昔年居京時，瞿宣穎曾告余，乃翁有漢書札記。今不刊彼書而印行此種但記行程之日記，何耶？

六日。閲陳渠珍艽野塵夢，關係清末西藏史實，內容新穎可喜，文亦清爽。王原一言：此書曾經田星六、瞿崇文爲陳潤色云。

九日。報載朝鮮遣返戰俘協議簽字，和平有望，殊可喜也。

十二日。得郭沫若覆書，告已讀余甲文說，囑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當囑編譯局出版云。

十七日。閲顧頡剛浪口村隨筆訖。卷中明快之論甚多，亦時有小誤。侯甸男爲王莽傳之殷爵三等，顧以爲侯之附庸，非也。左傳王姚之稱，王者周也；此猶春秋不稱周人而稱王人。詩有周姜，金文函皇父殷有周娟，而金文亦有王姜。顧以王字爲畢夫之地位，亦非也。

十九日。晤王疏安，云昨日見徐茂恂(特立)，亟稱余著中國修辭學之美，渴欲相見，日內必再來山云。(十三日來山，以是日余入城，未相見。)

二十日。徐茂恂來山，邀余往談。徐云：「王介甫詩，『春風又到江南岸』，此文法句子；改到爲綠，則爲文學的句子矣。」語頗有見。〇午後入市，赴程、唐二主席招宴，陪徐公也。程頌公出示昔年在西安所得古彝器四事：一大師虘毁，蓋有銘，凡百餘字；一罍二器，口有「善夫吉父」字；一壺，有蓋。諸銘皆無拓片，不能細讀，殊可惜也。舊著錄有大師虘豆，或與毁銘所記爲一人歟？

二十三日。以甲文說再寄與郭沫若。郭來書見商十六篇，余汰去十一篇，又自汰一篇，十六篇中仍存五篇。採礦及先公先王與其妣日名不同說、說沃甲夾妣庚之見祀諸篇，郭有誤解，爲之說明。自信余文皆有根據，特旣請渠審定，不能不從其意有所刪薙。卷中識字之文，郭採取不少。文字學之知識，固非一般淺學後生所能及也。

二十七日。入市赴徐特老座談語言問題之約。徐君力詆近日呂叔湘之語法，故約人座談，意欲大家研究，推翻呂書。余於語法向來不感興趣，無以副其望也。坐中徐言：范文瀾編歷史，稱周文王、武王爲姬昌、姬發，於是文、武與幽、厲無別。又言近時議論捧太平天国過高。

三十日。草漢樊利家買地券跋。羅振玉讀「比是陌」爲「比氏陌」，今謂「是陌」乃陌名，比謂連接。下文「東自比謌子，西比羽林孟□」，吳黃龍元年諸葛敬買地券云：「田東比賀方，南比沈太義，西盡大道，北比鄭江生。」皆其證也。「畝二千，并直萬五千，之錢即日異。」羅謂「異」是畢之譌字；是也。而以錢字屬上句讀，殊誤。王未卿諸葛敬二買地券、鍾仲游妻鎮墓券，并云「錢即日畢。」房姚枝買地券云：「錢即畢。」并足爲證。「錢即日畢」，謂地價付淸。羅因誤讀，遂謂畢爲畢買田之事，非也。

○甲文云：「桒生於妣庚、妣丙。」按妣庚爲示壬之配，先公中第一妣也。妣丙爲大乙之配，先王中第一妣也。殷人祀事用心不苟，於此文可見一斑矣。

積微翁回憶錄補編

一九五三年（癸巳），年六十九歲。

七月*

八日。閱梵天錄竟日，二十八卷二十七葉下載湖南黃熙於雞卵殼上刻唐太宗小山賦一篇，八分書；又三十二葉載明季琴師湖南人閻文寇善鼓琴，能爲種種聲音，無不切肖。晚遇張蒼水，爲鼓兩浙居民避難擾攘聲，張爲之泣下，贈以詩。此鄉里藝術天才，固記之。二十七卷末新名詞條云，日本譯名有出於吾書者，長沙楊某考之最詳。余渾不記爲何時有此事也。聞杜星五逝去，殊可惜。此君武術甲天下，而人極儒雅，東京帝大習農科，亦留學生中之傑出也。

十八日。郭書仍不以釋𠚤、釆礦、生日名、沃甲配妣庚諸文爲是，成見太深也。

二十日。甲文說汏去五篇，寄科學院並告郭沫若；謂往復討論，徒稽延出版時日，故依其說汏去；又渠有祖丁五配之說，與殷契粹編之說相反，問其有無新材料爲證。〇日前，峻姪言徐特老向高級干部作報告，稱余箸修辭學有合於辯證法，又謂回湘目的在訪書訪友。

---

* 自此年以下，爲孫秉偉同志據遇夫先生日記（原稿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補編。

二十二日。閱池北偶談、吉謝列夫講演集。

二十五日。我國歷史凡革命帶宗教色彩者，無不失敗。張角之五斗米、林清之白蓮、洪秀全之天主、義和團皆是也。清道光年當鴉片及英法聯軍之後，國人讎洋之念正深，而秀全尚以天主為號召，可謂不知時務；惟民衆不動以禍福，則不之信，蓋亦不得已耳。

二十八日。報載朝鮮停戰協定昨日簽字，此大可喜事。惟美帝一部分人及走狗李承晚仍不甘心，有無變化，尚不可知耳。○閱提要辨證。閱池北偶談訖，廿三卷六上，「鏊」字、「擀」字條云：「鏊」，魚到切（兀幺），字書曰「餅鏊」。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于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熱鏊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鏊難翻。』」達按今糕餅業作餅處曰「鏊坊」，向不知當作何字，今乃知之。「鏊」訓「餅鏊」。見廣韻去聲三十七號。又虛實條（七下）云：「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羲神。實，羅苹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呰，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擀」字下云：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擀』字亦俚語。」達按今語云：擀麵，干上聲。

二十九日。閱提要辨證，云古人書非手著，糾定劉向習魯或韓詩之非，說皆美。

三十日。晨閱小學蒐佚，盡二冊半。○人民湖大編輯來，問朝鮮停戰感想。余謂：以戰事論，中朝勝而美帝敗。然我雖居勝勢，以始終求和平故，逐美到三八線以北，決不前進。近來戰事彼來我

禦而已。雖我勝彼敗，協定與向來戰後和約不同，彼勝者對敗者有條件，而今則不然，此皆和平主旨、國際主義精神之表現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形優劣顯然可見，數十年後世界全變社會主義可斷言也。

八月

一日。校淮南證聞，得五十紙。

三日。校淮南，盡日得六十紙，寄編譯局。

六日。取王靜安齊魯封泥集存序。補漢書窺管，得四紙。

十一日。據封泥材料，校漢書功臣表，得五事。閱無邪答問。○暑中精神散漫，只閱雜書，立秋後工作始漸上軌道。

十三日。閱朱氏答問訖。此書余二十歲前即喜讀之，論學問平正通達，其力糾公羊家改制之說，爲康有爲而發也；惟認日食爲天變，左祖僞古文尚書，是其失也。

十四日。據封泥補地理志窺管遂竟日，得四紙。○嚴道有木官，王氏校木當爲橘，云蜀都賦注可證，不引原文，頗以爲疑。及檢文選注，則云：「嚴道出橘，有橘官。」蓋王疑「出橘」二字不類志文，故避而不出。王氏一字不苟如此。

十五日。編譯局書告淮南九月下旬可出版，小學述林督令藝文於第四季出版，漢書窺管呈陶孟和校閱中。

二十三日。編局書請譯淮南及小學述林英俄名。訪彭沛民、曾紀綬，請其譯書名。

二十九日。晨趁車入市，看肖聃，已神志不清，時作呻吟之聲，爲之慘沮。

三十日。劉實君來，見示宋刻王與之周禮訂義一册(七十九、八十卷)，乃天祿琳瑯舊藏，册首有「五福五代堂古稀王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朱文三大方印。首葉有「天祿繼鑑」小方印及「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外有「衆異藏書」朱文方印，知曾爲漢奸梁鴻志所有。實君云：本爲一邵姓所有，得之瀋陽；此次乃土改時得之鄉間，僅存四册，外有宋刻王臨川集一部，已不可蹤跡矣。

九月

二日。楊蘊三來，知肖聃於三十日逝世。年來徐紹周、方叔章徂謝，今又繼以肖聃，同輩知友盡矣，可勝浩歎！

三日。到圖書館鈔書一段，藝志用王國維史籀說也。閱藝志條理，補窺管。

四日。郭沫若寄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編來，卷中有「且丁配妣戊，祖乙配妣庚」，郭意在訂正余說也。

甲文說云交編譯局處理，於是余書出版者有四種矣。

九日。草復郭沫若書，以郭若愚書所謂且丁乃武丁，非且丁也。

十八日。校金文餘說竟日，遂訖業，刪汰合併得七十一篇。

二十日。草餘說自序，連合「鬲甗甗」、「匕妣妣」、「各佫徦」、「宮㝗容」、「[illegible]([illegible])」、「甬銿鏞」

六例，說文字之發展及形聲字之起源，頗爲精湛。

二十三日。郭沫若來書示「𢦏𢦚」用于一版之例，「匕戊匕庚」堅持郭若愚之說，云董某妄人，其說未可盡信。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爲妄人，鼎堂眞妙人哉！

二十六日。檢說文，除「鬲甗甂」外，得「皃貌額」、「互笠篗」、「舀搯抗眈欥」三例，合前例，得九例矣。

二十七日。廖海廷書，極贊金文說之美，而不以盤庚說爲然。

二十九日。于思泊書言：「淮南證聞旁徵博引，辨證精覈，兄與王、俞鼎足而三，當在王之次，俞之上。海內知己非省吾莫屬」云。

十月

二日。孫蜀丞書言箸書稿多被人竊去，波及陶鴻慶之諸子札記，今可有成者，左氏義例、春秋朔閏中節表、文選卮言三種而已。今方讀通鑑補證、困學紀聞以遣日。又言淮南證聞精絕處，雖王石臞不能過。此過譽也。

四日。校卜辭瑣記。王疏安以所撰李肖聃墓誌見商。

七日。校小學述林，補加旁字材料。加形旁犯重複，可析爲三類：一同字，二同義，三義類。

十日。覆閱卜辭瑣記投考古學報。在商務出版各書，商務已不再印行，因取國文法、詞詮、文通刊誤、漢婚喪考、句讀釋例五種，寄科學院請審查。

熊雨生由南昌來，來訪，別七年矣。

十三日。說文「慉」訓「起」，與从心不合，疑當訓「好」，孟子「畜君」段爲慉。

十六日。程(潛)金(明)同意余建議聘曹耔老文史副館長，此事可喜。

十八日。昔年讀左傳疏有涉修辭者，曾記於眉端。今日檢出，錄入修辭學，多妙義也。

十九日。閱黃生義府，頗有勝義。

二十八日。偕魏猛克、劉綬松到一院，今日師範學院成立，程頌公、蕭敏頌來院，余陪談一刻，院招待午飯。

二十九日。六兒書告：在京見峻姪，姪云京中人決定邀余入京工作，任研究指導培養新進云云，惜不知其詳也。

三十一日。孫秉瑩來，對余助教師研究甲文事表示感謝，並言先生不必以不授課而支薪介意。積學者貢獻研究同一有裨於文化，不應與尋常人一例。如研究上有何需要，學校當盡力支援。寒假後容可派一助教相助云云。余云甚感學校此種厚意，以後當努力從事研究，答此盛意。助教如有困難，甚望派一寫手，買書事亦望校方相助云。〇閱管燮初甲骨語法研究。

十一月

一日。史系助教田博文來，涂西疇來，言「蘇聯教授不一定上課，請勿介意。遇老在此，足爲多士楷模，其作用不必在上課。」其言甚大，余不能當也。

純女歸，聞清香老屋已有人承受，價三千六百萬元云，余家保守此屋四十年也。

二日。 文玄復書云：歷史研究事由毛主席發起，郭沫若提名，余名已被提出，峻姪聞之張勃川云。

四日。 晨散策，補不我能慉解，謂「慉」从心，當訓好，與「惡」字同。孟子、呂覽之「畜」，乃假爲「慉」，許訓「慉」爲起，與从心義無涉。並前補造舟爲梁解，寄蘏文，黏補說入窺管。 習左氏疏，晏子謂「屨賤踊貴」，又云「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蜃蛤不加于海」，知其居必近市者，爲知物價也。 齊有魚鹽之富，故其政治家如管、如晏，皆注意經濟如此。而「山木如市」四語，又可知陳氏治齊，對於物資流通政策之實施有效矣。

六日。 峻姪書言：中央恐學術傳統中斷，故邀請歷史語言學者入京，從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據峻所知，見邀者除余外，尚有陳寅恪、顧頡剛云。爲學術計，此事至可喜，不關個人也。

七日。 閱漢書辨疑所校毛本漢書誤字，據此以校景祐本也。

九日。 光明日報載陸詠沂長沙出土楚鏡研究，謂「工」字爲古「矩」字，與余說同，因取「釋工篇」寄之，並告以公伐徐鐘爲僞器。

十四日。 趁車入市，偕曹耔翁步至交際處，應程、唐二公餞別金明、袁任遠之宴。席間程致辭，並希望余與曹說話。余不得已舉金政委爭文史館名額事，致佩仰之意。遇新政委周小舟，乃師大同學云，曾聽余修辭學。

十五日。廖海廷來，見示讀余金文說意見三條，其一謂「杞白毎亦」爲「杞伯匄」，可商。此文余本擬削去，竟未及削，宜海廷之致疑也。海廷謂餘說尤精於前說，頗中肯。

十六日。偕柳午亭、黃新彥、方恪齋遊愛晚亭。

二十四日。近日胃漸不如前。飯後蕭禮衡、劉通叔、陳介石、柳敘泉、狄昂人、龔彬甫、楊韞三來，同到愛晚亭少坐。到屈祠講金文芮白設訖。

二十六日。題今桐鄉遺愛圖云：「爰有循吏，經生起家。薇垣展翼，潁川下車。首曰富之，民足桑麻；既富乃敎，庠序無譁。父老歸誠，多士咨嗟。惟此賢收，悃愊無華。天不憖遺，甘棠失芘。迎喪負土，民盡侯芭。昔在扶桑，曾接光華；白頭誦德，我詞無誇。」

二十七日。校景祐漢書鄒陽傳，「然則軻湛七族」，顏注本無「荆」字。宋祁說景祐本亦無，然今景印景祐本有「荆」字，且上下字較小，明出於剜補，然則今本不可盡信也。內則說世子之事云「作而自問之」，鄭注，「作，有感動」，按長沙今言「發作」。

十二月

六日。擬致編局書，申述審查漢窺意見書之意見，擬二次尚須增改。

左傳云，「歸而飮至，以數軍實。」虢盤：「折首五百。」二句正所謂數軍實也。「執訊五十」，蓋謂探兵，故只五十人。

十二日。得籽老書，囑入城商館員年終救濟費事，遂入市訪曹，吳立卿亦來。飯後偕到省府訪

張孟旭，請定辦法。張主先定救濟人數（三十到五十），發表間家庭情況，及所知最困者，俟表到齊，開會研究決定。

十三日。廖海廷來，見付小學述林序稿，並以孫仲容手札一通見贈（與黃劭甫者）。午後，王原一、危克安、唐寅陔、邱有吾來。邱言蘇聯化學書引及抱朴子、參同契及馬和平龍認。馬，明朝人；不知爲何如人；平龍認亦不知爲何書。

十七日。彭慧問郭沫若余入京事，郭復書言：科學院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自兼所長，當請余入所從事研究，不日卽成事實云。自十月末有此說後，消息杳然，心疑其容有變化，得此事乃確定無疑矣。

十九日。陸詠沂書言，日本人考中國古史有佳著，望余留意及之。此意極好。

二十日。覺人書述謝覺哉養生訣云：「走路莫跑，吃飯莫飽，遇事莫惱，說話要少，睡覺要早，經常洗澡。」甚妙！余當力行之。

二十五日。今日毅君六十初度。

三十日。校補小學論叢，取積微文錄擇要併入之，遂竟日。古文「子」多从絲，去絲之半則爲「孫」，此與「飛」字省作非凡二字例同。

三十一日。今年出版淮南子證聞，小學述林三校已訖，一月內外卽可出版，此個人可喜之事也。朝鮮停戰，此世界及國家可喜之事也。

一九五四年(甲午),年七十歲。

一月

一日。草漢書窺管補五條:白帝子、家人、公勝、子遂、陳欽。危克安、孫秉瑩、李俊、向玉階、李繁、涂西疇來賀。午,文玄夫婦來山,慶兒亦來。文玄已升三三一工廠副廠長。

五日。呂刑「苗民弗用靈」,「靈」假爲「令」,故緇衣作「弗用命」,詩「令終」金文多作「霝冬」。

七日。習左傳疏,得小箋五條,以「踰年卽位」之「踰年」證孔疏「踰月與三月同」之誤。

八日。閱仰天湖墓所出竹簡。閱兩周大系攷釋序,頗能見其大。檢大豐𣪕諸家攷釋,悟「王凡三方」爲封邶鄘衞。「天亡」疑是大顛,似新而碻。○陳毖濤來,力主余入京,謂係報國之事,所見甚大。○編局寄小學述林、甲文說合同兩份來,隨簽字寄還。

九日。草大豐𣪕再跋,悟「不克三殷王祀」爲祝周家長久之辭,極以爲喜。○科學院書告卜辭瑣記郭沫若已閱過,同意附在甲文說後。

十一日。改大豐𣪕跋,據麥尊「王乘于舟,爲大豐」,定大豐爲遊娛之事。此云「王凡三方」,「凡」叚爲「般」,謂遊般也。「三方」,地名。○草寏叔𣪕跋,定「皀」爲「𣪕」字,叚爲「餽」,猷皀連文,以說文淮白鼎爲證。久不作金跋,連日遂得兩篇,皆審核,殊可喜。

十二日。習攈古金文第七册,鄦侯少子𣪕讀「䀇」爲「合」,「妳」爲「乃」。

十三日。改𡩧叔跋，草鄦侯少子𣪘跋。
十五日。草弭中簠三跋，明「䢓」爲「卽」字，「匜」兩耳字，亦有二耳。
十七日。草庚嬴卣再跋，說明「宮」字秦漢以前貴賤無別；及解「蔑曆」爲「解甲」之不確。又草庚季鼎跋疑白俗父與庚季爲父子或長屬。
十八日。連日爲工師俉鐱「四秉」二字，思索不能決。今日借出寶蘊樓圖釋讀之，器圖有四耳，乃始恍然，因草其跋。
二十日。改工師跋主「甗」無定量，糾王念孫說。於「四秉」特詳言之。〇習捃古金文，識出無惠𣪘「虎臣」上一字，是「卿」字，此易从「卪」，爲从「鼎」也。
二十二日。草散季𣪘跋，合諸器觀之，知椒爲姬姓國，疑散宜生爲散國始封之君，似頗審確。又草無惠鼎跋，定「𠨍」疑「卿」字，讀「追」爲正。
二十三日。草六年琱生𣪘跋，讀「典」爲田，「名典」謂名田，卽定田主之名，於是全銘通順毫無阻礙。
二十五日。增補琱生𣪘跋，說明據「邑」、「封」二字定讀「典」爲田之經過，可謂度盡金針矣。此亦不奇，科學方法而已。因涉及𤔲从𥂴，一見通辭，遂爲其跋。原文平易近人，郭沫若鑿深爲高，恍如夢囈矣。
二十九日。趁車渡湘入市，訪籽老司馬里新居，作賀。

三十一日。草周代姬姓封國考，虢仲虢叔，文王之弟，姬姓無疑。吳其昌金文世族譜以金文有虢妃之稱，謂虢爲妃姓，不知虢妃乃虢婦，非虢女也。吳之鹵莽如此！〇編局書告淮南證聞印八百部，現只存二十二部。售出之多如此，非所料也。士喜讀書，殊可喜也！金文說不知印若干，現存百四十九部。此書太專門，宜其少售矣。

二月

二日。統戰部送年敬百萬元來。

六日。看胡厚宣甲骨集凡例，查姬姓封國考，計得二十七國。邿爲姬姓，由邿造鼎得之。〇春秋大事表不記樊國姓，楚莊王有樊姬，則姬姓也。

八日。草郳友父鬲再跋，莊六年左傳疏引世本，郳顏之子肥別封郳，杜譜云是友封；疏云：肥、友當是一人。觀彝銘，友字是，肥字非也。〇又草彔白㦰𣪕三跋，釋「㠯」爲「韔」字，形藏弓也。「惠㠯天命」，則當讀爲「當」（去聲），「惟當大命」與彔白𣪕「有[illegible]大命」字異而義同。

九日。日本立命館大學白川靜寄所著殷周史論文來，久疏日文，閱之吃力。

十日。入市訪陳書農，少坐。到文史館晤耔老，楊蘊三適在，因以論語疏證後十卷請其標點，余正擬訪蘊相託也。

十一日。草鄧瑾珊會考行卷題詞，引吳南屏以落卷獲鄉舉爲說。鄧恰是吳鄉里後進也。又草胡厚宣京津甲骨集跋。〇峻姪告驤云：科院覓屋不易，余或當以科院名義留湘工作，如此亦佳。

十四日。今日爲先君子見背之日，不聞謦欬倏忽十六整年矣，思之慘沮。

十五日。閱攈古金文，京姜鬲云：「京姜庚女乍障鬲」，庚女亦女字，知王靜安以母爲字，爲有母道之說，確爲附會也。

十六日。草京姜鬲跋，京姜庚女是古女子字，稱女之例，王靜安女字說引此例，作庚母，誤也。外有幺女帛女緐女之女例同。○草黃尊跋，「肇」字不从聿，而从又，足證聿借爲又之說。又跋白孝盨，以「鼓鑄旅盨」四字當連讀。

十八日。閱攈古金文。跋[illegible]角，以角銘及癸未尊蓋、卿彝三器均有「征貝」之文。余往釋「征」爲「侍」，疑「征貝」爲賞侍臣之貝。○校理關涉周史彝銘五篇：[illegible]白、大豐、散季、濬司土、六年琱生，擬投歷史研究。

二十一日。草國書鼎跋舊釋戎都，余前釋「戜」爲「或」。今日覺「或」非國族之名，細思乃是「域」字，即國字者，叚爲書乃是國書也。○柏林蘇、英、法、美四國外長會議決議：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內瓦召開中、蘇、英、法、美五國外長會議，討論朝鮮與越南問題，此事甚可喜。世界和平漸露曙光矣。

二十三日。偕毅攜外孫周碩朋趁車入市，訪馬宗霍、陳右鈞、柳敏泉，遇蘊三，與楊岳雲久談。

二十六日。涂西疇來，言京中有電來，邀余到科學院，詢余意見。午王平默來，見示公文，非電也。余云年老不能多受拘束，書籍頗多，房須能容納家口六人，以預備令嫻女來京也。

三月

四日。以病靜臥北屋數日。袁醫來，量血壓176／134，晚服安眠藥，睡安。〇近日日記家祓代寫。

十五日。移居至善村。〇近日看望者絡繹，王嘯蘇、蔡伏三、劉虛、唐寅陔、陳書農、田、彭兩助教、龍文尉、周鉄錚、王原一夫婦、郭胡、吳文楊、蕭禮衡、鄧瑾珊夫婦、彭祖智夫婦、楊開勁、陳岦濤、陳佑鈞、危克安、向玉階、李蕃皆來。

二十日。夜得七絶三首，答蕭鄧二老也。

二十一日。四助教來清書，分類列之，遂竟日。

二十三日。閲段氏年譜，遂竟日。

二十五日。閲經韻樓集竟日，盡二冊。

二十八日。姚薇元書來，云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謂寅老不滿意於科院，謂解放數年，絶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彫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脚，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

三十一日。王平默來，見示教部公文，余請其覆緘，以病暫不能去北京。

四月

一日。王疏安來，見示壽余七十五律四章，工整之至。

八日。借新華書店新書内容介紹閲之。於小學述林揭出「囟聰[illegible]愲諝壻竂憭」反四事，並謂定出文字學許多定律，都是確鑿不移的。

十一日。記四寸學方言諸條於手冊。閱松崖筆記竟日，三卷訖。

十二日。以述林贈師院、曹籽翁、廖海廷、范炳星，又與鐵錚及豫兒，凡六冊；京送于思泊、孫蜀丞與伯峻，凡三冊。

十五日。閱交翠軒筆記訖，說宋人綏來之綏爲左傳之私，甚碻。○籽翁得余贈書，云余近十餘年治學之勇，非俞、章晚年所可及，聞之增愧。

十六日。記惠沈筆記涉語言者於手冊，始記語言雜錄，寫面般賠備二條。

二十日。閱扎樸，錄筆記語言六條。

二十一日。閱浦江清推屈原生平文字，似於曆法頗了解也，較前時有進矣。

二十三日。近日失眠，不事事。陳蘭陔醫師來，謂余肝腎兩家虧損。

五月

二日。閱讀書叢錄不能快人意。

三日。與純女久談，同遊晚亭，兩月餘不到矣。○檢金文講義，擬再投稿也。

七日。錄廣雅疏證所記今語，知今語之「畢」卽「焉」字。○應疏安、原一、宗霍三君壽余七十之宴。

十日。悟飯局乃㮚字，經傳作具。

十一日。閱龍輯蒼頡篇及通俗編。

十三日。閲通俗編,「青天白日」見韓文,而翟引朱子,偶失之。蒼頡篇,單士除疫人也,可證桂馥單祭宗,單主儺祭之說。此昨日所記二則,今補記之。「婁」角弓箋訓斂。「摟」爲曳聚(說文);「膢」爲貪貌(廣韻);「簍」爲竹籠,「窶」爲笱(皆說文);「僂俛」爲囊(廣雅),皆所以斂也。

十四日。閲儀禮漢讀考,「閾」爲「戚」,此以戚與切音近,假「戚」爲「榍」。段云「言其迫近,謂之戚」。从假音字求本字之義,誤也。漢人多假「切」爲「榍」,知「榍」音當與「切」同,今音先結切,非也。「屑」訓動作切切,「⿰齒屑」讀若切,皆可證。

十五日。胡書告卜辭求義羣聯社可出版,亦可喜也。

十八日。以六證說「榍」當讀切,入今語源。「屑」訓動作切切,「⿰齒屑」讀如切,漢人以切爲「榍」。士冠禮閾或作戚,柣郭(璞)千結反,匡謬正俗門楔。先結反乃隋唐音。

十九日。羣聯出版社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來,余序文幸無誤字,惟標點有置行首者,太不講究。

二十一日。今日余七十初度,親友欲來者皆懇辭之。王原一夫婦、馬宗霍來祝,原一致曹翁步余六十自壽韻五章,此公精力彌滿,令人愧汗。

二十三日。記古書句讀釋例各例番號,以便檢查,依從審查意見,分爲:類型、貽病、原因、特例四類。

二十四日。到醫院就診,因左肋近日有異感故,吳醫云:此由神經,心肺二部皆頗好。余問須照

愛格司光否，大小便須檢查否。吳云皆可不必，血壓百至百六十度。

二十五日。閱新方言，信多勝義。羣聯書告卜辭求義可予出版，因以文字六首付之，屬其附入。多介父、沃甲爽匕庚一再，妣日名與夫不同、釋載、開卯，此郭沫若所強删也。

三十日。得陶孟和復書云：金文餘說、漢書窺管已催審，希望月內審畢；高等國文法、詞詮、中國修辭學（增訂本）、小學金石論叢業已審畢，可以再印。惟出版總署對商務、中華有指示，令其重印佳書，故此時未便與之商洽云云。以修辭學亦屬商務，殊覺糊塗，隨作書與編局告之，以書屬世界，又作與商務書，問其詳情。

三十一日。檢書籍錄修辭學補充材料。彭耀文來，余問：以太炎說，粵語謂「何」爲「蓋」，彭云無之，粵語云「何」爲「吻嘢」。

六月

一日。閱把一切獻給黨訖，此書令人興奮，令人慚愧。〇積微居甲文說寄到，錯誤甚多，深悔未小校一次也。

二日。收到歷史研究第二期矣，余文佔五六葉之多。得編局寄款，並云：已寄甲文說八冊來，並已發行，與昨待余復再發行之說矛盾矣。

四日。錄甲文說勘誤表，以甲文說寄還編局。

七日。羣聯社書告：同意將耐林廎甲文說與卜辭求義一併出書，此時正在用石印寫求義，約八

月内可出書。

八日。王了一書告：乍從京歸，知商務、中華均改公私合營，商務改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華爲財政經濟出版社，但不屬於高教及財經之書，仍由商務、中華名義出版，稿費辦法與科學院略同，但定額非三千册，而爲二萬册耳。

十日。編局書告：論語疏證審查意見極端贊譽，殊以爲慰，余亦極喜，此種猶恐時代關係難於通過，今有此，大放心矣。（三月三十一日寄去，經七十日即復，可謂迅速。）

十二日。昨悟「渠」之詞源爲「其」字，因寫其文。「渠」指他者，「其」之轉音，詩何其，禮記何居可證。

十四日。寫甲文開礦文字後記，所以解郭沫若之惑也。

十八日。報載日内瓦五大會議，因美帝力謀破壞，朝鮮問題竟毫無結果，結束討論，令人憤恨之至。然周恩來到最後一刻，猶努力爭取和平，固足多也。

十九日。峻寄湘江評論毛公記健學會文字。來文已注意湖南人之思想性，惟似尚不接受馬列主義。〇孔子謂韶盡美，武未盡美，此主禪讓反對武力也。季札謂湯濩有慙德，則孔子此義仍前有所承。孟子「聞誅一夫紂」之說，思想已與孔子不同，以此知易革卦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說，當是戰國時人說話，易傳晚出之說大可信矣。

二十日。憲法草案公布，今日報載廢六區憲法，中無大區也。

二十三日。王疏安來，見告入市後所聞各事，曾見劉通叔，告劉以余佩服其詩篇，劉云近見遇翁絕句甚好，但略生耳。蓋見余答蕭鄧三絕句也。疏安言通叔於唯識研究頗深，亦能古文，爲今日不可多得之士。其書翰之美，則余所見所知也。

二十六日。胡厚宣來書謝贈述林及甲文說，云：「拜誦之下，深覺解放以來，惟先生著作最富，發明最多，其貢獻之大蓋突破以往所有之學者，傾仰至極」云。良友阿好如此，令我愧汗。又云：「匕戊爲武丁之配，我完全同意尊說。由拓片觀之，蓋極淸楚，爲晚期之卜辭也。所云郭某乃上海文化局一職員，其人勤於拓墨而已。」此又可證郭沫若之粗心輕信也，蓋心有成見，必欲推翻余說，遇有可爲之助者，乃急不暇擇也。余往言：做學問必須誠意正心，信也。

二十七日。今日思以所錄今語及向來長沙方言考，歸納爲若干通則，作中國語言學試探工作，覺極有意義，當卽著手爲之。〇草耐林廎甲文說自序。

七月

三日。思泊書言：「讀到甲文說，義證精塙，發揮透闢，並世研契諸公無與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喩。前聞病，故未奉書，希善自攝養，少用腦力爲望」云云。

四日。編錄今語，加標題，如切轉爲犕（眞眉），偉轉爲懣爲們（徵痕）之類。他日卽可按此分類也（枚謎之同音）。錄分二冊：一古義，二古音（父變爸，無變嗎，存古音）。擬書名爲古今通語。

五日。編局書告，國文法、詞詮，高敎社出版；論疏、金石論叢，科學院出版；修辭學由科學院

新設之科學出版社出版。小學述林已贈蘇聯。

八日。始草我所認識之孔子，訖一章。

九日。續寫孔子文字社會個人說訖。

十三日。前書與陳寅恪，請其標點論語疏證序文，今日寄還，幷見告，以畏人畏寒，故不北行，有謝北客七絕一首。又云：「屢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純學術性著述之刊行，實爲不可多得之事。先生平生著述，科學院若能悉數刊布，誠爲國家一盛事，不識當局有此意否。」老友阿好如此，令人感愧。

十五日。補孔子文字材料，以子叔姬與哀姜同是犯淫，然子叔姬禍不及國，則閔之；哀姜禍及魯國，則主殺之，證孔子確是重社會而輕個人。又謂儒家最高之學說爲權，似今日之辯證法，此等似皆合拍。

十九日。改句讀釋例二條：一，詩天作當以「彼徂矣岐」連讀；二，禮記「寡人固不固」，當於「寡人固」讀斷。一入當屬上而誤屬下，一入當讀而失讀也。

八月

十二日。悟々丏開之字當作副，因周禮疈辜或作罷，西京賦作襬，鬼谷子作捭，及廣雅捭訓開，音爲補買反，與今字掰音正合故也，因記之。

二十日。孫作雲來，語多憤慨，年四十二矣。據云曾請求學校許其來湘從余，學校不允，現任上

古史課，欲治甲金也。作雲向從一多學，今渠言一多先生於詩經、楚辭貢獻皆不多，蓋皆初入門，而遂遭難，其言可謂不阿所好矣。

二十九日。作信與科學社，說小學論叢沈序應存之，理由疑過段王之說不實者，非也。○貼新方言，加題目（即說文）與標點。

九月

二日。科學社來書，欲去祭梁先生文，余主不去。以時務對中國有歷史關係也，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時務師生合心爲之，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

十日。南京圖書館寄到操風瑣錄，讀之，首二卷皆說字音，第三卷始記方言，得「𦽂」、「蕢」、「枝」三字。「𦽂」新方言已及，「蕢」字則新穎已極。○修文堂寄來原刻本越言釋二卷，著者茹敦和，乾隆進士，官知縣，著有周易二閒記，李越縵日記曾記之，茹，會稽人也。

二十七日。校高等國文法，删去與時代不合處，作記，告科學出版社，並及修辭補料事。

二十八日。杭治平來，以古代之文法學一文交其抄寫，擬加入國文法也。○人民代表會昨日選舉毛公主席，朱德副之（只一副），劉少奇任人會常委長，董必武最高法院長，張鼎丞檢察長；毛公提周恩來總理通過，前副主席宋、張、李，皆任人會常委副委長，此正式國家領導干部也。

十月

七日。錄直語補證訖，凡得六字。

八日。錄越諺，修綆堂寄木犀叢書、雙硯齋筆記及徐行可見贈燕說來。鄧記精刻，說方言者在第四卷，太炎擇錄未盡也。錄其六字未訖。

九日。錄鄧廷楨書今語訖，得二十三字，鄧書甚精，所言皆可信也。

十日。翻閱燕說一遍，「厏牙」不合，乃「齟齬」也，餘可取者頗多。

十一日。錄桂馥札樸鄉言十餘字。出門注射組織液，已用二月餘，昨往取藥未發，周女士言須閒歇也。

十二日。錄吳下方言字，此書頗劣，愼取之。

十八日。到人民醫院就診。戴云：初診眼光爲百分之四二，次爲百分之六，今爲百分之七、八，已有進也，仍發組織液。

二十日。吳下方言考十二卷，自十二日始錄，凡費時九日，除十七、十八日未錄，實費七日。

二十一日。擬耐林甲說、卜辭求義兩書提要，寄羣聯社，作信與中科社。

二十五日。「掣」字爲今「扯」之初字，說文無之，當訓牽引。鹽鐵論「掣頓」，說苑記「掣肘」，漢時確有此字，而許愼失之。

二十六日。閱圖書集成第六百五十四冊（中華書局景印）方言部，錄山西臨晉語三字：鼾、饋、懤。

二十九日。錄涇縣方言，前錄止於國學叢編二集，今則三集也。○閱汪容父舊學蓄疑訖，汪容父云：吳人稱罌爲捧，是瓿字也；泰州興化人呼我代你、代是等字也。得今語新字八。

十一月

一日。翻閱王倫文字學，轉注用太炎說，與余同。以聲中有義者爲「形聲」變體，如「薪」、「嫁」。又於會意，別立會意兼聲一條，不知區別何在。復書告之，且謝因衰病不能作序。○閱醴陵縣志序知方言卷乃朱芳圃所爲，宜其尙可矣。龔曼甫爲余檢閱圖書館中縣志，今日了河北一省，嘉慶束鹿、道光鹽山、同治內邱（三志）有方言，但不多耳，此殊可喜。

三日。閱順天志首册，知方言爲德淸傅雲龍撰，亦間以今語證之。

四日。京人民出版社陳原（副總編輯）、湖南人民出版社黃華（副社長）及一舒君、張若南女士來，意欲了解各處研究情况，以馬列、歷史、語文爲主，並詢及文史館情况。余以王啓湘有著述，及周四維君長于明史告之。○錄史夢蘭燕語，「啁嗻」訓大言，卽說文訓譀之「詷」，訓大言之「唐」，「痄疨」爲不相合，卽說文之「齇齬」，皆有意思。

八日。翻閱閩方言二種，錄閩語。

十四日。葉俊生閩方言錄訖，續錄謝章鋌書。李思安、張國基、周敦祥及華僑靑年數人來。張爲舊一師同學（民國五年余任一師課），在印度尼西亞辦敎育三十五年，年六十二矣，此次因被選爲人民代表，歸國返鄉，不日仍返印尼。在印尼受其敎育之靑年達千人以上，各大都市無不有其弟子。臨別主客全體拍照。

十五日。杭君送抄件來，閱之，寄余明象，補材料四條入修辭學校樣（改竄一分承三）。

十八日。學校送滬科學社電來，速修辭校樣，擬復電送院代發，並作一信告知，又囑寄論疏底稿，以便校改。○驤自廣州來山，與談竟日。驤奔走各處，皆解决各廠技術問題，殊可喜也。

二十二日。檢四庫提要漏錄古今圖書集成，亦可怪也。此書經始於康熙，至雍正始告成書，首有雍正帝四年序。

二十三日。午二時同鍾佩藏步到松桂園市協商委員會，出席座談會。劉樂揚說話頗長，意在鼓勵館員們研究。余亦說話，希望政府速建圖書館。五時散會，劉告余：政府已定於明年或後年建圖書館，當費數十億元云。

二十五日。晨校論疏。到李俊寓談電燈事。錄謝章鋌書附卷所錄黃宗彝閩語。飯後小寢，交際處朱文典科長來，云：周小舟政委有事相商，特派車來迎，因同入市。到處，唐副主席（生智），周士釗先生在久候，無耗，旋附唐車至容園程頌公官邸，少坐，忽執事人入報毛主席來，隨同出迎。毛問尙相識否，又云：「得君二信，曾作一復。」余告以後信，文改會已復。旋劉少奇、周恩來亦來。少頃有人高聲言毛主席請吃飯，請赴車站，遂相偕至東站登車，客室少坐，旋入餐室。飲食中西合璧，余進麵包二片，魚肉各數片。車七時開，余等下車，劉公立車門周旋。余回交際處與熊子烈處長談。此次三公由粵來，蓋佈置海防也。

二十七日。論疏前十卷校訖，寄還科社。到校取加薪，此次加薪以百分之五爲准，而余竟加八十分，本七百五十分，今爲八百三十分，超過百分之十，此同人之鼓勵，殊可感也。

十二月

三日。近補古書疑義一則（大夫稱人例），分寄財經社及余明象。

四日。草疏安自傳跋。○法院送洪婚判决書來，爲之不怡，此或舊習太深，不慣于新事物乎。款分兩期付：十一月底，五月底，共千零三十六萬六千元，甲孫歸舜芝養，洪不供給費用。書中明云：舜芝月入九十餘萬，撫一子够用也。此事可告一段落，雖不幸，亦無可如何，蓋久延，於洪兒身體有妨，于工作亦有害也。

五日。校漢書窺管，此書確有功力，頗自喜，惟新史家或看不起耳。

七日。晨忽覺胸中作逆，嘔血數升。袁勛安來，扶臥床上，並打針。幸血爲淤血，非鮮血；後斷知爲胃出血云。多人皆來候疾病，多驚動也。

二十一日。學校新購得甲骨一片，凡十許字，余不能別其眞僞也。

二十二日。看春在堂隨筆。閱黃肇平關於方言詁林文字中記方言書多種，皆余所不曾知者也。

三十一日。一九五四年余出版新著四種：一、小學述林；二、積微居甲文說；三、耐林廎甲文說；四、卜辭求義。外重印舊著一種，爲詞詮。年末國家任余爲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余向不明政治，所以有此者，國家認余爲學人耳。此皆可喜之事也。惟身體日衰，三月因觸火盆而失眠，十二月又患嘔血。今雖好轉，精神尙未復元，此爲可歎耳。

一九五五年(乙未)，年七十一歲。

一月

五日。口授函件，由毅代寫與編局，擬論語疏證自序。鉄錚代作一書與郭沫若，請其審查金文餘說。

七日。閱新兒女英雄傳遺日。羣聯寄耐林甲說余款捌拾陸萬來，云四百七十餘冊已所存無幾，計出書剛一月耳(十二月八、九病臥日收到寄書)。社會需要文化之急切如此，大可驚也。甲文冷書尙如此，其他當更如何乎！

八日。作信與羣聯，說耐林甲說可續印。中華書局寄古書句讀釋例十五冊來，贈鉄錚、秉鈞。

九日。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文字勝於新兒女英雄傳。○閱周揚演講，甚佳。

十一日。作信上毛主席。○今日入醫學院醫院檢查，住東一樓一一二號病床，與省政府秘書長劉君實同室。

十二日。王啓湘、楊蘊三、徐成舟來，以漢書窺管三至七卷校樣交啓湘，請其代校。

十八日。晨絕食理髮，十時臥擔架到放射室，照愛克司光。午二時再到放射室照腸部，復至心動電描室臥驗心臟。

二十日。閱暴風驟雨，此書用東北語言，云漫牆者，鏝牆也；「薅」字亦用於樹木，不僅拔草也；

小馬云駒，此皆南方少用者。○孫守正來，云照片已查，非癌非潰瘍，惟有一處未明，須明日重照。又云約禮拜六可出院。

二十一日。王振華醫師來，云出血恐係食道管，日內可出院。

二十三日。補書入院後日記（十一至十九日），得九日。師院送水果十七斤來，表示慰問，同人來賀者絡繹不絕。

二十四日。今乙未年正月初一日，一九五四年除日計算出版書五種，但一月內又出版古書句讀釋例一種（中華書局）、及中國修辭學一種（科學出版社），以舊曆計之，甲午年凡出書七種也。

二十七日。王疏安、何申甫來，各贈以句讀釋例一冊，又送徐行可一冊，請申甫轉致。申甫以劉賾簡園日記鈔存一冊見假。申甫言，劉自命小學過於章、黃，此冊即其小學要義。余略閱之，於許君誤說必一一強爲疏通，可謂汝長忠僕矣。「晨」從臼辰，謂即今語之把握時間，然則「辱」从寸辰，何以相反爲失耕時邪？「爸媽」謂源出蛇之尾巴，尾巴去尾存巴爲爸，去巴留尾轉爲媽，小兒能見蛇，能說尾巴之前，早呼「爸媽」矣，何邪？中有師門憶語一葉，記黃季剛不詆甲骨等事，可存掌故耳。

檢出彝銘古人、本字、假字三文，合爲彝銘三錄，於古人增番生，依郭說，即「番維司徒」、褒姒、國書三人。

二十八日。陳書農來，力勸余休養，謂係爭取生命，其意甚厚。○飯後攜何月英趁林兆倧入城之便，登校車入城赴人民醫院診眼，以近日久未用戴孟羣之藥，昏花日甚也。

二十九日。閱彭焌文聲韻合譜凡例，頗見用心，遂草一短序付之。

三十日。楊柏榮來，請作書介紹文館員，謝之。

三十一日。王啓湘、王喬安來，留午飯。約疏安來同飯。與諸君談打碎左傳、國語、公穀諸子編春秋社會史料事，三君分任左傳各書。

二月

一日。作信與財經社，告以長沙新華書店詞詮銷售之速，四十餘冊二日卽空，促其速印。近日工作最多之日也。

三日。周谷城來，被邀列席省代表會議者也。○前以金文餘說寄請郭沫若審定，渠只讀書序，退還，云事忙未能全讀，乞諒云云。旣不延請學較裕之人置院中審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審，可謂虛負院長之名矣。

羣聯寄耐甲重印本樣書二冊來，十五日來書云擬重印，便已出書，可謂迅速矣。

四日。今日爲先君逝世之日，不見音容忽忽十七年矣。追念遺徽，曷勝愴怛。○作信與洪兒及史金妹夫婦，勉其互相勉勵，進德保身。○閱北江詩話訖。

五日。閱甌北詩話李、杜、韓三卷。

七日。孫楷弟十餘年不通書問，忽來書訴受人排斥之苦，長十五紙。此人頗褊，當有以慰之。抗戰服務圖書館，及倭寇接收，則退出，賦閑半年。此種節概殊未易也。○峻姪寄所著文言語法來。○

高晉生寄所著墨子論文來。

八日。閱報，知省人民代表大會舉余爲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余不解政治，令人慚愧。○辛樹幟、董爽秋來，各以修辭一冊贈之。樹幟力勸入京，並言顧頡剛讀余小學箸述，極表佩服，希望余他日能助渠整理詩經云。○財經社寄句讀釋例餘款叁百肆拾壹萬圓。以詞詮、句讀二書稿費百分之一，二十二萬圓交工會。

九日。文史館送到王啓湘代校漢窺三至七卷，增訂小學論叢一至三卷，略翻閱，交鉄錚校標點符號。

十日。毛公復書云：「惠書及大著數種收到，甚謝。尊恙向愈，極慰。待完全康復之後，歡迎先生來北京一遊。順致敬意。毛澤東。」

十四日。呈毛公談科學院以審查書稿事，委之淺學少年爲不當，應與天下學人共爲之。

十八日。晨渡湘，列席省協商會議。招待員引余坐特設沙發席（設在主席台下，代表席之前），特設席四座，程潛省長及余，及別一老者三人，蓋敬老也。程省長告余赴京，前余致渠札曾呈示毛主席，主席亦望余春間北行一遊云。上午會議日程爲選舉主席團，唐生智傳達京會報告，謝晉做本會工作報告。十一時半暫休，到樓上別室休息，與曹耔老、唐法塵、陳書農雜談。二時復會，周小舟作政治報告，劉遜夫報告。上午兩報告皆有印本對聽，而下午無之，故余毫無所聞，只聽見一些名詞而已。休息時間，周小舟問余呂叔湘書及文字改革意見。周似主拼音，余則力言其不可。○遇曹伯

聞，請其診脈，云余脈極好，殊出意外。遇唐麟，余告渠春間擬入京，唐云當派一干部相送。

二十日。草答郭沫若書，糾駁渠來書所言「皃」、「匕」、「互」三字義。

二十五日。徐中舒書謝余贈著作，有云治甲金許於一鑪，精思卓識，雖石臞父子復生，亦不是過也。甲金之作猶時有異同，至小學述林五六兩卷則惟有頂禮贊拜，嘆爲今日絕業矣。

二十六日。競卣「成自」疑卽錄𢦏卣之「成周師氏」。

二十七日。余以啓湘所校漢𩑈九卷尙有誤字告，啓湘乃來書大滋不悅。余以眞學人待之，彼乃以俗人自待，奈之何哉！

二十八日。晨同林兆倧渡湘，出席省人民委員會會議，討論兵役法草案，及推銷建設公債問題。〇楊得雲來，爲余刻青田石印一方：「楊樹達著述印」，意欲求介紹工作。

三月

一日。寫𢍰銘叢話二則，一孚金孚戈孚貝孚，一鑠字古音。前數日曾寫二則，一雚讀觀，一東宮西宮。〇今日始，國家發行新幣，舊萬圓今爲壹圓，幣紙較堅硬，似可耐久也。

二日。作信科學院，問以編局不審查文字學是否合法。〇峻書告余季豫於甲午除日逝世，至爲痛悼。記一九四八年南京相別時，季涕下如雨，云恐不得再見，余急以余當來京相見慰之。去年兩次當入京，皆以病不果，今則雖竟入京，亦不得見此良友矣，痛哉！〇峻書又言，孫子書得余復書，深以爲喜，以病不能作書，屬峻致歉仄之意。

四日。翻閱洪北江卷施閣集上成親王書，洪得罪者爲補遺，語皆平常，幾致大辟。君主專制時代，不可以爲人，可謂甚矣。

八日。易抱圭以所著漢字檢字書相示，凡十餘册。易書用功二十年，頗見苦心。遵其囑，送疏安處閱。

十一日。入市買助聽筒，試之無大別，故舍之也。訪幾家，均未遇。

十二日。記彝銘通假字索引，取餘說中通讀之字加入册中。

十四日。檢孟子，易國文法例句一條，原引「勞心者治人」一條與時代精神不合也，以「齊宣王問湯伐桀」一章代之。

十九日。易幹球告余，俄國人中國字典訓「跖」爲愛友，以爲大怪，細尋其源，則本自說文，蓋說文「跖」訓「足下」，著者以爲書緘稱人之「足下」也。外國人著中國書不足怪異。他日拼音文字大行，此等事在本國亦當數見不鮮矣。

二十一日。閱長安新出土長田盉銘五十六字，不能全解，「卽」字似作「付」字義用，不知郭沫若如何釋之。

二十二日。查積微金說中通假字，到圖書館借文物參攷資料二期，長田盉郭沫若僅有釋文，無跋文，郭謂「迷」从木，細看實从米。補通假字。

二十三日。草長田盉跋，讀「迷」爲敦弓之「敦」，敦音爲彫，遼彫音近也。〇閱碑傳集補。

二十四日。科學院對於審查稿件輕視之，信任諸少年不學者妄爲評騭，余於請再審小學述林時，曾予以諷戒。院中不省。前感於金文餘說妄評事，憤不能忍，故上書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復云，已將余緘交院，請其注意。明知此事將開罪於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當力圖改進，公審查之責於天下人，則余雖爲人疾視，爲學術計，仍所甚願也。

二十九日　張舜徽來書云：讀余金文甲骨之作，可以上比孫吳羅王。又寄示所著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基本書籍及其讀法論文。閱之，文亦極好，足爲古代史研究者之南針。

四月

四日。午爲史系諸生講話一小時。〇科出社書告論語疏證三月底已出版，不日當由京寄樣書來。

十一日。閱觀自得齋叢書，內多瑕。錄北窗囈語各種。

十二日。羣聯書，謂彝銘三考、金文餘說可考慮出版。

十四日。亞非會議我國及越南工作人員從香港起飛，途中爆炸，機毀墜海，全部失踪，蓋敵人所爲也。〇左宗棠云：春秋時，晉侯乘鄭小駟禦秦，爲秦所敗，是南馬不能當西馬也。漢李陵提步卒五千，爲匈奴所敗，是步隊不能當馬隊也。見吳汝綸撰左公神道碑、續碑傳集六之八。

十八日。編局來書，忽云文字學囑科出社儘速考慮出版。態度大變，可喜亦可怪也。

二十日。王原一來，以六十壽詩冊請題，夜中得詩：

壽王原一六十

諸公椽筆儘淋漓，我愧腸枯敢獻詩。

一卷蒙莊好延壽，况君妙趣契天倪。

無端塵霧積如山，垂老方知去累難。

上壽百年自君分，一門歡樂夜眠安。

二十二日。科出社書告論語疏證將向國外發行，請譯書名爲俄、英、德、法四國文字。出訪謝德風，請其英譯。閱德風言，新華書店論疏已到，因到店買一册來翻閱之。

二十五日。到圖書館託劉克俊、王應渠譯論疏書名。○閱薛庸菴文集訖。

二十六日。閱庸盦文續編及海外文編訖。○科學院書告四學部成立大會請出席，初定五月十日。

五月

四日。閱顧頡剛秦漢方士與儒生，遂竟日。

六日。馬宗霍來談：太炎晚年因倭寇侵偪，有祝宗祈死之意，有病不治。又云：外間人云太炎見利卽受，殊不然。齊燮元欲來見，則避不見。贈五萬元，先生拒之，後章夫人恐不宜，勉受之，用之建房辦講習會，津貼會員之貧者云。

八日。作信復峻，告：時習「時」仍當訓時時，不可訓在適當時，惟時然後言，乃可訓適當時耳。

十日。閱續碑傳，改漢窺自序。

十四日。科出社寄贈殷虛文字綴合。

十五日。同王疏安，偕毅到濼市，雇人力車到唐家冲行政學院，赴廖海廷午飯之約。海廷在校口相候，導至其家。少坐，繼導觀各處。至十家冲，余舊居方家大屋雖尚在，然已爲院屋塞其出路，龔家土屋則已失踪跡矣。

十七日。補漢書窺管自序一段，因高郵校補金日磾傳「都尉」二字，糾其不諳，余書通例也，以儒林、王莽二傳爲證。

十九日。閱王之春隨筆，王說西洋幾何學乃春秋時冉求所箸，可謂荒唐透頂矣。〇閱潘世恩思補齋筆記，覓日遂訖業。書凡八卷，末卷易名淸獻，失記陸隴其，知亦不完備矣。

二十五日。作信擬復電科學院，表示接受學部委員之聘，致病不能到會之歉忱，以連日睡眠不安，不欲行也。

六月

三日。閱右台筆記十二卷，柒葉下記，海市，浙江乍浦俗語謂之海臺。按說文「市」字从㞢聲。余撰之部古韻證，謂之古讀如臺，今於語言中又得一證矣。後漢書東夷傳三韓下云：「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石。」按「扁」長沙今言ㄅ一ㄝ上聲，變陽聲爲陰聲。

四日。徐特老來山，卽來訪，健談如昔，談語法極稱詞詮之美。

五日。報載國務院令(六月三日):經議决之科學院學部委員二百三十三人名單,社會科學部委員六十一人,如鄭振鐸、黎錦熙、呂叔湘皆與焉,大概取廣泛主義也。

六日。繼寫說文口語疏證。○錄彭澤陶平江方言得二十字。

九日。余七十一初度,好友來賀。

十六日。文化局梁同志來,云東德來比錫東方學院院長艾爾克斯將來湘,考察出土文化及屈原古跡等,到後當約坐談,幷約馬宗霍、方則之云云。

十七日。籽老告文史館員何鏞有桂陽方言考,余請籽函借一讀。

十九日。王平默云艾爾克斯昨日到湘,渠與雷敢曾往迎接,云艾君曾讀余所著書,故欲相見。

二十日。朱科長來,云京中有人來,欲相見,請到白鶴泉相候。即留朱同飲,趁朱車登麓山過愛晚亭口後,下車乘臥輿至白鶴泉籐椅上小寐。少頃,程頌公來,見告毛主席已來。旋見主席在泉市小坐,隨登山到雲麓宮,余及程乘輿,仍別有一輿似預備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來,其健眞可驚也。席間毛公雜談,談及在第四師範時,曾一次旁聽余講課云。李燭塵隨毛公來,問知范旭東夫人在上海,楊梓南前三年以患瘤死去。李,民元後留學日本,在湘則畢業西路師範云。

學部委員聘書來。

二十一日。趁車入城出席省人委會第六次會議,聽劉斐、賀貴嚴、譚惕吾、伍雲甫、帥孟奇、曾三

六代表視察湖南工作報告。會訖，本擬往謁毛主席，頌公告昨晚已北行。頌公邀往交際處午飯。

二十二日。王平默、閻魯齋告昨晚得電話，云艾爾克斯今日將來山見訪。午，閻君又來，云艾來山已返城去，因問余昨日在城開會，恐余人倦，定明日迎余入城。

二十三日。三時車來，渡湘到交際處晤艾吉士君，卽艾爾克斯。談文字學，渠曾讀余文字，最佩服釋放一篇。贈余所著對周幽王歷史新貢獻小册子，據通譯范君見告云，艾君謂幽王爲人，同情勞動人民。詩經中毀幽王者，皆申后黨所爲也。原文德文寫，余惜不能讀也。其夫人爲余畫小像，請余題字。六時別艾君返山。初約今日宿城中，明日去看楚文物，以極熱不欲留，遂歸也。

二十四日。徐行可寄到廣新方言及俗字編繙，閱之。錄廣新方言，中多蕪湖語，安徽又多得一處矣。

二十六日。晨出散步，遇交際處派來相迎之汽車，返寓加衣，渡湘到交際處，參加艾爾克斯坐談，人齊開始。余說話謂楚國文字構造與中原無異。因艾吉士君有互異之說也。

以論語疏證贈艾吉士君，君甚喜之。

二十七日。廣新方言著者喜雙聲，然多不碻也。

七月

四日。廣新方言錄訖，續錄補正俗字編，此書溫州余國光撰（乾隆時人），民國黃紹裘補正，溫州方言也。

六日。閱科學院文件，說明年實行院士及學位制，此可喜事也。

十四日。長沙方言錄訖，續錄南通方言。郭沫若書，言管子書已找出，託余爲介，與彭元瑞交涉，價三百二十元，書爲陳秉常藏之。

十九日。人委會送當選人民代表證書來。上海寄漢書窺管十册來，三十年精力所聚，幸得出版，可喜也。

二十二日。錄南通方言「推推攘攘」，「攘攘」乃讓讓之古音，著者不知，故明之。

科學院語言所開會討論漢語規範問題，請出席。余正躊躇，又得羅書，云萬一天暑不能出席，請與師院商量別派一人代表出席，以湖南只邀余一人也，因與鐵錚談之。

二十四日。南通方言「富賰賰」，卽說文訓富之偆。「黃⿰黃屯⿰黃屯」，「⿰黃屯」卽說文之「黗」，王、段幷認「⿰黃屯」「黗」爲一字也。

二十五日。周雲青寄到有方言之方志目，詳極，於余益處甚大，當卽請人錄副。

二十六日。答訪方叔容，全國師院理數教師在山集會，故方返湘，日前曾來訪也。問知師大一切情形，陳援安久住醫院，國文系黃藥眠主任，蕭璋副之。方告傅仲嘉亦已來山，因往晤，少談，歸。

八月

一日。科社書言修辭學再版。郭沫若建議改名爲漢文文言修辭學，征求同意，允之。以中國包括各民族，而書限於漢文也。

五日。始錄民國醴陵志方言，說喉管為亢，輈子為軒，皆不合，知音韻而不知訓詁，終隔一層也。

十日。王原一已為余查方志得六十種，可謂幸事。龍谷瑞為余查得說文斠詮證俗語者，錄之盡一冊。

十四日。錄永順方言，「足」稱騎，乃踦字；「笑」稱捏，乃聽之轉音；「夫」稱那把，把為夫之古音。

十六日。錄道州方言，黃如穀嘉慶志，許清源光緒志二志皆錄訖。

科學院來書，囑寄今年及明年研究計劃。

十七日。董每勘從廣州來談：中山大學去年十月曾舉行科學論文報告會，每年一次，以此推動科學研究，聞之甚喜。

二十日。湘方志已錄訖，錄客方言。

二十四日。錄道光粵志（阮元修、陳昌齊總纂，江藩、方東樹皆與）、同治番禺志（史澄、何若瑤總纂，陳澧分纂）二書方言。

二十六日。高敎祉請任特約編審。

九月

十一日。王曉湘、熊雨生來。曉湘已不見數年，曾入京兩次。曉湘見示胡步曾（先驌）與渠書，有云：楊君精於金石文字，不愧為當代名儒。又一文章知己矣。

十七日。決定二十日北行。寄書四種與社會學部，請推荐請獎：述、漢、高、修。

二十日。晨六時校車來，龍谷瑞、葛旭初送車湘岸待渡。車站稍候，九時車行。晚九時抵武昌漢市，交際處派車來迎，因長沙交際處已有通知來也。臥席本是上鋪，經交際處人說服川人吳牟光及別一人，以余夫婦年老，皆以下鋪相讓，此新社會之賜也。

二十二日。晨六時半到北京，有車來迎，漢口已有連絡也。驪兒夫婦來迎到寓中，早點後步至頭髮胡同，訪王季范所居，即余舊居，加修飾矣。季范、尹達（豫籍）、陶孟和、馬黎元來。

二十三日。訪郭鼎堂，出管子集校校樣，談經過，贈石鼓文研究一冊。郭生於光緒十八年壬辰，今年六十四，頗有老態。以校樣見付，囑提意見。到語言所見鄭奠、丁聲樹、陸志韋、王顯夫婦。到考古所晤陳夢家、公柔，知于思泊已赴長春。

二十四日。答訪陶孟和，聞陶言羅心田寓語言所，而昨日未謁，急往訪之。見則云正擬訪余，余以渠血壓高，止之，不可。心田隨車同回余處，少坐。

二十五日。與峻同訪黎劭西於成方街，即余舊寓城隍廟也。今日多客來，以倦。

二十七日。考古所陳公柔，王苾來迎，到所講話，謂讀書須文理、事理兼通，舉漢書數條爲例，以所中各研究員各有窺管一冊也（此考古所請求得之者）。〇晤呂叔湘、黃中良、賀昌羣。賀舊識也，以方志目錄交之，請其檢查。夢家出示犬龜甲二枚，菁華所載也，脆極不可觸。〇諸親友皆勸余留京，余亦謂然。

二十九日。偕譚戒甫訪仇亦山，稍談。訪章行嚴，久談，二十餘年不見，消瘦多矣，而神尚旺耳，七十六矣，作字無老態。

三十日。到海甸尋峻姪，久問始得其處，少談。赴王敬之之約，坐不一刻，季范追踪而來，云主席邀午飯，章行嚴、譚戒甫已到，待余至入席。隨季車入南海見主席，謝來遲之咎，主席云不遲也。飯後談到文字改革，余與章、譚皆各獻疑。

下午到科學院出席意大利訪華代表團接待會。遇吳正之（有訓），久坐。院派車送余至報子街，則知觀禮劵已送至驪寓矣（此科學院份）。晚革、武二孫由託兒所歸家，始得見之，武孫氣象英偉，似可有成。政協又送劵來，初不得一，既得則二，亦趣事也。

十月

一日。晨院車接到天安門文化宮，余到東三台休息室久坐，九時三刻登東三台。台上遇顧頡剛、王了一、馮芝生、金岳霖、陳總、潘光旦、吳景超、蔡方蔭、胡春藻、呂叔湘、陳公培。典禮十時開始，首由彭德懷報告，部隊、市民、工人、學生參加者五十萬人。二時整行列始畢。

三日。顧頡剛、潘梓年、尹達、田个石、張孝存、孝明、孝湘、方女士、峻姪來。與潘君談余留京事，潘云房屋當設法解決。六時院車來，偕吳學用、劉恢先同載到文化俱樂部，應郭鼎堂晚飯之約。鼎致詞，知此宴爲歡迎英美法蘇歸國學生（四十餘人），及積極分子（十一人），並及余。各學生代表皆說話，鼎堂囑余說話，余亦略說數語。席終已八時半，尚有印度電影，余欲早睡，遂歸。席間尹達以

余留京之事告郭，余云房屋恐有困難，郭云當設法。

五日。孫蜀丞見告，齊燕銘徧搜吳檢齋遺稿，爲之付印。此事眞可喜也。又言燕銘於百忙中尙讀書，亦可喜。

七日。胡春藻來，偕胡到政協出席歡迎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先生大會。○省母夢，言余所著書：小學第一，金石次之，甲骨又次之，以用功時間之久暫言之，確是如此。美成在久，良不誣也。

九日。七八兩日連服安眠藥，故睡眠慾增大也。偕驤、吳漣及建丙兩孫遊北海公園。

十日。校管子集校箋記，遂竟日。

十二日。到北大峻姪寓，與姪婦徐提相見。翻閱姪所譯論語，爲指誤一處。

十三日。歷訪諸友，得見者：余冠英、黃子通、余讓之、周燕孫，餘如向達、陳總、浦江清等，皆來晤。

十四日。馮芝生來，未晤，留札言希望余留京整理古籍。

十六日。到北海靜心齋文史研究館，赴齊燕銘之約。同坐葉譽虎（恭綽）、章行嚴、劉道衡（三人皆館當事）、邢贊廷（北京市文史館長）、張唯一、范仲澐，范前曾見於郭宴。唯一不見三十年，貌較前豐腴，而耳重聽，足亦有病，近住醫院，數日前始出院。此驅張時患難同志，意頗勤懇。當時同志陳夙荒、朱劍帆、羅湘濵皆已逝去。

十九日。至馬凱飯館赴吳（子昂）、陳（杏驄）、羅（介丘）、田（个石）、楚（中元）、鄭（舜徽）六君之

約，子昂不見二十餘年，羅則初見也。

二十一日。金岳霖來，邀余到哲學研究所工作。

二十四日。到二里溝出席漢語規範預備會議。

二十五日。到西苑大旅社晤馬宗霍、曠壁成，以貼花臥單及黃俊六託件交曠帶湘。九時出席開幕禮，陳毅有長報告。休息時有蘇聯鄂山蔭君欲見余。一見卽操華語云：「我是你的學生。」余謝不敢當。鄂前爲俄使館職員，乃阿力克敎授之弟子。告余云：俄大學漢文系學生畢業，必以余文法考試之云。又有郭陸特敎授亦相見面談，兩君亦道及峻姪之文法書，峻亦來與相見云。

二十六日。裴學海來，極意推仰，年亦五十六矣，灤縣人。

二十九日。科出社辛田來談淮南重印事，辛擬改淮南本文爲大字，余亦贊同。辛對余頗懇切，余因與談文通刊誤、文字形義學及金文餘說事。辛之兄爲劉麟生（有詞學著述），辛田其革命化名，能舉論語之文，頗有根柢，告余麟生佩服余云。

三十一日。郭鼎堂得余管子集校校語，復書云，當盡量采納余所說。〇吳辛旨爲余改定題陳手札詩，語意肫懇，所改極佳。

十一月

一日。閱初中敎本文學，陸定一記大山界。

二日。訪同居陳望道，小談。答訪辛田，云今日已發一緘，說奕人傳事，文通刊誤因審查人

李笠由天津大學離職，不知去向，故久不作復，今擬將評論寄來，俟改訂後寄去出版。金文餘說亦可寄至姚薇元，書大致可接受，遲再相告云。

五日。考古所派車來，出訪李燭塵，少坐。到考古所討論金文編體例，出席者：容希白、陳夢家、張政烺、唐蘭及余，凡五人。余謂「瑾」下不當列「堇」爲正文，只可附見，重文當改互見。張政烺謂說文是形書，今編制依說文，當以形爲標準，是余說。容希白不解，夢家亦和之。眞所謂曲高和寡矣。

六日。田漢來尋，邀到其家晚飯，攜驤同行。同坐施今墨，老友也，爲余診脈，云平和並不太旺。

八日。同夏光韋副所長、張大煜所長同車到北京飯店，赴郭沫若慶祝十月革命宴會。

九日。驤兒來交八十元爲買用物。院既無適當之房見給，看幾處房屋，買屋亦難成就，决作歸計也。

十五日。閱許駿齋韓詩外傳校釋，以少敵衆，許云當爲獵獲衆，豈可通也？其不明訓詁之學如此。

十六日。閱陳夢家見贈之羅福頤長沙竹簡摹本。

十七日。到中國書店看書，購呂覽彙校一册。到隆福寺各書店看書，得說文通檢、愼宜軒文牘右方言各一册。

二十一日。徐提來示峻姪書，勸不南行。徐又出示引得書目，余標出定買者，屬徐提代購。金岳霖來，意阻余行，余出車票示之，並述不欲留之故，渠亦不强。蓋渠等邀余整理古籍，此工作在南在

北皆可作也。

二十四日。午一時半車行，返湘。

二十七日。九時半抵長沙，交際處迎車來，遂渡湘返山。

二十九日。到一院檢書，出鹽鉄集釋觀之，較葵園加洪頤煊、俞樾、孫詒讓三家，而葵園校勘小識則散入卷中，檢各書錄之，爲要釋。

十二月

六日。語言所書告明年辦刊語言研究，囑選編輯人，並提名請獎著作。

十日。閱于思泊管子新證，讀「義」爲「儀」，幾未讀說文矣。

閱陳季皐鹽鉄論校錄，頗有是處。然說「姐」爲「驕」，不知有說文「嫭」字訓「驕」說；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匿之，校删聞字，則未讀公羊傳（文十五年子叔姬事）；校「子高」當作「高子」是矣，而云沈諸梁何足望，則所忘左傳。要之，猶高於于思泊。

十一日。閱讀書雜志、淮南要略、漢隸拾遺訖。

十二日。閱朱謙之老子校釋本文訖。

二十日。校「晏子踐有齊國者」，讀「踐」爲「纘」，不从王念孫訓居之說。

二十三日。趁院車入市到省府出席人民代表會。

二十七日。清理積微居讀書記釋名，有目無書。

報載張唯一於二十四日病逝，余此次遊京，唯一於余備極勤懇。余離京之日來余寓送別，久坐，若有依依不舍之意，去後卽派車來送余，幷致一札，以未到車站相送爲歉，孰意剛別一月，遽分生死邪，令人悽惻之至（余二十二日寄書未能見矣）。

二十九日。寫呂氏春秋札記，記札迻校語於晏子春秋。閱文通刊誤審查意見。

三十一日。入市到程省長官邸，曹籽老先在。六時入席，凡二席，皆行政界人士。席散來車迎至交際處，夜宿交際處。

一九五六年（丙申），年七十二歲。

一月

一日。贖書告已將書四種：述、漢、高、修，各四冊送語言所，取有收據。

八日。校呂覽「螫蟲俯戶」讀「俯」爲「培」。

九日。校呂氏春秋駁陳陶誤說二事。

十日。籑鹽鐵，讀「馬胺」爲「馬膲」，及前校「自鮑」爲「臭鮑」，皆可喜。

十二日。到一院赴學報編輯會，忽覺不適，遂歸。

十九日。呂胥時篇「隱匿分竄」，「分」讀「奔」。

二十日。校呂覽孝行覽訖，「不衣芮溫」，讀「芮」爲熱，以「芮」「爇」同字，「焫爇」同字證之，今之

校勘家似未能逮此也。

二月

四日。鹽鐵初稿訖，凡得校註六百十餘條。自去年十二月十四日開始，費時五十日。以前曾治此書，故較速也，以後須更加工耳。

整理後記

積微翁回憶錄，乃積微翁據其日記所選述，其書始寫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五三年六月底歇筆。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以後直至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止的一段回憶，則爲孫秉偉同志（積微翁的孫女婿）所續補。續補的根據是積微翁自寫日記，體例亦依其自錄。如此則成全璧，而便讀者。

這次整理，基本保持原稿面貌，僅極少幾處作了必要的删節。

近年來有學人作關於積微翁的研究，南京師範學院張芷教授並撰著了楊樹達先生年譜，最初油印分贈，其後刊載于南京師範學院所編的文敎資料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且將由湖南敎育出版社出版。積微翁一生勤于學術，著述卓然成家，影響既廣且遠。讀其書，欲知其人，年譜嫌其簡，日記嫌其繁，唯印行回憶錄較適當。

讀此回憶錄，不惟知積微翁治學過程與方法，亦可知其人之爽直。如解放後之自我批評，于己之缺失，記錄無隱。對古今人物，固有景仰，亦有微言。無論是否完全恰如其分，但皆爲肺腑之言。其斥爲「妄人」者，則未嘗書其名氏，亦猶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之于趙之謙，細心人不難踪跡其人。學界是非，自古多有。明朝歸有光與王世貞互相指責，亦是一例。然而歸王、李趙，各有千秋。是非留

待後人評定，不必爲賢者諱。且爲儒林留佳話，亦可以使後學者見各人之長短。

六十年代，北京中華書局擬重印黃暉論衡校釋，而不知黃暉爲何許人，終于未果。回憶錄則載暉爲桐城人，並記其曾訪問積微翁事，是此書可爲考求近人事跡之助。又回憶錄亦偶載軼事，從所記翁同龢與李鴻章二人構隙事中，可以窺知太平天国李秀成在蘇州確有善政。我們認爲回憶錄之印行，不但爲喜讀積微翁著作者所歡迎，亦可爲治現代學術史、近代史者提供若干資料。

積微翁回憶錄及日記原稿，現俱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全書的整理工作，由楊伯峻先生擔任。

楊樹達文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三月

積微居詩文鈔

積微居詩文鈔編輯說明

一、楊樹達先生所撰詩歌，並無專稿，但記載於日記中。是編之詩歌從日記中逐年鈔出，名曰積微居詩鈔。

二、詩鈔按寫作時間順序排列，不依體裁分類。

三、詩題下注明寫作年月日，但一日作有兩首以上者，惟在第一首注明。

四、詩題大部分係作者自命，少數由編者據日記中語意，代爲擬目。

五、日暈歌及辰陽雜詠係從一九四〇年油印本五溪詩社稿錄出。原稿未記月日，因綴於是年之後。

六、聯語亦從日記中錄出，附於詩鈔之末。榮慶、哀輓，亦不分別部居。

七、詩聯注文，均係作者自注。

八、楊先生原有積微居文錄三卷，商務印書館出版。收文三十六篇，其中三十篇後來收於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又其五篇亦爲討論小學文字，此次已收入積微居小學述林補編。其未收錄者僅祭新會梁先生文一篇，今將其收入於此。此外又新收得文章十一篇，總計十二篇，名曰積微居文鈔。

九、文章順序，散文居前，韻文在後，又各以時間次序排列。

目錄

積微居聯鈔

積微居文鈔

積微居詩鈔

京漢道中車過確山 一九二三年

秋午晴陰過確山，峯巒　媚似鄉關。遺書已自成瓌寶，記否劉家有二難？

壽師子希五十偕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知非蘧伯玉，偕老譜新詩。此樂眞堪妬，承家況有兒。敦龐型薄俗，風雅是吾師。敬祝期頤壽，歡然進一卮。

公宴日本鹽谷節山温博士等一行於故都東興樓博士有詩依韻和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十七年前幾見君，故園別後感離羣。今日相逢同一哭，玄亭無處問奇文。

題甯楚禪鉏經課子圖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今當復著何語？無量題詩在上頭。但願君家尊祖語，一經傳業到千秋。諸題中有謝無量二絕，其一云：「平生不喜言憂國，時論如今薄有家。有本始能成大木，無枝何處著靈花？」最爲絕唱。

讀漢書覺韓信論項羽刓敝不忍予之說非實有作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紙封書徧天下，刓印猶傳不予名。卻笑漢王稱大度，固陵不會許韓彭。

寶盡劉王嬰作相，不堪辱詈喪成皋。分明楚漢皆英主，各有庸臣總姓曹。

陳豨已死當入賀，一誑竟成鐘室誅。南鄭追亡眞好事，淮陰終老幸何如？後二首本舊作，合之爲漢事雜詠三首。

王葵園先生九十生日公祭詩以志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不廢江河吸萬流，一燈孤照費冥搜。涼塘謁後成千古，我亦星星白上頭。

遊嶽麓絕頂與嘯蘇同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別二十年，山色依然好。惟有看山人，少壯欲爲老。老去安足悲，所傷未聞道。平生千載志，

常恐遂潦倒。高山立我前，不進那能到？詩書有至味，相期各一飽。

徐紹周講授麓山本繩祖武芸渠先生昔掌教嶽麓近感院中桂樹有作依韻和之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祖庭玉樹早成叢，又茁孫枝繼乃翁。喜有緇衣傳大業，不須一作「何妨」酒誥戒俄空。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今多亡失。文章三世承中壘，名德如今見小同。鄭康成之孫。料得清門遺澤遠，克家代代有仙童。曾重伯以入翰林繩祖武，少時湘綺翁稱之爲仙童。

附錄紹周原作

御書樓下兩珠叢，曾對當年八十翁。文獻已隨人代改，根柯不爲雪霜空。孤尋氣味知無隱，便理蓬蒿事豈同。慚愧留人又今日，不成聰聽已頭童。

□母鄭太孺人七十壽詩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太任憑天降女宗，茹荼嘗蘖邁奇窮。九京未遂隨夫願，三徙翻成教子功。善化螟蛉眞一作「原」類贏，漫空魚鳥獨猶龍。已看玉樹亭亭立，貞挺相期雪後松。

紹周屬題湘綺翁手篆圓明園詞卷偶成二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

亂後園池遍棘荆，當年興感幾書生！那知五季紛紛日，卻憶開天是太平。

曾見宮門與苑牆，七年一瞬又滄桑。余初到清華時，尚見園門與照牆，今皆毁矣。詞人莫更懷憑眺，祼國時一作「朝朝」迫禹皇。

題王嘯蘇寒燈風樹圖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

平生寸草春暉意，寫入淒涼風樹圖。記事一篇詩幾首，行行珠淚認模糊。

述作千秋自有眞，科名弩末肯愴神。狀頭往日知多少，姓字流傳賸幾人？

校說文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

晚涼天氣雨如絲，把卷沈吟有所思。十五篇書在天壤，幾人讀破有眞知？

題王石臞手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

一字詁一作「得」安徽位育，平生俊語服東原。王家高弟心知意，此外何人受火傳？

王段風流感逝波，後生追步費編摩。傖夫也解珍遺墨，櫝在珠還可奈一作「奈若」何！

四皓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豔說一作「聞」漢室初，商山隱「四皓」。辭榮逃嫚罵，采芝可終老。忽與人家國，餌幣來遠道。坐令雉翼張，矅戚酖王趙。孱帝復何益，醇酒徒自夭。嚮微平與勃，劉器幾喪寶。

寒宵車渡黃河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

長橋百孔撼洪波，工竣於今卅載過。正是淵深冰澥地，寒宵戰慄渡黃河。黃河鐵橋保險期久過，乘車過此者無不慄慄危懼。

題劉寅先所撰木屏記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木屏奇人造奇史，劉生作傳繼中壘，讀之贊歎不能止，我雖不文焉能已。七齡父難拚一死，嚴君有命姑忍恥。于歸不幸所天圮，欲殉不得有孤子。家難方終國難始，闖賊屠京七廟毀，劍及屨及義師起，鬻去金釵酬壯士。袍澤男兒意何鄙，拔刀拒請嚮天矢，晚來將母奉甘旨，英雄心事付流水。祗今壯業鴻泥指，文章賸有洛陽紙，志乘模糊迷尺咫，辛勤寫出分明是。人稱奇女何奇爾？無非忠孝節義耳！多少鬚眉愧對此，我今濡毫額有泚。

追送橋川子雍歸東京時余亦將南行二首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嚮南飛君嚮東，百年行役本怱怱。濁醪幾斗書千卷，收拾平生作老翁。

廿四流光石火驚，顛毛化盡百無成。送君歸去淒涼甚，難忘當年渡海情。余民國前一年由日返國。

述哀　一九三五年

兒祝母永存，母亦自欲活。天公胡爲乎！強從兒手奪。人事酷如此，眞宰當有說。天地本不仁，乃知老聃哲。

書吳夢舟（蔭雲）古歡室詩集後兼追懷郭耘桂先生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戊歲曾偕學院場，卅年白日去堂堂。新詩幾卷天孫錦，省識孤吟費七襄。

郭園雅集幾經時，座上林宗是我師。一別無端成永訣，天涯何處覓鍾期？十七年南歸，與耘桂先生及蔭雲納涼郭園，曾呈所撰漢書札記於先生，有靑出於藍之目。允爲作序，又承批識多條，此本今尚存篋中。余北來後，先生亦旋逝。

感興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

幾篇祭酒復蘭臺，把卷如逢故友來。卽此已逾南面樂，不妨門外長蒿萊。說文、漢書爲余平生最嗜讀之書，故云。

詠蠅拍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

少有匡時志，無端老我儒。平生疾惡意，賴汝一爲舒。

候車　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

飇輪限時發，安敢誤程期。遲遲後分秒，一去不可追。嚴冬嘘寒飇，長夏暴炎曦。候久車在目，急足前攀隮。形役何時休，吾生良有涯。

車上吟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四輪駛如電，詩思與之深。昔人道三上，我於車上吟。

往事　一九三五年八月

自從學校開，男女競登塾。一日飛書來，道我顏如玉。繾綣頗再三，胡爲意不屬？豈懷柳下貞，差類一作「比」絳侯木。紅顏遽黃土，負負不可一作「嗟難」贖！

蠅拍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

蠅拍本拍蠅，蠅顧嬉其上。拍無奈蠅何，默默看其颺。

偶成

唐有高達夫，五十事吟詠。我今過五十，敢與昔賢並。觸物心有會，時時發狂興。豈爲浮名驅？聊以悅情性。

即事

吾兒嗜啖梨，啖畢棄其核。羣蟻鬪梨香，奔走喘不息。左行旋折右，南往復趨北。身微食已巨，欲運苦無力。四出呼徒侶，一作「羣輩」衆舉遷其穴。吾兒旁立笑，蟻輩何太拙。一作「商」語兒汝毋然，此事足解惑。人去蟻幾何，紛紛失與得。

讀陳涉世家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魚腹丹文篝火呼，陳王張楚一一作「術」何愚！隴頭鴻鵠眞成帝，冰合蛇分一例書。

遊三貝子園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

擾擾塵緣興已闌，名園小憩暫開顏。芙蕖十頃無心碧，楊柳千條自在閒。脚力易勞驚我老，舊遊難續弔形單。十五年偕先兄來遊，今十年重至，而兄逝矣。傷心家國無窮事，欲逐孤雲共往還。

七夕 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

兩地相望暮復朝，佳期七夕太迢迢。寧知上界雙丸疾，一歲光陰一日消。

漢高祖 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

豐沛歸來日，居然晝錦行。高歌思猛士，應悔殺韓彭。

逸興 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

逸興飛來思不禁，放懷天地一長吟。幸無歎老嗟卑句，猶有提戈躍馬心。清夢幾曾忘遼海，高歌時復想山陰。覆甕草檄慚無分，莫怨人間白眼侵。

詠鏡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浮世紛紛織裏梭，獨持朗照閱風波。青山掠過依然好，白髮相望奈若何！看罷無心留倩影，生來有分伴佳娥。紅綃作縵休輕揭，爲恐人間寢貌多。

蔣君廷黻歐遊歸云俄德漢學家多有詢余所箸書者感而賦此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居然天下同文軌，萬里遐荒共一廛。愧我疏才小家數，未窺先聖一作「禮運」大同書。井田寧識周公意，霸業如師句踐圖。滿地風霾一作「狂」欲來雨，諸君感喟意何如？

書感

雙丸走阪誰能禦？曾幾何時半百年。醉後乍驚今我是，吟成時一作「恆」恍古人先。一飢驅却身千里，萬事無如書兩船。何日一作「安得」閉門湘水上，漁簑隨分釣晴煙。

賀劉子植與錢女士結婚東京

劉郎無意到天臺，卻嚮扶桑島嶼來。豔福幾人能不妬，雙雙攜手蹋蓬萊。

自從採藥神山去，徐福千年渺不回。今日萬人翹首看，童男童女一雙歸。

偶成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昔憂一作「虞」圭角非完器，今悟疏狂近道心。避得一鄉稱愿士，不辭人世小相侵。

攜內子遊中山公園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

身閒老子且婆娑，喜對園林古柏多。萬里歸情隨去雁，一腔秋思落殘荷。緒窺頡誦差堪慰，心羨羊求欲不波。德耀於君信無愧，歸來偕學一作「唱」五噫歌。

感興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竟日勞塵坱，何時襟抱開。到家如得赦，小坐契高懷。得喪紛何極，悲歡祇自摧。君看天上月，圓缺一回回。

偕內子北海公園小坐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興來閣筆且攜笻，喜有萊妻好與同。白塔孤擎斜照裏，碧荷微舞淺漪中。分涼閣上看瓊島，太液池頭誦放翁。行樂乘一作「遺」時吾願足，不勞名字啓山公。一作「不須名字達三公」

次和朱保之見贈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卅年驚一夢，喜與故人逢。悵望嗟何極，雲山隔幾重！文章餘舊業，東北各遊蹤。君久客申江。且莫論前事，相攜盡酒鍾。

附錄保之原作

昔我同門友，今從故里逢。別離三十載，桑海萬千重。無限勞人感，難尋過客蹤。平頭相對白，慚愧袖龍鍾。

題胡綏中老人雪夜校書圖即送其歸吳中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

萬卷琳瑯插架盈，袁安庭院冷無聲。瑤華照耀虛生白，老眼無花一樣明。辨章學術劉中壘，思索誤書邢子才。吳中子弟眞多幸，尅漢初亡安定來。多士江南挺巨儒，績溪胡後更三吳。皈生頗一作「飄」有窮經志，立雪龜山恨未如。

贈高田眞治教授用倫哲如韻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便便君是漢家邊，覲國西來一作「征」領衆賢。嘉惠已承分典冊，蒙以所箸孔子學說見贈。高談況喜接華筵。羣經本自尊喬嶽，大海從來納百川。且共泛舟拚一醉，招飲北海留別，故云。清風明月不須錢。

題吳子馨所藏金冬心畫梅陳曼生小字合裝卷子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金冬心畫曼生書，雙美連枝共一株。老輩瑰奇今已矣，流風猶見海寧吳。

爲魯思題南雷小象三絕 魯思與黃同以八月八日生。象，紹周所繪也。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

史學開山黃太沖，宋明兩案萬流崇。那知二百餘年外，湘上幽人意默通。

九十長年越顧王，浙東學術衍諸黃。兼謂先生弟晦木及子主一。祝君難老追先輩，收拾遺聞耀此鄉。

餘習先生才絕人，丹青餘事亦通神。百年定有千金價，勿作倭奴席上珍。孫季畬丈言湘綺先生爲張海門作字，自記云：五百年後，此紙當值千金，幸勿爲日本人攫去耳！

次和劉腴深詩二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寧有空虛徑一作「信」可逃，眼看金雀舞湘皐。焚書那復來秦李，殺士居然效一作「用」晏桃。數仞宮牆危自撼，十方遊屐命同遭。微君道力降龍虎，大地眞成一狴牢。

浮生掠過一炊煙，上智端能性自全。菩薩本來忘有我，將軍任汝下從天。心存魏闕身江海，目送飛鴻手管弦。誓欲隨君習禪定，不辭彫鬢與華顚。

答黃山翁贈詩用原韻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九日

卌載鴻泥那可尋？滄桑劇變到而今。高談每憶劉寬節，快事從知釃蔑心。君曾買田貽劉笏老。世局欲同陶甑破，交情誰共酒杯深。多君宏奬慚逾分，章句區區道豈任？來伴名山作講筵，嗟予薄植愧前賢。域中破碎憑誰補？湖外文章賴子延。故舊幾人多入地，亂離如此欲呼天。銜杯且共開顏飲，坐對歸雲意悄然。

依韻答肖聃兄見贈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

君是安州宋子京，文章富麗若天成。相期直上青雲路，不道徒聞豎子名。舊事卅年如夢過，新詩千首定風行。猶當與子追前輩，那惜華顛種種生。

再依韻示肖聃兄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

意氣如雲客島京，那知垂老百無成。莫將苾苾杯中物，去換悠悠身後名。春夏秋冬寧我有？東西南北任天行。少顏能駐吾思學，覓取當年兩後生。

夜夢內兄張迪人明日得其書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昨宵驚見子，今日手書來。上有平安字，愁顏爲一開。燕郊烽火急，熊邑鼓鼙催。兩地看明月，何年共酒杯？

訪肖聃箬篛鋪肖聃有詩次和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懷抱何曾一日開，一作「邑邑何曾寸抱開」。腥風吹海薄人來。驅車白鶴山頭路，痛與靈巖醉一回。肖聃號靈巖居士。

相攜洞口訪桃花，桃花，山名。雨後峯腰一虹廣韻虹一讀古巷切，長沙方音如此。斜。羨汝林居風味好，歸當五畝築龍華。余先世居龍華嶺

偶成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老我寧增益，天敎閱亂離。月圓虧後影，虹豔雨餘姿。客至頻添酒，愁來且賦詩。階前春草滿，應是露華滋。

贈天隱翁

四海多奇士，而君誼獨眞。論文深入骨，學道妙通神。慧業生前具，交情別後親。齊年吾自幸，何日結芳鄰？余與君同歲生。

再贈天隱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湖外詩人第一劉，及身親見喜吾猶。紛紛餘子知何事，鸞鳳聲中衆鳥啾。

諸友招遊昆明不果赴賦寄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

欲嚮滇池道，行祠金馬神。迢迢路萬里，冉冉日兼旬。世亂無安土，情深有故人。愁予脂轄晚，何處覓關津？

懷季豫北平

我思何所屬？樸學武陵余。讀破連楹簡，鎔成幾卷書。生還應有幸，老瘦近何如？日飲成良許，哀絲小住吳。

盅園避亂來鄉過訪其寓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

偶訪故人舍，舊來優孟居。笙歌朝霧散，寓宅故伶人黃某所建，嘗於樓上演劇。樓閣夕陽餘。此聯一作「桑田曾變海，老鼠忽爲貒」。朱芾登金陛，青衣作酒奴。人生了如戲，何用獨長吁。

讀史及曹魏事感賦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

坐對滂沱閱古今，秋來寒雨氣蕭森。 譸張敢死悲劉曄，揖讓辭官笑華歆。 著代無憂還抱頸，應機揮淚卻誠心。 絕憐少女懷先識，恍見當年漆室吟。

得季豫北平書喜賦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思君不可見，一札亦開顏。 況是烽煙急，幽居獨閉關。 新篇何日達？ 故友幾人殘？ 忽忽年餘事，開尊傍社壇。

秋晨田間散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

畔畷攜筇看翠微，秋高爽氣襲人衣。 三間老屋雙梧立，萬頃平疇一鷺飛。 遠岫參差如有意，朝霞深淺總成輝。 誰能會得閒中趣，未入風塵早息機。

偶成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

來者自熙熙，往者復攘攘。 何如相代謀，幽居少來往？

倦客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

倦客風塵外，荒村夕照中。鳥投林樹晚，霞影水田紅。古木千家社，清泉一澗通。從來耽野趣，老欲伴漁翁。

別家赴辰溪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

飢軀那可已，惘惘出門行。遠別憐兒女，孤征仗友生。時艱催髮白，路險覺身輕。客裏還爲客，蒼茫望太清。

避地辰谿路過桃源賦示昔年同學諸君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一堂曾幾日，忽忽歲年過。坐看山河碎，空餘涕淚多。昊天寧樂禍，狂寇未投戈。好樹百年計，終期覆醜倭。

爲陳倚石題畫二首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年衰萬慮灰，世亂百憂積。安得住壺中，十年如一日。

九州十萬里，無處著身安。獨有杯中物，能教天地寬。

陳倚石工繪畫彫刻索詩賦贈

幽人陳倚石，一見訂新知。富貴非吾願，文章與俗違。刻辭秦相美，寫物輞川奇。二酉山頭近，偕君結賞期。

爲王孟希題吳學培畫山水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

古樹十餘畝，茅齋三兩間。誰能外榮利，領略靜中閒。

間關來辰谿疏盦賦詩見慰依韻和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異地相逢意更長，共傷離亂蹙清揚。寇深何處尋三戶，垣厚誰人見一方？沅水浪翻應有恨，桃源人在竟相忘。六州鑄錯眞兒戲，灰燼湘城淚眼望。

沈君逸之母六十九壽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家步艱難失藁砧，口銜荼蘖幾沈吟。祗今玉樹庭前立，聊慰當年畫荻心。

雙淸設教女師尊，撫字諸兒抵幼孫。一自大家經嫚嫪，香山滿院失春溫。

燕臺十載接慈顏，忽訝烽煙到故關。難得倉皇違難日，桃花源口飽郇餐。

古稀稱慶盛筵開，愧我姍姍後舉杯。莫問年來家國事，且將俚頌祝臺萊。

喜曾駱兩君暫返復來辰谿次嘯蘇韻　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

國步艱難日，辰陽策馬來。牢居心欲碎，益智卷徒開。忽報朋遊至，眞教意氣恢。何須問鄉井，倒瓮酌冰梅。

技巧驚天出，當關失一夫。謀邦誠拙計，把酒是良圖。倦眼看沅水，驚魂繞薊都。金湯何日復，吟罷獨長歔。

贈伍薏農教授　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

籮輿冉冉至，知是子胥來。頰滿時堆笑，詞深每帶一作「間」詼。世情千變熟，心境一泓開。欲待泥塗日，從君借馬回。君乘竹輿，俗呼馬轎。

疊前韻贈嘯蘇星笠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

兩君有佳句，下筆若神來。愧我詩腸儉，難供笑口開。長宵眞漫漫，天網詎恢恢。且共盟寒友，青松竹與梅。

憂國眞多事，江湖一褐夫。刀頭空有夢，匕首已窮圖。犖石來江右，機雲燦洛都。文章聲價在，

何事費吹歔。

再疊前韻 一九三九年一月

雞嚮雲中叫，詩從枕上來。南冥遲鳥化，北海待尊開。幾輩磨刀霍，何時遊刃恢？吾徒多健者，儲用一作「器」作鹽梅。

此身不七尺，此心雄萬夫。車書同大地，疆界泯輿圖。瑞士爲公囿，巴黎作輔都。吾言豈河漢，雲氣待龍歔。

寄天隱和星笠韻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

悲憤書傳雁影斜，六州聚鐵鑄成差。貽謀幾代隨流水，飲泣千人對落花。雲蓋君遊方以外，君居雲蓋辰陽我立水之涯。何時得踐誅茅約，楊柳分青蔭兩家。

沐猴一炬咸陽燼，隔岸天留天隱樓。文字定知賢婦寶，溺飢更切至人愁。三千世界微塵影，五十年華急水流。差幸心頭機事少，猶堪海上

曾王二君來談去後賦此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如船小屋伴青燈，倦對遺編暫曲肱。篇什往還輸畏友，文章點綴欠高僧。交親漸喜忘形迹，國

破何心惜蹭蹬。不有嘉朋慰岑寂，荒江偷活幾曾能。

憶昔燕臺廿載過，陳編發篋幾磋磨。興亡人事遽如此，流落天涯可奈何！別後親朋稀問訊，一作「醉後文章多慷慨」亂來日月易蹉跎。盈懷悲憤憑誰訴，夜雨空山一浩歌。

疏盦入新舍詩有紙窗燈火微如豆板屋規模小似舟之句刻畫維妙維肖星笠和之余亦次韻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滿目干戈天地秋，知非吾土卻淹留。迷離心似孤飛雁，飄泊身同不繫舟。湘水有情應念我，杜康雖好不消憂。伏波曾此傾尊酒，款段鄉居憶少游。

反前詩意自解再用前韻呈曾王二君

從來佳士喜悲秋，幸有靈均此共留。人事偶然飄屋瓦，我心無競學虛舟。鐵椎救趙梁無忌，玉佩歸胡漢解憂。禍福纆徽原至理，春深攜手橘洲遊。

仍用前韻兩首示二君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候蟲唧唧苦鳴秋，客子沈吟逝復留。幾見鶯花曾墮溷，可憐風雨竟同舟。恨無劍力除三害，猶有文心寫百憂。莫嚮沅湘千里去，還從內外與方遊。

先識曾驚一葉秋，欲歸未得且遲留。可堪大浸稽天日，試泛長風破浪舟。貧士略無終歲計，書生常抱百年憂。何時築室鄰農圃，無事長偕鹿豕遊。

贈壽人解職歸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聞君歸去意淒然，千里荒江欲雪天。尊重平生經術意，何時攜手到幽燕？世局殘棋不忍論，尙餘肝膽自輪囷。錦囊若有清新句，遞與寒江寂寞人。

五用前秋字韻遣懷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天地無私春更秋，百花如錦幾曾留。人生往復牛推磨，世事淒淸雨打舟。水土忽新人臥病，江山非舊鬼含憂。何當辟穀求仙去，日與王喬赤誦遊。

和嘯蘇論黃山谷詩六用秋字韻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鷹隼盤空厲九秋，公詩天地已長留。詞工幾閱爐中火，句險如行湍上舟。少日聲華驚宙合，吟人身世足煩憂。心香一瓣吾低首，敢效前賢述作遊。

次星笠謝嘯蘇招飲韻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覓食荒村非易事，主人惠我幸加餐。新醅馥馥添顏喜，古柏青青敵歲寒。幾得諸賢成面對，況同一飽值時難。卻愁風雨無休息，平旦何時永夜漫。

謝嘯蘇以詩見送入城並柬星笠七用秋字韻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

荒城寂寂度春秋，偶蹋郊原作小留。頭腦峯前橫筆架，湖大校舍在龍頭腦，對面有筆架山，形如筆架。沅辰水上渡輕舟。由城赴校，必渡沅辰二水。詠催巧思添歡笑，爐擁清談散鬱憂。君輩如今陶謝手，此生何幸與同遊。

積雨快晴招諸公入城八用秋字韻

猨啼春日鶴飛秋，萬物無心自去留。暫蹋青雲風送翼，未居華屋壑藏舟。細民祇問耕耘事，志士恆懷飢溺憂。積雨乍晴眞快意，定知把臂肯來遊。一作「可能乘興一偕遊」

再用端字韻答王曾二君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

老不中書此筆端，坐慚飯顆日一作「費」三餐。欲從赤誦王喬去，卻恐瓊樓玉宇寒。楚國使來挑戰

急，崔家句法吐辭一作「著吟」難。早知斗酒酬篇百，一作「一飲頻詩報」悔不乘槎作汗漫。

三用端字韻酬曾王二君　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

諸君高唱入雲端，發憤曾聞欲忘餐。妙得朱多復王好，一作「庾清兼鮑逸」肯隨島瘦與郊寒。松懸絕澗千牛怯，燈伴微吟一字難。我索枯腸酬大雅，眼看前路歎漫漫。

次韻答天隱見懷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自與故人別，天涯涕淚多。無緣共尊酒，浪說見煙蘿。斑鬢欣猶健，新詩定不磨。昨宵圓好夢，湘上著漁蓑。

附錄天隱原唱

自與盈川別，新詩料更多。逸情懷簡札，幽夢結藤蘿。白社猶堪入，蒼巖尚可磨。幾時鄰並接，人外理煙蓑。

再寄天隱

我來千里幾間關，一廡沅辰二水間。苜蓿生涯餘落寞，轆轤心緒愧安閒。人如秋鶴沖霄去，詩並衡雲失徑攀。一事輸君須記取，高樓吟處是名山。

題李肖聃東遊百詠後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

一書不報經三月，百首傳來敵萬夫。我亦當年蓬島客，朱顏人已白生鬚。雲開秀句驚江海，肖聃留學時，有「海中得句萬雲開」之句。鶴上青霄戢翼回。官祿自貧文自富，天公終究是一作「怎道不」憐才。

洪兒來省余留五日去以詩示之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昨送阿嫻去，嫻女前日赴沅陵入學今朝汝復行。老懷禁幾別，新歲此荒城。結友求三益，持身在一誠。兒年將及壯，端不用丁寧。

次韻星笠偕嘯蘇威謀晚步沅岸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沅水浮將大酉青，滔滔東去未甘停。幽人感逝興微歎，落日凝眸立晚汀。莊達偶因魚樂笑，屈狂肯爲衆醒醒。年來天上多機事，料得鴻飛未易一作「怯入」冥。

和星笠無題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

一日千回著眼青，幾生修到與居停。豐神朗玉迎初日，顏色明霞映遠汀。曾假新詩勤叩戶，若

成好夢祝無醒。閉門謝客吾方事，莫更一作「倍要」抽思入杳冥。

送曾威謀返湘鄉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

因臥荒城猶見子，未驚勝母忽回車。誠知別去增懷想，欲辦留行奈囁嚅。墮溷人人愁范縝，涌泉夜夜夢於菟。校中溷軒至危，無飲水。君家舊有蔬魚教，種釣閒來好著書。

近日晝陰夜輒雨　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

白日沈沈陰，入夜浪浪雨。世變何太奇，天公放鼷鼠。

泥深石板滑，行道苦如何！莫怪連旬雨，人間淚眼多。

和星笠元夜招威謀紹熙紹賓嘯蘇茗飲原韻　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

春茗甘同夏飲一作「日」冰，萬錢安用效何曾。今宵一室融融語，往歲千街步步燈。涅槃經載元夜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燃燈十二里。顧我銜杯偕婦子，多君擘果餉賓朋。傳柑何幸沾餘瀝，勝似山中後竹僧。

感懷四首仍用原韻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年來萬事冷如冰，惟有燕臺忘未曾。走馬西山雲擁髻，泛舟北海月為燈。尊前頗話藏山事，門

外時迎麗澤朋。今日蠻荒形對影，黯然蕭寺一枯僧。

捷足推牀走積冰，瀛臺瓊島幾回曾。驀來煙微聽山雨，愁戴霜毛對黯燈。但祝寧馨兒不類，一作「有祿」孰教彼其子無朋。年時閱盡人間險，羨殺雲遊到處僧。

垂暮何心計伐冰，但愁鳶鵲逝難曾。早驚鏡裏欺人髮，余年二十有白髮。老伴兒時有味燈。不分華年駒過隙，久令遐想鹿爲朋。何當襆被山中去，問法常從白足僧。

世事誰如北極冰，幾人投老見玄曾。愧無室裏兼金帚，最羨龕前伴佛燈。白酒聲忘明日事，青牛欲候遠方朋。校招天隱來。故人猿鶴勞相憶，已辦雲庵退院僧。

星笠入夜切齒甚急賦此調之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蜂房比屋似連牀，熟睡詩人切齒忙。乍覺庭柯棲啄木，卻疑衙鼓報升堂。隔窗雷息遙相和，蘇詩：「鼻息雷鳴撼四鄰。」守夜霜更不獨長。料得小蠻偎白傅，難禁聒耳起旁皇。

余嘲星笠切齒星笠答詩以半聾相誚疏庵遂有「休共聾丞話短長」之句佐門之意甚顯賦此答星笠兼詰疏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

兩耳含精臥大牀，磨牙故解惜公忙。縱教折齒同張相，未許一作「枉教」蒸豚饋孔堂。便黜聰明吾豈辦，不聞理亂計差長。一池春水風吹皺，案吏何勞佐玉皇。

戲贈星笠歸益陽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

忽覺裁詩牀上牀，詩人端爲俶裝忙。嬌姬暈頰羞窺戶，稚子牽衣笑上堂。別後歡顏杯裏覓，歸來絮一作「軟」語枕邊長。半僧合有枯禪意，誰道風流似漢皇。

讀吳湋卿中丞字說既書其後復題一律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

新書一卷不盈握，勝義紛呈一作「披」足解頤。朝旭催鞛嗟許鄭，葡爲盛矢器，正說文。書大誥「寧王」當爲「文王」，正鄭注未受命稱王之說。晴雲披霧見倉斯。請纓未繫胡兒頸，求雨曾窺董相姿。甲午長沙大旱，中丞步行禱雨，余曾見之。狂寇又深吾欲老，短文裁罷淚如絲。

星笠建議解互嘲之紛贊而和之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

乘興高歌一作「吟」倦倒牀，未須苦爲六塵忙。前旒應識古人意，師冕曾登聖者堂。自勵無如漱石好，半聾祇合枕流長。吾家翁偉眞堪效，一作「學」笑聽嘲嘶跨駁皇。楊翁偉聞二馬以簦眇相誚，見論衡。

劉弘度在宜山避寇機有詩云平生自許軒昂甚慚愧奔雷破柱時賦此解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

大難開天未有奇，吾曹行素復奚疑。君家玄德懷王略，曾有聞雷失箸時。
李廣無侯數未奇，窮鄉送老困何疑。宜陽自古留詞客，終勝涪翁謫戍時。

次和威謀過長沙感事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

國破城春草木萋，燹餘塵土沒歸蹄。新丘曾見連華屋，敗瓦無緣認雪泥。城郭又非悲化鶴，賢豪安在舞聞雞。幽人搔首樓頭望，煙柳斜陽正挂西。

贈郭之奇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

之奇奇氣吞江海，舉世從非一伯夷。卻恨中原無淨土，采薇何處首陽西。
讀書觀意陶元亮；痛哭傷今賈洛陽。送酒白衣人渺矣；更無前席漢文皇。

再贈郭之奇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滔滔此天下，賸汝接輿狂。獨見良堪喜，牢愁亦可傷。能文灌仲孺，欲死漢東方。好在侏儒輩，

秋成穀萬倉。君文字多罵世，故有第五句。

次韻王疏庵答星笠自益陽返校索詩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佳人去後倦成詩，寂寞辰陽歷一時。月到上弦初弄影，蠶經三臥復抽絲。差欣虎尾餘生在，疏庵卜易得履六三「履虎尾」云云，旣而辰谿被炸。難遣龍頭矮屋悲。近校舍患熱。白社風流定堪羨，吟壇況有遠公持。星笠有僧號，自號半僧。

喜弘度來辰次星笠韻　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

壺頭僻處嗟孤陋，楚國人人望葉公。幾度回車驚墨翟，諸生含笑接文翁。月波清夢知胸次，雲水新詞鏤化工。弘度夢中作詞，有「層波萬月」之句。江海狂瀾殊未已，憑君手障百川東。

和弘度觀演苗君可秀事有感作　苗君，東北大學生，弘度弟子，以抗日殉國。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無端狂寇掠三邊，殺賊終軍正少年。縱有貔貅師百萬，漢家終見服柔然。猶有門人作鬼雄，幼安無負客遼東。浮雲蔽日須臾事，夕照從來分外紅。

弘度續得苗君詩二首和之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柔情壯志儘分歧，萬感淒涼別婦時。易水歌聲催上馬，只餘殘月照羅幃。

一介書生延國命，八千子弟喪胡塵。不須讀史嗟文謝，淨掃神州看後人。一作「壯烈還看並世人」

次韻答何特循見贈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月何曾笑口開，瓊瑤忽自一作「霤」故人來。壯心已爲烽煙盡，短鬢寧禁日馭催。世上難迎古稀叟，庭前早見不羈材。漢家舊是神明胄，未信昆池變劫灰。一作「甘泉烈火君休訝，幕北王庭漸死灰」

次韻酬肖聃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去年白鶴山頭路，躡屐從君寫百憂。今日共看淝水戰，一作「且喜近聞淝水捷」此身如稅楚冠囚。虛聲至竟來多口，早退何勞待急流。未辦新知一作「溫故未成」慚素食，歸與炳燭趁高秋。

喜肖聃星笠來辰次疏安韻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

故人命一作「稅」駕見源源，劫後相看喜並存。胡馬已奔湘水靜，德星乍聚酉山尊。匠人不顧樗爲社，賀客寧知弔在門。未信蝦夷能制夏，好將經訓養兒孫。

再酬何特循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

新詞到手笑顏開，深穩端從杜老來。白髮卻一作「自」慚詩力淺，枯腸愁聽缽聲催。中原黯淡窺胡馬，異代艱難憶楚材。與子從容看日落，未須惆悵著寒灰。

余移寓馬溪星笠首來結鄰潤生疏庵德昭繼之疏庵有移居詩次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

獨居岑寂寺僧均，幸有佳人願卜鄰。酉洞豈如衡麓好，友生翻比弟兄親。時艱愈覺吾民壯，處順那知道味真。且共傳詩消塊壘，一作「不分蝦夷圖猾夏」陽和來復待新春。

題何特循適園詩集疊開字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手把新詩百遍開，逸情奇思涌泉來。毫端光氣照人遠，一作「箭端精氣饒堪壽」鬢上新霜任汝催。楚些久嗟無嗣響，兩湖今復見宏材。平生頗有高吟志，驚此雄文意頓灰。

喜威謀再來辰谿和同社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款段鄉居作小留，暫來荒徼濯雙眸。夢中衡麓青常在，眼底沅江碧自流。萬類一作「四海」無聲哀

鬼劫，幾人散髮任一作「伴」天游。期居玄圃行吟去，二酉山邊且訪幽。

得陶重華昆明書

陶君，清華舊門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幾回隔面胡塵起，一紙書來動遠思。猶記名園歌短曲，四年聚首欲離時。

書辭照眼色斑斕，省識明窗對馬班。古調獨留同好在，與君千里未容彈。

何特叟約遊丹山寺阻雨改攜郎君招飲酒家期來春踐約賦此

奉謝四用開字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詩翁折簡盛筵開，沅士輕舟渡一作「載」我來。老去銜杯思痛飲，蠻荒話舊謝三催。丈人見子供雞膳，童僕迎賓辨一作「感」雁材。莫恨丹山迷霧雨，春深蠟屐待然灰。

劉弘度自樂山賦詞懷辰谿同人二曾將來馬溪示疏庵及余時

疏庵避敵機山洞有詩次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朔風初緊葉辭條，古榦龍鱗自不凋。好句傳來如面對，一作「語」故人去後已天遙。雞聲送一作「引」客探一作「窺」書洞，鳩首扶人渡石橋。疏安宅前有橋喜見珠璣生咳唾，未須醇酒百憂銷。

星笠賦夜不寐有感詩以解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強弱由來少定形，未須遙夜苦惺惺。臣吳句踐尋償恥，破越夫差卻請平。靈子已聞占大害，今日大雪，卜者言過此戰局當轉。島夷終見酹長星。凱歌欲待一作「伴」桃花發，一作「奏」與子丹山拄杖聽。

星笠既喪長子又遭回祿肖聃特循有詩唁之依韻賦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君家文正垂遺教，氣數持權不信書。頗訝兩災何太驟，要知一作「靜觀」萬象本來虛。不聞梅鶴當妻子，且學梁鴻卜賃居。況有佳兒勝將作，樓臺彈指美如初。次君子荃精建築學。

和嘯蘇謝招飲韻二首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塞塵霾慘不舒，小招聊與素心俱。人生幾得田間飲，肉食還敎竹畔居。酒店前皆修竹。大地犬羊隨處是，微軀牛馬任人呼。何當被甲持戈去，殺賊歸來一卷娛。

世事浮雲任卷舒，猶一作「惟」餘野趣與身俱。客中勝事從君飲，夢裏歡悰面嶽居。坐看淵魚無礙樂，臥聽山鳥自名呼。故園景物勞追憶，便此清嘉也足娛。

天隱書來有詩見懷卻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別來盈一載，亂後意何如？句好愁無奈，情親喜有餘。煩憂緣酒長，塵俗得書除。爲拜彌陀問，兵艱幾日紓？

肖聃見余前詩有荷戈之志感賦見慰有已辦千秋可自娛句詩以答之

千載聲名徒幻爾，百年憂患與生俱。袖椎未辦秦皇擊，辟穀思從赤誦居。吹劍殷勤聞一吷，虛舟飄泊任三呼。異人遇合知何日，一卷南華且自娛。

漫成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

爲避橫空陣，移家翠嶂中。臥牀聞好鳥，啓戶見青松。地僻幾一作「無」人到，山深百慮空。幽居得佳興，世網任重重。

夢中成七絕一首覺而記其末句云眼前道理塞三通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平生頗喜杜氏通典又不類余語或者譏讀書不能受用之辭邪枕上易爲第二句成之　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

一世功名生半部，眼前道理塞三通。百金買技從絣澼，不戰歸來五等封。

答陳仲平助教見贈原韻　化學助教　一九四〇年二月四日

澧蘭沅芷信芳芬，歸後心空冀北羣。客此蠻荒猶見汝，幾人明理更能文。飢腸無米愁方朔，近日物價奇騰，皆苦不給。奇字能言愧子雲。手把瓊瑤還一笑，著書辛苦待秦焚。

先妣五周忌辰紀夢　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

遊子逃生日，慈親棄養時。遠來投舊宅，歸去雨中馳。喜見情無限，那知夢裏癡。覺來惟哽咽，枕上淚成絲。

次韻和陳兆疇譚雲鶴新年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

萬山深處度新年，暴樂猶聞爆竹燃。愧殺蘇秦金欲盡，椒盤擘出未烹鮮。

浪跡蠻荒兩度年，寒灰那復計重然。邕南且喜聞佳報，待看桃花發早鮮。豫言家云：桃花開，戰事可了。

劉寅先寄示近詩賦答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

落拓難忘憫世情，荒山忍餓寫圖經。還餘韻事添詩料，閒伴閨人步月明。

潙濱小別便三年，烽火驚心到眼前。安得晴窗風日麗，一尊相對話桑田。

答陳兆疇教授見贈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感子殷勤意，佳篇細校頻。況餘憂世淚，同是喪家人。道爲傷心長，詩從破卷新。君才盈八斗，先馬愧清塵。

十里外有盜劫遂去馬溪寓周叔廈宅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荒村聞劫質，去去不移時。我愧橋公祖，懲姦肯棄兒。誰云四海廣，八口悵何之？賴有周公瑾，巢林假一枝。

兆疇紹熙主五溪詩社第一集有詩索酬戲答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

迦陵詞伯天下賢，梅村攜手開瓊筵。顏酡腹飽狂爛漫，叩門尋我索詩篇。我生樸拙不能詩，愁

來開卷偶吟之。追遉火急無地避，欲從王赧築臺謻。笑謂兩君何太暇，曷不持戈跨鞍馬？中原胡騎正紛紛，長吟短詠胡爲者？君家勝廣人中龍，大澤一呼咸陽空。期君繩武舉義旆，驅逐蝦夷還海東。不然定戀毛錐子，要作詩壇中興事，拔幟開壘迎君來，老夫投筆從此始。吳君戲詠有「詩壇莫讓楊曾霸，後起陳吳是正宗」之句。

和光燾韻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

萬方兵氣一登樓，欲問鄒生大九州。數載蠻方成獨往，一作「憐獨醒」一江春水漲新愁。沅濱又擷靈均草，淇上猶聞王豹謳。莫漫牛山空涕淚，與君開口盡金甌。

偶成次鶴松韻

萬事浮雲過，惟餘大患身。不須論黑白，寧復計寃親。廿載燕山外，三年沅水濱。滿頭成白雪，且自樂陽春。

聞德國併丹麥挪威書感用紹熙韻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

見說非攻昔締盟，如何師出每無名。寧聞天意甘殘殺，是處江濤怨不平。黃白人謀推劫運，東西地角動哀聲。一家天下嗟何日，熱淚涔涔瀉海傾！

防空洞中作

半年寓馬溪，未識穴居苦。一朝聞盜劫，襆被倉皇去。附郭移龍頭，犬吠夜無怖。晴空嘯警笛，奔走不遑駐。君無恨宵人，亦勿怨強鄰，人生有大患，七尺區區身。

特翁招遊丹山寺賦謝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

獨立千巖上，神偕宰昊通。衆山成拱抱，一水效朝宗。巨穴傳丹竈，危樓倚翠松。我來憑眺久，疑入白雲中。

故人敦宿約，佳日復相招。撫事心多慨，登山興轉豪。揞危憑越石，折銳看倭刀。太息驪歌近，還期醉濁醪。特翁不日入蜀，同人約爲餞局。

送何特循遊蜀中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

壯歲論交今皓首，故園無分共蠻方。乍揩夢裏憂時淚，又斷尊前惜別腸。三峽猿聲催早暮。一作「日月」五溪鴻爪有文章。歸舟好句兼新釀，愛晚亭邊醉夕陽。

戲贈和余熙農韻

佐卿天下士，文采耀當時。喜汝存餘韻，娛人有麗詩。手持六寸筭；心好五言詩。不用尋鶺鰈，雙雙到處隨。

贈譚鶴松 衡山人

衡山凝淑氣，沅水會良朋。句好高秋月，神清古寺僧。時危同一慨，腰健小千層。內熱鄰家事，何須更飲冰。

威謀招熊雨生入社雨生爲長歌挑戰威謀應戰甚雄余賦此解紛

仍用雨生韻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胡騎紛紛遍九有，忽驚遲暮遘陽九。塡胸塊壘無計澆，日喚詩人謀聚首。月中兩度盛筵開，佳篇在手杯在口。鑱肝鉥腎鬥妍巧，羣雄德齊地復醜。慚余駑劣玷社籍，小卒馬前喘汗走。追飈日日望騄駬，後車人人嗤趙叟。江西詩律天下聞，一祖三宗今有後。甲兵十萬動地來，軍容欲比廬山厚。會君壁壘何森森，公輸善攻墨善守。文章餘事猶爾雄，從知君子堪大受。我今弄丸告兩家，秦晉令狐無勝負。願持杯酒解紛爭，兩賢不厄君知否？

雨生威謀鬥韻不止星笠復和二首參戰後均狼狽至於設誓自明乃服余弭兵之説賦此嘲三君　一九四〇年四月

蠻鄉寂寂百無有，忽看龍戰構六九。救死扶傷各不遑，只今空復咎戎首。從來逆耳利人行，寧有良藥不苦口。古訓煌煌戒不爭，何況諸君皆在醜。在昔晉楚爭中原，弭兵向戌空奔走。詩云無侮老成人，何意秦違黃髮叟。於今頭焦額復爛，寧有良策善其後？吾謀不用豈足傷，第訝相知何不厚。曾君激戰坐壁上，頗似鼂生幸居守。未及佐鬥先得傷，可憐此咎竟身受。丹心不白指天日，無復可言呼負負！前車已覆後車來，從今倘忽吾言否？

次韻戲答威謀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費我翻疑半是嘲，庖丁君擅騞然刀。調人最解逃難術，不辨皋陶聽兩曹。

謝周好古贈方竹杖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好古貽我方竹杖，天產異質來桂東。白金飾首易角觿，雕鐫名字殊玲瓏。五十六年老非篤，膚肥體碩行龍鍾。賴此助我腰腳健，差免年少嗤衰翁。卻憶叢篁萬莖立，年年雨露霑濡濃，春茁新雛悅主婦，夏蔭千畝生涼風。忽然離羣伴衰朽，興感今昔將毋同。天生直節世所忌，雜以圓相差彌縫。

易圓爲方挺圭角，世習婘婀誰肯容。況復孤標與峻潔，素心獨契梅與松。破觚爲圓比比是，汝獨反此計寧工。嗟余少懷用世志，坐不軟曲老彌窮。端居念此已三歎，今忽覩汝心憧憧。頗思披髮入山去，不然泛海逃人叢。與君共保歲寒節，相親相倚經千冬。

再答威謀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

不須妙解子雲嘲，屠坦何曾有頓刀。學射未停弦上箭，孔璋無分敵雄曹。

贈熊嘉麟女士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

熊君求進殊未已，學文乍畢復攻史。負書今嚮蜀江行，欲看巴渝好山水。從來山水助文字，不信馬遷有前事。歸程一作「裝」何物壓輕舟？百數十篇新史記。

劉茂華聞人誤傳余不幸死電詢肖聃感賦　一九四〇年十月六日

迂生此世眞何補，但索長安米粒多。不道故人勞遠念，一書千里訊東坡。

贈熊雨生次其重九韻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四日

詩律今看繼硬黃，名篇嚼後頓清涼。避君欲學無言聖，涉世難期不酒狂。詞客幾曾歌舜日，騷

人從古落蠻方。秋風莫動蓴鱸興，物我能忘是故鄉。

答雨生次韻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

散原逝後詩歌歇，今日荒陬著一作「見」此翁。幾首新詞賡白雪，千年雙井賸清風。鄉邦沚舊滋余愧，肝膽論交喜子同。欲待時平廬阜去，相攜凝睇大江東。

壽楊華一五十次省聃韻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

吾家博士人中傑，年到知非手一經。鬢上未侵霜蕊白，眼中常泛嶽痕青。干戈暫阻行吟澤，風雨難忘愛晚亭。世亂漸平歸去得，南天長爛此明星。

答邱有吾見贈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載相看如舊識，一篇見貺抵南金。喜無驕馬驕人物，猶有空山問道心。頗怪風霾迎面起，余與君近皆被人誤傳死訊。難禁霜雪蠹人侵。千秋名業吾曹事，留與鍾期作賞音。

讀雨生詩戲贈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爲傍詩人住隴頭，每吟佳什想冥搜。江山同此君偏秀，風雨連朝我更愁。縣解夢迴塵外域，猨

烟吹入海西州。細推物理知何用，贏得蒼生哭未休。君專治物理學。

白菊花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姑射仙人此脫胎，肌膚如汝信奇哉！戴將頭上驚年老，插滿胸前喜酒來。但願傍籬供采擷，莫教入世染塵埃。冰心玉骨誰爲耦，指日寒梅冒雪開。

辰陽秋晚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兩度逢秋晚，辰陽客思驚。黃花搖瘦影，孤雁咽商聲。諸子咸分散，他鄉卜死生。洪驥兩兒在重慶，鑫兒流離河北，一年無音問。西風添百感，況此別離情。

十月望夜偕彖龍星笠威謀步月威謀有詩次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鎮日茅齋不出門，偶然隨伴蹋荒村。芊芊野草燒餘碧，活活溪流靜裏喧。南服已聞追佚寇，故人誰與定驚魂？報傳克服欽縣。又天隱書來，告被盜劫，戕其外孫。亂來朋舊凋零盡，寂寞空山悵獨存。

和方叔章五十九自壽韻兼懷章秋桐翁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胸有當年景略才，樞垣送老亦窮哉！江南舊業三秋夢，劍外新篇一雁來。淸興不緣塵劫減，壯

懷肯爲鬢霜摧。吟邊見說佳人共，好句思深費細猜。

賀疏庵得孫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

參天松幹茁孫枝，老友拈鬚喜可知。三十年來無此樂，牀頭今日聽兒啼。

君家有子不羈才，捐卻毛錐志壯哉！娶得塗山乘檋去，呱呱兒泣望歸一作「爺」來。

天隱避地雲蓋寺一夕被盜劫戕其外孫丁生有詩紀痛賦此慰之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

海寇腥氛欲障天，不關俎豆已三遷。山深劍祇驕羣盜，世亂生寧直一錢！班惠恩情餘淚在；子長篇簡付誰傳？衰年故友情何限，東望湘濱爲泫然！

詩社雅集以月夜索題有作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月挂中天夜色寒，五溪高處獨憑欄。思蟠胸臆微吟遣；愁徹肝脾朗照難。不信一生終濩落，喜從萬死得平安。得六兒書華顛何礙吾身手，躍馬橫戈意未闌。

黃新彥緘示新詩卻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叔度汪汪千頃波，別來三載意如何？萬山雲樹遮言笑，滿眼酸辛付詠歌。逸志早隨鴻鵠遠，良辰長伴簿書過。遊蹤幾日峩眉去，合有琳瑯百斛多。一作「合有新詞百首多」

日暈歌 二十韻 一九四〇年

東海西海彌兵氛，上感眞宰天爲昏。日旁縈繞赤黑氣，四環分布如車輪。萬方久驚烽火急，況有異象懸天文。兒童變色走相告，老儒危坐稽三墳。十煇古掌眂祲職，背穴抱珥何紛紜。衆鳥夾日記盲左，周圍靜謐無非雲。聯珠昔聞五星耀，仰視杲杲非星辰。望氣徒聞王朔術，漢書天文志：王朔所候，決於日旁。占驗欲叩滑堪門。漢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有日旁占驗，見漢書功臣表。我聞七國祖龍恣威暴，眈眈欲幷八荒呑。咸陽宮中動匕首，白虹射彩穿朝暾。比鄰有國如狠虎，得毋壯士持兵環柱逐其君。又聞白水眞人剔羣盜，炎精再起收中原。西州丸泥塞函谷，赤烏四匝環濃雰。石頭今傳反側子，得毋天象戒覆垂殷殷。吁嗟乎！玄黃血戰今四載，八州原野號英魂。抗兵相加哀者勝，苦縣聖人夙有云。人事分明已如彼，天象顯赫增歡欣。「抱且戴」者國有喜，漢書天文志云：「抱且戴，有喜。」晉書天文志亦略同。故書歷歷傳前聞。近三十日遠六十，天文志云：「日暈制勝，近三十日，遠六十日。」妖氛掃盡無遺痕。白日重光慶雲爛，彼圍繞者徒紛紛。

辰陽雜詠　以辰溪龍頭四字爲韻　一九四〇年

不用鑽龜問宿因，我生端的不逢辰。燕臺廿載渾如夢，今作沅濱攬茝人。

雲中日日聽鳴雞，來去忽忽是馬溪。猶憶前山松萬棵，石橋人立夕陽西。

千金何補學屠龍，老去情懷百慮空。結習未能忘一事，眼收萬象作吟蟲。

幾片晚霞紅似錦，兩番魚艇小如鷗。眼前佳景無由說，豈有崔詩在上頭。前日與同人臥沅濱，見景至美，苦不能寫出。

壽何特循七十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

辰陽幾度接溫溫，劍外飛來自紀文。人怪高年貪蜀秀，天教一老看倭焚。奚囊滿貯鏤心句，子會頻添上壽尊。江畔微吟當一笑，祇今門下見門孫。

哀向毓麟女士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

命嗇才豐事可嗟，深閨今見賈長沙。篋中幾卷殘存草，一作「稿」留與人間說謝家。

曾嚮潙沱暫結鄰，論文話舊意相親。征帆莫指巴東道，從此猿聲倍惱人。年三十死於重慶。

送星笠歸里次邱有吾韻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皮師伐孫籀廎不作流風沓，樸學中興見此時。考古洞明于喻讀；君治古聲，發明喻母三四等分讀匣定。說書妙解爽惟辭。君治尚書，新義至夥，讀爽爲尙，其一事也。固哉文苑偏分傳，卓爾先生自有一作「聖」詩。垂老吾生獨何幸，三年沅水日肩隨。

吳下亭林繫夢思，晉塵得接喜同時。胸蟠漆令濠梁意，筆吐中郎幼婦辭。低首叔孫條漢禮，解頤匡鼎說齊詩。桃花江畔留桃葉，一舸迎將好自隨。

喜季雲來辰賦贈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

相逢離亂日，一別五年來。幸減三秋恨，容搜九地才。素琴傳妙響，朗玉謝纖埃。幾得偕歸去，籬間遞酒杯。

顏生熙志以其父寄庵名嘉惠五十自壽詩見示請和賦此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伯玉知非日，宣尼學易年。寶書森萬卷，佳句累千篇。廡下妻擎案，庭前子象賢。何當一尊酒，清話得新緣。

隴頭春望　社集題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四日

萬點雲衣赤曜浮，倚天長望有深憂。細看花草春依舊，驀缺東南帝醒不？一作「乾坤地未收」寇退縱教明日事，血腥難浣百年讎。平生自勵忘哀樂，誰料哀吟值白頭。

送春　社集題，分得君字韻。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吾生五十七，一歲一迎君。舊德相從久，淸光忍便分。尙留枝上綠，應帶別餘溫。高閣忽忽去，明年共小醺。

橘花　社集題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不同桃李鬥紛華，開向三春日已賒。芳氣撩人魂欲醉，落英鋪地玉無瑕。羞從淮北年年變，行到江南處處家。卻恐詩人忙聽取，誤將素蕊作黃花。橘、菊俗音同。

吳辛旨何爵三先後從連縣來書並示近詩賦寄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故人十年別，一紙素書來。說盡三遷苦，吟成萬語哀。旻天樂芻狗，大地塞人骸。共保寒松節，陽和漸欲回。

偶成　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

行歌安用接輿狂，新綠迎人似故鄉。儘有愁生紛野馬，四無人處立斜陽。尊前肯放新亭淚，澤畔重尋屈子芳。老我此邦良不惡，丹山高聳碧流長。

送吳紹熙游坪石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兵氛匝地欲何之？況復天南萬里馳。桑下寧無三宿戀，篋中新有百篇詩。口吟玉局怡甘蔗，手把金盤啖荔支。濁酒一杯君去後，五溪煙雨足迷離。

五十七初度書懷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

天上雙丸西復東，我生五七只怱怱。鬢邊早作秋霜白，鏡裏難回笑靨紅。問世文章空好語，成行兒女仰衰翁。年年家國無窮事，賸倚危樓看碧松。

初夏即事　社集得千字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

荒陬歷日千，夏景又成妍。積雨寒猶峭，新晴倦欲眠。風輕憎柳絮，米貴羨荷錢。花事應如舊，一作「未識花何似」淒涼憶故燕。北平花事正盛。

同學諸君約宴力辭繼聞酒食已具賦謝且申歉懷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斐然吾黨士，酒食召先生。仲孺靈前約，徽之駐去程。多一作「享」儀寧及物，負誼不勝情。報此拳拳意，相期赴令名。

辱諸公賜和拙作述懷詩賦謝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八日

西陬歲月坐侵尋，誰識憂天此意深。偶假微吟紓結轖，卻添高詠滿山林。諸公各有文通筆，今日猶聞正始音。貯向錦囊勤護惜，年時看取故人心。

賀季明于歸用乃翁肖聃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李氏明珠字季明，壁經傳罷又醫經。五年隔面驚狼燧，一士粱舟傍雀屏。詩句可人憐道韞，禁方在篋喜緹縈。懸知三日調羹後，對案添香譯左行。

有感疊前初度書懷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廿年飄泊任西東，棘地渾忘日月怱。赤縣未回春野綠，素心猶照夜燈紅。不知易世消何語，孤負人間著此翁。回首郊原多壘在，後凋長憶歲寒松。

次行嚴韻答謝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身似微蟫老伴書，記蒙青眼廿年初。通經敢望追前輩，活國何勞用腐儒。橐筆擵夷原可笑，求魚緣木定成虛。榮名杯酒都無分，愧負殷殷大匠譽。

李伍劉三君招與餞席送若溪赴衡山和林赴昆明肖聃有詩壯行

次和 一九四一年六月六日

主人勤祖道，嘉客賦驪歌。放眼青山好，浮杯綠酒多。衡巔覩赤日，滇沼泛金波。歸思怦怦動，干戈奈汝何！

送鍾若溪長南嶽工業專門學校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三年駭浪恰同舟，短髮高顴笑影浮。此去名山憑管領，最難髦士與彫鎪。君於國文系諸生多所識拔森森衡嶽添槐市，寂寂丹丘枕碧流。欲待時平雲麓住，兩釁相對瞰湘州。

贈傅遜庵月川 一九四一年九月四日

臨湘北嶽鄉先正，門下於今見典型。君師吳鳳蓀、閻北嶽兩先生。理惑有時窺法藏，離憂還欲續騷經。

少來蓮幕情難忘，老去狼煙事可驚。賸卻靈臺眞覺在，千牛猶是發新硎。

重九 社集題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辰陽又重九，劫後念鄉關。菊色經霜淡，蟲聲帶露寒。風高吹帽易，愁重舉杯難。且喜峯巔住，無勞上遠山。

重九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沅濱九日已三過，如此江山且浩歌。酒爲黃花斟盞滿，人如紅葉放顏酡。傷心故國塵汙血，翹首殘年海息波。莫道隴頭纔培塿，當將太華意云何？

贈李欅壽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日

廿載京華未識顏，喜聞清論此荒山。余往任教清華，以孏不好交遊。時欅壽任教燕京，相距咫尺，未嘗相見。去秋始識於辰谿，恨相見之晚。著書已讓千毫禿，攬鏡曾無一髮斑。別有孤懷誰與共，儵然老圃意俱閒。年年海淀西頭路，夢裏重經淚眼潸。

贈子若入川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五十年來見此公，渾身豪氣吐長虹。海波萬頃添神智，食貨新書振瞽宗。欲爲槁黃謀肉骨，未甘淟涊作癡聾。迢迢蜀道三千里，祝汝鴻毛趁順風。

贈伍薏農

瀏陽男子伍跛公，笑玩一世如兒童。口誦佉盧左行字；心契周孔追黃農。甲兵十萬羅心胸，手無斧柯難爲功。安得此子乘天風，制馭溥海無西東。播我大道淸塵蒙，遂令六合登大同，十五億人衣食豐，夢魂不見山頭烽。人道跛公意氣雄，功成歸去伴漁翁。

野菊

社集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羞從庭院供歡笑，偶發幽香到澗濱。竹葉平生本無分，巖泉相望自爲春。黃冠野服看人慣，白露秋蟲得汝親。九日名花家釀好，僻居差喜不關身。

初寒

社集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冷暖寧容不自知，陽消陰長此當時。衾單叵耐閨中婦，甲一作「衣」敝初驚塞上兒。木葉已殘山濯濯，陽和猶憶日遲遲。號寒嘑餓今眞見，愧我難爲俯畜資。

短景陰陽漸欲催，悲風瑟瑟動高臺。大庾嶺上梅初綻，黃鶴樓頭句費裁。絕塞已看飛雪早，堅

冰當念屨霜纔。從今檢點嚴冬具，淑氣迎人待歲開。

和星笠同肖聃威謀有吾步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

肝膽交親照眼明，好懷聯袂下山行。侵風面似春冰薄，步月心隨夜氣清。黯淡難回斜日影，喧豗微度急流聲。小遊坐失迎嘉客，未貢新橙佐薄酲。

謝疏庵饋生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熊掌吾兼嗜，天寒廢釣絲。深情憐子產，一作「到馮煖」峻節愧公儀。有菽堪營祭，無瑤且賦詩。餘芬猶在口，莫訝校人欺。

霰和星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忽看六出遣先驅，玉屑紛紛散九衢。人世避丸成苦惱，天公作戲只須臾。瑤階偶墮如投果，金線穿將似貫珠。卻喜平生淸冷慣，不從熱處著微軀。

落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荒林無徑少人經，片片辭條寂可聽。運去難回春影綠，身枯猶戀故山青。未妨貼地行雙屐，猶

慿因風送遠馨。三載有人成一葉，只驚玄昊太通靈。

送陳穗庭入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兩年詩境馳千里，萬種牢愁媵此行。好爲後生作元氣，憑君吾道有干城。文章寫我他無事，花鳥逢人別有情。分手去來休作惡，吟人長愛蜀江青。

有觸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已死終當懸佩劍，此生何意伍屠刀。張弓手欲彈烏鵲，愛惜金丸未忍抛。

諸生約壬午元旦會合各具禮品一事探籌互贈余備一筆媵之以詩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

遨遊二十載，憑此作三軍。未是生花種，探懷付與君。

和熊雨生感事韻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

偉矣達人齊物論，鴻毛未比泰山輕。好從丘壑娛眞我，莫向文章乞久生。月有盈虧天好事，世皆飢渴帝忘情。何須便問停驂處，暫駐溪頭聽水聲。

贈宗子威 一九四二年三月

是翁眞矍鑠，應叩大鐘鳴。詩與人同健，心偕水共淸。廿年曾幾日，四海盡哀聲。安得中原復，相隨詣舊京。

相士言余五十八九有大厄近又多病效袁子才預作自輓詩二首如獲倖存當仍效作告存詩也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扁鵲嗟何益，誠知命在天。但傷狂寇熾，不見中興年。

生平耽述作，幸不謬通人。今日蠶絲盡，悠然返我眞。先輩如梁任公、章太炎二先生，並世閒人如張君孟劬、陳君寅恪胡君適之郭君鼎堂於余所著書，皆有過獎之詞。雖泰西治漢學者，如瑞典之高本漢君、蘇俄之阿利克君亦然。至好如余季豫、曾星笠二君，又阿好不待論矣。

崔明奇家小園牡丹花開賞者雲集明奇輒餉以餅索詩爲酬余以病未及往觀而花遽謝戲賦詩投明奇索餅以補未及賞花之恨云爾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

春明三四月，奇葩吐稷園，傾城士與女，遊賞盛衣冠。高畦百十區，佳麗不可殫，素蕊似粉敷，丹

花似火然。自從避亂來，枯坐對清沅，香芷在何許？語欺疑屈原。奇花與異卉，難遇如祥鸞，勝遊憶疇昔，感慨徒辛酸。忽聞好花開，頓令愁懷寬。兩日護花人，門前車馬喧，何以餉嘉賓？手製餅盈盤。嗟余累病臥，欲往終盤桓。無端風雨來，好花謝奇觀，咫尺失良賞，負負無可言。名花不可追，美餅猶可甘，賦詩投主人，倘許我加餐？

和顧一樵次長耒陽拜杜工部衣冠墓

衡雲企望頻。千秋遺恨在，耒水失詩人。猶有衣冠塚，長惛過客神。故人觀政至，佳什吐辭新。讀罷怦怦動，

贈別陳生有覲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

悵望三冬一瞬過，臨歧此日意如何？青燈黃卷多餘味，好向人間自琢磨。

贈別郭生晉稀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

我愧一作「未」識奇勞載酒，喜君妙解獨通神。殷勤記取荒山夜，風雨挑燈坐到晨。

報載教育部聘教授名錄余與其列感賦　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

平生百事不關情，身似蟫魚老伴經。只有青山來好夢，可憐白髮換浮名。驚心骨肉無多在，男女兄弟六人，僅餘二女兄弟。放眼河山有淚傾。喜道孫通逃虎口，亂來玄鬢幾星星？畏友陳寅恪，名亦在部聘錄中，近始聞其從香港脫險。

重九步熊雨生見投韻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

藥裹餘生今幸在，五過一作「四年」重九隴頭峯。山於人面渾相狎，酒入愁腸不易濃。倦眼醒來尋雨菊，佳篇吟罷響風松。不須坐歎蠻荒老，便住家園等寄蹤。

偶成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朅來曾幾日，綠鬢忽爲翁。大宙如江水，浮生只斷蓬。紛紜老病死，寥落德言功。一事猶堪喜，杯深酒不空。

世丈熊純如監察輓辭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蓋代師儒開贛學，船山幾道契吾心。一篇行事佳兒述，留與人間作指鍼。

成己功夫先自食，魯齋遺說萬年新。布衣粗糲終吾老，愧殺江湖乞食人。

陳寅恪自桂林來書允爲余序小學金石論叢續稿賦此報謝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不肯忘。一別五年縈夢寐，辱知三世豈尋常。君先德中丞公甄錄時務學堂諸生，先兄及余皆與其選，而校閱文字者散原公也。攻金僭欲追荀蕘，太炎亡命時，孫仲容貽書，自署荀蕘。說籀頻思補懋堂。聞道蒼梧富山水，未知遊蓋幾回張。

壽王嘯蘇六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少年夫婦今偕老，亂世兒孫卻繞前。福分如公同輩少，登堂我欲舉觴千。龍標一尉文章伯，出塞行吟動一作「有」壯情。異代詩孫衣鉢在，五溪篇什帶笳聲。

疏庵和余詩語及任公師棖觸舊事百感縈懷依韻奉答

一九四三年元月六日

干戈遍地此身存，舊事尊前忍再論。病骨未柔人已老，炊煙欲斷道寧尊。坐看腥膻汙中土，慣聽哀音一作「號」賦北門。梁木泰山同一哭，當年流涕寫招魂。

本校推薦部聘教授爲星笠雨生及余而余獨得之兩君以詩賀余皆有自嘲之語賦此奉答　一九四三年元月十二日

佳篇先後至，義重帛書一作「萬緣」輕。至德寧諧俗，高賢本不名。飯牛今甯戚，郤幣古阿衡。曲學吾何敢，終慚魯兩生。

附錄星笠賀詩

雄文驚海內，東帛賁郊園。較伏猶輸老，方韓不逐貧。名高緣實召，道大豈官尊。余亦參斯選，廷臣陋叔孫。

附錄雨生賀詩

俗子疑玄白，雲亭獨泊然。帛書來戶外，心事落尊前。欲卻千金聘，如餘二頃田。我同爭席叟，深愧此公賢。

題鄭遇庵醫士種梅館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生小長干不相識，辰陽同寄五年家。時艱休問和羹事，且向人間作扁華。

時危國蹙嗟余病，起死回生喜子能。安得如君千百輩，家家壽域樂同登。

梨花　社集題　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

無心著屐尋芳訊，陰雨連朝只閉門。半壁未收羈客淚，一株猶見美人魂。不愁落後盈階雪，且喜花時滿院銀。把酒臨風一長歎，幾人精白得如君。

和星笠鳳皇閣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三日

抗衡秦帝爭天下，楚國雄風安在哉？何似靈均千載後，巍然資水一高臺。閣祀屈子。桐棲竹食生來慣，夢裏曾無燕雀情。世上椒蘭隨處有，衆醒寧許一人一作「獨留」醒？遙遙華胄五千載，奕葉衣冠直到今。底事危時尋世繫？由來忠孝一般心。曾氏譜局設在閣內。

送陳弼猷遠赴桂林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送子飄然去，心驚吾道孤。長征寧不計，近事奈愁余！安得卿雲爛，終看宿霧除。湘濱懸榻待，珍重數貽書。

答天隱見懷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幽人在何許？嶽麓講堂頭。小屋依山結，危樓瞰水流。襟懷秋後月，詩境海中鷗。傍築從來

願，何年辦一丘？一作「年年只自休」

附錄天隱見懷

思舊眞無籍，頻過嶽麓西。柳陰交午道，蘭契隔辰谿。走幣吾嘗卻，歸裝子復稽。林間秋已近，獨聽晚鶯啼。

贈覃理鳴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四十年前集錦町，已驚才氣絕縱橫。天涯皓首重相見，熟聽金戈鐵馬聲。與君生世同年歲，髮黑於余齒卻疏。莫憶前遊問張竦，傷心頭白一封書。外舅張先生與君爲老友，近來書告內兄之喪。

自題春秋大義述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生兩見倭侵國，頭白傷心寫此書。且一作「卻」喜人間公理在，漸看斜日落西隅。軸心三國意已投降，德日挫敗不已。

題春秋韻語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宣尼筆削具「麟經」，萬代人倫此典型。誰使詩歌明大義？望雲山下老經一作「書」生。

行嚴和特循詩於湖南文獻事有所感喟賦此以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洞庭一勺嶂山青，衣錦人偏喜夜行。但願諸公振風雅，湘流今作大江聲。

贈陳介石專員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年別後今相見，喜子依然舊日顏。篋裏新詩騰寶劍，夢中結念在名山。官書餘暇尋班馬，吏治他年接一作「平生服」召韓。粗糲儒餐曾未備，愧勞車馬駐江干。

送黃伯軒歸里 一九四三年

蒹葭風雅聞天下，高第傳薪又一黃。君爲亡友黃晦聞弟子，晦聞有蒹葭樓集。牢落十年餘士節，君嘗拒僞校之聘凄涼百感入詩腸。熟知前路郊生馬，難忘高堂髮染霜。萬里寧親賢者事，豈宜懷寶計深藏。

送星笠歸里用雨生韻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

歲晚倚閭慈母意，年年此日送君行。湖天照徹哀鴻影，雪地嘶餘戰馬聲。輕貨難權今愈急，長途多慨若爲情。春來早泛桃花水，莫忘諸生仰教程。

讀韓信傳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

鴻門詣羽辭何厲，排闥非君事亦一作「足」豪。漢室幾人能有此，淮陰底事恥同朝？

黄伯軒告余韓樹園師近狀賦寄一首兼追念任公師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故都侍坐幾經年，忽道黄巾拜鄭玄。炊甑生塵明德在，賃廡作計好歌傳。少年不賤餘青簡，謂同門蔡松坡命世無文到白顛。淒絶牙琴絃久斷，一篇待就愧空前。任師見余鹽鐵論校注敍例，許爲空前之作。

答雨生見贈步原韻 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

閒居至無俚，匝月罷經筵。天外來高韻，山中喜妙緣。古文雖篤好，絶學奈無傳。安得繩牽日，堂堂住百年。

偶成示伯軒 一九四四年二月三日

已分寒酸了此生，飢來猶可事躬耕。青燈未滅兒時味，濁酒終賢身後名。鼎鼎百年寧可再，滔滔皆是轉無驚。蒼茫此意憑誰說？且共佳人子細評。

夜雪朝霽喜賦 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

積雨連旬慘不開，一宵深雪快晴來。天心昭示人間事，傳語諸君莫浪猜。

寄徐紹周寧遠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

湘南多美石，羈旅著人豪。世亂添詩料，一作「思」文成有鬼號。晴雲閒出岫，林鳥倦歸巢。嶽色勞瞻望，何時共夕朝？

壽宗子威七十生日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閱盡興亡到古稀，好懷未減少年時。春明文酒十年事，遼海歸來千首詩。君有渡遼吟草一室佐春娛老婦，四方經國有佳兒。庭前桃李濃陰在，笑口應須酹百卮。

楊玉佛招飲山居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積雨枯藏鬱不舒，乍晴喜得一作「見」簡書呼。曾無俗客來珠履，卻有高樓護橘奴。插架故書供障眼，當門流水任觀魚。君恆投轄吾驚坐，賸欲時時走謁車。君字與余字音近。

贈馬公武兼柬田星六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將軍好武平生事，解甲歸來樂一窩。世外儘敎烽火急，門前自覺白雲多。君居號白雲山莊 看花得句新如錦，對客臨池妙換鵝。聞道春來下陳榻，寄聲詩伯近如何？

贈林秉周司令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

避地西征幾閱秋，荒山坐對不勝愁。寧知海嶠來奇士，一作「仙客」忽遣寒生豁病眸。劇飲每看傾一坐，佳篇早自受先疇。君受詩法於石遺老人。樓船萬里原君事，誓欲相從歷九州。

六十自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

浮生六十逮今茲，往日眞如電火馳。文史三冬初鼓篋，海波萬頃遠居夷。故書到老還成癖，甘寢方知勝啜飴。一事報君差足喜，正逢周甲茁孫枝。

投荒寂處冷如冰，夢裏春明忘未曾。走馬西山雲撲面，泛舟北海月爲燈。酒邊慣聽催詩鼓，戶外時過問字朋。何意國門來越寇，參天兵氣九州騰。

恩勤敎誨記庭 一作「重」 闈，投老猶傷未報暉。差幸壯男能自食，卻愁乳燕不成飛。平生述作塵封字，晚歲河山淚溼衣。辛苦營巢嗟一炬，欲謀歸去問何歸？

西征避地隴頭峯，剝啄聲稀便養慵。日對山光看飛鳥，偶隨天籟響秋蟲。老來骨肉歧生死，亂後妻孥視雇傭。攬鏡沈吟還自詫，壯心渾不稱龍鍾。

平生貪誦劍南稿，不道衰遲境與同。卻喜健兒能殺賊，故探聖典記攘戎。百年積辱隳前約，上將衡心策反攻。身及弧張看日落，未須家祭告阿翁。

壽天隱翁六十生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

不逢盛世作侯王，天遣斯人化一鄉。亂後詩篇同谷叟，山中禪味輞川莊。到門羊仲偕求仲，學禮元方與季方。便欲躋堂隔煙水，清秋靈麓舉追觴。

近事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縱敎溫故有新知，所患從來好任師。王式違心身貼地，孫弘著被絮侵飢。是何典記嘲邊腹，寧有聞人寂孔帷？見說倉皇戎馬日，太倉猶爲泮宮糜。

田星六自乾城貽詩奉答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四日

久念蒹葭要溯洄，春尊相守笑顏開。壯無暖席憂家國，老賸風詩吐霸才。文字有靈偏蘖禍，河山已缺忍登臺。潕溪西望情何極，冠蓋當年一叟來。先君子曾館乾城令署，故云。

星笠近感校事有歸隱意詩以廣之

披幟要張三戶楚，君近見投之句。一篇示我墨痕新。孟軻未忍違齊邑，廉頗終思用趙人。息壤廿年猶自在，桃江一室豈能春。可無暫輟歸耕意，他日長沮謝問津。

喜星笠返校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故人如約翩然至，雨脚烽煙兩足驚。樹影燈光一宵話，傷離念亂百憂并。更殘欲旦寒逾急，髮好無端白自生。海上腥風向天拂，慚予幾欲潰前盟。日前事急，余有入川意。

猛庵翁辭聘不至有詩見投次韻奉答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七載荒山深復深，離羣獨學陋難任。切思時雨蘇枯木，不道鸞皇戀舊林。霸上棘門今日事，釜魚幕燕此時心。爲探息耗中宵坐，長歎歸來恨谷音。

送春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

三春如故人，暫來忽復去。一事人不如，年年色如故。

聞捷

蝦夷扇凶餤，禹域彌羶腥。沅資縱天討，狂寇死縱橫。願言理歸裝，九垓從此淸。

贈壽人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楊柳烏衣念宿談，多君一日歷家三。君宿於柳宅，食於王家，常就余談。向人盼睞猶餘白，脫手文章早勝藍。雲蓋故交泥不滓，天隱陷賊中田灣上將戰能酣。君近作客於王佐民總戎幕中海隅喜見飛廉戮，只賸蝦夷首待函。

偶成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閱此人間六十年，晚來胸次轉陶然。乾坤浩蕩能容我，庭宇淒淸自有天。千頃澄潭明月上，萬重危嶺碧雲穿。且思抱膝終吾老，不效秦皇苦覓仙。

歸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華表歸來事事新，人民城郭兩愴神。巖牆處處難知命，蔓草家家欲隱人。乍見降旛出東海，又聞戰鼓動西秦。此身已是焦頭額，直突寧容更積薪。

呈萸溪老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卅年成闊別，未改鶴風姿。萬里逃生日，千篇憫亂詩。殷憂殊未已，吾道欲何之？卻喜秋來早，淩霜有勁枝。

題陳季雲

向陵嗟一夢，回首幾滄桑。輕敵原胎禍，窮兵定召亡。眼中頭尚黑，庭下樹成行。好事教人妒，巋然劫後堂。

和曹猛庵返嶽麓教讀感賦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最難風雨故人來，況是番番一老哉！楓葉照顏紅似錦，詩篇脫口美於回。原唱有「紅葉有情憐我老，青山無恙待春回」之句，情韻之美，不減少年。衛公好學吾親見，伏勝傳書火豈摧。今日武城曾子返，道南薪火待然灰。嶽麓爲朱子講學之地，朱子則龜山之傳也。

再呈一首

英雄天下只曹劉，喜見名山一網收。聞天隱已應聘壯志當思風破浪，好懷渾忘雪蒙頭。塗詩點字吾

何幸，近爲余詩易二字。煮豆然萁各有憂。覆瓿一編供菲采，此心如共李膺舟。公教論語，采擇余疏證爲說。

哭周蔭棠教授 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

山鬼攫君去，尼行終不聽。高堂老母在，一室餒兒鳴。泉路終須到，羣書幸已成。難堪先瞑苦，老淚奪眶傾。

和答席魯思見懷 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

兵烽一別八更年，堊筆銅鈴蟻磨旋。絕愛南天歆與向，晚來各抱一經傳。魯公耄而好學，來詩有「賣餅公羊」語，故以向歆父子相擬。

廣文不足從來事，懶向人間計有無。差喜饋貧糧好在，楹間留得五車書。

冰霜肅殺無春意，人竟違天可奈何！肉食諸公成算在，不妨老子自婆娑。近日學校有罰無賞。

曹猛翁七十有詩謝客和祝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壽星自古耀長沙，便到期頤未算奢。老去文章誰抗手，熟精選理早名家。翁以文選學賦受知於元和江先生。

芝蘭無數庭生樹，鏈錫今看女采茶。翁壯年督辦實業學堂，冀湘中礦業之基。斯世正須垂釣叟，待公撥亂

見元嘉。

唁陳寅恪失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天欲滅君悲憫意，暫教眸子暗西莊。懸知海宇清塵日，不刮金鎞已有光。涅槃經云：「有盲人詣良醫，即以金鎞刮其眼膜。」

潘硌基招飲山齋劉賓君阻風不至有詩見示賦和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山中風雪急，進酒客身溫。卻恨江頭浪，袁安只閉門。

贈蕭禮衡老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扶桑島上三年住，二月櫻花照酒尊。信手文章忘老至，驚人烽火喜身存。一官遺愛留嘉樹，七字高歌遏彩雲。觀弈爛柯緣底事？鹽梅業早付諸孫。翁孫男女皆習化學製醬油。

答吳辛旨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

廿年一別今重面，鬢髮如霜日欲曛。錦篋有詩堪逮古，吾門得汝足張軍。傷心舊地驚多壘，幾輩交親臥白雲。劫後尚餘吾輩在，可無努力大斯文？

李滄萍招飲嶺南大學是日適余六十進四初度賦謝 一九四八年六月

十載聞聲一見遲，勞君置酒慰相思。不期初度逢今日，太息多艱尙此時。大雅難尋黃叔度，謂晦聞翁神交喜得庾元規。茲遊奇絕平生最，卻恨忽忽賦別離。

方叔章歸自京師余與熊王李三君爲其洗塵叔章有詩依韻和之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人生信何有？墮地哭聲哀。老戒損之損，周居才不才。莫嫌頭上髮，且盡一作「進」掌中杯。行樂吾曹事，鵷雛任浪猜。

答黃黼馨兄見贈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五十年前各少年，君今鬢白我華顛。相看合作長沙哭，鐵馬金戈又滿前。

頗聞先德雄文藻，繩武如今有肖孫。愧殺江郎才早盡，但拋瓦礫報璠璵。

丁亥秋日偕同人訪西堂翁於李園，宴談竟日主人索詩諸之久未應也頃翁索逋賦此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清秋有佳日，伴作李園行。門外青山好，廚中手饌精。三年逋宿諾，大地慶新生。忽有哦詩興，晨雞偶一鳴。

十月一日長沙市観國慶遊行行列喜賦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

熱淚縱橫不自休，暮年喜見此年頭。夜門兀自無人閉，穀粒都歸種者收。淮水安瀾歌禹德，夷人授首洗前羞。平生夢想今都現，笑口頻開待首丘。

壽王原一六十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

諸公椽筆儘淋漓，我愧枯腸敢獻詩。一卷蒙莊好延壽，況君妙趣契天倪。

無端塵務積如山，垂老方知去累難。上壽百年自君分，一門歡樂夜眠安。

積微居聯鈔

代內子毅君輓張嫂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十餘載手足相親，憶當年雨晦雞鳴，蛻園情好猶如昨。
八九旬膏肓未起，怕此後月明人靜，牙琴悽絕不成聲。

輓范士榮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楊君死於醫，今君死於盜，吾黨縱多才，何以堪此？楊鄂生去歲死。二君皆國文系生。
異類既殺之，同氣復殺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

輓王祖繩　字直哉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居近太平橋，載筆恰同胡玉縉。
神臻聖通境，感亡今見鄭康成。王有糾正四庫提要著作，又夢知當死。

賀朱劍農之妹與川人董君新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霜降歸妻，禮符舊典。明日霜降節

良農播子，苗茁新田。董君習農業

輓范君靜生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敗而死有李君撫生，成而死有蔡君松坡；吾黨縱多才，非公誰與抗手？

不令子爲漢之孟博，而令子爲宋之希文；造物豈無意，胡爲天不假年？

輓單不庵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

大盜壽終，伯夷餓死。

舉世皆醉，靈均獨醒。

輓劉半農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噩耗忽驚傳，何處更尋湖海士？

論文曾異趣，無心重答秣陵書。

輓周印髯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

淸節在當年，喜爲兩間留正氣。
垂靑承少日，悔遲一謁負深知。

輓顧頡剛之母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

仙蹤歸趁星河會。卒於七夕日。
子舍名成景范才。頡剛近治地理。

輓黃季剛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騢驒未終鴻雁杳。
虎鬚可捋狻猊雄。余近寄文字與季剛，季剛復書云：因病未及讀；俟病愈後，「當三熏三沐，拜復來書」。

再輓黃季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

平上義相違，朝聞夕死君何恨。
艱辛期自得，人亡響寂世同悲。

輓姜泳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芹采記同舟，晚留佳句盈江國。
哀詞驚隔世，又來奇劫到賓朋。
姜輓余伯兄詞有「當時賓朋都成隔世」之語。

輓章太炎先生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

許鄭是經師，恨我因循遲奉手。
精專承謬贊，惟餘黽勉答眞知。
二十二年先生答余書，有「於治學可謂精專」語。

輓朱師晦翁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書詩雙絕追魯直。
山水眞知哭子期。

輓錢玄同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

爲人友善柔以招損。
治許舍義訓以逃難。

輓王季果　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

明德有達人，妙以玄修繼名父。
梁園成永訣，賸思風采對賢郎。

代內子毅君輓沈象初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承名父，下有佳兒，解脫定無憂，九州未一餘忠憤。
夏哭母兄，冬傷舅氏，衰遲更死別，萬方多難客天涯。

輓曾星笠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

鍾期一去牙絃絕。
惠子云徂郢質亡。

輓沈兼士　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

事學恥逃難，獨精義詁。
寄書方在道，遽哭斯人。
兼士爲余索得廣韻聲系，已寄未至。

輓劉腴深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定慧早雙修，千里驚傷摩詰逝。
別離曾幾日？一書悔答秣陵遲。

輓徐紹周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湖外幾詩人，天隱云亡公又逝。
新邦珍古物，子高一貫目無靈。

輓方叔章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

定慧早雙修，晚來詩境增深穩；
晤言才七日，方期臂助痛分歧。

郋園全書序

吾師湘潭葉郋園先生，早歲登朝，謝榮歸里，敭門卻掃，述作自怡。於時長沙耆宿有湘陰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綺先生、長沙王祭酒葵園先生，皆東南物望，壇坫主盟。先生於諸老傾挹有加，宗風各異。就中祭酒谷虛成德，見先生會試闈作，擊節歎賞，忘其年輩，投謁先施。謂往者視學江南，續儀徵阮氏經編。江皖耆彥，經術紛綸，湘士卑卑，懷慙抗手，今得吾子，湘學其有幸乎！頗聞祭酒刊譔世說，緣先生一言指謬，索還贈本，隳板重鐫。他如理董班史，甄錄精言，晉輯駢詞，多資攻錯。盡言虛受，學林魚水，識者兩歸美焉。

樹達年幾志學，獲侍坐隅，飫習緒論，殆逾卅載。綜覽吾師之盛業，殆於網羅四部，囊括九流，鑽仰有年，彌嗟卓爾。曩者先生六十攬揆之歲，曾貢蕪詞。粗引耑末，未煩覼縷。今哲嗣尙農世兄都縷遺文，屬題首簡。聊因蠡測，略寫葵傾。

蓋先生之於經也，推本雅故，馳貫衆家，追跡段王，自標獨得。晚歲篤精小學，史籀有疏，讀若有考。遠人問字，稽譔六書，亦其選也。其於史也，淹通目錄，識別版藏。凡雕刻源流，傳本眞贋，莫不駢列在胸，指數如畫。卽今讀書一志，聲重寰中，書林二話，遍流海外，其明徵也。其於子也，述作餘

聞，游心藝術，跋書畫則上掩翁王，詠古幣則俯視劉鮑。至於研深星命，推本漢師，則又自來儒者所未言，術家所不喻也。其於文也，則早攻儷體，壯業古文，餘事爲詩，亦臻絕響。意罔幽而不顯，章無體而不新，有唾皆珠，靡篇非玉。嘗謂自來經術，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淵如西莊，遜其專詣。信學林之偉業，曠代之鴻儒矣。

樹達忝廁門牆，未窮涯涘，望若止於興歎，傳業邈其難期。近者因緣緒論，研討許書，時有隙窺，輒思壤益。而玄亭人渺，請益末由，循覽遺編，祇增忉怛。嗚乎！梁木云壞，空懸後堂之音，楚寶無光，寧止寢門之痛。萃兹叢刻，用待方來。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長沙受業弟子楊樹達敬譔。

原載《郋園全書》

葵園先生著作述所聞

十餘年前，余由北平暑期歸省，晤見黃麓森先生山，因叩葵園先生著述事。黃先生見告云：葵園師之著漢書，亦如劉寶楠諸君撰新經疏故事，本與友數人，約定分撰四史補注，師任漢書，湘潭王理安先生啓原任三國志，尚有分任史記後漢書二人，其人爲誰，今忘之矣。後來理安先生三國志，草就稿本甚多，未能付刻。而任史記及後漢書者，乃未能成書。獨師任漢書成後付刊。師晚年因任撰後漢書者，既未成，又爲集解云。黃先生之言如此，今記之，亦書林之掌故也。往年余讀李越縵日記，見先生時時取所撰各傳補注爲之商榷。先輩用功之勤，眞是爲今日後生之模楷也。石菴兄頃囑余

爲文紀念先生，因書此。

原載《湖南文獻匯編》

平江蘇厚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輿，字嘉瑞，號厚菴，晚號閑齋，湖南平江人，係出眉山蘇氏。先世饒於財，淸道咸間以富名一邑。封翁淵泉公，性喜布施，斥錢建蘇氏義山，助育嬰，修古墓之崩陊者逾千所，於是資産略盡。先生幼穎悟，從封翁受讀，年才十二，畢十三經句讀，大義初擧，一時號爲聖童。年十三，應郡試，太守文公喬生拔冠其曹，遂補縣學生。湖南學使者爲候補官張公亨嘉，雅負知人鑒，尤重先生。逾年，食稟餼，補湘水校經堂肄業生，巴陵宿儒杜孝廉仲丹時爲主講，以先生高才，介之謁長沙王益吾祭酒，祭酒一見，則曰：「此偉器也，吾學有傳人矣。」由是從祭酒受學，學日益進。逮乎晚歲，所造益深且大，祭酒傾服甚至，賜詩有「溫故知新是我師」之贊云。

歲丁酉，學使元和江公標選充貢生，旋擧於鄉，甲辰成進士，入翰林。時値日俄戰後，國事危急，淸廷遣重臣出遊日本歐美，諮考憲法政治，先生志存救世，思欲有所借鏡，以私費請與諸重臣偕。遂至日本東京，周歷大小學校，諮訪敎育行政，留數月而歸。丙午，入貲爲分省補用道。將出都，郵傳部尙書陳璧聞先生之賢於張侍郎亨嘉，奏請內用，遂補郵傳部郎中。初先生遊東京，下榻余齋，至是寓書於余，屬余諮訪日本郵政電信行政實況，廣購法規，欲有所建白。又嘗奉令考察粵漢鐵路行政利

弊，頗有所興革云。辛亥革命軍興，清帝遜位，先生投劾去。部有要人某，素重先生，諷其勿行，先生不顧，竟去。先是先生病肺久，及市朝變易，黨人披猖，國政敗壞，不可收拾，先生鬱鬱不自得，病益劇，遂以民國三年甲寅四月十四日卒於煙舟故里，春秋四十有一。初娶同縣周氏，生一子先縠。繼娶貴築黃智舟，故翰林編修國瑾女，工書畫，歲乙巳淵泉公壽六十，嘗繪鯉庭獻壽圖，題詠遍海內者也。生子先培，上海某大學畢業；女瑱文，適徐師舟。孫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於煙舟香爐山祖塋之右。

先生孝友敦篤，持躬廉介，接人以和，遇有不可，則不少寬假。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古今政治制度利弊興革大要，羅列於胸，而歸極於禮。官京師時，嘗請立禮學館，編制禮義致本，頒行天下，使國人習之。清吏闒宂，莫之省也。通羣經，尤精於春秋。光緒甲午、乙未間，南海康氏以經術塗附政治，爲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諸書，横決武斷，略無友紀，先生見之而大非之，謂春秋之學不如是也，益取春秋及董生書潛心玩索，參伍比類，以求其實，成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既頗辨其眞僞，訂其僞說，盡取漢唐宋清諸家之言以及歷朝國典刑章，爲之疏通證明，以究其蘊奧，別其同異，於是董生說春秋之旨，豁然如在人耳目。自清乾隆時紀昀修四庫書目排抵宋儒義理之學，嘉道間江藩爲漢學師承記，益張漢學之幟，桐城方東樹起而駁難，而吾鄉孫鼎臣至謂咸同兵事起於漢學。門戶分張，互相詆詰，幾若二家之學各爲壁壘，終古不可溝合者。有識者既病之，番禺陳澧乃著漢儒通義，取漢儒之說義理者以傅合於宋儒，思以解兩曹之紛，承學者雖許其用心，意不謂是也。先生之書，嚴

謹篤實，不作一浮詞之語，令學者知義之所在，漢宋同歸。其體雖因而義實創，蓋眞能通漢宋之郵，百年來紛爭之局，自是遂定云。蓋先生平生持論，以謂漢儒治經有二體：注經者重訓詁名物，毛公之於詩，鄭君之於羣經是也；說經者重大義，董生之於春秋是也，董生之書實爲言義理之宗。世儒以訓詁、義理分漢宋，以訓詁名物盡漢學者，皆非也。漢儒經學，當首舉董生，次及鄭君，知漢儒兼有義理、訓詁二宗，則無漢宋門戶可分矣。又嘗言，董生之學在春秋，鄭君之學在禮，朱子之學在四書，兩漢多用董生學，魏、晉、南北朝多用鄭君學，宋以後多用朱子學。二千年來學術政治之流變，先生以數語盡之，其深識眇慮，皆此類也。初，先生既精治董生書，深窺其說春秋之旨，欲更爲公羊董義述，以病劇未就，故學者尤痛惜之。他所著書，有校定晏子春秋七卷，自怡室詩存四卷，辛亥濺淚集四卷，皆行於世。自怡室文存四卷，稿藏於家。少時嘗爲史記校注。民國後，注顧亭林詩，皆未成云。

先生既沒之三十二年，其弟德鄰命余追念先生之墓，因舉先生學行之大者，而系以銘曰：孔子之志在春秋，春秋固所以經世也。窺絕學於二千年之後，進欲經世而不得，退欲更著書而天不與以歲也，豈先生一人之窮，傷大道之終蔑也。嗚呼！神龍露一鱗於雲端，人固將測其大也。

原載《湖南文獻彙編》

周邦式澶洄集序

余始識邦式於北平。一二面後，君去北而南，遂闊絕十餘年，不相聞知。倭寇難作，余避地辰谿，

君亦寓居沅陵，時時從新聞紙上讀君所爲詩篇，乃知其工詩，寄聲贊之。二十九年夏，君訪余於辰谿，互道契闊。君告余：南行後，授書上庠，主文報社。治事之暇，未嘗一日不諷少陵詩。故其所爲詩，清新婉約，言近而指遠，卓有風人之遺。

倭寇既敗，重與君覿面於長沙，余固鬚髮皤然，而君亦首戴二毛，非復當時慘綠少年容態矣。浩劫之餘，重覩顏面，且喜且悲。回憶初見時，至此忽忽二十六七年，其間人事遷變之繁之劇，不啻如隔世。然君雖漸老，而志愈壯，詩亦益工。一日，訪余嶽麓山居，出其近著澶洄集者示余，則君由安化山中避寇漵浦後所爲詩也。傷國家之板蕩，哀民生之多艱，詩以窮愁而益工，又於君一驗之。

蓋君生於屈子遊居畢命之鄉，生後數十年，國家搶攘，外侮紛至迭乘，無異於屈子時。比復以外寇遊屈子昔所澶洄之地，心境殆不能不與屈子同。宜其文章之愁苦往復亦無由與屈子異也。余居嘗謂大湖以南之民忠愛懇摯，得於屈子精神者爲多。是說也，人或不欲置信，而余獨常私念之。顧湘民雖多抱屈子之性情，近數十年來，殆人人處屈子之境地，而不能盡人爲屈子芬芳繾綣之文章。而邦式乃獨時時有之，然則雖欲不謂邦式爲豪傑之士，豈可得也！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長沙樹達書。

錄自《積微居日記》

積微居金文說弁言

鐘鼎款識之學，萌芽於趙宋，中興於勝清。嘉慶間，錢獻之、阮雲臺以通學先後成書，一略一詳，

後來居上。荷屋繼起，謬論特多。同光之際，潘（祖蔭）吳（式芬）代興，總合羣言，時窺眞義。吳大澂、劉心源能辨形體，不瞭聲音。同時與吳劉方駕者，定遠方濬益也。孫仲容以治經之暇，理董古文，石破天驚，獨多眇論，以視餘人，敻乎卓矣。故僚友王君靜安，最精說史，別樹門庭，持論謹嚴，一言不苟，針砭前人，不肯闕疑，尤爲至論。金文之學，至此如日中天矣。

余治文字訓詁之學越四十年，二十年前，偶讀孫氏書，驚其奇闢，於古文未遑通習也。倭寇難作，避地辰谿，庚辰冬日，端居多暇，始治銘刻，地僻無書，雖時有私說，未欲示人也。乙酉秋，倭夷效順，余返駕長沙，頗購羣書，恣爲搜討，篤嗜不倦，人事都捐，偶窺一隙之明，便得終日之樂。平生私淑王氏，頗欲用聲音訓詁之術研討吉金，冀於文字古史之學有所裨補，奇文奥博，萬一未窺。去年秋跋齊子仲姜鎛，妄謂鞷叔即鮑叔牙，載北平輔仁大學輔仁雜誌十四卷一二合期，時賢謬贊，許爲定論，極知阿好，豈敢自承？同時碩彥著述夥頤，所居僻遠，未能徧讀。姑以得見者而論，郭君鼎堂神識敏銳，創見獨多，顧其善者高出青雲，次者或下淪九地。此如慓悍之將，性喜陷陳，搴旗斬將，每建奇功，而覆車潰衆，時時不免。蓋建立統系，爲業至艱，而語語求通，不爲丘蓋，瑕瑜雜見，固其所也。余性樂求是，不肯苟從。昔校漢書、淮南，於高郵之說，多所糾擿，故於斯學雖私心敬服如孫王二君者，時有獻疑，未甘阿比。但切求眞之念，略無競美之心，此則區區本懷，宜與當世君子共明之者也。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記於嶽麓山齋。

原載《學原雜誌》一卷三期

日本史正名篇序

張君秀勤，余少時時務學堂同學友張君葆元之嗣君也。爲人敦篤而好學。學於日本，攻日本史。頃者以其所著日本史正名篇示余，考證詳密，論斷謹嚴，信傑作也。余昔學於倭京，嘗讀日本史，泛濫及之而已。無所得也。抑國人學於倭者，前後無慮數十萬人；而專治日本史者無聞焉。不可謂非一憾事也。今得君此編爲之先導，吾知此後必有聞風興起者。而君黽勉不懈，方將繼此而有作，尤至可喜之事也。君請以一言書其首，於是乎書。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長沙楊樹達。

原載《日本正史名篇》

頌齋文稿序

余與東莞容君希白，以文字論交二十餘年矣。始余與君同旅食北平，數數相見，時時相與商榷文藝。抗戰八年，狂寇敗衄，君返鄉里任教。而余亦以知好之請，暫遊廣州，因得復與君聚首。余須髮皤然，而君亦年踰五十矣。君以余十年來頗留意彝器款識之學，命余校正君往者所爲金文編。余既已承命，抒其一得，獻疑於君以求教矣。頃者君復取其平生所爲文字示余，囑爲之序。

蓋君少問學於舅氏，繼而北遊。北都爲人文淵藪，君因得奉手於通人王靜安、羅叔言、沈兼士諸

君。由是聞見日擴，學亦益進，博涉書史，於甲骨彝器書畫摹印之業，無所不通。著書若干編，累數十百萬言，流傳遍海內外，海內外學者莫不重之。立言矜慎不苟，於其所未達，丘蓋不言。凡悠謬之談，怪奇之說，於君所著書中窮搜力索，決無由得其蹤影。其示從學者之言曰：「古文字之學，纂錄其文，攷釋其義，而參證於經史，乃爲盡之。」其持論之正，見道之篤如此，宜君之成就卓卓，非等輩所敢望也。

民國十餘年後，故都學者雲集，其人大都以學術爲性命，時時爲文酒之會，輒相與商討文藝，辨析疑義以爲樂。更倭寇之難，諸君或以老病，或以憂憤捐館舍，其幸存者，又頗散之四方，不復如曏者聚合之盛，講論之樂，蓋少衰矣。余與君伏處海濱，其地冠蓋交遺，輪蹏輻輳，而其人大抵重貨財，輕文學，視吾輩日孳孳於學問者，莫不掩口而笑，訶爲大愚。余於此邂逅昔年講習之友如君者，有如逃空虛聞足音，涉大漠覩綠樹，歡喜蹈躍，不能已已。君而有命，余雖無似，言不足以重君，又安忍逡巡退讓默不一言也！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長沙楊樹達書。

錄自《積微居日記》

劉天隱先生傳

劉先生善澤，字腴深，晚號天隱。先世由江西宜豐遷湖南瀏陽，逮先生十有九世。祖臺垣公，植品勵學，著有南村素心野人集。父煥瓊公，嘗從道州何紹基學，著有四書章句補義十九卷。叔子芳公

早世，以先生爲嗣。

先生性穎慧，十歲能文。越四載，畢誦經史要籍。祁寒盛暑，讀書不輟。家人或勸少休，則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於書無所不覩，自經傳子史，以及稗官小說，博覽多識。尤喜詩歌，自漢魏以迄唐宋元明清人所作，手錄口吟，擷其精要，自爲風體。清光宣之際，常熟孫昭文師鄭稱東南名宿，纂道咸同光四朝詩史，貽書先生徵詩，謂先生詩「雄橫兀傲，不可一世。」復有同光十子詩選之輯。十子者，恩施樊增祥、萍鄉文廷式、義寧陳三立、嘉應黃遵憲、桐廬袁昶、閩侯鄭孝胥、通州范當世、武陵陳銳、封丘何家琪暨先生也，惟先生年最少。辛亥鼎革，先生與方外海印續修碧湖詩社，奉湘潭王闓運湘綺爲祭酒，一時詩流如曾重伯、袁緒欽、杜本崇、程頌萬、趙啓霖、黎承禮等，相與往還，皆推重之。先生欿然若不足，蓋不欲徒以文采自見也。既而漫遊四方，廣交海內方聞之士，學日益進。年登四十，遍覽內藏，凡九部三乘，龍宮之所韜秘，此土之所宣譯，諷誦受持，夜分忘寢。居恆澄心觀想，悟入無生，悲憫之心既切，渡救之願益弘。

辛亥以後，先生膺選爲湖南省議會議員，旋聞有以賄賂獲選者，立痛斥之，遂不相聞問。一九二一年，吳佩孚據五省之地，齎書走幣，再三以秘書長相畀，先生卻之，堅不就，世皆服先生之廉介。二三十年代，先生曾主編湖南公報，嘗任湖南官書局編纂。夙外榮利，淡泊自守。抗日軍興，狂寇內犯，先生避居長沙西鄉之雲蓋寺僧舍中，寇知之，極欲鈎致。先生聞訊，倉黃變服，改易姓名，由門人何澤翰、危克安扶持隱匿，始免於厄。光復前夕，先生第七子思濟年方弱冠，憤志國仇，爲寇所執，威

脅利誘，不爲所屈，慘遭凌遲，罵不絕口。非幼承父訓，而能於生死之際堅貞若此者乎！可謂烈矣。

先生既精通內典，復持葷戒，創立湖南佛教居士林，任林長者二十年，宣導所及，達十餘縣。先後任中國文學教授於湖南國學館、湖南大學等校，勤勤迪導，肅而能和。列其門者，歷久益親焉。又任湖南文獻委員會委員，主編文物誌。

夫人李行芳，爲同邑雨亭公之季女，佐先生有賢聲。雨亭公宦遊廣東，與番禺陳澧蘭甫稱莫逆，蘭甫贈詩有「才華湘上無雙士，慷慨天涯更幾人」之句，斯亦可見其爲人。

逮國是日非，苛政暴行，幾無寧宇。先生萬目時艱，積憤於心，發爲吟咏。晚年坐閱塗炭，憂心如焚，夙患高血壓遂至加劇，神志憒興，張脈迸裂，七日無語，竟以不起，時一九四九年農曆己丑正月五日也。先生以一八八五年農曆乙酉二月二十一日生，春秋六十有四，葬於長沙河西之蓮花山。

先生精於經傳註疏之學，力除漢宋門戶之見，藏書萬卷，用志既專，考訂周密。常與上虞羅振玉、益陽曾運乾、湘鄉譚戒甫及余商量舊學，互爲質證。且肆力於詩，與北京溥儒、長沙徐楨立、李肖聃、王嘯蘇等相唱和，篇什日多。所著書有毛詩鄭箋釋例十六卷、穀梁稗鈔四卷、論語鄭注疏十卷、心經講義二卷、佛遺教經講義二卷。未及刊行，於亂離中散失。現存三禮註漢制疏證十六卷、天隱廬詩集二十卷，先生長女壽彤、五子孝聿、少子孚永將董理保存。余與先生相交二十餘年，及余歸教長沙，往還日密，交亦益親，略次先生行事以傳於世，亦以塞余之悲云。

劉天隱先生家屬供稿

時務學堂弟子公祭新會梁先生文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於維夫子，萬民之望。海嶠毓靈，積厚流光。清季失政，四維不張。國既自伐，海虜披猖。日蹙百里，危哉四疆。普天同憤，摧肝裂腸。爰有大師，南海之康。慨彼政陵，圖我國強。開門授徒，式建草堂。萬木森森，羣彥觥觥。中有夫子，抗首龍驤。如劍得礪，光斂益鋩。既冠學成，馳驅四方。設館黃浦，發爲文章。議政匡俗，奮厲慨慷。以我悲憫，覺彼聾盲。大地晦冥，萬類悵悵。如聞天鷄，鳴彼高崗。惟我楚士，聞風激揚。乃興黌舍，言儲棟梁。禮延我師，自滬而湘。濟濟多士，如飢獲粮。其誦維何？孟軻公羊。其敎維何？革政救亡。士聞大義，心痛國創。拔劍擊柱，踴躍如狂。夫子詔我，攝汝光芒。救國在學，乃惟康莊。天禍中原，變起帷牆。清廷反汗，億兆駭惶。倉黃違難，託足扶桑。言從我師，先後來航。拳亂欻興，舉國徬徨。九天將裂，大難孰當？投袂誓師，實惟瀏陽。李田林蔡，先赴後僵。四夫任重，爰有國殤。辛亥功成，斯是濫觴。爰暨丙辰，巨憝自王。松坡崛起，折彼鯨狼。溫溫范君，邦敎是倡。民智之興，厥績煌煌。凡此諸彥，師敎之倡。事在天壤，民其能忘，蔡范云殂，薄海所傷。如何不弔，復遘茲殃！士失厥宗，邦喪其良。黃金可成，此恨焉償？形軀雖暫，敎澤則長。矧有遺書，名山是藏。感念平生，敬薦酒漿。靈而有知，來格來嘗。尙饗！

原載《積微居文錄》商務版

自爲像贊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二日

身居環堵之室，而心會乎先民制作之精；蔬食布衣，而時爲明日之無有兢兢。智乎愚乎！將以竢夫天下後世之公評。

題桐鄉遺愛圖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爰有循吏，經生起家。曹部展翼，潁川下車。昔曰富之，民足桑麻。即富而教，庠序無譁。父老歸誠，多士咨嗟。惟此賢士，悃愊無華。天不慭遺，甘棠失葩。迎喪負土，人盡侯芭。昔在扶桑，曾接光華。白頭頌德，我詞匪誇。

錄自《積微居日記》

整理後記

楊遇夫先生畢生致力樸學，一[illegible]藝文，則不甚措意。一九三六年以前詩作寥寥。一九三八年，湖南大學播遷辰谿，先生蒿目時[illegible]心天下，恆鬱鬱不自聊。乃與曾星笠、曾威謀、王疏庵、熊雨生諸先生結五溪詩社，以吟咏宣其[illegible]此時詩作始多，散見於積微居日記中。先生日記今缺兩冊，詩鈔係從日記中迻錄，散佚者當不[illegible]文鈔爲新近所收集，僅十一篇，亦當有所遺佚。深望保存楊先生詩文之同志，繼續獻出本編未及收錄之作品。

詩鈔由孫秉偉同志從積微居日記中迻錄成冊，用力甚勤。楊先生之公子德豫同志對詩鈔之編輯非常關心，提出不少有益意見。在此我們謹致謝意。

此編之編輯與點校工作，由編委易祖洛、廖海廷、何澤翰三先生擔任。

楊樹達文集編委會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统一书号：17186·69
定　　价：3.45 元